



荒诞的底色从来都是残忍  
就好像笑容的尽头从来都是眼泪一样

# 笨蛋联盟

A Confederacy of Dunces

【美】约翰·肯尼迪·图尔◎著  
韩雨苇◎译

笨蛋联盟  
PDG





一部令人惊叹的伟大小说，一次毫无疑问的喜剧盛宴，一个个章节如烟火般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绽裂。伊格内休斯对自己的信仰无比执着，虽然看起来疯疯癫癫，可也只是以世俗的眼光看罢了，如果抛开这个世界上一切既定的规则来看，他的勇敢与执着，纯洁与善良才是人类美德的最真、最好体现。

——《纽约时报》

看到这个书名，就让人产生强烈的阅读欲望，当打开这本书，便会发现这是一部非凡的、史诗般的喜剧作品，在它充满欢笑的故事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令人振聋发聩。

——《芝加哥太阳时报》

对话疯狂惊人。你只能随着书页一路狂飙，完全沉浸其中。

——《卫报》

上架建议：畅销·外国文学

ISBN 978-7-5399-4321-3



9 787539 943213 >

定价：29.80元





# 笨蛋联盟

A Confederacy of Dunces

【美】约翰·肯尼迪·图尔◎著  
韩雨苇◎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笨蛋联盟 / (美)图尔 (Toole, J.K.) 著; 韩雨苇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399-4321-3

I. ①笨… II. ①图…②韩…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3136 号

图字: 10-2011-155 号

A CONFEDERACY OF DUNCES by John Kennedy Toole and Foreword by Walker Percy  
Copyright © 1980 by Thelma D. Tool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cIntosh and Otis, Inc. and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笨蛋联盟
著 者	【美】约翰·肯尼迪·图尔
译 者	韩雨苇
选题策划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特约编辑	张艺琼
责任编辑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印 刷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321-3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前言

我一直在考虑该用怎样的开场白来介绍这本小说——这本奇妙的著作，我读到第三遍，却发觉它给我的震撼越来越强烈。也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讲讲我和它是如何相遇的吧。那是一九七六年，我还在马里兰州的罗亚拉学院任教，突然有位陌生的女士不断给我打电话。当时我觉得她的想法荒唐透顶——倒不是这位女士本人写了几章小说，想借此拜入我门下，而是希望我好好看一看她已经去世的儿子在十几年前完成的一本“宏伟”的小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反问她。

“因为它很伟大！”她回答道。

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我学会了一项技能，只要碰上不喜欢做的事，我总能找到脱身的办法。眼前这件事，铁定就是这类事情了：和一个已故小说家的母亲打交道。更糟糕的是，她要我读的“伟大”作品还是一本印在复写纸上的，污迹斑斑、字迹模糊到几乎难以辨认的副本。

但这位母亲的意志真是无比坚韧。不知她使了什么“伎俩”，总有一天，她站在了我办公室门口，递给我一本沉甸甸的手稿。看样子，



要轻易脱身是不可能了，我只能暗自祈祷，希望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这本小说没有多大吸引力，只要草草翻几页，就能找出“茬”，这样我就能心安理得地拒绝她。的确，我通常就是这么做的，读一个开头就足够了。不过，万一这本作品不算太糟，甚至还很不错——那我就不得不一直读下去了。

事实正如我担心的那样，翻开这本书我真的“掉”了进去，一页接一页地看下去，意犹未尽。刚开始，我心里一沉，这本书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我只好继续看；接着，我慢慢地被它吸引了；然后我越看越兴奋，直到将它看完才觉得难以置信：怎能如此精彩！在此，我不得不抑制住内心的冲动，我不能向读者们泄露：哪里让我第一次倒吸一口冷气，哪里让我笑得合不拢嘴，哪里让我情不自禁捧腹大笑，又是哪里让我惊叹得直摇头。这一切还是大家自己去“探宝”吧。

小说的主人公伊格内修斯·雷利是独一无二的。在我看过的所有文学作品中，都找不到类似的人物——这个特立独行的懒汉，他是发疯的奥利弗·哈台<sup>[1]</sup>、肥胖版的堂吉诃德和怪僻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sup>[2]</sup>的三位一体。伊格内修斯穿着松松垮垮的法兰绒睡衣，躺在新奥尔良君士坦丁堡大街后的卧室里，对整个现代社会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在一阵一

---

[1] 英国出生的瘦子劳莱（Stan Laurel）和美国佐治亚的胖子哈台（Oliver Hardy）组成了喜剧二人组“劳莱与哈台”。他们被认为是电影史上最著名和最出色的双人表演组合。

[2] 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年3月7日）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死后被封为天使博士（天使圣师）或全能博士。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



阵翻腾的胃胀气和响亮的饱嗝间隙，他在笔记本上挥洒出酣畅淋漓的痛骂之词。

伊格内修斯的妈妈觉得儿子应该找份工作。他照做了，而且一个接一个地找。每一份工作都迅速升级成疯狂的冒险或惨不忍睹的灾难；不过，就像堂吉诃德的历险一样，每次他都能以超乎常人的古怪逻辑自圆其说。

伊格内修斯的女朋友叫玛娜·明科夫，她是纽约布朗克斯人。玛娜认为伊格内修斯需要性爱的滋润。而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绝不雷同于一般的俊男美女的俗套故事。

这本小说的另一大亮点是，作者对新奥尔良“特色”有着细致入微的精彩描写：它的后街小巷，偏僻孤立的社区，奇怪的方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白人，以及一个特别的黑人角色——作者以其卓绝的智慧与渊博的知识，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超乎想象的、精彩绝伦的喜剧角色，丝毫不拖沓含糊。

不过，图尔最伟大的成就还在于伊格内修斯·雷利这个人物本身。他思维敏锐，理论层出，却又欠债不还，好吃懒做。这样一个人物，读者一定会感到恶心的吧！肥胖的身材、轰雷般的嗤笑、孤身一人对抗全世界的战争，所有人所有事都是他的敌人：弗洛伊德、同性恋、异性恋、新教徒以及现代社会五花八门的新玩意儿。想象一下一个阿奎纳式的人物，穷困潦倒，来到了新奥尔良，胡搅蛮缠地闯入位于巴顿鲁治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他的短夹克在教工厕所里被偷走了，与此同时他还饱受严重的肠胃问题困扰。他还经常因为现在社会缺乏“恰当的几何学与神学”，而定期饱受幽门般闭塞之苦。



其实，我很不情愿用“喜剧”来形容这本书。虽然它确实是出喜剧，然而“喜剧”一词太过轻松，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这是一本庸俗搞笑的故事书。然而这本小说事实上要深刻得多，丰富得多。更确切地说，它是一出福斯塔夫<sup>[1]</sup>式的荒诞剧，伟大而轰动。

同时，它又是一出悲剧。这种悲伤不知从何而来，但却真真实实地击中了我们——是源自伊格内修斯狂风暴雨式的愤怒，以及他荒诞不经的冒险悲剧；也因为作品本身便是一个悲剧。小说的悲剧就是作者的悲剧——一九六九年，作者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年仅三十二岁。而另一出悲剧则是我们无法看到这位天才作家的全部创作。

约翰·肯尼迪·图尔如今已不在人世，无法继续好好地生活与创作，这一点实在令人扼腕。不过逝者已矣，再惋惜亦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这部鸿篇巨制，震撼人心的人类悲喜剧能够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供广大读者品读。

沃克·珀西

---

[1] 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的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

谨以此书献给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母亲！<sup>[1]</sup>

---

[1] 编者注。



## 第一章

一顶绿色的打猎帽紧紧箍着滚圆的额头，绿色的耳罩里胡乱地裹着一对肥硕的大耳朵和许多凌乱不堪的头发。耳廓里长着短而硬的刺毛，扎向耳朵两边仿佛转向信号灯，示意两个不同方向。嘟起的肥厚嘴唇从灌木丛般茂盛的黑色胡须下探了出来，两边的嘴角不屑地卷了起来，充满批评的意味。除了批判，上面还挂着些惨不忍睹的薯条碎屑。绿色帽檐下，伊格内修斯·雷利蓝黄分明的双眼带着目空一切的倨傲神情，看着聚集在赫尔墨斯百货商店时钟底下等候的人群，搜集一切反映人们衣着品位低下的证据。伊格内修斯发现几套款式新颖的衣服，看起来价值不菲，这恰到好处地反映了穿衣人品位低下、缺乏教养。任何人拥有任何时尚或奢侈品，都说明他缺乏神学与几何学修养，甚至连人品都值得怀疑。

伊格内修斯的穿着不仅舒适，而且非常明智。打猎帽可以盖住大脑袋，宽大的粗花呢长裤结实耐用，随你怎么动都轻松自如；裤子的褶皱与角角落落里缝制的许多温暖的口袋，让伊格内修斯觉得非常舒服；格子花纹的法兰绒衬衫省去了夹克的麻烦，围巾则可将裸露在外的颈脖子

围得严严实实。不管多么抽象深奥，这套装束无疑符合任何一条神学和几何学标准，充分展现出穿衣人丰富的精神生活。

伊格内修斯笨拙地把身体重心从一个屁股挪到另一个屁股，像一头笨重的大象。随着臀部的动作，格子裤子与法兰绒衬衫泛起了一层又一层波浪与涟漪，撞碎在纽扣与缝线口上。重新摆好姿势以后，伊格内修斯开始思考这段因等待妈妈而浪费的冗长时间。这沉思主要是因为那身体的不适而激发的——仿佛整个身体都要从这双肿胀的沙漠皮靴里爆裂开来。似乎为了证明这一点，伊格内修斯一只眼睛盯向了地面，双脚看起来真的肿了。伊格内修斯准备把这双鼓胀的靴子给妈妈看，暗示她有多么不细心，考虑不周全。抬眼一看，从运河大街的一角看去，太阳已经开始向密西西比河缓缓降落，赫尔墨斯时钟显示快五点了。伊格内修斯已经润色好了几条精心编排的指责准备送给妈妈，让她饱受良心折磨，至少让她不安一段时间。他总得让她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

妈妈开着老普利茅斯，把伊格内修斯送到市中心。她去医生那儿看关节炎的时候，伊格内修斯在“威灵”商店里买了一些小号乐谱，还给琉特琴配了一根新弦。接着，他信步来到位于皇家大街的游艺场，看看有没有装什么新游戏。伊格内修斯失望地发现迷你电动棒球机不见了，可能是去修了吧。他记得上一次玩的时候，击球手不听使唤。费了一番口舌，管理人员才不情愿地把游戏币退还给了他——尽管他们恬不知耻地暗示是伊格内修斯猛踢棒球机才把它弄坏的。

伊格内修斯沉浸于对棒球机命运的揣测中，现实的一切渐渐褪去。他从运河大街及周围的人群中抽离出来，而此刻在他背后，一双眼睛正从赫尔墨斯商店的柱子后如饥似渴地注视着他，悲伤的眼睛里闪动着希



望与企盼的光芒。伊格内修斯全然没有察觉。

棒球机在新奥尔良能修好吗？可能吧。不过也许要送到密尔沃基或者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才行。一提起这些地方，伊格内修斯就会联想到高效的修理店，无时无刻不冒着滚滚黑烟的工厂烟囱。他衷心希望棒球机在运送中完好无损，那些迷你选手们不会被粗手粗脚的铁道部工作人员弄得缺胳膊少腿。如果是这样，那他们无疑是铁了心故意想增加托运人的货物损坏投诉，以此彻底搞垮铁路事业；然后，他们又会上演一出集体罢工的戏码，趁机把伊利诺斯中央车站也捣毁掉。

伊格内修斯正津津有味地推测一台小小的棒球机能给人类带来多少愉悦。那双既悲伤又饥渴的眼睛却从人群中迅速向他飘移过来，如同两枚鱼雷径直朝一艘巨型油轮袭来。警察的双手突然伸向伊格内修斯装着乐谱的袋子。

“先生，请问您可以出示下证件吗？”他的语气里意味十足地希望伊格内修斯是“身份不明”人士。

“什么？”伊格内修斯瞟了瞟蓝色警帽下的警徽，“你是谁啊？”

“请出示一下您的驾照。”

“我从不开车，麻烦你走开一点行吗？我在等我妈妈呢。”

“你袋子里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你以为呢，傻子？这是琉特琴的配弦。”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警察后退了一步，“你是本地人吗？”

“这算是你们警察局吓唬人的手段吗？我告诉你这个城市就是‘文明世界’里一座臭名昭著的邪恶首府！”伊格内修斯冲着商店门前的人群咆哮起来，“这里最出名的就是赌徒、妓女、好出风头的家伙、反基

督徒、酒鬼、鸡奸者、瘾君子、恋物癖、手淫者、色情狂、骗子、荡妇、乱丢垃圾的人以及同性恋。他们却全都通过行贿，而被保护得严严实实。如果你有时间，我一定要好好和你讨论一下犯罪问题，不过请不要烦我。”

警察一把抓住伊格内修斯的路膊，伊格内修斯也不甘示弱地抡起他的乐谱，猛地朝警察的帽子敲去，挂在袋子外的琴弦一把甩在警察的耳朵上。

“干什么你！”警察大叫一声。

“看招！”伊格内修斯吼道，他注意到自己的行为吸引了来往的行人，周围渐渐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观众。

赫尔墨斯百货商店里，雷利夫人正在烘焙区转悠，她的胸口紧紧贴在杏仁饼干的玻璃箱上。她伸出一根指头，那指头因长年擦洗儿子发黄的巨型抽屉而磨破了皮。她轻轻敲着玻璃箱，想唤起售货小姐的注意。

“哎，伊内兹小姐，”雷利夫人带着典型的新泽西南部口音——它只有在邻近墨西哥湾的新奥尔良霍博肯镇才听得到，“过来一下，亲爱的。”

“嗨，你过得怎样？”伊内兹小姐问，“感觉还好吗，亲爱的？”

“不怎么热。”雷利夫人实话实说。

“是不是挺丢脸的，”伊内兹小姐倚在玻璃箱上，转眼忘了雷利夫人要她拿杏仁饼干，“我自己不觉得热，但我的脚却热得很。”

“主啊，我还希望自己有那份运气呢。我手肘得了关节炎啦。”

“哎呀，那可太糟啦！”伊内兹小姐说道，声音里透出由衷的同情。“我可怜的爸爸也有关节炎，我们不得不让他泡在放满烫水的浴缸里。”

“我儿子成天在浴缸周围打转，现在我连浴室都进不去了。”



“亲爱的，我还以为他结婚了呢。”

“伊格内修斯？哎呀呀……”雷利夫人伤心地叹口气，“亲爱的，给我两打杏仁糕吧。”

“但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他已经结婚了。”伊内兹小姐边说边把蛋糕放进盒子里。

“影子都不见了呢，他那个小女朋友不知怎么的就跑了。”

“没关系，还有时间的嘛。”

“可能吧。”雷利夫人心不在焉地回答道，“哎，你再给我装半打红酒蛋糕吧，伊格内修斯要是没了蛋糕可要发脾气的。”

“你儿子很喜欢蛋糕，是吧？”

“哎哟，老天，我的胳膊疼死了。”雷利夫人回答道。

商店外围观人群的中央，伊格内修斯的打猎帽正猛烈地晃动着，大伙儿也跟着他团团转。

“我要向市长反映！”伊格内修斯大喊大叫。

“放开这个孩子。”人群中一个声音传来。

“要找脱衣舞女去波旁街，”一位老先生附和道，“这孩子是个好男孩，他等他妈妈也有错吗？”

“谢谢，”伊格内修斯高傲地点点头，“我希望大家都是我的证人，为眼前的恶劣行为做个见证。”

“你，跟我来。”警察对伊格内修斯说道，虽然他越来越没有自信，这帮围观者简直就是一帮暴徒，眼下又没有交通巡警能为自己助阵。“跟我到局里走一趟。”

“怎么，一个孩子在赫尔墨斯百货商店等他妈妈都不行吗？”那位

老先生又嚷道，“这地方从来不是这样没有规矩的。这简直是反动分子的作为！”

“你，你说我是反动分子？”警察一边躲开琴弦的进攻，一边反问那位老先生，“那好，你也一起来。你最好搞清楚你在叫谁反动分子！”

“你可抓不了我，”老先生叫起来，“我可是新奥尔良文娱部资助的‘黄金年龄俱乐部’的会员！”

“别碰这位老先生，你这个坏警察！”一位女士尖声叫道，“他没准是某个大人物的爷爷呢！”

“我是。”老先生说道，“我孙儿孙女六个，个个都在教会上学，可聪明了。”

越过人群，伊格内修斯看到妈妈正慢吞吞地从百货商店的大厅走出来，她吃力地提着点心盒子，仿佛盒子里装的不是糕点而是水泥。

“妈！”他大叫起来，“快来啊，有人要抓我！”

雷利夫人拨开人群，挤上前来问：“伊格内修斯！出什么事了？你做了什么呀？嘿，把你的手从我孩子身上拿开！”

“我没有碰他，女士。这是你儿子吗？”警察问。

雷利夫人从伊格内修斯手里抢过呼呼作响的琴弦。

“这还用说，我是她儿子。”伊格内修斯轻蔑地说，“难道你看得出来她有多担心我吗？”

老先生又开腔了：“她爱自己的孩子。”

“你想把我可怜的孩子怎么样呢？”雷利夫人质问警察。而伊格内修斯伸出他巨大的手掌轻抚着母亲染过的红棕色头发。“你还有闲工夫找这孩子的茬，外边那么多不规矩的人在镇上游手好闲，怎么不管管？这



孩子只不过等他妈妈，你们警察竟然要抓他。”

“这事明摆着应该找人权联合会，”伊格内修斯说道，他一只手按了按妈妈垂着的肩膀，“我们一定要找玛娜·明科夫，我失踪了的女朋友。她很清楚这些事情。”

“他几岁了？”警察问雷利夫人。

“我三十了。”伊格内修斯屈尊回答道。

“你有工作吗？”

“伊格内修斯在家帮我的忙。”雷利夫人回答说，最初鼓胀的勇气干瘪了些许。她两手拿着琴弦，开始在蛋糕盒上绞来绞去。“我有很严重的关节炎。”

“我的确帮了些忙。”伊格内修斯告诉警察，“除此之外，我眼下正在写一封很长的批评这个时代的控诉书。如果从文学创作中抽出点精力，我有时还会做做奶酪浓汁。”

“伊格内修斯做的奶酪浓汁非常美味。”雷利夫人赶紧作证。

“这很好嘛。”老先生也说，“现在很多男孩子一天到晚都在外面瞎晃，浪费时间。”

“能不能请你闭嘴？”警察不耐烦地对老先生说。

“伊格内修斯，”雷利夫人颤声问道，“孩子，你究竟干了什么呀？”

“事实上，妈妈，我认为是这个人挑起事端的。”伊格内修斯将装乐谱的袋子指向那位老先生，“我只是站在这儿等你，祈祷你从医生那里得到好消息。”

“把那个老家伙弄走，”雷利夫人对警察说，“他只会添乱。真是可耻，你们竟然允许这样的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警察都是反动分子。”老先生又重复。

“我不是警告过你闭嘴的吗？”警察怒吼道。

“每天晚上我都会跪下来感谢上帝让我们得到保护。”雷利夫人向人群说道，“如果没有警察，我们这会儿都没命啦！我们肯定都已经惨遭毒手，喉咙被割开，横尸荒野啦！”

“那倒是真的，姑娘。”人群里有位妇女附和道。

“为我们兢兢业业的警察祷告吧！”雷利夫人开始了她的演说，伊格内修斯则手舞足蹈地拍着妈妈的肩膀，在她耳边不断鼓励。“你们会为一个反动分子祷告吗？”

“不会！”几个狂热的声音回答道。有些人开始推搡那位老先生。

“我说的是真的！女士。”老先生喊道，“他要抓你儿子，就像在俄国一样。他们都是反动分子。”

“得了吧，”警察对老先生“哼”了一声，粗暴地一把抓住老人家的大衣后领。

“哦，我的天哪，”伊格内修斯叫了一声，眼看着这个苍白的小警察吃力地想控制那位老先生。“这会儿我真的要精神崩溃了。”

“救命哪！”老人向围观人群发出求助，“这是越权行为！这是对宪法的无耻冒犯！”

“儿子，这人疯啦。”雷利夫人说道，“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宝贝。”她转过身对大伙儿说，“大家快跑吧，这个疯子说不定想杀我们呢。他说不定才是个反动分子呢。”

“妈妈，不要过头了。”伊格内修斯一边说着，一边和母亲奋力拨开逐渐散开的人群，沿运河大街快步逃离。等他回过头，发现百货商店

大钟下面，那位老先生和那个好斗的小警察仍然扭在一起。

“你能走慢点儿吗？我的心有点儿慌。”伊格内修斯恳求道。

“拜托，闭嘴吧。你觉得我好受吗？我这把年纪了还要跑这么快，实在太没天理了。”

“不管什么年纪，心脏总是非常重要的。”

“你心脏没问题。”

“如果我们再不慢点就有了。”伊格内修斯跌跌撞撞地往前冲，粗花呢长裤在他肥大的臀部周围摩擦作响。“你拿了我的琴弦吗？”

雷利夫人把他拉到波旁街拐角，沿着法兰西人居住区继续走。

“孩子，你到底做了什么，惹得警察要抓你呀？”

“我也是一头雾水。不过，等他制服了那个老法西斯，可能就要来追我们了。”

“真的么？”雷利夫人紧张地问道。

“我是这么想的。那家伙好像认定了要抓我。他一定是完成不了上级规定的抓人数目，就要拉我去充数。他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

“那可太糟了！报纸肯定会把你登出来的，这下全世界都知道你了，伊格内修斯。多丢人呀！你肯定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做了什么，对不对？我就知道！你这孩子！”

“如果说还有人懂得管好自己的言行，那个人就是我！”伊格内修斯气喘吁吁地说道，“拜托，我们歇一歇吧，我觉得快要脑充血了。”

“好吧，好吧。”雷利夫人看着儿子涨得绯红的脸庞，知道他随时都有可能瘫倒在自己脚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次她硬要伊格内修斯星期天和她一起去教堂做礼拜，结果他在去

的路上瘫倒了两次，然后牧师讲到懒惰罪恶的时候，他又瘫倒在长凳上，引起了一阵令人尴尬的骚动。“那我们进去休息会儿吧。”

雷利夫人用一个蛋糕盒顶着伊格内修斯的背，把他推进了“欢乐之夜”酒吧里。黑暗中弥漫着一股波本威士忌和香烟的味道，母子二人艰难地爬上两只高脚凳。正当雷利夫人在吧台上整理蛋糕盒的时候，伊格内修斯鼻翼翕动，连连抱怨道：“天哪，妈妈，这里的味道太难闻了。我的胃都翻腾起来了。”

“那你是想回到大街上，让那个警察把你抓起来喽？”

伊格内修斯不做声了，只是一个劲地用力吸气，做鬼脸皱眉头。一位酒保看到了他们，他站在阴影里阴阳怪气地问道：“有需要吗？”

“我要一杯咖啡，”伊格内修斯很有派头地说道，“菊苣代咖啡，加煮开的鲜牛奶。”

“马上就来。”酒保说。

“我才不喝那种东西呢，”伊格内修斯转头对母亲说，“那玩意儿太恶心了。”

“那喝杯啤酒吧，孩子，啤酒不伤身。”

“会胀气的。”

“给我来一杯迪克西啤酒。”雷利夫人对酒保说道。

“那么，这位先生呢？”酒保抑扬顿挫，装腔作势地问道。

“也给他来一杯一样的。”

“我可不一定喝。”伊格内修斯趁酒保去开啤酒的时候对母亲说。

“儿子，我们坐在这儿可不能什么都不买。”

“我认为没那个必要。我们可是这里唯一的顾客，我们坐在这儿他



们应该高兴才是。”

“这里晚上有脱衣舞娘呢！”雷利夫人挤眉弄眼地推了推儿子。

“我想是吧。”伊格内修斯冷冰冰地回答道，他看起来相当不爽，“我们本来可以找别的地方休息嘛。我怀疑警察很快就会来搜查这个地方。”他重重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又清了清嗓子：“感谢老天，我的胡须能帮我过滤掉一部分臭气。我的嗅觉器官已经发出非常不高兴的信号了。”

似乎过了很久，黑暗中传来玻璃杯丁丁当当作响声，冰柜乒乒乓乓响个不停。终于，酒保又回来了，把两杯啤酒放在两人面前，假装失手将酒杯撞上伊格内修斯的膝盖。雷利母子真是享受到了“欢乐之夜”最最糟糕的服务——专门用来对付不受欢迎的顾客。

“你们这儿不会正好有冰冻杏仁饮料吧，有没有啊？”伊格内修斯问。

“没有。”

“我儿子很喜欢杏仁饮料的。”雷利夫人解释道，“这种情况下，我应该给他买一杯。有时候他一坐下来，一口能喝掉两三杯。”

“我相信他对这些细节没什么太大兴趣。”伊格内修斯说。

“需要把帽子摘下来吗？”酒保又问。

“不、需、要！”伊格内修斯吼道，“没觉得这里很冷吗？”

“随你的便。”说完，酒保轻飘飘地飘回阴影里，坐回吧台另一边。

“真是的！”

“冷静点，冷静点。”母亲抚慰道。

伊格内修斯把靠母亲一侧的耳罩拎了起来，说：“好了，我把这个

拿起来，这样你就不用费嗓子了。医生说你手肘还是什么的，怎么样了？”

“他说需要按摩。”

“我希望你不是想让我帮你按摩。你知道我讨厌和别人有身体接触。”

“医生还让我尽量不要受凉。”

“如果我会开车，一定可以帮上更多忙，我猜。”

“哎，宝贝，没关系的。”

“事实上，光坐车就够我受的了。当然了，最糟糕的莫过于坐在灰狗旅游大巴的顶层，坐得这么高。你还记不记得我去巴顿鲁治那一次？我吐了好几次，司机不得不在一片泥沼中停车，让我下去走走透透风。其他乘客都气疯了，他们的胃都是铁打的吗？受得了这么糟糕的交通工具。离开新奥尔良真叫人害怕，一出它的地界，人心都是黑的，这才是真正的荒原啊。”

“我记得那次，孩子。”雷利夫人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喝了一大口啤酒。“回家的时候你确实很不舒服。”

“到家的时候还算好的呢，最难受的是刚到巴顿鲁治那会儿！因为我发现我买的是双程票，我还得坐同一辆车回来。”

“你已经和我说过了，宝贝。”

“打车回新奥尔良花了我四十美元，还好坐出租车没那么晕，不过好几次我还是差点吐了出来。我让司机开慢点，他确实开得很慢很慢，他可真不走运。州警察两次把他拦了下来，说他的车速低于高速公路最低时速。他被第三次拦下来后，警察直接没收了他的驾照。瞧见了，这些人一直用雷达监视着我们呢。”

雷利夫人的注意力在儿子和啤酒之间游移。这个故事她已经听了三年。

“当然了，”伊格内修斯继续说下去，母亲专注的神情是感兴趣的表现。“那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离开新奥尔良。可能是缺少中心方向感，我才那么难受。坐在疾驰的大巴上，感觉自己就要被抛到不见底的深渊里。等我们开出沼泽区进了巴顿鲁治附近的山里，我又担心会不会有粗野的乡下人朝我们的车子扔炸弹。他们喜欢攻击过往车辆，这是进步的标志，我想。”

“不过我很高兴你没有接受那份工作。”雷利夫人机械地接过话，最后那个“我想”是给她的提示词。

“我不可能接下那个工作！我一看到中世纪文化学院的院长，两手就起鸡皮疙瘩。他根本没有灵魂可言。接着他先是说我没有戴领带，然后又皮笑肉不笑地对我的短夹克品头论足。这种无足轻重的家伙竟敢这么厚颜无耻，真是令人发指。那件夹克衫是这个世界上少数几样我真正看得上眼的东西之一，要是那个偷衣贼被我抓到，我一定要把他交给有关当局。”

雷利夫人仿佛又见到那条沾满咖啡渍的可怕裤子，其实她暗地里一直希望能把这玩意儿，连同其他几件儿子“最心爱”的衣服，捐给美国志愿者协会。

“我实在忍受不了那个粗俗到极致的骗子‘院长’，他还在喋喋不休蠢话连篇的时候，我就从他办公室跑了出去，冲进最近的一个厕所，结果那个厕所竟然还是‘教工专用’。管不了那么多，我走进其中一间便坐在马桶上，然后我把短夹克搭在了厕所门上。突然，我看见我的夹克

衫被门外的人抽走了。我听见脚步声，然后隔间的门被关上了。当时我没法起身去追那个无耻的小偷，所以我开始尖叫。有人走进厕所敲我的门，他是学校保卫处的工作人员，至少他是这么说的。隔着门，我告诉他刚刚发生的事，他保证帮我找回夹克衫然后就走了。事实上，我以前也和你提过，我一直怀疑那个保安和‘院长’是同一个人，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像。”

“宝贝，那种时候，你不能相信任何人。”

“我完事之后就从厕所里飞奔出来，我只想早点离开那个可怕的地方。当然，站在空荡荡的校园里等车那会儿，差点没冻死我。最后我终于拦到一辆车，司机同意把我送到新奥尔良，车费四十美元。那个好心的司机还把他的夹克衫借给了我。不过，等我们到了这里，他非常沮丧，态度也变得很粗暴，因为他的驾照被没收了。而且他不停地打喷嚏，看起来就像要得一场重感冒一样。不管怎么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将近两个小时。”

“我想再喝一杯啤酒，伊格内修斯。”

“妈妈！在这种破烂的地方？”

“就喝一杯，宝贝。拜托，我想再来一杯。”

“我们很可能在这些玻璃杯里喝到些不干净的东西。不过，如果你坚持的话帮我叫一杯白兰地，可以吗？”

雷利夫人向那个酒保示意，酒保从阴影里飘了出来，问道：“伙计，你在那辆大巴上发生了什么事？那段我没听到。”

“请你好好管好这个店！”伊格内修斯火冒三丈地质问，“我们叫你的时候你应该闭上嘴巴默默为我们服务，这才是你的责任！如果我们



希望你加入讨论，我们早就会向你示意。事实上，我们讨论的是非常私人的话题。”

“这位小伙子只是向你示好罢了，伊格内修斯，你太过分了。”

“你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在这种肮脏的地方，没有什么人会对你友好的。”

“我们想再要两杯啤酒。”

“一杯啤酒一杯白兰地。”伊格内修斯纠正道。

“没有干净的杯子了。”酒保回答道。

“真是太过分了，”雷利夫人说道，“算了，就用我们喝过的杯子吧。”

酒保耸耸肩，走回了阴影里。

警察局里，那位老先生同其他嫌疑犯——大多数是小偷，一起坐在长凳上。他们这些人就是警察们傍晚的收获。那位老先生在大腿上整整齐齐地摆放好自己的社保卡、圣奥多克鲁尼圣名会会员卡（一枚黄金年龄俱乐部会员卡），以及一张能证明他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的小纸片。老人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黑人小伙子，他的眼睛藏在大大的太空太阳镜后面，正饶有兴趣地研究着老先生大腿上的卡片。

“哇哦，”他咧嘴一笑，“这么看，你还真是无孔不入啊。”

老人家没理会他，小心翼翼地把卡片重新排序。

“那些家伙怎么会把你这样的人也抓进来呢？”太阳镜小伙子对着老先生的卡片吞云吐雾，“这些警察肯定是凑不齐人数急疯了。”

“他们侵犯了我的宪法权利！”老先生突然愤愤地开口。

“他们不吃这一套。你最好还是想想别的理由吧。”说着他一只黑手伸向一枚卡片，“噢，什么年龄俱乐部来着？”

老先生一把抢过卡片重新放回大腿上。

“这些小东西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他们一样会把你丢进监狱。不管什么人他们都往监狱里送。”

“你这么想吗？”烟雾缭绕中老先生问道。

“当然了。”新一轮烟圈升腾到空中，“伙计，你怎么会到这儿的？”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哇哦，这可奇了怪了。肯定有什么原因你才会被抓进来。很多时候他们会无缘无故抓黑人，不过像你这样的老先生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真的不知道。”老先生一脸阴郁，“我只是站在赫尔摩斯百货商店外面的人群里。”

“那你偷了谁的钱包了？”

“没有，我就是骂了一个警察。”

“你骂他什么呀？”

“反动分子。”

“反动分子？哇哦！哇哦！要是我骂警察是反动分子，我肯定脑袋都被竖在安哥拉了。不过我喜欢说那些条子的妈妈是反动分子。今天下午，我在杂货店附近站着，有人从‘坚果之家’偷了一袋腰果，结果那个女店员尖叫得跟被人捅了一刀一样。哎呀，接下来就有个店员走过来扭住我，然后他妈的就把我押走了。一点辩白的机会都没有。哼！”黑人小伙子用力地吸了口烟，“他们谁也没有从我身上搜出那

袋腰果，不过那个条子还是把我押走了。我觉得那个店员就是个反动分子。他娘的卑鄙小人。”

老先生清了清喉咙，继续玩弄他的小卡片。

“他们很可能会放你走，”墨镜小伙子继续说，“至于我嘛，他们可能要找我谈谈话，吓唬吓唬我，就算知道不是我偷的腰果。他们也会想办法说是我偷的。比如买一袋腰果放到我口袋里之类的。‘坚果之家’肯定希望我在监狱里关上一辈子。”

黑人小伙看起来很绝望，他又吐了一轮新的烟圈，蓝色的烟雾将他和老先生以及那些小卡片包围了起来。接着他又自言自语：“我在想谁偷了那袋坚果呢，说不定是那个店员自己。”

老先生被传召到屋子中间摆放的办公桌前，一位警官坐在那里。那位逮捕他的巡警也站在旁边。

“你的名字？”警官问他。

“克劳德·罗比乔克斯。”他回答道，把那些小卡片放在警官面前。

警官扫了一眼桌上的卡片：“巡警曼库索说你不仅拒捕，还骂他是反动分子。”

“我不是故意的。”老人家难过地说，他发现警官对待他珍贵的卡片非常粗暴。

“曼库索还说你指控所有警察都是反动分子。”

“哦呀！”黑人小伙在屋子另一端惊呼道。

“可以请你闭嘴吗，琼斯？”警官吼了一声。

“好的。”琼斯回答。

“下一个就是你。”

“嘿，我可没有说任何人是反动分子。”琼斯抗议，“我是被杂货店的家伙陷害的。我根本就不喜欢腰果。”

“我让你闭——嘴——。”

“是，是。”琼斯笑嘻嘻地应着，又吐出一轮蓝紫色的烟圈。

“我说那些话都是无心的，”罗比乔克斯先生告诉警官，“我就是太紧张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位警官要抓一个可怜的男孩子，而他只是在赫尔墨斯百货商店等他妈妈而已。”

“什么?!”警官转过头去看身后苍白瘦小的警员，“你想干什么?”

“他才不是什么男孩子，”曼库索辩说道，“他是个又肥又胖穿着又奇怪的家伙。我觉得他看起来很可疑，就想上去进行常规检查，然后他就开始反抗。说实话，他看起来像一个变态。”

“哦，变态?”警官两眼闪出贪婪的光。

“就是，”曼库索又恢复了自信，回答道，“一个肥胖的大变态。”

“有多肥?”

“我有生以来见过最肥的人。”曼库索边说边张开双臂比划起来，像在描述捕鱼的情景。警官的眼睛更亮了。“我首先观察到的是他头上那顶绿色打猎帽。”

琼斯在烟雾缭绕中专心地听着，神情超然。

“那么，曼库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那个胖子怎么没有站在我面前呢?”

“被他逃走啦。有个女人从商店里出来把一切都搅乱了，他俩拐了一个弯跑进居民区了。”

“哦，两个民居骚扰分子。”警官说道，恍然大悟的样子。



“不是的，长官，”老先生插话，“那个女人真的是他妈妈，一位和气、漂亮的女士。我以前在镇上也见过他们，是这位警员吓到她了。”

“噢！听着，曼库索！”警官尖叫起来，“你是队里唯一一个想从母亲身边抓走孩子的人！还有你把这位老人家带到这儿来干什么？赶紧给他家里人打电话让他们把人接走。”

“求求你们，”罗比乔克斯先生突然恳求道，“别这么做。我女儿忙着照顾孩子。我从来都没被抓进过警察局，她肯定不能来接我。而且我的孙子们会怎么看我？他们都在教会学校学习呢。”

“打他女儿电话，曼库索。让他记住这个教训，谁让他说我们是反动分子的。”

“求你们了！”罗比乔克斯老先生眼泪汪汪都快哭了，“我的孙儿们最尊重我了。”

“老天呀，上帝呀！”警官大叫道，“曼库索，你看你都干了什么呀！把孩子从母亲身边抓走不算，还抓了一位老人家。滚出去！滚出去！把老人家也带走。你想抓可疑分子是吧？我们一定满足你这个愿望。”

“是、是，长官。”曼库索唯唯诺诺地应着，把抹着眼泪的老人家领了出去。

“哎——呀——”琼斯在神秘的烟雾后面感叹了一声。

“欢乐之夜”酒吧渐渐被暮色所笼罩，波旁大街两边的路灯渐次亮起。雾气一点一点地沁湿了街道，霓虹灯一亮一暗倒映在湿漉漉的街面上。清冷的暮色中，出租车疾驰而过，水花在它身后四溅开来。它载来了夜晚的第一批客人——这些人大多是中西部的游客以及到此出差的人。

除此之外，“欢乐之夜”还容纳了另外一些客人：一位男士正翻阅着一份《赛马新闻报》，一位神情抑郁的金发女郎似乎被牢牢地粘在吧台上，一名衣着优雅的青年男子接连抽着沙龙牌香烟，大口大口地喝着冰冻台克力鸡尾酒。

“伊格内修斯，我们还是走吧。”雷利夫人打了个嗝提议道。

“什么？”伊格内修斯大叫一声，“我们一定要留下来看看这堕落的一幕。演出就要开始啦。”

衣着优雅的青年男子把手里的台克力鸡尾酒洒在了自己深绿色天鹅绒外套上。

“嘿，酒保，”雷利夫人喊道，“拿块毛巾来。有位客人把酒洒了。”

“这一点都不要紧，宝贝。”年轻人生气地说道。他对着伊格内修斯母子挑起眉毛，“反正我觉得自己来错地方了。”

“亲爱的，别丧气，”雷利夫人劝道，“你在喝什么呢？看起来像个菠萝雪球。”

“就算我说给你听，我也怀疑你听不听得懂。”

“你、你竟敢这么和我最最亲爱的妈妈这样说话！”

“哎哟，小点声，你这个大块头。”年轻人恶狠狠地说，“看看我的外套。”

“真是太恶心了。”

“好了好了，和气些。”雷利夫人张开沾满泡沫的嘴巴劝道，“我们的麻烦事够多了。”

“我不得不说，你儿子似乎很喜欢到处招惹是非嘛。”

“好了，你们两个都消停些。大家到这种地方不就是为了给自己找

乐子嘛。”雷利夫人对年轻人微笑着说道，“宝贝，我给你再买一杯吧，你刚才那一杯不是洒了吗？我也想再来一杯迪克西啤酒。”

“我真的得走了。”年轻人叹了口气，“不过还是谢谢你。”

“这么好的夜晚还要走？”雷利夫人反问道，“哎呀，别理会伊格内修斯那些话。干吗不留下来看表演呢？”

年轻人翻了翻白眼。

“就是，”金发女郎也开了金口，“看看脱衣舞娘的屁股和乳房。”

“妈妈，”伊格内修斯冷冷地说，“我觉得你是在怂恿这些荒唐的人。”

“不是你自己要留下来的吗，伊格内修斯？”

“是呀，我是说留下来好好观察一番，我可不急着和这些人打成一片。”

“宝贝，说实话，今天晚上我可不想再听一遍你的乘车故事。你在这里都整整讲了四遍了。”

伊格内修斯似乎很受伤。

“我不知道自己会让你觉得无聊了。毕竟那次乘车经历使我终生难忘。作为母亲你应该关注它对我的世界观造成了怎样的创伤。”

“什么乘车故事？”金发女郎一边问，一边把高脚凳挪到伊格内修斯身边，“我叫达莲娜。我喜欢听有趣的故事，你那个故事好不好玩？”

酒保将啤酒和台克力鸡尾酒重重地推到他们面前时，伊格内修斯故事里的公共汽车正冒着风雨踏上旅程。

“这儿，拿个干净的杯子去。”酒保恶声恶气地对雷利夫人吼道。

“真是太好了！嘿，伊格内修斯，看，我刚刚拿到了一个干净的杯子。”

不过她儿子光顾着讲去往巴顿鲁治的故事，没有听到她的话。

“你知道吗？甜心，”雷利夫人对年轻人说，“今天我和我儿子惹麻烦了。有个警察要抓他。”

“哦，亲爱的，警察总是非常固执，对不对呀？”

“就是，我的伊格内修斯可是有硕士学位的。”

“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呀？”

“什么也没干，就是站在那里等他可怜的、亲爱的妈妈而已。”

“他那身行头的确有点奇怪。我在这里第一眼看到他时，还以为他是个演员呢。虽然我无法想象他的表演内容。”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他的衣服，可他就是不听。”雷利夫人看着儿子的背影，看着他那件法兰绒衬衫，脖子后面的头发卷卷地垂在背后。“你这件外套真漂亮呀。”

“哦，这个啊！”年轻人说道，用手摸了摸袖子上的天鹅绒，“告诉你也无妨，这家伙可贵呢。我在‘村里’一家可爱的小店里找到它的。”

“你看起来不像是乡下人呀。”

“哎哟，我的天哪，”年轻人叹了口气，重重地按了一下打火机，点燃一根沙龙牌香烟，“我说的是纽约‘格林威治村’<sup>[1]</sup>，宝贝。话说回来，你在哪儿弄到这顶帽子的？很好看。”

“哎呀，主啊，伊格内修斯第一次参加圣餐式的时候我就买了它。”

“你想过卖掉它吗？”

“怎么这么问呢？”

---

[1] 纽约作家聚集的场所。



“我是个旧布料交易商。我出十美元买下它。”

“呃……得了吧，就这家伙？”

“十五？”

“真的吗？”雷利夫人把帽子摘了下来，“当然愿意了，宝贝。”

年轻人打开钱包，从中抽出三张五美元纸币递给雷利夫人，他把杯中的台克力鸡尾酒一饮而尽，然后站起身来说道：“现在我真的该走了。”

“这么快？”

“遇到您真是太高兴了。”

“外面又冷又湿，要当心哦。”

年轻人笑了笑，小心翼翼地将帽子夹在弄脏了的外套下走出了酒吧。

“雷达巡逻，”伊格内修斯正绘声绘色地给达莲娜讲述，“真是无懈可击。看样子出租车司机和我一直都是他们屏幕上的小点，从巴顿鲁治开始一路上都是。”

“你在雷达上，”达莲娜打了个哈欠，“多出人意料啊。”

“伊格内修斯，我们得走了。”雷利夫人说道，“我饿了。”

她把身子转向他，不小心把酒杯弄掉了，“哐当”一声酒杯碎成了一地棕色的、锯齿状的碎片。

“妈妈，你是故意闹事的吗？”伊格内修斯烦躁地问道，“你没看见达莲娜小姐和我正说话呢？你不是买了蛋糕吗？吃呀。你还抱怨你哪儿都去不了，我还以为你好不容易在镇上过一夜会好好享受一下呢。”

伊格内修斯继续回到雷达的话题上，雷利夫人只好悻悻地拿过蛋糕盒，尝了一个布朗宁蛋糕。

“你想尝尝吗？”她问酒保，“挺好吃的，我还有几个挺不错的红酒蛋糕。”

酒保假装在架子上找东西。

“我闻到了红酒蛋糕的味道！”达莲娜叫道，她的目光掠过伊格内修斯。

“尝一个。”雷利夫人说道。

“那我也想尝一个。”伊格内修斯说道，“我觉得就白兰地口味好吃呢。”

雷利夫人把盒子摊在吧台上，就连看赛马新闻的先生都尝了一块杏仁饼。

“夫人，您是在哪买到这么好吃的红酒蛋糕呀？”达莲娜问，“口感真酥软。”

“就在赫尔摩斯百货商店，甜心。他们品种很多，你可以随便挑选。”

“这蛋糕口感真不错，”伊格内修斯也不得不承认，他粉红色的大舌头风卷残云般地在胡子上舔了一圈，把残留在嘴角的蛋糕屑扫了个干净，“我想再吃一两块杏仁饼，不过我觉得椰子粉也是很好的粗粮。”

他在糕点盒里挑来挑去。

“我呢就喜欢吃晚饭时来一块美味的蛋糕。”雷利夫人对酒保解释道，但酒保转过身背对着她。

“我猜您一定很会做菜吧？”达莲娜问道。

“妈妈才不‘做’菜，”伊格内修斯抠字眼纠正道，“她只‘烧’菜。”

“我以前结婚时也做菜，”达莲娜对大伙说，“不过我用罐装的东西比较多。我喜欢西班牙大米，还有土豆肉汁意大利面。”

“罐装食品是叫人堕落的東西，”伊格内修斯说，“我怀疑它会污

染我们的灵魂。”

“老天啊，我的肘关节又开始疼了。”雷利夫人叹道。

“拜托妈妈，我在说话呢！”儿子不满地说，“我从来都不吃罐装食品。有一次我好奇地试了试，结果我觉得我的肠子都萎缩了。”

“你应该受过挺好的教育吧。”达莲娜说。

“伊格内修斯大学毕业后，差不多花了四年时间获得了硕士学位。伊格内修斯很聪明地毕业了。”

“很聪明地毕业了，”伊格内修斯不悦地重复了一遍，“能不能请你说明白点，什么叫‘很聪明地毕业了’？”

“不要用这种口气和你妈妈说话。”达莲娜责备道。

“唉，他有时候就是这样对我的，”雷利夫人大声哀叹道，竟忍不住哭了起来，“你都不知道，一想起我为这个孩子做了这么多事……”

“妈妈你在说什么呀？”

“我是说你一点都不感激我！”

“赶快停下来，我怕你是喝多了吧。”

“你，你对我就像对垃圾一样。可我对你好。”雷利夫人抽泣道，对达莲娜诉苦，“我把他奶奶的保险金都拿出来供他念大学了，整整八年。可他呢，毕业以后就只会躺在家里看电视。”

“你应该感到羞愧，”达莲娜责备伊格内修斯说，“你都这么大的人了。看看你妈妈多可怜。”

雷利夫人瘫倒在吧台上，泣不成声，她一只手紧紧抓着手里的酒杯。

“这太滑稽了，妈妈，别再丢人了。”

“如果我知道你这么绝情，先生，我才不会听你那疯狂的灰狗巴士

故事呢。”

“妈妈，快给我起来。”

“你看起来就是个疯疯癫癫的大个子。”达莲娜说，“我早就该想到了。看看这位可怜的女士都哭成什么样了。”

达莲娜想把伊格内修斯从高脚凳上推下去，结果伊格内修斯向前一倒和他妈妈撞成了一团。雷利夫人突然停止了哭闹，倒抽一口冷气道：“我的手肘！”

“这儿怎么了？”酒吧黄绿色皮革软垫门边传来一位女士的声音。这位女士身材妖娆，看上去年近中年，她丰满的身上披着一件黑色的皮革大衣，大衣因为沾着水汽而闪闪发光。“我就走了几个钟头去买点东西，都看看这成什么样了。看来我得时刻看着这儿，要不然你们这群人就要让我血本无归了。”

“就两个醉鬼，”酒保说道，“他们一进门我就没给过好脸色，可他们就像苍蝇一样赖着不走。”

“你呢，达莲娜，”那位女士又说道，“你和他们是朋友吗？在凳子上和这两个家伙做什么游戏呢？”

“这个人欺负他妈妈。”达莲娜辩解道。

“妈妈？现在连妈妈级人物都到我们这儿啦？看来生意真是臭。”

“不好意思，您说什么呢？”伊格内修斯说。

她没理他，看着吧台上破破烂烂的空蛋糕盒说：“看来有人在这儿野餐呀！他妈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些人不要招来蚂蚁和老鼠。”

“不好意思，”伊格内修斯又开腔了，“我妈妈在这儿呢。”

“我运气可真好！正想找门人的时候，就有人在这儿乱丢垃圾了。”

那女士扫了酒保一眼，“把这两个人弄出去。”

“是，李小姐。”

“不用你动手，”雷利夫人说，“我们自己走。”

“就是就是！”伊格内修斯附和道，他吃力地向门口挪动，雷利夫人正从凳子上爬下来。“妈妈，快点，这个女人看起来就像纳粹司令官，没准儿她还要打我们呢。”

“等等！”李小姐尖叫一声，一把扯住伊格内修斯的袖子，“这两个家伙欠了多少酒钱？”

“八美元。”酒保答道。

“这简直就是公然抢劫！”伊格内修斯怒吼道，“你会接到我的律师信。”

雷利夫人从那位年轻人给她的三张钞票中抽出两张付了账，她摇摇晃晃地走过李小姐身边，生气地说：“我们知道自己在这不受欢迎，我们到别的地方消费去。”

“谢天谢地，”李小姐回敬道，“赶紧走，赶紧走。做你们这种人的生意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雷利母子身后的软垫门砰地关上了，李小姐在里面说道：“我从来都不喜欢妈妈，我自己妈妈也不例外。”

“我妈妈是个婊子。”看赛马新闻的男士头也不抬地接口道。

“妈妈们都是狗屎。”李小姐一边说一边脱下皮大衣，“现在我们来谈谈，达莲娜。”

酒吧外，雷利夫人搀着儿子的胳膊艰难地走着，两人虽然很卖力但走得非常慢，还时不时地摇摇晃晃。他们很规律地向前行走着：先往左走三小步，停顿一下；再往右走三小步，再停顿一下。

“那个女人太差劲了。”雷利夫人说道。

“她否定了人类所有品德。”伊格内修斯补充道，“不过，我们离车还有多远啊？我累死了。”

“在圣安区，宝贝，穿过几个街区就到了。”

“你把帽子忘在酒吧了。”

“哦，我把它卖给那个年轻人了。”

“卖了？为什么呀？你都没有问过我想不想卖？！我对那顶帽子很有感情的！”

“对不起，伊格内修斯。我不知道你这么喜欢它，因为我从来都没听你说起过。”

“我对它有一份难以言表的感情，它是我童年的纪念，是往事的牵系。”

“可是那个人给了我十五美元呢，伊格内修斯。”

“好了，不要再提它了。这整件事简直是亵渎神灵的行为。天知道他会用这顶帽子做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来。你带着那十五美元吗？”

“还剩七块。”

“不如我们停一停吃点东西吧。”伊格内修斯指着拐角处的手推车，车子外形就像是装在轮子上的热狗。“我相信那有一英尺长的热狗卖。”

“热狗？宝贝，这种又冷又湿的下雨天你还要我们站在苦雨凄风里吃香肠？”

“只不过是个提议嘛。”

“不行。”雷利夫人借着酒劲回答道，“我们赶紧回家。我不会吃这脏兮兮的车子里卖的任何东西。卖东西的都是一群邋遢鬼。”

“如果你坚持的话，”伊格内修斯撅起嘴说道，“虽然我很饿，而且



你刚把装满我童年记忆的帽子卖了三十个子，这么说的话。”

他们继续以Z字形步伐，沿着波旁大街潮湿的石板前进。他们很容易在圣安区找到了那辆老普利茅斯。它最醒目的地方就是那个高出别的女孩子一大截的车顶。在超市的停车场里，这辆老普利茅斯总是非常好找。雷利夫人两次冲到人行道上想把车子倒出停车位，结果撞上了后面一辆大众牌汽车，一九四六年产的普利茅斯保险杠顿时印在了大众汽车的引擎盖上。

“我的天啊！”伊格内修斯大声叫道。他被甩倒在后座上，那顶绿色打猎帽的帽尖在车窗口晃来晃去，看起来活像一只诱人的大西瓜上的瓜蒂。他坐在后座上，不满地看着母亲疯狂而拙劣的倒车技术。平时伊格内修斯总是坐在后排座位上，他不知在哪儿看到说，副驾位子是最危险的。“我怀疑你成功地毁坏了身后这辆无辜的小车，所以你最好乘车主没来以前离开这个鬼地方。”

“闭嘴，伊格内修斯，你弄得我很紧张。”雷利夫人说道，她从后视镜里看着儿子绿色的帽子。

伊格内修斯从座位上直起身子，看了看反光镜。

“那辆车真惨不忍睹，你的驾照，如果你有的话，毫无疑问会被吊销的。对此我一点都不怪他们。”

“你躺下睡一小会吧。”他妈妈说话的当儿，车子又狠狠向后甩去。

“你觉得这种时候我能睡下吗？我为我的性命担忧呢。你确定你的方向盘打对了吗？”

突然，车子从停车位上一跃而起，冲过湿漉漉的街道一头撞在一根铁艺阳台的支柱上，柱子往一边歪倒了，老普利茅斯车身抵着建筑物发

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哦，上帝啊！”伊格内修斯在后座上尖叫起来，“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呀！”

“快去叫牧师来！”

“我们好像没有受伤，妈妈。不过我以后几天的胃口全给你毁了。”伊格内修斯摇下后座的一扇车窗，仔细研究着撞进墙里的挡泥板。“我猜我们需要一盏新车灯。”

“现在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我开车，我就挂倒挡，优雅地离开这个现场。一定会有人告我们的。为了这个机会，这些破屋的主人肯定等了几十年。他们说不定在夜里往街上泼润滑油，巴不得碰到你这样的驾驶员，脚底一滑撞上他们的破屋。”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嗝，“我的消化系统都被毁了，我开始胃胀气了。”

雷利夫人在磨损严重的挡位上换了一挡，一点一点地往后倒。车子往后挪动时，他们听到头顶上木头碎裂的声音，而后他们又听到木板断裂及金属碎屑掉落的声音。然后阳台肢解成一大块一大块，窸窸窣窣地往下掉。车顶上顿时雷声大作，犹如被无数手雷重重击中而发出的阵阵闷响。车子就像一个被砸石子的可怜虫，停了下来再也不敢有任何动作了。阳台上一块铸铁装饰品把后车窗砸了个稀巴烂。

“宝贝，你还好吧？”雷利夫人疯狂地问道，该掉的碎片似乎都掉下来了。

伊格内修斯重重地呕了一声，蓝黄分明的眼里泛起了泪雾。

“说说话，伊格内修斯。”雷利夫人哀求道，她转头时发现伊格内修

斯正把头探出窗外，在撞出大坑的车身一侧大吐特吐起来。

巡警曼库索正沿着沙特儿大街慢慢走着，他穿着一件芭蕾舞者才穿的那种紧身衣，外面罩着一件黄色毛衣，长官说这身行头一定能让他抓到真正的、如假包换的可疑分子，而不是老爷爷和等妈妈的孩子。这身装束是长官给他的惩罚。长官对曼库索说，从现在起他必须严格担负起抓捕可疑分子的责任，而且警署总部存放演出服装的衣柜，可以让他每天都扮演一个新的角色。曼库索郁闷地在长官面前穿上了那套紧身衣，而后被警官一把推出了警局，并受到了不好好干就等着走人的警告。

他在法兰西居民区转悠了两个钟头，什么收获也没有。有两次差点就出现了希望的曙光：他先是拦住了一个戴贝雷帽的男子，向他借根香烟抽，可对方威胁说要逮捕他。然后，他和一位年轻人搭讪起来——年轻人穿着件污迹斑斑的大衣，头上还戴了顶女式帽，可那位年轻人扇了他一个大耳光，就一溜烟跑了。

曼库索巡警沿着沙特儿大街一边走一边抚摸被打得热辣辣的脸颊，这时他似乎听见爆炸声。他暗自祈祷是可疑分子扔了一颗炸弹，或他们举枪把自己给打了，他快步跑过转角拐到圣安区，一眼就看见一个戴着绿色打猎帽的大个子正在一片狼藉中大吐特吐。

## 第二章

“随着中世纪体制的崩塌，混乱之神、癫狂之神以及恶俗之神掌握了统治权。”伊格内修斯在笔记本上写道。

西方社会享受了片刻的秩序、宁静、和谐的美妙和真正与上帝融为一体的完整感，随即吹来了变革之风。这风气大肆散布邪恶的种子，这邪恶的阴风没有给任何人带来益处。思想家阿伯拉尔<sup>[1]</sup>、托马斯·贝克特<sup>[2]</sup>以及经典戏剧《世人》创造出的光明时代已经沦落为无人问津的“糟粕”，命运女神的车轮正狠狠地碾向人类：它压碎我们的锁骨，撞碎我们的脑壳，折磨我们的身躯，刺穿我们的盆骨，让我们的灵魂无尽地悲鸣。曾经，人类飞得如此之高，如今，我们跌得如此之惨。曾经我们

---

[1] 皮埃尔·阿伯拉尔 (Pierre Abelard, 1079-1142) 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哲学上采取概念论，既反对极端的实在论，又反对极端的唯名论，认为共相是存在于人心之中表示事物共性的概念。

[2] 圣托马斯·贝克特 (Saint Thomas à Becket 1118? -1170) 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后被暗杀而奉为圣人。

的虔诚只奉献给宝贵的灵魂，如今，它却奉献给了金钱。

“这段的确写得不错。”伊格内修斯满意地自语道，又接着奋笔疾书。

商人与骗子掌控了整个欧洲，把他们的阴险言论美化为“启蒙之音”。审判末日就在眼前，而人性的灰烬中看不到凤凰涅槃的身影。谦卑而虔诚的农夫皮尔斯<sup>[1]</sup>来到镇上，要把自己的孩子卖给“新秩序”中的贵族们，至于其中理由，暂且用“值得怀疑”来描述。（见雷利·伊格内修斯著，《血染的双手：犯罪大全，十六世纪欧洲部分犯罪案例研究》专题论文，第2页，1950年，珍藏图书室，左走廊，第三层，霍华德·蒂尔顿纪念图书馆，杜兰大学，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注：本人将此专题论文作为馈赠寄往该图书馆。但该馆接受与否本人不得而知。该文因系铅笔手稿，或已被随手丢弃也不得而知）。皮塔三明治<sup>[2]</sup>散开了，人类生存链条就如同流着口水的傻子串起的回形针一般，“咔嚓”一声折断了。死亡、毁灭、无序、“进步”、野心以及“进取”成了农夫皮尔斯的新宿命——那堕落的命运。现在，他正面对一项令人发指的邪恶行径——他必须去工作！

---

[1] 《农夫皮尔斯》（The Vision of Piers Plowman），威廉·兰格伦所著，这是一部以中世纪梦幻故事的形式写成的教诲诗。该诗通过描绘梦中的景象来展现中世纪英国社会各方面的生活图景，并采用寓言故事来惩恶扬善。

[2] 皮塔三明治：一种由皮塔面包制成的三明治，内夹烤羊肉片、洋葱和西红柿。

伊格内修斯对历史的回顾暂告一段落，他飞快地在页脚画了一幅纹索，又画上了一把手枪，以及一个小盒子，在盒子上面他整整齐齐地写上“毒气室”字样。接着伊格内修斯挥舞着铅笔在页面上来回穿梭，他正给这页纸做标签——启示录。一切都做好后，他把笔记本往地板上一抛，地面上四处散落着这样的本子。真是有个成就的上午啊，他想。这个早上的成果比上几周加起来还丰富。望着散落在地的几十本笔记本就像一块围绕在床四周的印度头巾，伊格内修斯想到，这些泛黄的纸张以及宽阔的横线上记载着比较宏伟历史研究的种子，他不禁得意起来。当然，现在还比较凌乱，不过他认为总有一天自己要担负起编辑的责任，把这些零星的思想火花拼凑成一幅完整而又壮观的思想拼图。这幅完整的拼图会让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到过去四百年里，人类历史是如何走上灾难性的毁灭之路。伊格内修斯在这一专题的写作和研究上已经花了五年时间，他每个月的平均工作量为六小段文字。他甚至记不清有些本子上写的是什么，而且他也意识到有几本本子的内容纯粹是信手涂鸦。不过伊格内修斯笃定得很，他想，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伊格内修斯穿着他的法兰绒睡衣，看了看鼓鼓的肚子。通常他只有早上躺在床上思考十五世纪宗教改革后人类悲惨命运的转折点时才会犯胃胀气。如果想起了桃丽丝·黛<sup>[1]</sup>抑或是灰狗巴士效果会更显著。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想到这些人和事，他的肚子就会自动鼓起来。不过自从他差点被抓进警局，又接连遭遇撞车事件后，他一天到晚无缘无故地

---

[1] 桃丽丝·黛：有“雀斑皇后”之称，她以邻家女孩的灿烂笑容征服了五六十年代的影迷，经常被评为年度十大卖座巨星。



就犯毛病，他的幽门瓣时不时地闭塞得严密，这让他的胃里充满了排放不出的气体。这些气体可都是很有个性和存在感的，它们非常讨厌被幽禁起来。伊格内修斯甚至怀疑他的幽门瓣是不是像预言家一样，试图告诉他什么。作为中世纪史学家，伊格内修斯很相信“命运之轮”这一思想——它是《哲学的慰藉》<sup>[1]</sup>一书的中心概念，这本哲学著作奠定了中世纪思想的基础。因为写了这部伟大的著作，波爱休斯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又被罗马皇帝关进了监狱。他在书中说道，失明女神把我们放在轮盘上旋转，所以我们的运势是循环往复的。警察抓他这种荒唐事是厄运的开始吗？他的命运之轮正飞快地转向歹运吗？撞车事故也是个不祥的预兆。伊格内修斯非常担心。虽然波爱休斯的哲学思想如此伟大，但他还是饱受折磨并被无情地杀害了。想到这里，伊格内修斯的幽门瓣又闭合了，他向左滚了滚，用手按着幽门瓣，想让它打开。

“哦，命运女神哪，瞎了眼的，无头的女神哪！我被困在你的轮盘中啦！”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嗝，“别把我压在你的辐条之下，将我高高举起吧，神啊！”

“孩子你在唧唧嚷嚷什么呢？”他妈妈在门外问道。

“我在做祷告。”伊格内修斯生气地回答道。

“曼库索巡警今天会来看我，询问关于车祸的事。你最好多为我念几声圣母玛利亚，宝贝。”

“哎哟，我的天哪！”伊格内修斯嘟囔着。

---

[1] 《哲学的慰藉》：作者波爱休斯，针对六个不同的人生问题向先哲取经，进行探讨。

“你做祷告是件好事，宝贝，我正纳闷呢，你老把自己关在里面做什么。”

“拜托，走开！”伊格内修斯尖叫道，“你正在摧毁我的宗教热情！”

伊格内修斯在那使劲地蹦来蹦去，突然他觉得一股气体从喉咙里直冒上来，而当他配合地张大嘴巴，却发现只不过是个小嗝。不过，蹦跶还引起了某种生理反应。伊格内修斯摸着自己正对着床单而微微勃起的下体，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思量下一步该怎么做。他红色的法兰绒睡衣裹在胸口，巨大的肚子垂在床垫上。伊格内修斯有些难过地想到，十八年前这曾是他的爱好之一，现在却仅仅变成了一种机械的生理行为，严重束缚了他的创造力和想象空间，以前干这事的时候，他可是两不耽误的啊。曾经一度，伊格内修斯几乎把这种行为升华成一门艺术，以艺术家、哲学家及学者、绅士的技巧与热情进行这项爱好。现在，在他房间里还收藏着曾用过的几样小道具：一只橡胶手套、一块从绸伞上扯下来的布料，一罐护肤品等。每次完事之后他不得不把它们收起来，这让伊格内修斯非常之郁闷。

伊格内修斯想着想着，注意力十分集中。最后他眼前浮现出一幅场景，那是一个熟悉的身影——一只忠诚的超大型柯利牧羊犬，他高中时代的宠物。“汪汪！”伊格内修斯几乎可以听到雷克斯熟悉的叫声。“汪汪！汪汪！啊呜！”雷克斯的身影是如此鲜活，它一只耳朵耷拉着，呼呼地喘着气。然后幻影跳过一道篱笆，猛追一根小木棍。那木棍不知怎的落在了伊格内修斯的被子中间。那团棕白相间的绒毛球越来越近，伊格内修斯瞪大了双眼，而后又变成了斗鸡眼，直到他闭上了眼睛。伊格内修斯虚弱地倒了下去，躺在四个枕头堆里，此刻他特别希望房间里

有盒纸巾。

“我看到你们在报纸上登了招管理员的广告。”

“哦，是吗？”拉娜·李看了看墨镜小伙，“有人推荐你来吗？”

“一个警察告诉我的。他说我最好他娘的找个工。”琼斯说着朝空荡荡的酒吧喷了口烟。

“不好意思，我不想有警察搅和进来。做我们这种生意可不行，我得管好我的老本行呢。”

“我和他们没有什么瓜葛的，不过我看得出来他们又想搞什么‘流浪汉清理支持’工作，他们是这么说的。”琼斯又隐进了自己制造的烟雾里，“我本以为‘欢乐之夜’可能会帮助我们这些人重新成为社会的一员呢，帮助一个可怜的黑人男孩远离监狱！我保证一定让纠察队离这儿远远的，让酒吧在遵纪守法好市民的名单上有个骄傲的评定等级。”

“废话少说。”

“嘿，喂！”

“你以前有过管理员经验吗？”

“什么？你是说扫地、拖地这些狗屎玩意儿？”

“嘴巴干净点，我这里可是做正当生意的。”

“嗨，大家都这么说，特别是黑人。”

“我已经为这个职位找了个合适的人，”拉娜·李看上去像个正儿八经的人事经理，“找了好几天。”她看到戴墨镜的小伙双手插进皮大衣的口袋。这真是一笔好买卖，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要是没工作就会被当成流浪汉抓起来，这么说她就有个“犯人”管理员可以免费

使唤。这可真是太好了。自从酒吧被那两个捣乱分子搅得一团乱后，拉娜第一次觉得心情大好。“工钱一周二十美金。”

“嘿！难怪你一直找不到人。哎呀，我看看，最低工资标准到哪儿去了？”

“你需要工作，不是吗？我正好需要管理员。现在生意难做，给你多少就是多少了。”

“上一个在你这儿工作的人一准儿饿死了。”

“一周工作六天，每天从十点到三点。如果你不缺勤的话，说不定还能给你加点工资，这可说不准哦。”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一定天天来。只要别让我见到警察，哪怕几个小时都行。”琼斯说道，又朝拉娜·李吐了几口香烟，“你把他妈的扫帚放哪儿了？”

“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在这儿你嘴巴必须放干净些。”

“是！长官！我当然也不想在这‘欢乐之夜’这么高雅的地方留下坏印象，是吧。呜呀！”

这时，门推开了，达莲娜穿着一件缎面鸡尾酒礼裙，头戴一顶装饰着花朵的帽子走了进来，她一边走一边优雅地摆动着裙裾。

“怎么到这么晚！”拉娜冲她喊道，“我告诉过你今天一点就要到。”

“我的鸚鵡昨天晚上得了重感冒，拉娜。真是太糟糕了。它整晚都在我耳边咳嗽。”

“你从哪里找来这么可笑的借口？”

“真的啦。”达莲娜受伤似地抗议道，她把巨大的帽子放在吧台上，挑了个高脚凳坐了上去，她立刻也被琼斯的烟圈给包围了。“我不得不

大清早就把它送到兽医那里打维生素。我可不希望这只可怜的小鸟在我的家具上咳嗽。”

“你昨晚脑子长哪儿去了，居然纵容那两个家伙在我酒吧里胡闹？每天，每一天，达莲娜，我都努力跟你强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顾客，然而我一进门就看见你坐在我的吧台上和一个老婆子、一个胖白痴侃侃而谈，还吃得满地垃圾。你是不是存心想让我关门大吉啊？要是有人从门外看到你们这个样子，他们会立马转身找别的酒吧去。我怎么才能让你明白呢，达莲娜？要怎样才能说通你这个不开窍的脑瓜子呢？”

“我都跟你说过了，我是同情那个可怜的女人，拉娜。你真应该看看她儿子是怎么待她的，你还应该听听她儿子的灰狗巴士的故事。那位善良的女士就一直坐在这儿为他的饮料埋单。我是迫不得已才吃了她一块蛋糕，那都是想让她好过一点。”

“好了，下次再让我发现你由着这样的人在店里胡闹，砸我生意，我就踢你屁股，懂了没有？”

“懂了，老大！”

“你确定你听清楚我说什么了？”

“是的，老大！”

“行。现在带这位先生去看看我们放扫把和其他杂物的地方，把那个老女人打碎的酒杯清理干净。为了弥补你昨晚的所作所为，你必须把这个鬼地方打扫得一尘不染。我出去买东西了。”拉娜走到门边，又转过身来：“不许任何人乱动吧台下面的小柜子，听到没有？”

“我对天发誓，”达莲娜见拉娜的身影穿过门，便转头对琼斯说道，“这个地方比部队还糟。她刚刚雇用你了？”

“是啊，”琼斯答道，“她倒不像‘雇用’我了，她更像是把我从拍卖台上低价收购了。”

“至少你还有薪水不是吗。我可是要从客人的酒水里拿提成才有钱的。你觉得那很容易？你去试试让客人多买一杯这儿的饮料，全兑水啦。他们花十美元、十五美元喝杯酒，结果还吃不出酒味儿呢。说真的，这活可真累人。拉娜甚至还往香槟里掺水，你真应该尝尝那味。她一天到晚抱怨生意多难做，她真应该自己买一杯吧台饮料，然后她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间屋子里只要有五个客人点了酒，她就有钱可赚。水又不用花钱。”

“那她去买什么呢？水果甜点？”

“这可别问我，拉娜什么都不和我说。这个女人很怪的。”达莲娜娇弱地哼了一声，“我真想做脱衣舞娘，我在家里天天练。如果我晚上能在这儿跳舞的话，我就会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不用兜售清水拿提成了。说起来我应该向她要昨晚卖酒的提成，那个老夫人明显在这里喝了很多啤酒，我不知道拉娜有什么好抱怨的。生意就是生意嘛，那个大胖子和他妈妈比其他客人差到哪儿去了？让拉娜不爽的可能是大胖子头上那顶可笑的绿帽子吧。那人走路的时候把耳罩搁下来，和人说话的时候呢又把它掀起来。拉娜刚进门时，差不多每个人都在骂他，所以他的两个耳罩竖得像对翅膀，你知道，那看起来有多滑稽。”

“这个大胖子带着他妈妈到处走？”琼斯问道，他脑海里想象着这幅画面。

“啊噢，”达莲娜将折好的手帕塞进胸罩里，“我非常希望他们再也不要来这儿了。我真的会有麻烦的，上帝呀。”达莲娜听起来真的很担



心，“你瞧，我们最好在拉娜回来之前把这个地方打理一下。不过，不要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懂吗？从我第一天到这儿，我就没见这地方干净过。这里一天到晚都黑糊糊的，谁也看不出有什么两样。你听拉娜的口气你以为这狗洞是什么高雅场所啊？”

琼斯又吐出一轮新的烟圈，透过他的墨镜镜片，什么都被模糊了。

巡警曼库索非常享受骑着摩托车巡视圣查尔斯大街的感觉。他特意从警局里借了一辆体积庞大，发动起来轰鸣如雷的车子——车身是闪亮的银白夹浅蓝。只要轻轻一碰开关，车子就会像弹珠机一般一闪一闪地变换着红光和白光。车上警笛的声音如同一群野山猫一起疯狂地叫唤一样刺耳，它足以把方圆一公里内的可疑分子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窜。巡警曼库索对这辆摩托车真是爱到了极致。

不过，这个午后，罪恶之源——那躲躲闪闪、令人憎恶的地下可疑分子似乎离他十分遥远。圣查尔斯大街两边的老橡树在他头顶搭起了遮阳棚，遮挡了冬日暖阳。阳光洒在摩托车银色镀铬表面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虽然最近的天气异常阴冷潮湿，但此刻却出人意料的温暖，给新奥尔良的严冬抹上了一层温和的柔光。曼库索喜欢这样的温暖，他只穿了一件T恤衫和一条花短裤，这身打扮是长官特意为他今日之行而挑选的。他下巴上挂着红色大胡子，这稍稍使他胸口暖和些。这把大胡子是他趁长官不注意时，眼疾手快地从服装箱里偷出来的。

曼库索深吸了一口气，闻着老橡树散发出的陈腐气息，圣查尔斯大街一定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了，他不无浪漫地想着。他不时超过慢慢悠悠晃荡在街上的电车，它们看起来是那么悠闲自在，仿佛不知终点在

何处，它们沿着街道两旁一座座旧宅大院大摇大摆地挪动着。一切都是那样宁静祥和、欣欣向荣，一切都是那样正常！他想下班以后一定要去探望一下可怜的雷利寡妇。想想她坐在废墟中间痛哭的样子，实在太让人同情了，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帮她一把。

他在君士坦丁堡大街上向运河方向驶去，他高贵的座驾扬眉吐气地喷着尾气，轰鸣着穿过古老的居民区。终于他来到一片建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房屋前，这些木头房子都是哥特与镀金时代的遗迹，房子上缀饰着雕刻与图画，这是典型的“特威德老大”<sup>[1]</sup>时代郊区住宅，房子与房子几乎是贴在一起，间隔着不足一码的羊肠小道，房子四周围着铁栏杆或歪歪扭扭砌起的矮砖墙。稍大一点的房子改建成临时公寓，各家的门廊也纷纷改建成房间。几户人家的前院里竖着铝皮做的车棚，还有几家房檐上安着明晃晃的铝皮遮阳篷。这个小区自维多利亚时代便渐渐衰落，无人关心、无人呵护地迈进了二十世纪，当然，经济上也日益捉襟见肘。

曼库索巡警对照地址发现自己要找的是这片小区里最小的那家，除了车棚之外它简直就是个小人国。一棵结了霜的香蕉树，枯黄叶蔫，饱经风霜，懒懒地倚在门廊前面。铁栅栏很久以前就倒了，香蕉树随时等待着这相同的命运。枯树旁边堆着个小土坟，上面斜插着一块胶合板做的凯尔特十字架（外围轮形，内为交叉肢体）。那辆一九四六年的老普利茅斯停在前院，保险杠抵着门廊，尾灯堵住了砖面人行道。除了一辆老爷车、一个破十字架，以及一棵木乃伊般被风干的香蕉树外，袖珍型

---

[1] 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犯，1875年12月4日逃狱至欧洲。

院子里什么都没有，没有灌木丛，没有草坪，也没有鸟儿的鸣叫声。

曼库索巡警看着老普利茅斯，车顶和挡泥板上印着深深凹陷下去的褶皱，褶皱离车身只有三四英尺；后车窗砸了个大洞，洞口用印有“范·坎普猪肉与豆子店”字样的硬纸板糊着。他走过小土坟跟前，看到十字架上模糊不清地写着“雷克斯之墓”。接着他沿着破旧的砖块阶梯拾阶而上，从紧闭的百叶窗内传来震耳欲聋的吟唱声：

大姑娘不哭。

大姑娘不哭。

大姑娘，她们不哭，啾——啾。

她们不哭。

大姑娘，她们不哭……啾。

他按了按门铃，这才看到门玻璃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纸条，上面写着：唇不松，船不沉。下面画着一个大波浪卷发美女，伸出一根手指放在晒成褐色的嘴唇上。

街区里的居民纷纷走到门廊上看着他和他的摩托车。街对面的百叶窗不时上下翻动，暗示曼库索巡警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还有一大群看客，不管怎么说，街区里出现警用摩托车也是件大事，特别是驾驶员还穿着短裤，围着一圈红胡子。这一带居民的确穷，但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一时之间曼库索巡警发现自己成了焦点人物，他又按了按门铃，摆出一个自认为英姿飒爽的军官姿势。他本想在观众们面前展现自己高加索人的轮廓，可大家看到的却是一个瘦小干瘪的可怜人儿，他的短裤笨

拙地系在胯上，脚上穿着一双及踝尼龙短袜和一双吊带袜，中间细细的腿杆子光秃秃地露在外面。观众们虽然好奇，却也没有被他吓到，有些人还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因为他们料定迟早会有警察找上这座小房子的。

大姑娘不哭。

大姑娘不哭。

曼库索巡警用力敲打着传出歌声的百叶窗。

大姑娘不哭。

大姑娘不哭。

“他们在家呢。”有位妇女透过百叶窗向他高声叫道，“雷利夫人可能在厨房，你从后面进去吧。先生，你是哪位？是警察吗？”

“巡警曼库索。便衣密探。”他表情严肃地回答道。

“是吗？”一阵沉默，“那你想找哪一个？儿子还是妈妈？”

“妈妈。”

“哦，那太好了，要是儿子的话你永远也别想抓到他。他这会儿正在看电视呢，你听听，这声音快让我抓狂了。我的神经快崩溃了。”

曼库索巡警对这位女士表示感谢后走进一条昏暗的小巷。他在后院找到了雷利夫人，院子里一棵光秃秃的无花果树中间系着一条绳子，雷利夫人正拿着一条污渍斑斑、发黄发霉的被单想往上挂。

“哦，是你啊！”雷利夫人顿了一下才开口，她第一眼看见这个围着

红胡子的男人出现在院子里时差点就尖叫起来。“最近好吗，曼库索先生？外面那些人说了什么吗？”她穿着一双褐色毡毛拖鞋，小心翼翼地踩着已经残破不堪的铺砖路面向他走去：“进屋来，我们喝杯香喷喷的热咖啡。”

厨房是整栋房子最大的一间，它的天花板很高，里面满是咖啡和旧报纸的味道。和其他房间一样，这里同样很暗。在油腻的墙纸以及褐色的凹凸板作用下，再光亮的地方都会变得阴郁，更何况从栏杆透进来的光线本来就少得可怜。虽然曼库索巡警对室内装潢并不感兴趣，但他还是像其他人一样，一眼就注意到了装着高温烤箱的古董煤气炉以及顶上安有圆柱形电动机的冰箱。这使他想起了妻子丽达在厨房里疯狂的样子：电动油锅、气体烘干机、机械搅拌机、华夫饼干机以及自动烤肉架一刻不停地呼呼作响、吱吱嘎嘎、搅拌冷却、嘶嘶生烟、煎炸烘烤……他很想知道雷利夫人在这间空旷的屋子里能做些什么。曼库索夫人只要在电视上看到新家电的广告，她便会照单全收，不管它有用没用。

“那个男人怎么说的，”雷利夫人开始在爱德华时代的煤气炉上煮牛奶，“我该赔多少钱呢？你跟他说了我是个穷寡妇，还有一个孩子要养吗，你说了没？”

“嗯，我都跟他说了。”曼库索巡警回答道，他在椅子上坐得直直的，双眼热切地望着厨房里罩着油布的餐桌。“您介意我把胡子放桌上吗？这里还挺热的，这玩意儿粘在我脸上了。”

“当然了，放吧，孩子，放这儿。尝一个美味的夹果冻甜甜圈吧，很新鲜的，我早上刚从杂货街买来的。伊格内修斯今天早上对我说：‘妈妈，我想吃一个夹果冻甜甜圈。’所以我特意去杰门商店买了两打。”

看，还剩一些。”

她递给曼库索巡警一个被撕开的、油腻腻的蛋糕盒子，它的样子惨不忍睹，就好像有人想要一次拿光所有的甜甜圈而对它们施以酷刑一般。曼库索巡警发现盒子底部还有两块干瘪瘪的甜甜圈，从它们湿润的边角可以判断有人把上面的果冻给吸走了。

“多谢您了，雷利夫人，我中饭吃得太饱了。”

“哎呀，这太可惜了，”她把浓浓的冷咖啡倒进了两个杯子，又将煮沸的牛奶倒了进去，“伊格内修斯非常喜欢甜甜圈。他对我说：‘妈妈，我喜欢甜甜圈。’”雷利夫人凑近杯子，啜了一小口。“他在客厅看电视，每天下午雷打不动，他每天都要看一场很多小孩跳舞的表演。”厨房里的音乐声没有门廊那里清楚，曼库索巡警想象着那顶绿色打猎帽沐浴在电视蓝白色荧光里的情形。“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些表演，却一场都不肯错过。你真该听听他是怎么评价那些可怜的小孩子们的。”

“我今天早晨和那位先生谈过了。”曼库索巡警说道，暗自祈祷雷利夫人就此打住这一话题。

“是吗？”她在咖啡里放了三勺糖，大拇指捏住咖啡勺，勺柄几乎戳到她眼睛，她又吸了一口：“他说什么了，宝贝？”

“我告诉他我已经调查过这起事故，你不过是没刹住车滑到了一条路面湿滑的街上。”

“听起来不错，那他怎么说，宝贝？”

“他说他也不想闹到法庭上，希望庭外和解。”

“哦，我的天哪！”伊格内修斯在客厅里叫道，“这是对高雅品位的严重侮辱啊！”



“不用理他，”雷利夫人看着吃了一惊的警察说道，“他看电视的时候都这样。‘庭外和解’的意思就是他想要钱喽？”

“他请了一个承包商来评估损失，这是预估结果。”

雷利夫人拿过那张纸，上面是承包商的抬头，下面画着一张表格，每一栏都填好了数字。

“上帝呀！一千两百美元！这太糟糕啦。我怎么付得起啊？”她把预估结果扔在油布上，“你确定都算对了？”

“是的，女士。他还请了律师算，所有数据都清清楚楚。”

“但是，你让我上哪儿找这一千多美元呀！我和伊格内修斯所有的家当就是我可怜的老公留下来的那点社会保险和一点儿少得可怜的养老金，真的不值什么钱啊。”

“我能相信眼前这场变态闹剧么！”伊格内修斯又在客厅里尖叫一声。客厅里传来非洲部落式的狂野音乐，伴随着假声合唱，歌者谄媚地歌颂着相亲相爱的一整夜。

“真抱歉。”曼库索巡警开口道，面对雷利夫人的经济窘境，他几乎难过得心都碎了。

“唉，这不是你的错，宝贝。”她闷闷地说道，“实在没办法，我还可以把房子抵押了，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是不是？”

“您说得对，女士。”曼库索巡警回答道，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这个节目里的孩子都应该送到毒气室去，”伊格内修斯穿着睡衣大步踏进厨房，当他注意到厨房里的客人时，他冷冷地说了声：“哦。”

“伊格内修斯，你认识曼库索警官的，快打声招呼。”

“我相信我的确见过这个人。”伊格内修斯说着看了看后门。

曼库索巡警着实被眼前巨大的法兰绒睡衣吓了一跳，他愣在那里，竟忘了和伊格内修斯寒暄一句。

“伊格内修斯，心肝，我撞坏了那人的房子，他现在要一千多美元的赔偿。”

“一千多美元？他一分钱都别想拿到。我们要马上起诉他！妈妈，和我们的律师联系。”

“我们的律师？他还请了个承包商做了损失预估呢，曼库索警官说我做什么都没用。”

“哦，这样啊，那你就必须付给他钱喽。”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那我们就把这事告上法庭。”

“酒后驾车，”伊格内修斯冷静地分析道，“你一点胜算都没有。”

雷利夫人看起来郁闷极了。

“可是，伊格内修斯，要赔一千两百美元呢！”

“我相信你能弄到这么多钱，”他对母亲说，“还有咖啡吗？你把咖啡都给这个嘉年华面具人了吗？”

“我们可以把房子抵押贷款。”

“抵押房子？绝对不行。”

“那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伊格内修斯？”

“当然还有，”伊格内修斯心不在焉地说道，“我希望你不要拿这种小事来烦我。那个舞蹈表演总让我烦躁。”他闻了闻牛奶，把它倒进壶里。“我建议你马上给乳品店打电话，这牛奶温热后一点都不新鲜。”

“房产抵押处应该能给我这笔钱，”雷利夫人小声对一直沉默的巡警说道，“这房子还是不错的抵押品，去年有个房产经纪人想出七千美元

买下它呢。”

“那个节目最讽刺的一点在于，”伊格内修斯倚在炉子上说道，他一只眼睛瞟着牛奶壶，只要牛奶一煮开，他便能很方便地拿到，“它的本意是想给咱们国家的年轻人树立良好的典范。我真的很想知道要是咱们的开国之父们看到这些孩子们堕落到给祛痘膏做广告会有何感想。不过，我本来就怀疑所谓的‘民主’最终会演变成这样的结果。”他吃力地将牛奶倒进自己的秀兰·邓波马克杯。“在国家自取灭亡以前，我们一定要出台一条严厉的法令管束管束。美利坚合众国需要神学与几何学，需要高雅的品位与尊严。我怀疑我们已经处在万丈深渊的边缘摇摇欲坠了。”

“伊格内修斯，我准备明天去房产抵押处。”

“我们可不能和这些放高利贷的家伙打交道，妈妈。”伊格内修斯在饼干罐里摸索着，“会惹麻烦的。”

“伊格内修斯，宝贝，他们会把我关进监狱的。”

“哦，唔，你又想演一出疯疯癫癫的闹剧，那我就不得不回客厅去了。事实上，我想我就要回去了。”

他朝着音乐声大步迈进，他的拖鞋打在地板上啪啪作响。

“我该对这个孩子怎么办呢？”雷利夫人伤心地问曼库索巡警，“他一点也不关心他可怜的、亲爱的妈妈。有时候我真觉得伊格内修斯才不关心他们会不会让我坐牢。这孩子的心是石头做的。”

“您把他宠坏了，”曼库索巡警说道，“一个女人宠孩子应该有分寸，不要把他宠坏。”

“你有几个孩子呀，曼库索警官？”

“三个。罗莎琳、安多纳德和小安吉洛。”

“哎呀，真是太令人羡慕了，我猜他们一定很可爱，是不是？不像伊格内修斯。”雷利夫人摇了摇头，“其实伊格内修斯以前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孩子，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以前常常对我说：‘妈妈，我爱你。’他现在都不会这么说了。”

“啊，别哭嘛，”曼库索巡警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好言安慰道，“我给您再弄点咖啡吧。”

“就算他们把我锁起来，他也一点都不在乎。”雷利夫人抽泣道，她打开烤箱，拿出一瓶麝香葡萄酒，“你想来点不错的红酒吗，曼库索警官？”

“不用了，谢谢。身为警员，我必须以身作则，为市民的安全时刻保持警惕。”

“那你不介意吧？”雷利夫人委婉地问道，她就着瓶子喝了一大口。曼库索巡警开始在炉子旁边转来转去热牛奶，他的动作非常娴熟。“当然，有时候我也会心情不好，日子不好过呀，而且我工作也很辛苦，我一直都很努力。”

“你应该多想想积极的一面。”曼库索巡警说道。

“我想也是吧。”雷利夫人说，“我想，有些人的日子比我更艰难吧。像我可怜的表姐，她可是个好女人，每天都去教堂做祷告。结果有一天早上在去听菲舍曼牧师布道的路上，就在杂货街上被电车撞了，那时候天还没有亮。”

“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让自己情绪太低落，”曼库索巡警善意地撒谎道，“做人应该看开些。你懂我意思吧？我从事的工作很危险。”

“会有生命危险吗？”

“有时候我一整天都逮不到一个人，有时候我又会抓错人。”

“像那个在赫尔摩斯百货商店门口的老头吗？那是我的错，曼库索警官。我应该猜到从头到尾都是伊格内修斯做错了，这是他一贯的作风。我一直都跟他说：‘伊格内修斯，来，穿上这件漂亮的衬衫，穿上这件我买给你的漂亮外套。’但他就是不听。他什么也听不进去，这个孩子，脑袋硬得像石头一样。”

“有时候我在家里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有三个小孩要照看，而且我老婆神经特别紧张。”

“紧张可不是件好事啊。可怜的安妮小姐，就是住在隔壁的那位女士，她就容易紧张，一天到晚尖叫说伊格内修斯吵到她了。”

“我老婆也这样。有时候我不得不从家里逃出来。如果我是别的男人，我一定让自己好受一点，痛快地喝口酒。这话也就对你说说哦。”

“我也时不时地喝点小酒减减压，你懂吗？”

“我要释压的话，就去打保龄球。”

雷利夫人极力想象瘦小的曼库索巡警手握巨大的保龄球是什么样子，然后她问道：“你真的喜欢那玩意儿？”

“保龄球真是样好东西，雷利夫人，它能让你不去想烦心事。”

“哦，我的老天哪！”客厅里又传来一声惨叫，“这些小女孩毫无疑问都是妓女。她们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放荡地表演呢？”

“真希望我和你有同样的爱好。”

“您真该试试打保龄球。”

“啊，呀呀，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而且年纪也大了，玩不动那些大家伙，我担心我会闪了腰。”

“我有个阿姨，六十五岁，当奶奶的人了，还一直打保龄球呢。而且她还参加了保龄球队打比赛。”

“有些女人是这样的。不过我从来都不擅长运动。”

“保龄球可不单单是一项体育运动，”曼库索巡警辩护道，“你可以在球场上遇到很多人，他们都很和善，你可以在那里交到很多朋友。”

“是呀，不过我担心我只会把他们的球砸在自己脚趾上，我的脚已经够糟了。”

“下次我去球馆打球一定通知你。我把我阿姨也带上，你、我，还有我阿姨，我们一起去打球，好不好？”

“妈妈，这咖啡什么时候煮的？”伊格内修斯贵问道，他又一次啪嗒啪嗒地冲进厨房。

“一小时前，怎么了？”

“咸。”

“我觉得味道很好，”曼库索巡警说，“和法国市场上卖的一样。我正在加煮一些咖啡，你也想来一杯吗？”

“不好意思，”伊格内修斯说，“妈妈，你准备一下午都用来招待这位先生吗？我想提醒你今晚我去看电影，七点一定要到剧院，这样就能赶得上看卡通片。所以我建议你现在就开始准备点吃的。”

“我得走了。”曼库索巡警说。

“伊格内修斯，你真该感到羞愧！”雷利夫人愤怒地说道，“我和曼库索警官只不过坐在这儿喝喝咖啡，你就胡闹了一下午。你不在乎我上哪儿弄钱赔人家，你也不在乎他们会不会把我关起来，你，你什么都不在乎！”

“难道我要在自己家里，在这个戴着假胡子的陌生人面前被自己的妈妈攻击吗？”

“我的心都碎了。”

“哦，真是的！”伊格内修斯冲着曼库索巡警说，“能不能请你行行好，快点走呢？你这是在煽动我母亲。”

“曼库索警官什么都没做，他很友善。”

“我还是走吧。”曼库索巡警抱歉地说道。

“我会弄到那笔钱的，”雷利夫人尖叫起来，“我会卖了这房子，我会从你脚底下卖了它，孩子。然后我就住到养老院去。”

她抓起油布的一角擦眼泪。

“你要是再不走，”伊格内修斯冲着曼库索巡警威胁道，此刻曼库索正在挂他的假胡子，“我就要报警了。”

“他就是警察，蠢货。”

“这一切真是荒唐透顶，”伊格内修斯喃喃自语，啪嗒啪嗒地走开了，“我回自己房间了。”

他砰地一声摔上门，从地上抓起一本笔记本，重重地倒在床上的枕头堆里，然后在一张泛黄的纸上乱涂一气。将近半小时内，伊格内修斯又是扯头发又是咬铅笔，终于憋出了一段。

要是荷丝韦德<sup>[1]</sup>如今还在世，我们一定会向她寻求指点。她带着中世纪特有的朴素与宁静，这位神圣的修女，这位传奇的女预言家锐利的

---

[1] 10世纪德国修女，著有剧作《奥托颂》。

注视，将会把那被称为“电视”的怪物在我们眼前造成的罪恶驱散干净。如果我们将圣女的一颗眼珠与一根电视显像管（两者的大小、形状几乎相同），并置在一起，那将会产生多少千变万化的电极。这些在荧屏上放浪跳舞的孩子们，将会被分解成无数离子与分子，接着引起腹泻。这是纯洁被污染的悲剧造成的，而净化，必须通过这条路。

雷利夫人站在客厅里，看着儿子门上用肉色创可贴粘了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片，上面写着“请勿打扰”几个大字。

“伊格内修斯，让我进去，你这个孩子。”她尖声叫道。

“让你进来？”伊格内修斯隔着门回应道，“当然不行。我正在创作一段特别精妙的文章。”

“你让我进去。”

雷利夫人把门敲得砰砰响。

“妈妈，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了，你是不是短暂性神志不清啊。这真让人害怕，我更不敢开门了。你手里说不定拿着把刀或是砸碎的玻璃酒瓶呢。”

“把门打开，伊格内修斯。”

“哦，我的幽门，又关上啦！”伊格内修斯大声呻吟起来，“你现在满意了吧，我一晚上的好时光都被你毁啦！”

雷利夫人开始撞那没有油漆的门板。

“好啦，别把门撞坏了！”终于过了一会儿，伊格内修斯把门打开了。

“伊格内修斯，地上摊的都是什么垃圾呀？”

“你看到的那都是我世界观的体现，虽然还有待整合。你小心别踩



着它们了。”

“怎么把所有的百叶窗关起来了呢，伊格内修斯！外面还亮着呢。”

“我的存在不无普鲁斯特式的元素。<sup>[1]</sup>”伊格内修斯爬到床边，又迅速滚了回去，呻吟道，“天哪，我的胃呀。”

“这儿的气味太难闻了。”

“唉，你还想怎么样呢？人体被拘禁于某一处时，总是要释放些异味气体。只不过在这个除臭剂以及其他变态物品充斥的时代，我们常常忘了这一点。事实上，我觉得这屋子的味道让人心情舒畅。席勒<sup>[2]</sup>写作的时候桌上总是放着烂苹果，因为那味道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你可能还知道马克·吐温喜欢平躺着写出那些既过时又无趣的文章，当代学者还绞尽脑汁试图证明它们具有多么深刻的意义。崇拜马克·吐温也是如今学术研究停滞不前的根源之一。”

“如果我知道这儿是这个光景，我老早就进来了。”

“我都不知道你现在站在哪里干吗，为什么一定要突然闯入我神圣的私人领地。我怀疑这儿遭受陌生的灵魂侵扰震荡之后，还会不会恢复原貌。”

“我只是想和你谈谈，孩子，把脸从枕头里抬起来。”

“你肯定是受那个疯疯癫癫、自认为是法律代表的警察影响，才变得这么古怪。他似乎要煽动你对付自己的孩子。还有，他已经走了吧，

---

[1] 普鲁斯特式的方式体现为一种总体的意图：尽可能多地告诉读者人物言行的隐含动机、内心生活，尽可能多地揭示事件隐藏的真相、隐晦的背景、隐蔽的意义。

[2] 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是不是？”

“是，我还为你恶劣的行为向他道歉。”

“妈妈，你踩在我的本子上啦。能不能请你挪开一点？你已经毁了我的消化系统，能不能手下留情放过我的思想果实呢？”

“好，那我该站哪儿呢，伊格内修斯？难道你想让我和你一起躺在床上？”雷利夫人生气地问。

“注意你站的地方！拜托！”伊格内修斯咆哮起来，“我的上帝呀，从来没有人遭受过如此猛烈的围攻。到底是什么让你陷入这种癫狂的状态？是正在以恶臭攻击我嗅觉的麝香葡萄酒吗？”

“我已经决定了，你必须出去找工作。”哦，命运女神在他身上开了一个多么低俗的玩笑啊？被捕、车祸、找工作。这可怕的循环何时才是头啊？

“我懂了，”伊格内修斯平静地说道，“我知道凭你的智商，你是无法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一定是那个笨头笨脑的警察把这个念头灌输到你脑子里的吧。”

“我和曼库索警官长谈了一番，就像你爸爸在世的时候那样。你爸爸以前也经常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真希望他现在还在世。”

“曼库索和我老爸唯一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过，你现在的精神导师显然就是那种认为只要所有人不停地工作，就会万事大吉的人。”

“曼库索警官工作非常努力，他巡视的街道非常不安全。”

“我肯定他养了几个讨人厌的小毛孩，而且想象着长大了也当警察，女孩子也包括在内。”

“他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可以想象，”伊格内修斯开始慢慢滚动，“哦！”

“你干什么呢？你是不是又在玩弄你的幽门啦？别人都没有幽门，只有你有。我也没有是不是！”

“所有人都有！”伊格内修斯尖叫起来，“只是我的进化更完全，我正想打开一条通道，拜你所赐，现在它又堵住啦。只怕它要永久性闭合了。”

“曼库索警官说如果你能找份工作，你就能帮我还那笔赔偿。他说受害人可能愿意接受分期付款。”

“你那位巡警朋友说得可真不少，你真会拿他们当借口。我从来没想到他这么能言善辩，这么有说服力。你就没觉得他想毁了我们这个家吗？从他在赫尔墨斯百货商店想野蛮地抓我时，这意图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虽然你太孤陋寡闻，不能理解这一切。不过，妈妈，这个男人是我们的复仇之神！他正把我们的命运之轮往毁灭之路上拨。”

“什么轮子？曼库索警官是个好人，你应该庆幸他没有把你抓进去关起来！”

“在我的启示录里，他会被自己的警棍戳穿！算了，要我找工作真是异想天开，现在我正忙着自己的大事呢，而且我发现我已经进入了一个多产的创作阶段。可能是那场事故激发了我的灵感，打开了我的创作思路。不管怎么说，我今天已经有不小的收获了。”

“我们必须赔钱给人家，伊格内修斯。你希望你妈妈进监狱吗？难道你的妈妈被关在铁窗后面让你觉得很自豪吗？”

“能不能请你别再提监狱的事了？你脑袋里好像只有这一个念头。事实上，你似乎很以此为乐。殉难在这个时代已经毫无意义了。”伊格

内修斯小声地打了个嗝，“我建议在家庭开销方面节省一些，相信不久你就能凑够那笔钱。”

“所有的钱都花在你买吃的和你那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上了。”

“最近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些空酒瓶，我确信我没喝过里面的东西。”

“伊格内修斯！”

“前几天我犯了个错误，没有好好看一下烤箱就开始加热。结果我打开烤炉门想把冰冻比萨放进去的时候，发现里面全是烤得快要爆炸的酒瓶子，差点没弄瞎我眼睛。我建议你把花在酒精方面的部分资金节约下来。”

“你真不害臊啊，伊格内修斯，几瓶法国麝香葡萄酒而已！你还不是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

“能不能请你解释清楚什么叫‘没用的东西’？”伊格内修斯凶巴巴地说。

“你那些破书，那个手摇唱片机，还有上个月我给你买的小号。”

“我觉得小号是项不错的投资，虽然我们的邻居安妮小姐不这么想。她要是再敢敲我的窗我就朝她泼水。”

“明天我们就开始看报纸上的招聘启事，你必须穿好衣服然后找一份工作。”

“我必须再请教您一下‘穿好衣服’是什么意思？因为那很有可能让我成为别人的笑柄。”

“我会帮你熨好一件干干净净的白衬衫，然后再从你爸爸的领带里选一条好看的系上。”

“我能相信耳朵听到的一切吗？”伊格内修斯趴在枕头上喃喃自语。

“伊格内修斯，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是你出去找工作；二是我把房子抵押了。你真想失去头上这片遮风挡雨的屋顶吗？”

“休想！你绝对不能抵押这屋子！”伊格内修斯一掌重重拍在垫子上，“我花了这么多心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安全感都会崩塌的。我不会让任何不相干的人掌控我自己的家。我绝对不允许。光想想就让我手上起疹子了。”

他摊开一只手掌让他妈妈看他手上的皮疹。

“想都别想！”他继续说道，“这会使所有潜伏的焦虑都冲到我脑子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可不想你下辈子都要照顾一个神志不清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子。我们决不能抵押这房子，你肯定还能在别的地方弄到钱。”

“爱尔兰银行里还存着一百五十美元。”

“老天呀，没别的了？我真没想到我们生存得如此拮据。不过幸好你没让我知道这一点，要是我早知道我们这么贫困，我早就精神崩溃了。”伊格内修斯挠着手心，“但是我必须承认，第二条路的前景有多么糟糕。但我非常怀疑有人会愿意雇用我。”

“宝贝，你瞎说什么呢，你是个好孩子，又受过这么好的教育。”

“雇主能够感觉到我对他们价值观的否定，”他又打了个滚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他们害怕我。我怀疑他们看得出我厌恶这个时代，并且看得出我是被迫出去寻找生计的。即使在新奥尔良公立图书馆上班的时候也是如此。”

“可是，孩子，那是你毕业后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而且你在那儿也只待了两个星期呀。”

“可不就是嘛。”伊格内修斯回答道，他拿着一团纸球瞄准了乳白

色的吊灯准备往上扔。

“你的工作只不过是往书上贴小纸条这么简单。”

“是呀，不过我对这份工作有自己的美学标准。有时候，我虽然一天只贴了三四张，但我对自己的工作质量非常满意。可是图书馆管理层却很看不惯我对工作的整体把握。他们只想雇一个只会贴纸的动物，只懂得往畅销书上面涂胶水。”

“你觉得你还有可能会在那里再谋份差事吗？”

“我十分怀疑。我离开的时候对加工部的女主管说了一番刻薄话，他们甚至注销了我的借书证。你必须了解我的世界观会给人们造成怎样的恐惧与憎恨。”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囁，“我再也不想提那趟误入歧途的巴顿鲁治之旅了，就是那场事故才让我对找工作深恶痛绝。”

“其实那所大学对你还不错，伊格内修斯。说实话，你在那还待了挺长一段时间，而且你还教过一堂课是不是？”

“哦，其实也差不多。那些从密西西比州来的可怜的白人跟院长说我是教皇的支持者和宣传者，真是离谱。我才不支持现任教皇呢，他一点也不符合我心目中那个称职、权威的教皇标准。事实上，我强烈反对现代天主教的相对主义。不过，这个天真无知的红脖子<sup>[1]</sup>基督徒竟然还鼓动学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要求我在学生论文和试卷上打分，然后再退还给学生。他们甚至还在我办公室窗外面发动了一场小规模示威游行。真是太夸张了！这群头脑简单，又没见识的小孩子，示威游行倒还干得不错。在游行最激烈时，我把所有的旧论文，当然一个都没有打

---

[1] 对美国南方白人劳动阶层的贬称。

分，一股脑儿从窗口倒了下去，全砸在了学生的脑袋上。学院气量太小，接受不了这么公然对抗当代学术的堕落行为。”

“伊格内修斯！你怎么从来都没和我说过这事！”

“当时我不想刺激你嘛。我还对学生们说，为了人类的未来着想，我希望他们个个都不育。”伊格内修斯把脑袋边的枕头重新摆好，“我从来都不会去看那些脑袋里装满了黑暗思想的蠢学生们嘟囔出的疯言疯语，不知所云。不管在哪儿我的态度都一样。”

“你一定会找到一份好工作的，等他们看到一个拥有硕士文凭的男孩子就知道了。”

伊格内修斯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出路。”他扭曲的脸孔摆出一副受苦受难的表情。对抗命运女神是没有用的，只有等待厄运循环自动转到终点。“当然，你也知道，这都是因为你，我的事业将会遭到严重的耽搁。我建议你赶紧去找忏悔牧师，弥补赎罪，妈妈。你应向他承诺你今后不再踏上罪恶与酗酒之路，告诉他你道德上的堕落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后果。告诉他因为你的过错，让一部批判当代社会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控诉书完成之期被延迟了。也许他能理解你的过失有多么巨大，如果他符合我所认定的牧师标准，那你可要严格地赎罪。不过，我对如今的神职人员已经不抱任何奢望了。”

“我一定乖乖的，伊格内修斯，你看着吧。”

“好了，好了，我会找到一份差事的，虽然不一定是你说的‘好工作’。我犀利的洞察力也许会让雇主受益匪浅。说不定工作经历能为我的写作开创一个新的视野。让我积极投身于这个我所批判的社会体系本身不就是一种有趣的讽刺吗？”伊格内修斯响亮地打了个嗝，“要是玛

娜·明科夫在的话她就知道我跌得有多深了。”

“对了，那个女孩子现在在干吗呢？”雷利夫人疑惑地问道，“我这么辛苦花了这么大笔钱供你念大学，结果你就找了这么个女孩子。”

“她在老家纽约。想都不用想，她这会儿肯定在什么游行集会上嘲讽警察，好让他们逮捕自己呢。”

“她满屋子乱弹吉他时真让我紧张。如果她真的像你说的那么有钱的话，你应该娶了她，然后安定下来，生个漂亮的孩子。”

“这么放荡无耻的话是出自我妈妈嘴里吗？”伊格内修斯大吼一声，“现在赶紧去给我做点吃的。我必须准时赶到剧院，今天有个马戏音乐剧上演，我想看这个《多余的创造》很久了。招聘广告我们明天再研究吧。”

“我真为你感到骄傲，儿子，你终于要去工作了！”雷利夫人激动地说道，在儿子湿漉漉的胡子上亲了又亲。

“看那老家伙，”琼斯暗暗思忖道，公共汽车狠狠地颠了一下把他甩到里面座位的女士身上，“她觉得我是黑人，好像我就一定会占她便宜一样。看她那奶奶级的屁股都挤到窗子外面了。哼，我才不会占任何人便宜呢。”

他小心翼翼地挪远了点，交叉着双腿，他心想要是能在车上吸烟就好了。他又觉得很奇怪，怎么忽然之间镇上的人都提到一个“戴着绿帽子的大胖子”，他的肥妈什么时候会再出现呢？那个戴绿帽子的怪胎还真有点神出鬼没。

“哦，我要去告诉那个警察，说我已经找到工作啦，让他别再老盯着我。我还要告诉他，我碰到了一个好心人愿意付我二十美元周薪。他



肯定会说：‘那很好呀，孩子，很高兴看到你振作起来了。’然后我就说：‘可不是嘛！’然后他又说：‘说不定你现在已经成了正当的社会成员之一啦。’然后我说：‘是呀，我找了份黑人的工作，领着黑人的薪水。现在我已经完全融入社会啦。现在我是个真正的黑人啦。可不是流浪汉，而是个黑人。哇哦，你看我的变化有多大哟！’”

老妇人拉响了下车铃，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尽量避免与琼斯有任何肢体接触，透过绿色墨镜琼斯冷冷地看着她扭动着身子往外挤。

“看看那样子，她肯定觉得我染了梅毒或肺结核，是个性变态，然后我会用激光把她切成两半，再拿走她的钱包，哎呀。”

墨镜小伙看着老妇人走下车，走进站台边的人群里。队伍的末端有一阵骚动，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张卷起来的报纸，正狠狠地追打一个戴着长长的红胡子、穿着花短裤的男人。那个戴假胡子的男人看起来挺眼熟的，琼斯感到一丝不安。先是无处不在的绿帽子幽灵，然后又是个叫不上名字的家伙。

红胡子小个子跑远了，琼斯把视线从车窗外收了回来，他翻开了达莲娜借给他的《生活》杂志。在“欢乐之夜”酒吧，至少达莲娜对他还是很不错的。达莲娜订了这本杂志是希望借此提升自己的素质，她把这本杂志给自己，也是觉得这对他会有所帮助吧。琼斯开始艰难地阅读一篇关于“美国在远东事务的参与度”的社论，可是他读到一半就放弃了。他实在想不明白这样的文章对达莲娜念念不忘的追求——成为脱衣舞娘——有什么帮助。他翻回去看广告页，这些才是这本杂志最吸引他的地方。杂志上的广告真是棒极了。他很喜欢安泰人寿保险的广告，一对夫妇刚买下一栋漂亮的房子；雅德莉刮胡泡广告的男模特看起来又酷

又多金。这才是这本杂志的价值所在，他也希望自己能变得像广告里的男士那样。

当命运女神的车轮转向厄运时，不妨出去看场电影，多多享受下生活。伊格内修斯这样安慰自己的时候，他才想起自己几乎每晚都要去电影院，不管女神的轮子转到哪儿。

伊格内修斯笔直地坐在一片漆黑的普利塔尼亚电影院里，离大银幕只隔了几排。他肥硕的身子突兀地挤在位子中间，并向两边邻座伸展。伊格内修斯把外套、三块银河牌巧克力以及两大袋爆米花都放在右边的位子上。为了保温防潮，爆米花袋子的开口处还整整齐齐地卷了起来。伊格内修斯吃着手里那袋爆米花，紧紧盯着银幕即将上映影片的预告片。有部新电影看起来真糟糕，他想过几天一定要来看看这部荒唐之作。接着，银屏缤纷夺目地亮了起来，“米高梅出品”商标狮子吼叫了一声，他那不可思议的蓝黄双眼前便闪现出了影片标题。伊格内修斯的表情僵住了，手里的爆米花袋子也颤抖起来。进剧院前，他特意将两个耳罩都别在了帽子上，现在，音乐剧里传出的刺耳声音正从四面八方侵袭着他裸露的双耳。他仔细听着音乐，从中听出了两首他特别不喜欢的流行歌曲，他又细细研究了一番工作人员名单，好挑出那些他讨厌的演员姓名。

名单播放完毕，伊格内修斯心满意足地找到了几位演员、作曲人，连同导演、化妆师以及一个助理制片人，他们的作品分别在过去很多场合下冒犯了他。接着银幕上又出现了好多动物，它们都围在了马戏团帐篷旁。伊格内修斯贪婪地研究着这群表演者，然后他发现女主角正站在

一个杂耍团的旁边。

“哦，天哪！”他尖叫一声，“她在这儿呢！”

前排的孩子们纷纷转过头来瞪着他，可伊格内修斯浑然不觉，他蓝黄色的眼睛紧紧跟随着女主角移动，她正提着一桶水向她的大象走去。

“这简直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大象出现时伊格内修斯嘟哝了一声。

他把吃完了的爆米花袋子放到嘴边，用力往里面吹气，然后静静等待着，他的瞳孔里反射出五彩的荧光。一记鼓声响起，剧中开始奏起了小提琴。女主角和伊格内修斯同时张开了嘴，只是一位快乐地吟唱着，一位则痛苦地呻吟着。黑暗的影院中，伊格内修斯双手颤抖着猛地用力一拍，爆米花袋子“砰”的一声炸开了，引得孩子们齐声惊叫起来。

“那是什么声音啊？”卖糖果的柜台小姐问剧院经理。

“他今晚在这儿。”经理指了指银幕脚下那个庞大的黑影子。他走到前排过道上，那儿的尖叫声特别响亮。瞬间的恐惧消失后，孩子们开始了一场尖叫声比赛。伊格内修斯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厉童音以及时不时爆发出的咯咯笑声，不禁在幽暗的藏身之处暗自得意。经理稍稍威胁了一番，前排的尖叫声便平息了下来。他扫了一眼孩子们深处那个突兀的身影，黑暗中，在一群小小的脑袋中间伊格内修斯犹如一头巨大的怪兽。不过那只不过是个臃肿的影子罢了，绿帽舌下伊格内修斯双眼炯炯有神地跟着女主角和大象穿过宽阔的银幕，进入了马戏团的帐篷里。

有一阵子伊格内修斯安静了一些，只是不时地闷声嗤笑接下来的剧情。接着，整部电影的所有演员似乎都上场了——伴随着华尔兹音乐，女主角坐在最显眼的秋千上荡来荡去。然后她唱起了一首励志歌曲，大意是你要不停地努力直到成功。伊格内修斯渐渐地听明白了歌词大意，

接着他打了个寒战。他专注地盯着女主角牢抓秋千的手，希望接下来的一幕她会重重跌落在下面的锯屑上。

第二轮和声部分，所有演员都加入到了演唱当中。他们一边微笑着奋力地歌颂这最后的胜利，一边不停地打转、悬吊、翻筋斗、吊钢丝。

“哎哟，我的老天哪！”伊格内修斯喊出声来，忍无可忍。爆米花撒了出来掉在他的衬衫上，又滑落到裤子的褶皱里，聚拢在一起。“怎样的堕落才能制造出如此无耻的东西啊？”

“闭嘴。”后面有人命令道。

“看看这群傻笑的白痴！这些电线统统都该断掉！”伊格内修斯把最后一袋仅剩的爆米花搅得哗哗响。“哦，谢天谢地这个场景终于结束了。”

接着，剧情快进入卿卿我我的爱情戏时，伊格内修斯跳出座位去糖果柜台买爆米花了，等他回到座位上的时候，两个粉红色的身影正准备接吻。

“他们很可能有口臭，”伊格内修斯在孩子们头顶大声宣告道，“很难想象这些嘴巴以前都碰过哪些肮脏的地方。”

“你得想想办法，”糖果小姐直截了当地对经理说，“他今晚简直是变本加厉。”

经理叹了口气，冲向过道。这时伊格内修斯正喃喃自语：“哦，上帝呀，他们的舌头很可能正贴着对方松动的蛀牙呢。”

## 第三章

伊格内修斯摇摇晃晃地走在家门前的砖头小巷里，他吃力地爬上阶梯，按响了门铃。枯死的香蕉树上掉下来一根寿终正寝的树枝，直挺挺地砸在老普利茅斯的车盖上。

“伊格内修斯，宝贝，”雷利夫人打开门，激动地喊道，“出什么事了，你看起来像快死了一样。”

“我的幽门在电车上又堵住了。”

“主啊，快进来，别着凉了。”

伊格内修斯挪动着沉重的脚步郁闷地走进厨房，瘫倒在椅子上。

“保险公司的人事经理太侮辱人了！”

“你没得到那份工作？”

“当然了，我没得到。”

“发生什么事了？”

“我实在不想说。”

“那你去其他地方找了没有？”

“很明显没有！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吸引雇主吗？我很明智地决定回家。”

“别难过，心肝。”

“难过？我从来都没有‘难过’过。”

“好了，别耍嘴皮子了，你一定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你现在只出去了几天，”妈妈看着他说道，“伊格内修斯，你和保险公司人事经理谈话的时候也戴着这顶帽子？”

“当然戴着啦。那间办公室真是冷得不像话，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员工怎么能在如此严酷的温度里存活下来。还有那些荧光灯简直会把人的脑袋烤焦，眼睛刺瞎。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个办公室。我试着向那个人事经理说明这些不足，不过他好像一点也不感兴趣。真是个无理之极的家伙。”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响亮的嗝：“不过，我早就跟你说过事情会变成现在的样子，因为我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别人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就会非常讨厌我。”

“主啊，宝贝，你得振作起来。”

“振作起来？”伊格内修斯恶狠狠地重复了一遍，“是谁把这种怪异的垃圾思想种到你脑袋里去的？”

“曼库索警官。”

“哦，上帝啊。我早该料到！那他就是‘振作’的典范喽？”

“你应该听听这位可怜警官的全部故事，听听警察局里的故事和他的上司如何……”

“够了！”伊格内修斯捂住一只耳朵，一拳打在桌子上，“我不想再听到一句和那个人有关的话。几百年来，世界上就是曼库索这样的人不断挑起战争，传播疾病。而这个邪恶小人的精神突然之间竟阴魂不散地侵入到我家。他催眠了你！”

“伊格内修斯，别那么激动。”

“我才不要‘振作’。所谓的‘乐观精神’真让我恶心，这是一种畸形的思想。人类开始自甘堕落以来，我们在整个宇宙就处于一种悲惨的境地。”

“我才不悲惨呢。”

“你就是。”

“我才不是。”

“你、就、是。”

“伊格内修斯，我说了我一点也不悲惨，如果我是的话，我会告诉你的。”

“要是换了是我醉酒驾车损坏了他人私人财物，接着又把自己的孩子扔给一群恶狼，我一定会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一场。我一定会跪下来忏悔，直到膝盖流血。哦，对了，牧师怎么看你的罪行？”

“他说了三声圣母玛利亚，喊一声‘我们的天父啊’。”

“就这样？”伊格内修斯难以置信地尖叫起来，“你有没有告诉他你都做了什么呀？你妨碍了一部伟大的智慧之作的撰写！”

“我忏悔过了，伊格内修斯。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牧师。他说：‘亲爱的，这一切听起来不是你的错。你只是不小心在潮湿的路面上滑了一下。’然后我和他说起了你。我说：‘我儿子说我妨碍了他的写作。他已经差不多花了五年时间在这本书上啦。’他又说：‘是吗？这样啊，我听着也不是很重要。你跟他说，别老待在屋子里，赶紧出去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点也不支持教会的原因，”伊格内修斯咆哮道，“你应该在忏悔室里被鞭答！”

“好了，伊格内修斯，明天你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吧。这个城市有很多工作机会的。我和杰门商店里的玛丽·路易斯小姐聊过。她说她一个瘸腿的弟弟有一辆装了电话的汽车，而且他还耳背得厉害，结果呢？人家在古德维尔集团找了份不错的差事。”

“说不定我也可以到那儿碰碰运气。”

“可是伊格内修斯！他们只雇用瞎子和聋子做做扫把什么的。”

“我相信瞎子和聋子会是不错的同事。”

“咱们一起看看今天下午的报纸吧，说不定能发现好机会。”

“如果我明天一定要出去，我不会像今天这么早。镇上非常混乱，弄得我完全没有方向感。”

“可是你今天是吃了中饭才走的呀。”

“可我还是觉得非常不舒服。昨晚我一连做了好几个噩梦，醒来的时候身上都碰伤了，嘴里还在胡言乱语。”

“哎，快听听这个，我每天都看到这条招聘启事，”雷利夫人说着把报纸举到眼皮底下念道，“诚聘清洁、工作认真……”

“是工作认真吧。”

“哦，清洁、工作认真、可靠、安静之人……”

“是安静啦！给我给我。”伊格内修斯从母亲手里一把抢过报纸，“你学业都没完成，真是太不幸了。”

“我爸爸很穷嘛。”

“拜托！我现在可没心情听你的悲惨故事。‘诚聘清洁、工作认真、刻苦、安静之人。’天哪，他们到底想招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啊。我担心我永远也不能和世界观如此扭曲的人在一起工作。”



“读下去，宝贝。”

“‘行政工作，二十五至三十五岁。有意者请每日早上八点至九点间到莱维制裤厂，运河江流工业集团。’噢，这可不行，我九点之前肯定赶不到那儿。”

“宝贝，要工作的话一定要早起呀。”

“不行，妈妈。”伊格内修斯把报纸甩在烤箱上，“我的眼光太高了，我可接受不了这种工作。我估计送送报纸之类的倒还不错，可以试试。”

“伊格内修斯，你这么大个人没有自行车让你骑着去发报纸的。”

“那你可以用车子载我啊，我可以从车子后窗里把报纸扔出去。”

“听着，孩子，”雷利夫人生气地说，“你明天必须去别的地方找工作，我是认真的。你必须回复这条招聘启事。你只会到处玩，伊格内修斯，我太了解你了。”

“哦，唔，”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哈欠，露出肥厚的粉红色舌头，“莱维制裤厂听起来和我接触过的其他机构一样糟糕。我现在明白了我正在求职市场的最底层挣扎。”

“等着瞧吧，宝贝，你一定能成功的。”

“哦，上帝呀！”

曼库索巡警想到了个非常棒的点子，是谁给了他这么好的启示呢？伊格内修斯·雷利。那日，他打电话到雷利家想邀请雷利夫人和他以及他阿姨一起去打保龄球，不过接电话的是伊格内修斯，他在话筒里尖叫起来：“别再骚扰我们啦，你这个白痴！如果你还有点常识，你应该去调查‘欢乐之夜’这样的地方，我和我亲爱的妈妈在那儿不仅被人欺

负，还被人狠狠地敲诈了一笔。我非常不幸地成了一个恶毒、放荡酒吧女的猎物；还有酒吧老板娘是个纳粹分子，我们差一点连命都搭上了才逃出来的。好好调查一下那帮土匪，不要总来烦我们，你这个家庭破坏分子。”

雷利夫人抢了电话。

曼库索心想，长官如果知道这个可疑的地方肯定会龙颜大悦，说不定还会表扬自己一番。曼库索巡警清了清喉咙，对长官说道：“有人给了我线索说有个地方有吧台女郎。”

“有人给你线索？”长官问道，“谁给的线索？”

经过多方考虑，曼库索决定不把伊格内修斯卷入这件事中，于是他把目标对准雷利夫人。

“我认识的一位女士。”他回答说。

“那这位女士又是怎么知道那个地方的呢？”长官又问，“谁带她去的？”

总不能回答“是她儿子”吧，要是这么说就露出马脚了。唉，为什么和长官谈话总是那么不顺呢？

“她一个人去的。”曼库索巡警终于开口了，他努力想把这场谈话氛围变得轻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举步维艰。

“一位女士，一个人去那种地方？”长官抓狂地叫起来，“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呀？说不定她自己就是吧台女郎呢。出去出去，曼库索，给我去抓可疑分子去！到现在为止你一个人都还没抓到，别管吧台女郎的线索了，快去你的寄物柜里拿衣服，今天你要扮成大兵，懂了没？快走。”

曼库索巡警伤心地一步步挪开了，他心里郁闷地思考着为什么自己这么不讨长官欢心呢，做什么都是错。曼库索一走，长官马上找来一个

警探，指示道：“你派几个人找个晚上去‘欢乐之夜’酒吧调查一下，不知道哪个没脑子的向曼库索透露了什么消息。不要让曼库索知道这事，我可不想让那个呆瓜抢了功劳，在他抓到可疑分子之前我让他一直穿戏服。”

“长官，今天我们接到一起对曼库索的投诉。一位女士说有个戴墨西哥宽边帽的小个子昨晚在公共汽车上故意挤她。”警探回报道。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长官若有所思地说，“嗯，要是再出现这样的投诉，我们就把曼库索那小子逮起来。”

冈萨雷斯先生站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打开了灯，又把办公桌旁的煤气炉点燃了。他在莱维制裤厂已经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每天清晨，他都是第一个来上班的人。

“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天还黑着呢！”要是难得碰上莱维先生被迫来趟公司，冈萨雷斯一定会和老板这么说。

“你肯定出门太早啦。”莱维先生这么回答他。

“我今天在楼道里碰到送牛奶的人，还和他聊了几句。”

“好了，闭嘴吧，冈萨雷斯。你有没有帮我订好去芝加哥的机票，我要去看熊队和帕克队的棒球比赛。”

“在别人进办公室之前我就把屋子烤得暖暖的。”

“你在浪费我的煤气，就让它冷着吧，冻一点对你们有好处。”

“今天上午我算好了两页账，看看，我还在冷水器旁边抓到了一只老鼠。这家伙可没料到有人在旁边，我用压纸器砸中了它。”

“让那只可恶的老鼠离我远点！这个地方够让我郁闷了，快去打电

话帮我预订看赛马比赛的酒店。”

不过，在莱维制裤厂，升职标准并不怎么高。单凭“守时”这一项就足够受到提拔，冈萨雷斯成了办公室经理，领导着零星几个无精打采的职员。他从来都记不住手下职员和打字员的名字，似乎他们只是时不时在办公室里进进出出而已，当然特克西小姐除外。这个八十多岁的助理会计，近半个世纪以来都在兢兢业业而又错漏百出地往莱维的账本上登记数字。她每天上下班都会戴一顶绿色的赛璐珞<sup>[1]</sup>遮阳帽，冈萨雷斯把这一行为标榜成对莱维制裤厂的忠诚宣誓之举。不过有时候星期天去做礼拜，她也会戴着同一顶帽子，把它当作女士凉帽用。甚至在参加哥哥的葬礼时她也不曾把它摘下，幸亏被小她几岁的妹妹眼疾手快地扯了下来。不管怎么说，莱维夫人明确指示过，无论如何也不准开除特克西小姐。

冈萨雷斯拿起一块抹布心不在焉地抹着桌子，办公室里冷飕飕、空荡荡的，棕色大老鼠正在墙洞里玩得热火朝天。冈萨雷斯思考着每天早上都要思考的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莱维制裤厂这份工作能带给他多少幸福快乐。外边码头上，货船在渐渐散去的晨雾中轻盈地驶来，船只的鸣笛声此起彼伏，那尖锐的鸣号声回荡在办公室锈迹斑斑的档案柜之间。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煤气炉零部件因受热膨胀而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这一切都宣布着冈萨雷斯的一天工作即将开始，然而他对这些杂音置若罔闻，二十多年来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开场白——然后他点燃了每天十根烟中的第一根。烟头快烧到滤嘴的时候，他掐灭烟，把烟灰缸里的东西倒进垃圾桶里。他总是希望清洁的办公桌能给莱维先生

---

[1] 硝化纤维塑料。

留下好印象。

冈萨雷斯的旁边就是特克西小姐的拉盖办公桌。每个合不上的抽屉里都塞满了旧报纸。桌脚下铺着一小块已经皱成一团小球的软麻布，每个桌脚下都塞着一块硬纸板好让桌子不晃动。特克西小姐的座位上有一只装满了废旧布料的棕色纸袋子和一团毛线，它们牢牢占据着她的椅子。她办公桌上烟灰缸里的烟蒂都满得溢了出来。冈萨雷斯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些烟蒂都是打哪儿来的，因为特克西小姐从不吸烟。为这灵异事件，他问过好几次，每次的答案都有出入。特克西小姐的位子似乎有某种特别的磁性，凡是办公室里没有用的东西都往这儿堆，要是钢笔啦、眼镜啦、钱包啦、打火机啦之类的不见了，通常都能在她办公桌的某个地方找到。特克西小姐还收着所有的电话簿，它们都囤积在某些塞得满满当当的抽屉里。

冈萨雷斯正要去特克西小姐那边找找自己丢了的印章，这时办公室门开了，特克西小姐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在木地板上蹭了蹭脚上的运动鞋。她手里提着另外一个纸袋子，里面似乎装着差不多的旧布料和毛线，袋子最上边突起的那玩意儿正是他要找的印章。最近两三年来，特克西小姐一直随身带着这些纸袋子，有时候办公桌旁边堆着三四个。她从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些袋子从哪儿来，是干什么用的。

“早上好，特克西小姐，”冈萨雷斯以热情饱满的男高音向她打招呼，“我们今天早上做些什么呢？”

“谁呀？哦，你好呀，冈默斯。”<sup>[1]</sup>特克西小姐虚弱地应了一声，

---

[1] 此处特克西小姐将冈萨雷斯的字名字念错了。

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女厕所，仿佛是被一阵风吹了进去。特克西小姐从来都直不起身体，她的身子和地面之间的夹角永远小于九十度。

冈萨雷斯趁她进了更衣室赶紧拿回了印章，印章上沾着一层油渍，摸着闻着都像培根上的油。他一边擦拭着印章，一边猜今天会有几个人来上班。一年前的某一天，只有他和特克西小姐出现在办公室，后来公司每月加了五美元的工资，但即使这样，办公人员仍常常一个电话都没有，不吱一声便走人了。这成了冈萨雷斯的一块心病，所以特克西小姐进门之后，他通常都会满心期待地望着大门。眼看着工厂就要开始装运春夏两季的货物，冈萨雷斯望眼欲穿。事实就是，他迫切需要行政办公支持。

突然，冈萨雷斯看见门外出现了一顶绿色的鸭舌帽。难道是特克西小姐从工厂穿到外面去了，又从前门走回来了？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有一次特克西小姐早上进了女厕所以后就再也没出来，傍晚冈萨雷斯发现她在工厂阁楼上的货物堆上呼呼大睡。门被推开了，接着冈萨雷斯看到一个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夸张的大块头。大块头走了进来，然后摘下了绿帽子，露出了一头油汪汪的黑发，头发上抹着凡士林，粘在脑壳上，看起来像二十年代流行的发型。大块头脱掉了大衣，他身上一圈圈的肥肉紧紧地箍在白衬衣里，衬衫正中间系着一条花领带，把衣服垂直分成两半。这家伙的胡子上似乎也抹着凡士林，正油亮亮地泛着光。不可思议的是，他的眼睛一只蓝一只黄，眼珠子周围布满了细密的粉红色血管。冈萨雷斯几乎要大声祈祷这个大个子是来应聘工作的，他已经彻底被对方折服了。

伊格内修斯发现这是至今为止他所踏进的办公室中最为凌乱不堪的

一间。光溜溜的灯泡歪歪扭扭地挂在污渍斑斑的天花板上，在变了形的地板上镀上一层微弱的黄光。陈旧的档案柜将整间办公室分隔成了几个小方块，每一块里都放着一张漆成橙色的办公桌，非常怪异的颜色。透过蒙着厚厚一层灰的办公室窗户可以看到染灰了的波兰大道码头、陆军终点站、密西西比河；再远一点，还可以看到干船坞和阿尔及尔区里突起的房顶。这时，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妇人蹒跚步入屋内，跌跌撞撞走进一排档案柜里。这气氛让伊格内修斯想起了自己的房间，他的幽门欢欣地开启了。伊格内修斯几乎要大声祈祷自己能得到这份工作，他已经彻底被这间办公室所折服。

“有事吗？”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坐在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桌后面满脸放光发问。

“哦，我原以为那位女士才是这儿的负责人。”伊格内修斯中气十足地回答道，觉得这个男人是整间办公室里最不和谐的音符，“我看到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才来应聘的。”

“哦，太棒啦！不过你想应聘哪份工作？”男人热情地喊道，“我们登了两份招聘启事，一份招女士，一份招男士。”

“你觉得我会应聘哪一份呢！”伊格内修斯愤怒地吼道。

“哦，”冈萨雷斯很是困惑的样子，“真对不起，我没想明白。我是说，性别不是问题，你两份工作肯定都能胜任，我是说，我对性别没什么要求。”

“算了算了。”伊格内修斯说道。他饶有兴趣地注意到那位老妇人已经在办公桌后面打起了瞌睡，看起来这里的工作环境还真不错。

“请坐，请坐。特克西小姐会把你的大衣和帽子放到员工寄物柜里

去的。我们希望您在莱维制裤厂就像在家里一样自在。”

“不过我还没跟你谈呢。”

“不打紧，不打紧，我想我们一定很合得来，特克西小姐，特克西小姐。”

“谁呀？”特克西小姐惊叫了一声，把烟灰缸撞到了地板上。

“来，我帮您拿东西吧。”冈萨雷斯伸向帽子的手被一巴掌扇开了，不过他被允许可以拿大衣。“这可真是条漂亮的领带呀，这年头真难得见到这样的领带。”

“这是我已故父亲的。”

“哦，我很抱歉。”冈萨雷斯一边说一边将大衣放入陈旧的铁皮储物柜里，伊格内修斯看到柜子里放着一个纸袋子，和那位老妇人办公桌边上放的两个袋子一模一样。“还有，这位是特克西小姐，我们这儿资历最老的员工之一，你会发现她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

特克西小姐已经睡着了，她花白头发的脑袋枕在一堆旧报纸里。

“对，”特克西小姐终于醒了，叹了口气，“噢，是你啊，冈默斯。怎么，现在到下班时间啦？”

“特克西小姐，这是我们的新同事。”

“很好的大个子男孩，”特克西小姐说道，她浑浊的眼珠子向上转了转看向伊格内修斯，“营养很足。”

“特克西小姐已经在这儿工作了五十多年，从这一点你就能知道莱维制裤厂给员工们带来多大的成就感与满足感。特克西小姐是去世的老莱维先生的手下，老莱维先生是位非常和蔼的绅士。”

“是呀，很和蔼的绅士。”特克西小姐也跟着接口，不过她一点儿也记不得老莱维先生长什么样子，“他对我非常好，没有一句重话，真的。”



“谢谢，特克西小姐。”冈萨雷斯飞快地说道，就像典礼上的司仪迫不及待地想结束这拙劣的一幕。他本来想多角度印证，结果却适得其反。

“公司说复活节要给我一块美味的熟火腿，”特克西小姐告诉伊格内修斯，“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他们已经把我感恩节的火鸡忘得一干二净了。”

“特克西小姐多年来一直和公司一条心。”办公室主任补充说明道，与此同时这位年迈的助理会计又为火鸡的事嘟哝了几声。

“我等退休已经等了好几年，每年他们都说让我多干一年，他们不停地让你干活直到你辞职不干为止。”特克西小姐气喘吁吁地说道，接着她对退休这回事似乎又失去了兴致，她补充道：“我本来可以吃到那只火鸡的。”

她拿出一只纸袋子开始整理里面的东西。

“你今天就可以上班吗？”冈萨雷斯问伊格内修斯。

“我真不敢相信你连工资都没谈就要开工，现在找工作不是都要走这一套正规程序么？”伊格内修斯傲慢地问。

“哦，你的职责之一就是整理文件，我们非常需要这方面的人手，周薪六十美元。如果你请病假或事假，就从你的薪水里扣除相应工资。”

“这点工资实在低于我的底线。”伊格内修斯说话的口气仿佛自己是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我的幽门非常特殊，它时不时就会逼迫我卧床休息。而且其他好几家公司都争着要我去呢，我必须一个个考虑。”

“不过，”办公室主任自信满满地说，“特克西小姐周薪也才四十美元，而且她还是老员工了。”

“她的确看起来很沧桑，”伊格内修斯边说边看着特克西小姐将袋

子里的东西摊在办公桌上，开始整理那一堆碎布。“难道她还没到退休年龄吗？”

“嘘——”冈萨雷斯压低了声音，“莱维夫人不许她退休，她觉得特克西小姐最好有点事情做。莱维夫人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很有教养。她念过心理学函授课程。”冈萨雷斯把这一话题暂放一边：“还是回到你工作前景的问题上来，一开始就拿周薪六十美元很不错啦。因为莱维制裤厂计划为公司吸收新鲜血液才提高了工资，很不幸特克西小姐是在这项计划之前进公司的，而这项政策没有追溯力，所以她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我打心底不想让您失望，先生，不过您开的薪水实在太低了。眼下有位石油巨头开出上千美元的薪水想请我做他的私人秘书。不过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接受他物质的世界观。我怀疑最后我会对他说‘我愿意’。”

“你每天还有二十美分的车费补贴。”冈萨雷斯恳求道。

“哦，这样啊，那事情就大不相同了，”伊格内修斯做出了让步，“那我就暂时接下这份工作啦。我必须承认‘莱维制裤厂计划’非常吸引我。”

“哦，那可真好啦，”冈萨雷斯激动得都结巴了，“他一定会喜欢上这儿的，是不是啊，特克西小姐？”

特克西小姐忙于整理她眼前的杂物没空回答。

“我觉得很奇怪，你都没问我叫什么。”伊格内修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哦，老天哪，我完全忘了这回事了，您是？”

那一天，还有一位职员来了，是个速记员。另外一位女士打电话来

说要辞职，以后靠救济金过活。其他人则都没有和公司联系。

“把你的眼镜摘下来，见鬼了，戴着那玩意儿你怎么看得清地上的垃圾？”

“谁要看那些垃圾了？”

“我说过了，把眼镜摘下来，琼斯。”

“眼镜不、能、摘。”琼斯手里的推进式扫把一路磕磕碰碰钻到一张高脚凳底下，“才二十美元的周薪，你又不是开植物园，要求这么高。”

拉娜·李正啪啪作响地用橡皮筋绑账单，她又从收银机里拿出一枚枚五分钱硬币，把它们堆成一叠一叠的。

“扫把不要撞到吧台，”拉娜尖叫起来，“妈的见鬼了，你弄得我神经紧张。”

“你想要安安静静地扫地？那你去找个老婆子呀，我就是这么个扫法。”

扫把又狠狠地撞上吧台几次，烟雾与扫把跟随着主人的脚步在地板上游移。

“你应该让客人们用烟灰缸，告诉他们你给伙计们的工资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说不定他们还能多体谅你一点。”

“小子，你最好感谢我给你这么个机会，”拉娜·李说道，“外面多少黑人男孩子想找工作呀。”

“可不是，现在还有很多黑人男孩子变成流浪汉，等他们看到我们拿什么样的工资心里就有数了。有时候我想是黑人的话，还不如去做流浪汉呢。”

“你最好感谢老天你现在还有份工作。”

“我每晚都会跪下来感谢上帝。”

扫把又撞上了桌子。

“扫完地了告诉我一声，”拉娜·李又说，“我还有件小事要你替我去办。”

“差事？嘿！我以为我的工作职责就是扫地、擦地板呢。”琼斯吐出一连串烟圈，“是什么狗屎差事？”

“听着，琼斯，”拉娜·李把一叠硬币倒进收银机里，在一张纸上写下数目，“我只要一个电话打到警察局，说你失业了就可以了。懂我意思没？”

“然后我就跟警察说‘欢乐之夜’就是个明目张胆的妓院，我来这儿工作完全是中了圈套。哇哦，现在就缺一点儿所谓的证据了，只要我掌握了证据，我一定去警局好好动动嘴皮子。”

“小心你的舌头！”

“时代不同啦，”琼斯说着推了推墨镜，“你再也唬不住黑人啦。我可以叫几个人在你店门口围个圈，你的生意就做不成了，说不定你还可以上电视新闻。如今黑人已经受够气了，二十美元周薪你还想怎么着。我也受够了当流浪汉和低薪工作啦。你的差事还是找别人吧。”

“哎呀，闭上你的嘴，把地扫完。我让达莲娜去吧。”

“可怜的姑娘，”琼斯用扫把探查着一间包厢，“又是推销酒水，又要跑腿干活。哇哦！”

“你可以打电话向警局告发她呀，她可是个吧台女郎。”

“我等着抓你的把柄去告发你呢。达莲娜才不想做吧台女郎呢，她是被迫的，她说过她想从事表演事业。”

“哦，是吗？唉，就凭那个女人的脑袋，没人把她送进疯人院就算她走运啦。”

“她在那儿说不定要比在这儿强呢。”

“要是她把脑子用在兜售酒水上，而不是老想着跳舞之类的鬼事，一定比现在强多了。我想象得出像她这样的人在我的酒吧里表演会是什么样的情景。达莲娜是那种你一不看着她，她就能毁你钱财的蠢蛋。”

软垫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一个小男孩踢踢踏踏地走了进来，弗拉明戈靴子底下的金属鞋掌一路蹭在地板上。

“嗯，差不多到时间了。”拉娜对他说。

“你找了个新伙计？”男孩额前挂着几缕油光发亮的头发，他的眼睛穿过额前的头发打量着琼斯，“上一个伙计怎么了？死了还是干吗了？”

“甜心。”拉娜·李语气温和。

男孩打开一个亮闪闪的手工小钱包，拿出几张纸币递给拉娜。

“一切都好吧，乔治？”她问道，“那些孤儿们可喜欢？”

“他们喜欢放在桌子上戴眼镜那个，觉得像老师什么的。这次我就要那个。”

“你觉得他们还想再要一个？”拉娜兴致勃勃地问。

“当然了，为什么不要？或者带黑板和书本的，你知道的。拿着一支粉笔什么的。”

男孩和拉娜相视而笑。

“我拿到那幅画了。”拉娜说着眨了眨眼。

“喂，你是不是个瘾君子啊？”男孩朝琼斯喊道，“你看起来就像个瘾君子。”

“要是你屁股后面插着把‘欢乐之夜’的扫把，你一定看起来更像瘾君子，”琼斯缓缓地说，“这里的扫帚挺旧了，不过很好使，还分叉呢。”

“好了，好了，”拉娜大声尖叫起来，“我可不想这儿又闹翻天。我要看好我的血汗钱哪。”

“你最好让你的孤儿小朋友当心点，”琼斯向他们喷了口烟，“我干这活可忍受不了任何侮辱。”

“过来，乔治，”拉娜说着打开了吧台下面的柜子，将一个牛皮纸包裹给了男孩，“这是你要的东西，现在快回去吧，走吧。”

乔治又向她眨眨眼，“砰”地一声出门了。

“那算是你和孤儿之间的信使吗？”琼斯问道，“我倒很想看看他看管的那些孤儿，我打赌联邦政府对这些孩子毫不知情。”

“你见鬼地说些什么呀？”拉娜生气地问道。她试图研究琼斯的脸，可他戴着墨镜，她读不出琼斯的表情。“做点好事有什么错？现在，快点给我扫地。”

拉娜把男孩给她的账单弄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仿佛是女祭司的咒语；珊瑚般红润的嘴唇时不时蹦出几个数字，念念有词，然后闭上眼睛计算着什么；接着她在一叠纸上抄了几个数字。显然多年投资收到了不错的回报，她优美的身段正虔诚地趴在塑料贴面的圣坛之上。她手肘旁的烟灰缸正袅袅地冒着轻烟，如同香烟。她的祷告声徐徐升腾飘过拉娜手里高高举起的圣体<sup>[1]</sup>——她正研究这些祭品中唯一一枚银币的制造时间。她手腕上的镯子丁当作响，召唤着圣餐领取者前来圣坛，不过神

---

[1] 基督教圣餐时的面包。

殿中唯一一名信徒已因出身背景和不间断地擦地板行为被剥夺了资格。圣体——银币掉到了地上，拉娜跪下来膜拜想捡回去。

“嘿，当心点。”琼斯大声嚷道，破坏了祈祷仪式的神圣感。“你弄丢了孤儿给你的回报啦，黄油手。”

“你看见它滚到哪儿了吗，琼斯？”拉娜问道，“把它找出来。”

琼斯把抹布放在吧台上，四处搜寻那枚硬币，他眯着眼透过墨镜镜片和烟雾使劲地四下搜罗。

“真是狗屎，”他俩蹲在地上一同找硬币，琼斯忍不住自言自语道，“噢——噢！”

“我找到了！”拉娜激动地嚷道，“我找到了！”

“哇哦！我很高兴你找到了。嗨，你最好别这么往地上丢硬币。‘欢乐之夜’可是会破产的。你还有一长串工资单呢，没钱付可麻烦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闭上嘴呢，小子？”

“什么？‘小子’也是你叫的？”琼斯抓着扫把的柄，狠狠地推向圣坛，“你又不是郝思嘉。”

伊格内修斯小心翼翼地钻进出租车里，把君士坦丁堡大街的住址告诉司机后，他便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张莱维制裤厂的信笺纸，又把司机的记事本借来当桌子。车子扎入圣克劳德大街拥挤的车流中，伊格内修斯也开始奋笔疾书。

第一个工作日接近尾声时，我感到由衷的疲惫。但我并不是暗示自己灰心丧气、心情低落或挫败失落。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定主

意与现代这套体制面对面，以一个旁观者与评判者的身份，可以这么说，完全依照它的要求行动。要是我们国家多几家莱维制裤厂这样的企业，美国的劳动力一定能更高效地完成他们的任务。其中一位员工只消看一眼就知道她非常可靠，一点儿都不招人嫌。我的“头儿”是一位叫冈萨雷斯的先生，虽然铁定是个白痴，却也挺讨人喜欢的。他似乎一直忧心忡忡，而且因为这过度忧心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手下员工，因而白痴得非常民主，这一点倒是挺招人喜欢的。就拿特克西小姐来说，这位商界中“大地母亲”般的老太太有一次点煤气炉不小心把一些重要的订单都烧了。在公司订单每况愈下的困境中，不得不说冈萨雷斯先生对她的无心之过却表现得非常宽容。被烧毁的订单来自堪萨斯州，价值整整五百美元！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冈萨雷斯先生口中聪明又博学的莱维夫人。那位神秘的老板娘亲自对他下了命令，要他好好对待特克西小姐，好让她有点事可做，觉得自己还有用处。不过，他对我倒也非常客气，允许我由着性子处理档案文件。

接下来我打算重点关注特克西小姐，这位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美杜沙一定拥有过人的洞察力，一定能给我提供很多弥足珍贵的见解与一针见血的意见。

那儿唯一的一粒“老鼠屎”——原谅我只能屈就俚语来描述这位人物，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恰当地反映我对她的憎恶——是办公室速记员——格洛里亚。这个荡妇年纪又轻，脸皮又厚，脑袋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念头和错得离谱的价值取向。她冒失又无礼地对我评头论足了一通，践踏了我的人品和举止风度。我把冈萨雷斯先生拉到一边，跟他说格洛里亚打算做完今天就一声不吭地走人了事。冈萨雷斯先生听后勃



然大怒，立马炒了格洛里亚的鱿鱼，难得地享受了一把领导的权力，看得出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事实上，我这么做真正的原因是格洛里亚木桩一般的高跟鞋不断发出恼人的声响。要是再让我听一天这种“咯噔咯噔”的声音，我的幽门一辈子都别想开了。当然，还有睫毛膏啦，口红啦，以及其他很多俗不可耐的东西，我就不一一列举详述了。

就我所在的档案部门，我有很多计划，我从很多空桌子里面挑了一张靠近窗户的。整个下午我都坐在那儿，把小煤气炉开到最大，欣赏着外边不知从哪个异国港口驶来的船只，喷吐着蒸汽，穿过冰冷黝黑的海水。特克西小姐轻轻的新声和冈萨雷斯先生急促的打字声为我的思绪配上了宜人的背景音乐。

今天莱维先生并没有出现，而且听说他很少检视自己的工厂生意。实际上，据冈萨雷斯先生所说，他“正想方设法尽快将工厂转手”。恐怕只有留在办公室里的我们三个人（就算明天还有其他人来上班，我也会想办法让冈萨雷斯先生开除他们，要是办公室里人太多就没法让人集中精力）才能为工厂注入新的活力，让小莱维先生对公司重拾信心。我已经想了几个绝妙的点子，而且我相信凭我的力量，我最后一定能让莱维先生下定决心把全部心思都放到公司上来。

而且我还和冈萨雷斯先生达成了一项非常划算的协议，虽然我不是有意为之。我说服了他同意我打车上下班，作为我为他省下格洛里亚薪水的回报。随之而来的讨价还价为原本愉快的一天抹上了小小的污点，不过我费了一番口舌向他说明我的幽门以及总体的健康状况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所以我最后还是赢得了胜利。

所以说，就算命运女神将我们的命运齿轮转向厄运，它有时也会暂

时停一停，或许我们还会发觉自己置身于恶性循环中的局部良性循环之中呢。当然，整个宇宙都是基于循环套循环的原则之上。目前，我正处在一个良好的内部循环之中。当然，在内部循环之中也很可能存在更小的循环。

伊格内修斯把笔记本还给出租车司机的同时还附上了一大串关于车速、方向以及换挡的指示。等车子到达君士坦丁堡大街的时候，车内一片死寂，弥漫着浓浓的敌意。这种沉默直到司机讨车费的时候才被打破。

伊格内修斯怒气冲冲地直起身子，好不容易把自己从出租车里拔了出来，抬头便看见母亲迎面走来。她穿着那件短短的粉红色上衣，一顶小红帽斜在一只眼睛上方，看上去活像《淘金者》系列电影中逃难的女演员。伊格内修斯还绝望地注意到她上衣翻领上别了一朵枯萎的圣诞红，为花花绿绿的穿着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她沿着破旧的砖头人行道走了过来，脚上棕色的高跟鞋带着廉价打折品的声势发出吱吱嘎嘎的噪音。尽管伊格内修斯看母亲这身行头已经看了好几年，可乍一见她这般全副武装的样子他的幽门还是受到了轻度威胁。

“哦，甜心，”他们在普利茅斯后保险杠旁边碰头，车子把人行道堵得严严实实。雷利夫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出大事了！”

“哦，上帝呀，什么事呀？”

伊格内修斯立即联想到母亲家什么亲戚又遭遇不幸了，这群人似乎特别容易受到暴力或痛苦的侵害。难道年迈的阿姨又被流氓抢走了五十美分？难道倒霉的表弟被电车轧了？还是舅舅吃到一块发馊的奶油松饼？或者是教父不小心碰到了被飓风刮掉下来的带电电线？

“隔壁可怜的安妮小姐。今天早上她在巷子里晕了过去，说是神经紧张，宝贝。她说你一大早弹五弦琴把她吵醒了。”

“我弹的是琉特琴，不是五弦琴！”伊格内修斯怒吼道，“她是不是觉得我像马克·吐温小说里那些变态呀！”

“我刚去看望了她。她现在住在圣玛丽街儿子家。”

“哦，那个无礼的男孩呀。”伊格内修斯抢先母亲一步爬上台阶，“哦，安妮小姐能暂时离开一段时间那可太好啦。现在，我再也不用忍受她在巷子对面恶声恶气地指指点点，我多半可以不受干扰地练习琉特琴啦。”

“我今天顺道去了下莱尼商店，给她买了一对小念珠，里面装着卢尔德<sup>[1]</sup>圣水。”

“哎哟，莱尼商店可真不幸啊。我从来就没见过哪个商店摆了那么多宗教灵物。我怀疑没多久珠宝店就会变成神迹显灵的地方，那时候莱尼自己也可以飞升了吧。”

“安妮小姐很喜欢这些念珠呢，孩子。她一拿在手里就开始祷告了。”

“显然比起和你谈话，祷告要有趣得多。”

“坐下歇会儿吧，孩子，我给你弄点吃的。”

“看样子安妮小姐晕倒带来的混乱不小啊，你似乎忘了早上送我到莱维制裤厂应聘的事了。”

“哦，对啊，伊格内修斯，怎么样？”雷利夫人一边问，一边把火柴凑到煤气炉的火眼上，她几秒钟前才把炉子打开，火柴一凑上去火焰

---

[1] 法国比利牛斯省的天主教圣地。

“噌”地大肆往上蹿。“哦，主啊，我差点把自己给点着啦。”

“我现在已经是莱维制裤厂的员工啦。”

“伊格内修斯！”他妈妈大喊一声，围着儿子油光光的脑袋打转，粉红色的羊毛上衣笨拙地画着圆圈，几乎将伊格内休斯的鼻子压扁。她的眼里噙满了泪光：“我真为你骄傲，孩子。”

“我现在筋疲力尽，办公室的气氛真是高度紧张。”

“我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

“谢谢你对我这么有信心。”

“那莱维制裤厂给你多少工钱呀，宝贝？”

“一星期六十美元。”

“啊，就这么点？那你可以再观望观望，看看有没有别的机会。”

“那里有非常好的晋升空间，而且对机敏的年轻人有很好的职业规划。薪水可能很快就会涨。”

“你这么认为？那好吧，我还是很为你骄傲，宝贝。把大衣脱下来吧。”雷利夫人打开一罐利比炖肉，丢进壶里，“那儿有没有可爱的女孩子？”

伊格内修斯想到了特克西小姐，说道：“是有一个。”

“单身？”

“应该是吧。”

雷利夫人朝儿子眨眨眼，把他的大衣往橱柜上面一甩。

“看，甜心，我先煮这罐炖肉，再给你开一罐豌豆，冰柜里有些面包。我还从杰门商店买了块蛋糕，不过这会儿记不清放哪儿了，你先在厨房找找，我得出去一下。”

“你要去哪儿啊？”

“曼库索警官和他阿姨几分钟后就来接我，我们去法西欧打保龄球。”

“什么？”伊格内修斯尖叫起来，“这是真的吗？”

“我会早点回来的，我跟曼库索警官说了不能待到很晚。而且他阿姨都做奶奶了，我猜她也需要早点休息。”

“我第一天上班回来得到的就是这样良好的待遇啊！”伊格内修斯怒不可遏地说，“你又打不了保龄球，你有关节炎什么的。太荒唐了，你在哪儿吃饭呢？”

“我可以在保龄球馆里吃点墨西哥辣肉。”雷利夫人边说边进房间换衣服，“对了，宝贝，你有一封纽约来的信。我放在咖啡罐后面，看着像那个叫玛娜的女孩写给你的，信封脏兮兮的，她怎么会寄这么破烂的一封信呢？你不是说她爸爸挺有钱的吗？”

“你不能去打保龄球！”伊格内修斯怒吼道，“这是你做过的最最荒唐可笑的事情了！”

雷利夫人把门砰地一关。伊格内修斯找到那封信，拆信的时候把信封扯成了几条。他从里面抽出一张某艺术中心去年夏季电影节的放映表，皱巴巴的日程背后是一封信，歪歪扭扭而又笨拙生硬的字迹正是明科夫的书写风格。单从信的称谓上来看，玛娜这封信像是写给编辑的而不是朋友的：

先生：

你写给我一封多么怪异又恐怖的信呀，伊格内修斯！你提供的证据那么少，让我怎么和人权联合会联系呀？我实在想象不出为什么有警察

要逮捕你，你整天都待在你自己的屋子里。如果信中没有提起“撞车事故”说不定我还会相信你，你说两个手腕都受伤了，那这封信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让我们彼此都坦诚一些吧，伊格内修斯。你写的东西我一个字也不信。不过，我为你感到害怕。你臆想有人要逮捕你这是多疑症的典型征兆。而且你也很清楚弗洛伊德认为多疑症和同性恋倾向有莫大的关联。

“垃圾！”伊格内修斯吼道。

不过，这一方面我们就不再作深入讨论，因为我很清楚你对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采取非常坚定的反对态度。显然，你情绪方面的问题却很明显。介于你去巴顿鲁治应聘教员职位的失败经历（你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公共巴士以及其他事情——明显转移负罪感的行为），你很可能一直生活在失败的阴影里。而这个“撞车事件”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根拐杖，为你毫无意义而又微不足道的存在寻找借口。伊格内修斯，你必须“认同”某些事物。正如我反复告诫你的那样，你必须投身于当下最关键、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去。

“啊，唔。”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哈欠。

在潜意识中你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先锋，你必须尽力为自己的失败开脱，并积极地参与到重要的社会运动中。同时，一次美好的性体验也能净化你的思想与肉体。你极度需要性爱疗法。根据我所

知道的临床病例，我很担心你会变得像伊丽莎白·勃朗宁<sup>[1]</sup>那样身心残疾。

“多么无耻的冒犯！”伊格内修斯激动地说。

我对你没什么同情可言，是你自己关上了通向爱和社会的心门。目前，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帮助极具奉献精神的朋友筹集一笔资金，拍摄一部大胆、前卫、打破常规的反映异种通婚的电影。虽然这是一部低成本制作的影片，剧本却充满了传播真理的使命，拥有精妙绝伦的格调和讽刺手法。这部剧本的作者是施穆尔，我在塔夫特高中念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他自己还在片中饰演丈夫一角。我们还从哈伦区找了个女孩饰演妻子。她是一个鲜活而真实的人，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经常和她讨论种族问题，即使她想回避这样的讨论，我也要和她说明白。我能感受得到她对这样的对话有多么的感激。

剧中还有一个病态的保守角色，一个爱尔兰房东。这个人不愿意把房子租给这对男女，当时他们已经在压抑的种族文化仪式下正式结为夫妻。这个房东住在一间又小又闭塞的房子里，四面墙上挂满了教皇及其他宗教物品。观众只要一看到他那间屋子，马上就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还没有敲定由谁来饰演房东。你要是愿意的话，肯定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你瞧，伊格内修斯，只要你肯跟那个呆滞的城市一刀两断，跟你那无知的母亲和你的床一刀两断，你马上就能获得这

---

[1] 伊丽莎白·勃朗宁（1806年3月6日-1861年6月29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受尊敬的诗人之一。

样的绝好机会。你对这个角色有兴趣吗？我们给的酬劳不多，不过你可以住我那儿。

配乐嘛，我可能会用吉他弹一点悲伤或抗争的音乐。我希望这项伟大的电影工程能尽快完成，因为雷欧拉，就是那个与众不同的哈伦区女孩，已经开始缠着我们索要报酬了。我从我老爸那儿榨取了一千美元，尽管他一如既往地怀疑整个项目。

伊格内修斯，为了逗你开心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在通信上了。要是你不接受我的邀请加入电影拍摄，就不必再写信来了。我讨厌懦夫。

玛娜·明科夫

P.S.如果你愿意接受房东这个角色，请给我写信。

“我要让这个粗鲁无礼的荡妇瞧瞧颜色。”伊格内修斯嘟囔着，把艺术中心放映表扔进了灶台下的火苗里。



## 第四章

莱维制裤厂是一个畸形怪异的整体，它由两部分构成。工厂前面是一座砖头砌成的十九世纪的商业楼，双重斜坡屋顶下的阁楼鼓起来的地方是一扇扇洛可可风格的窗户，玻璃大多已经残缺不全了。在这座建筑物中办公室位于第三层，仓库占据第二层，底层则被其他废品和垃圾占据。与这座商业楼房紧紧相连的是冈萨雷斯先生口中的“大脑中心”区域——厂房，它的原型是一座牲口棚状的飞机库。厂房的锡顶上顶着两根斜倚着的大烟囱，两者的角度恰好像一个特大号兔子耳朵似的电视机天线。但这两根天线不仅收不到外界传来的电子信号，还时不时地吐出浓厚的黑烟。沿着整整齐齐的灰色泊船小棚是纵横的江流与穿过运河的铁轨，莱维制裤厂蜷缩在一旁冒着烟，静静地乞求城市化的革新。

“大脑中心”区域进行的活动可着实不一般。伊格内修斯在档案柜附近的位置上钉一块巨幅硬纸板标志，上面用蓝色粗体哥特式字体写着：

研究与查阅部门

管理人：伊·杰·雷利

他整整一上午的时间都用来制作这块标牌，他身子趴在地板上，身边散落着硬纸板以及蓝色海报颜料，他已经仔细地刷了一个多小时。其间，特克西小姐在办公室漫无目的的巡游中踩到了标牌。不过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害，只不过在纸板一角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运动鞋脚印罢了。尽管如此，伊格内修斯还是觉得这个小小的印记冒犯了他。于是他在脚印上以固定风格手法画了一朵颇有戏剧效果的鸢尾花。

“多好啊，”伊格内修斯停止敲敲打打的时候，冈萨雷斯先生开话了，“这块标牌为我们办公室带来了新的基调。”

“这什么意思呀？”特克西小姐在标牌下驻足仔细研究着。

“这只是一个路牌。”伊格内修斯自豪地说。

“我怎么一点儿也看不明白啊，”特克西小姐说，“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她转向伊格内修斯：“冈默斯，这个人是谁呀？”

“特克西小姐，你认识雷利先生呀。他都在这儿工作一星期了。”

“雷利？我还以为是格洛里亚呢。”

“快回去填数字，”冈萨雷斯对她说，“中午之前我们一定要把那份声明送到银行去。”

“是，是，中午之前一定要送去。”特克西小姐连声附和，她慢吞吞走一步停一步地走向女厕所。

“雷利先生，我并不是想给你压力，”冈萨雷斯小心翼翼地说，“不过你桌上还有一大堆材料没来得及整理呢。”

“哦，那个啊，是呀，早上我打开第一个抽屉，迎面就看到一只肥老鼠正啃着阿伯门牌文件夹。我觉得还是等它吃饱喝足了再动手比较妥当，我可不想感染上淋巴腺鼠疫，然后说这是莱维制裤厂的责任。”

“的确是这样，”冈萨雷斯先生紧张地点头，这位身形瘦小一丝不苟的员工一想到可能会出现“工伤”就心悸不已。

“还有呢，我的幽门最近不太听话，这让我没法弯下身去开下面的抽屉。”

“我这儿正好有东西能派上用场呢。”说完，冈萨雷斯转身跑进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储物室，伊格内修斯心想他一定是去拿什么药。不过等他回来的时候，他手里却拿了一个伊格内修斯见过的袖珍型滑轮铁凳。“这个，以前整理档案的家伙就是坐在这上面整理底层抽屉的，你试试。”

“我觉得我这么特殊的体型去适应这种工具恐怕没那么容易。”伊格内修斯观察后得出结论，他敏锐的目光紧紧盯住眼前锈迹斑斑的小凳子。他从小就很胖，平衡感特别差，特别容易摔跤、摔倒、脚底打滑。直到五岁，伊格内修斯才勉强学会像其他小孩一样正常地走路，不过那可是经受了无数次跌打淤伤。“不过，为了莱维制裤厂，我还是愿意试一试。”

伊格内修斯一点一点地蹲下去，肥硕的臀部慢慢沾到凳子上，这时候他的膝盖差不多和肩膀成一条线了。终于他安坐在铁凳上了，那情形活像一只巨大的茄子被钉在一枚图钉上。

“这可不行，我觉得特别难受。”

“试试嘛。”冈萨雷斯先生乐观地鼓励道。

伊格内修斯用两脚支撑着自己，紧张兮兮地沿着档案柜一侧滑行着，突然，凳子下的一只滑轮“咔”地一声卡住了，然后凳子微微一斜，接着整个儿都翻了过去，伊格内修斯被重重地摔到地板上。

“哦，上帝呀！”他大叫一声，“我的背肯定摔坏了！”

“别急，”冈萨雷斯先生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情形，他用他尖厉的

男高音大叫道，“我扶你起来。”

“不行！你怎么挪得动一个摔坏了背的伤员呢！你应该找个担架来。我可不想因为你的过失搞成瘫痪。”

“请试着站起来，雷利先生，”冈萨雷斯看着脚下横着的庞然大物，一颗心沉到了谷底，“我帮你，我想你应该没伤得太严重。”

“别碰我！”伊格内修斯尖叫起来，“你这蠢蛋！我才不要下半辈子都坐在轮椅上！”

冈萨雷斯只觉得两脚冰冷发麻。

伊格内修斯轰然倒下的声音把特克西小姐从厕所里吸引出来了。她绕过散落的文件跌跌撞撞地停在躺在地上山一般的伊格内修斯跟前。

“哦，天哪，”她虚弱地问道，“难道是格洛里亚要死了吗？冈默斯？”

“不是。”冈萨雷斯尖锐地回答道。

“哦，听到这我很高兴。”特克西小姐说着，一只脚不小心踩在伊格内修斯摊开的手掌上。

“哎哟，我的老天！”他大吼一声，身子“噌”地弹了起来直立地坐在地上，“我手上的骨头都被踩断啦！我的手废掉啦！”

“特克西小姐身体很轻的，”冈萨雷斯经理安慰伊格内修斯道，“她对你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那让她在你身上试试啊，蠢货！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伊格内修斯坐在同事们矗立的大腿间，端详着自己受伤的手指。

“今天这只手是不能用了。我还是赶紧回家用凉水冲冲吧。”

“不过你得干完活呀，你还有一大堆档案没整理呢。瞧瞧你已经赶不上进度啦。”

“这时候你还惦记着整理档案？我正准备联系我的律师，让他们起诉你把我骗到这张可恶的凳子上去呢！”

“我们会拉你起来的，格洛里亚。”特克西小姐摆出一副蓄势发力的姿势，她穿着运动鞋的两只脚一字站开，脚尖朝外，跳芭蕾舞一般蹲了下来。

“你给我起来，”冈萨雷斯朝她吼道，“你会摔倒的。”

“不会的，”特克西小姐紧抿着的干枯的嘴唇里漏出几个字，“我要帮格洛里亚站起来。冈默斯，你也蹲下来，我们一起抓住他的胳膊。”

伊格内修斯动也不动地看着冈萨雷斯先生在自己的另一侧蹲了下来。

“你们这样两边重量不均匀，”伊格内修斯权威地指导他们，“要是你们想把我拉起来，这种姿势没有杠杆可以借助，我怀疑这种做法会让我们三个人都受伤。我建议你们试试站立的姿势，这样你们很容易弯下腰，然后把我拉起来。”

“别紧张，格洛里亚。”特克西小姐一边说着一边弓着背前后晃动着，接着她摇摇摆摆地一头朝前栽倒在伊格内修斯身上，被这么一撞伊格内修斯又仰面朝天地躺在地板上了。特克西小姐头上的鸭舌帽帽檐正抵着伊格内修斯的喉咙。

“呜噢，”伊格内修斯喉咙里发出咕嘟声，“噢噢——呸——”

“格洛里亚！”特克西小姐呼哧呼哧喘着气，看到自己眼皮底下的那张大脸，“不好了，冈默斯，快叫医生。”

“特克西小姐，快从雷利先生的身上下来！”办公室经理蹲在两个手下面前，恶狠狠地朝特克西小姐喊道。

“呸——”

“你们这些家伙在地板上搞什么鬼？”突然门口传来一个男人的声

音。冈萨雷斯先生激动的脸庞一下子写满了惊恐的表情，他尖声叫道，“早上好，莱维先生，见到您真高兴。”

“我就过来看一下有没有私人邮件，我马上就要开车回东部。这么大的一个标志是干吗用的？真是要把人眼珠子都挖出来了。”

“是莱维先生吗？”伊格内修斯躺在地板上叫道，可惜一排排档案柜挡住了视线，让他看不到说话的人，“噗——呸——我一直想见见他呢。”

他终于把身上的特克西小姐甩到地板上，然后挣扎着站起身，看到一个运动装打扮的中年男子，手握着办公室门上的把手，以便和来时一样飞快地离开。

“嘿，你好，”莱维先生草草地打了声招呼，“是新员工吗，冈萨雷斯？”

“哦，正是，莱维先生，这位是雷利先生。他工作非常高效，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事实上，在他的提议下，我们成功裁掉了办公室其他几位员工。”

“噗噗，呸——”

“哦，是吗，标牌上写的那个名字。”莱维先生神色怪异地看了伊格内修斯一眼。

“对于贵公司，我有着极大的兴趣，”伊格内修斯告诉莱维先生，“门口你看到的那块标牌只不过是我计划为贵公司创造的新事物之一。噗，呸——我会让你对这家企业的看法有所改观，先生，记住我的话。”

“哦，是吗？”莱维先生用一种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伊格内修斯，“我的邮件呢，冈萨雷斯？”

“哦，没多少，您新办的信用卡寄到了。还有全球航空公司给您寄来了一张证书，为了感谢您乘坐他们的航班飞行了一百多个小时，您已

经成为他们的荣誉飞行员了。”冈萨雷斯打开抽屉把邮件递给莱维先生：“迈阿密一家酒店寄来一份宣传册。”

“你最好开始为我预订春季比赛的住宿，我给过你比赛地点的日程表吧？”

“是的，老板。还有一件事，有几份文件需要您签字。我还得给阿伯门货物公司回个信，他们总是麻烦不断。”

“这群惹事佬又怎么了？”

“他们说我们上次发给他们的那批裤子裤管只有两英尺长。我正想办法调查这事呢。”

“是吗？好吧，这地方总是发生这些奇奇怪怪的事。”莱维先生飞快地说，这间办公室又开始让他不舒服了，他得赶紧走。“和工厂那边管事的联系一下。他叫什么来着？好了，那些文件什么的你就和以前一样签一下就行了，我得走了。”莱维先生把门拉开，“别让这些孩子工作太辛苦了，冈萨雷斯。再见！特克西小姐，我妻子让我问候您。”

特克西小姐正坐在地板上系运动鞋鞋带。

“特克西小姐！”冈萨雷斯尖叫起来，“莱维先生正和你说话呢！”

“谁呀？”特克西小姐不客气地回吼道，“我以为你说他死了呢。”

“我希望下次您再来看望我们的时候，会发现这里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伊格内修斯说，“我们会为这个地方重新注入活力，还有您的生意！”

“好吧，慢慢来。”莱维先生说着甩上了门。

“他可真是个好人的。”冈萨雷斯先生激动地告诉伊格内修斯，透过窗户，他俩人目送莱维先生钻进他的跑车，引擎声一响，莱维先生一眨眼就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一股蓝色的尾气缓缓落下。

“或许我可以开始整理文件了。”伊格内修斯正盯着一条空荡荡的街道，突然回过神来说道，“请你把这些信给签了，这样我就能把它们复印件归档。老鼠啃过的阿伯门文件夹现在也该安全了吧。”

伊格内修斯一眼瞟到冈萨雷斯先生正吃力地在信件上伪造“戈斯·莱维”的签名。

“雷利先生，”冈萨雷斯边说边小心翼翼地将他价值两美元的钢笔笔尖旋进笔帽中，“我去一下工厂，和那边的负责人谈一下，请你照看一下这里。”

要说“照看”，伊格内修斯一下子觉得冈萨雷斯指的是特克西小姐，这会儿，她正躺在档案柜前的地板上呼声震天呢。

“放心吧，”伊格内修斯用西班牙语回答道，微笑着说，“为了您高贵的嘱托，我用西班牙语表示敬意。”

等经理一出办公室的门，伊格内修斯立即抽出一张莱维公司专用信纸放在冈萨雷斯墨色的打字机下面。如果莱维制裤厂要想有一番作为，首先就得对那些大不敬的无礼分子施以重惩。想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现代商业界存活下来，莱维制裤厂一定要更加军事化，更具有威信。伊格内修斯在打字机上着手打出第一部：

阿伯门货物公司

堪萨斯，密苏里州

美利坚合众国

阿伯门先生——大白痴：

我们通过邮政渠道收到你们对我工厂所生产的裤子的荒唐评论。这



些评论本身就反映出你们对于现实情况完全不了解。如果你们能更聪明一点，现在应该也能够了解或猜测到，我们完全是有意将这些不符合规格的裤子发至贵公司的，我们非常清楚裤子的长度有问题。

“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你们在胡言乱语时一定会这样喃喃自问。不过，要你们理解“商业”一词所包含的瞬息万变的内涵，并把它们融入到你们苍白无知的世界观中去，这无疑是天方夜谭。

这批裤子之所以会发到贵厂，其一是为了测试你们的主动性（如果你们在生意上够聪明够警醒，完全可以将这些七分裤宣传成男子汉气概的象征。显然，贵公司的广告宣传很不得力）。第二，作为我公司优质产品的经销商，我们要检测你们能否达到行业标准（不管我们生产的裤子在设计与结构上多么的不同寻常，但只要贴上我们莱维制裤厂的标签，就必须保证销量。显然，你们在这一点上无疑也很失败）。

我们不希望今后再接到此类大惊小怪的投诉。若有信件往来，请限于订货要求。我们莱维制裤厂是一个繁忙又活跃的组织，不必要的骚扰捣乱只会阻碍我们的工作进程。尊敬的先生，如果你再次骚扰我公司，你可怜的肩膀恐怕要遭受鞭笞之苦。

愤怒中的  
戈斯·莱维

伊格内修斯觉得这封信中蕴含的思想，只会让这个世界无助地感受到其巨大的力量与力度，想到这他不禁快活极了。他拿起经理的钢笔，同样也在信尾伪造了一个莱维先生的签名，接着将冈萨雷斯写好的回信

撕得粉碎，然后再把自己那封信投入信箱里。做完这一切后，伊格内修斯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绕过特克西小姐瘦小的身子——她完全睡死过去了，回到自己的文档整理部门，随手将一叠没来得及归档的文件扔进了垃圾桶。

“嗨，李小姐，那个肥妈和她戴绿帽子的儿子有没有再来过呀？”

“谢天谢地，没有。这些人只会毁你的生意。”

“那你的孤儿小朋友什么时候再来呀？哇哦，我很想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打赌他们将是警察关注到的第一拨孤儿。”

“我告诉过你我就是送点东西给这些孩子而已，有时候做点好事也没什么坏处，而且还会让你心情变好。”

“听起来真像‘欢乐之夜’酒吧会做的善事呀，那些孤儿肯定花了不少钱买他们想要的东西吧。”

“好了，别老惦记那些孩子，赶快惦记下我的地板吧。我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先是达莲娜说要跳舞，接着你又说要涨工资，更糟糕的是，”拉娜想起午夜光景酒吧里突然出现的几个便衣警察，不由得眉头一皱，“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那倒是，我也看出来。我就快在这间妓院里饿死了。”

“呃，琼斯，你最近没再去警局吧？”拉娜小心地问道，暗自思忖会不会是琼斯把这些警察引到这里来的呢。这个琼斯越来越让她头痛，虽然工钱的确很便宜。

“没有，我最近都没再见到我的警察老朋友了。我正等着搜集确凿的证据再去呢，”琼斯露出一副阴沉的表情，“我等着找到孤儿事件的

突破口，哦耶！”

拉娜抿紧了红润的嘴唇，费力地揣测到底是谁向警方走漏了风声。

雷利夫人简直不能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她身上——没有电视机的声音，没有无休止的抱怨，厕所空荡荡的，就连蟑螂都偃旗息鼓了。她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啜了一小口麝香葡萄酒，一口气吹向一只正准备横穿桌面的小蟑螂，那小小的身子立即飞了出去不见了踪影。“拜拜，小家伙。”雷利夫人说道，又在酒杯里倒了一英寸左右的红酒。她甚至第一次感觉这个家的气味都变得不一样了。其实家里的味道没什么变化，只不过儿子身上奇异的体味总是让她想起旧茶叶罐子。现在，这种味道似乎也变淡了，她拿起杯子，心想莱维制裤厂是不是开始散发出隔夜白毫<sup>[1]</sup>的味道呢。

没来由地，雷利夫人想起了那惊悸的一夜。那晚她和雷利先生去普利塔尼亚电影院看克拉克·盖博和珍·哈洛主演的《红尘》。回家后的激情与混乱，激发了温和的雷利先生采用了某种间接体位，就在那一夜，她怀上了伊格内修斯。可怜的雷利先生后来到死也没再进过电影院。

雷利夫人叹了口气，目光转向了地板，她想看看那只小蟑螂是不是还在附近，是不是还活着。她现在心情好得不想伤害任何生命。正当她看着油毡发呆的时候，狭小的客厅里电话铃声大作。雷利夫人把瓶塞塞回酒瓶子里，然后将酒瓶放进冰冷的烤箱里。

“你好。”她拿起听筒。

---

[1] 白毫：中国产的一种高级红茶。

“嗨，是艾琳吗？”电话里传来粗哑的女声，“宝贝，你在做什么呢？是我，桑塔·巴特葛利亚。”

“哦，你最近怎么样，甜心？”

“我累坏了。我刚刚在后院剥了四十八只牡蛎，”桑塔扯着沙哑的男中音般的嗓子，“那可是件苦差事啊，你别不信，拿着刀子往它们硬壳上敲。”

“我可不会干这样的事。”雷利夫人实事求是地说。

“我倒不介意，我很小的时候就会给我妈妈剥牡蛎。她在朗坦施拉格集市里摆摊卖海鲜。我可怜的妈妈，从渡船上下来时，一句英语也不会说。那时候我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不点儿，只会剥牡蛎。我没上过学，一点也没有，宝贝。我就在那儿，在摊子上把牡蛎一只只剥开。有时候，妈妈也会朝我身上砸东西，我们总会在摊子周围制造许多骚乱，这就是我们。”

“你妈妈很容易激动，是吧？”

“可怜的女人。她戴着那顶遮阳帽不论刮风下雨都得站在那里，尤其是她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懂周围人在说什么。那段日子真的很艰苦，艾琳，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孩子。”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雷利夫人恳切地表示赞同，“我们住在王妃街的那段日子也很艰难。我爸爸很穷，他找了个拉货车的活，后来呢，改用汽车，结果有一次他手卡到了风扇皮带里去了，接下来连着好几个星期我们都只能吃红豆和白米饭。”

“吃多了红豆我会放屁的。”

“我也是，哦，桑塔，甜心，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

“哦，对了，我差点忘了，你记得我们上次一起去打保龄球是星期几吗？”

“星期二？”

“不对，我觉得是星期三。不管怎么说，那一晚，安格洛被警察抓了，一晚没回家。”

“这太不可思议啦，警察怎么把自己人给抓了。”

“就是，可怜的安格洛，那么贴心的一个人，他肯定是在警局里惹了什么麻烦啦。”桑塔沙哑地在电话另一头咳嗽了几声，“反正就是你开车来接我，就我们两个一起去打保龄球那晚。今天早上我在鱼市买牡蛎，有个老头子向我走过来说：‘前几天晚上您是不是在保龄球馆呀？’我就说：‘是呀，先生，我经常去那里。’然后他又说：‘那天我和我女儿女婿也在那儿，我看见你和一位红头发的女士一起。’我就说：‘你是说那位红褐色头发的女士吗？那是我的朋友雷利小姐。我正在教她怎么打保龄球呢。’就这样，艾琳。他就压了压帽子，走出了集市。”

“那是谁呢？”雷利夫人兴致勃勃地问道，“这可真奇怪，他看起来怎么样，宝贝？”

“很和善，但有点老。我以前经常看见他在小区附近，带着几个小孩去做弥撒。我猜那是他孙子孙女。”

“这可怪了，谁会问起我呀？”

“我也不知道，小家伙。不过你最好注意一点，有人对你不怀好意了。”

“啊呀，桑塔！我都年纪一大把了，姑娘。”

“听听这是什么话呀，你还是很可爱的，艾琳。在保龄球馆我看到好多男人对你暗送秋波呢。”

“啊呀，你继续说。”

“这可是千真万确，宝贝。我才没撒谎，你被你那个宝贝儿子困得太久啦。”

“伊格内修斯说他在莱维制裤厂干得不错，”雷利夫人争辩道，“我才不想和什么老男人有什么瓜葛呢。”

“他也没有那么老啦，”桑塔的语气听起来有点受伤，“艾琳，今晚七点我和安格洛来接你。”

“我在想要不要去呢，伊格内修斯一直说我应该待在家里。”

“为什么要你待在家里，姑娘？安格洛说你儿子是个大人了。”

“伊格内修斯说他害怕一个人留在家里，他担心有强盗。”

“那把他一块儿带上，安格洛可以教他打保龄球嘛。”

“哎哟，伊格内修斯可不是那种喜欢运动的孩子。”雷利夫人赶紧说道。

“不管怎么说你一定要来哦，好不好？”

“好吧，”雷利夫人终于答应了，“我想锻炼一下对我的手肘也有好处。我让伊格内修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好了。”

“就是嘛，”桑塔说道，“又没有人想害他。”

“而且我们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偷，我都不知道他这种可笑的念头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那我和安格洛七点钟准时来接你哦。”

“好的，嘿，听着，亲爱的，你再去集市打听打听那位老先生是谁吧。”

莱维夫妇的房子建在一座松林密布的小山上，从山上望下去正好能看到圣路易斯港口灰蒙蒙的海水。房子外表古朴却又不失优雅，而内部

则和古朴扯不上一一点关系。整栋房子就像一个恒温的子宫——以各种管道和通风口为脐带连接到一个全年无休止地运作的空调上，换气管道毫无声息地给屋子里输入净化脱水后的墨西哥湾清新海风，同时把莱维一家呼出的二氧化碳、香烟烟雾以及百无聊赖的气息通通排出去。这台为整栋房子注入生机的中央空调被埋在相当于房子肠道部分的吸声瓦内，如同红十字会的指导员人工呼吸课上强调的“节律”一样：“新鲜空气进来，浊气出去，新鲜空气进来。”

而整间屋子也的确同母亲的子宫一样温暖舒适。每张椅子都是泡沫塑料和羽绒做的，对压力有着惊人的敏感，只要轻轻一按，椅子便立即陷下好几英寸。如果你不小心踩到聚丙烯尼龙地毯上，就能感觉到地毯上的绒毛正柔柔地抚摩着脚踝。客厅吧台旁边摆着一台收音机拨号盘似的东西，只要转一下，就能发出柔和或明亮的光线，全凭你当下的情绪而定。房子里每隔几步就摆放着一张太空椅、一张按摩床以及一张电动按摩垫，垫子上的不同部分正对应着身体各个部位，按摩的力道又轻柔又引人遐思。置身于“莱维之宅”——沿海公路指示牌是这么写的——那简直就如同置身于世外桃源一般，而一旦进入宅院与世隔绝的隔音墙内，不管什么人都能在此极大地满足自己的要求。

不过对莱维夫妇来说，这栋屋子里唯一的不和谐音符却是自己的另一半。这会儿他们正坐在电视机前，盯着屏幕上五彩斑斓的色彩交汇在一起。

“帕里·科莫的脸是绿的，”莱维太太语气极度不满，“他看起来像具尸体。你最好把这台电视机退回商店。”

“我这星期才从新奥尔良把它买回来的。”莱维先生答道，他穿着一

件绒布睡袍，胸口大大的V字形领口袒露着一小撮黑色的胸毛，他正往胸毛上吹着气。莱维先生刚刚洗了个桑拿浴，他想把自己彻底烘干。虽然空调和中央暖气系统全年无休地运转，他还是觉得不放心。

“这样啊，那你再送回去，我可不想这台破电视把我的眼睛弄瞎了。”

“拜托，闭嘴，他看起来不挺正常嘛。”

“他看上去一点都不正常。你看他嘴唇多绿啊。”

“那是这些演员故意擦的化妆品。”

“你是说化妆师给科莫德涂了绿色口红喽？”

“我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你当然不知道啦。”莱维太太那双画着蓝绿色眼影的眼睛正盯着丈夫，而他正躺在黄色尼龙沙发里，他身上堆满了枕头，只露出一点绒布睡袍，以及毛茸茸腿上挂着的一只橡胶浴鞋。

“别来烦我，”莱维先生不耐烦地说，“玩你的按摩垫去。”

“今天我用不了那玩意儿，我刚做了头发。”

她碰了碰头发上高耸的发卷。

“美发师跟我说我应该买个假发套。”她又说。

“你还要假发做什么？看看你头发都成什么样了。”

“我想买个深褐色的假发，这样我就能改变一下形象。”

“听着，你现在的头发就是褐色的，对不对？所以为啥不等你头发自然长出来之后再买个金色假发呢？”

“这点我倒没想到。”

“那你就安静一会儿，花点时间想一想。我都累死了，今天去镇上我顺便去了趟公司。一去那儿我就心情郁闷。”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和我想的一样，”莱维夫人长叹了一口气，“你把你父亲的事业都丢到阴沟里去了。这就是你人生的悲剧。”

“我的上帝，谁会想要那样的旧工厂啊？现在没人会买那里生产的裤子了。这都怪我爸没远见。三十年代打褶裤刚问世的时候，他硬是要生产平板裤。是，他可是服装领域的亨利·福特。后来呢，五十年代的时候平板裤流行起来了，结果他又开始生产打褶裤。眼下你真该看看冈萨雷斯所说的‘夏季新品系列’，那裤子简直是马戏团小丑穿的彩球裤，还有那布料，给我当洗碗布我都不要。”

“我俩刚结婚那会儿，我还很崇拜你，戈斯。我觉得你有冲劲，你肯定会把莱维制裤厂发扬光大，说不定还能把分公司开到纽约去呢。结果当它完完整整地交到你手里时，你却把它都丢到了一边。”

“拜托，别再发牢骚了行不行，你不是过得挺滋润吗。”

“你父亲才是个人物，我很敬重他。”

“我爸爸就是个又小气又低级的男人，一个暴君。我年轻的时候的确对公司还有点兴趣，不，应该说是很大的兴趣。结果呢，他的专制把我的兴趣都毁了。现在对我来说，莱维制裤厂只是‘他的’公司，那就让它待在阴沟里好啦。想当初只要是我想出来的点子，他统统都要反对，就是为了证明我是儿子，他是老子。如果我说：‘打褶’，他就说：‘不要打褶！绝对不要！’如果我说：‘我们试试新的合成布料吧。’他就说：‘除非我死了。’”

“你父亲可是推着货车当街卖裤子起家的，看看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

你有这么好的基础，你本来完全可以让莱维制裤厂成为全国知名品牌。”

“我没这么做是国家走运，相信我。我整个童年都穿着那些裤子。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再听你唠唠叨叨了，就此打住。”

“行，那安静会儿好了。看，科莫的嘴唇又变成粉红了……唉，你从来都没在苏珊和桑德拉面前树立一个好父亲的形象。”

“上次桑德拉回家，打开钱包想拿根香烟，结果一打橡胶避孕套掉在地上，正好掉在我脚边。”

“这就是我想说明的问题呀。你从来都不为你的两个女儿树立好榜样，难怪她们现在一团糟。我可是尽力了。”

“听着，别再讨论苏珊和桑德拉了，行不行，她们都去上大学了，我们应该庆幸自己不知道大学里的情况怎么样。等她们玩累了，自然会找个穷小子嫁了，到时候不就万事大吉了。”

“那到时你又想做一个怎样的祖父呢？”

“不知道，你就别烦我了。去玩你的按摩垫去，要不就去旋转浴缸里泡个澡，这个节目我正看到兴头上呢。”

“这些演员的脸都成什么颜色了，你还能看得这么高兴？”

“咱们就别再重复这个话题了。”

“下个月我们去迈阿密吗？”

“可能吧，可能我们就在那儿长住了。”

“放弃这里的一切？”

“有什么好放弃的？你的按摩垫可以用货车拖着走呀。”

“那公司怎么办？”

“公司能赚的钱都赚到了，现在该卖掉它了。”

“幸亏你父亲已经死了，他要是活着见到这一切可如何是好。”莱维太太哀怨地瞟了一眼丈夫的浴鞋，“我猜你全部的时间都要花在世界巡回赛、德比赛马、戴托纳塞车之类的地方了吧。真是悲剧啊，戈斯，活生生的悲剧。”

“你可别想把莱维制裤厂变成阿瑟·米勒<sup>[1]</sup>的戏剧。”

“谢天谢地，还有我在你身边管着你，对公司还有一份心。对了，特克西小姐怎么样？我希望她现在还挺明白的，还能继续工作。”

“她还活着，这不就够了。”

“至少我还知道关心她。要是你，估计早把她扔到雪地里了。”

“这个女人早就该退休了。”

“我跟你说过退休肯定会要了她的命，她必须要能够感受到自己被爱，被需要。这个女人真是给我们提供了心理上重获青春的希望。我希望什么时候你能带她到这儿来一趟，我非常想好好研究一下她。”

“把那个老家伙带到这儿？你疯了吗？我可不想让一个叫我联想到莱维制裤厂的人在我的书房里打呼噜，她的口水会把所有的沙发都弄湿。”

“多么典型啊，冷酷无情的人啊！”莱维太太叹道，“这么多年来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你硬要把特克西小姐强留在办公室这种事我都忍了，你明知道她整天都让冈萨雷斯抓狂。我早上去办公室的时候每个人都倒在地板上。不要问我他们在做什么，什么都有可能。”莱维先生的牙缝滋滋作响，“冈萨雷斯还是像往常一样不着边际，可你真该看看另一个家伙，我都

---

[1] 阿瑟·米勒：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代表作有《推销员之死》。

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找来那号人物。听我的，你一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三个小丑整天待在办公室里都做些什么，竟到现在都没出事，光想想都觉得是奇迹。”

伊格内修斯决定还是不去普利塔尼亚电影院了。最近正在上映一部广受好评的瑞典剧，但它讲述的是一个丢失灵魂的男人，伊格内修斯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觉得有必要和剧院经理谈一谈问问他为什么要订这么无聊的影片。

他又检查了一下门闩有没有闩好，心里嘀咕着不知妈妈什么时候能回家。突然之间，她几乎每晚都要出去。不过这会儿，伊格内修斯脑子里还想着其他事情。他走近书桌，看了看那堆自己写好的文章，本来这些都是准备投到杂志社发表的。为政见类的杂志，伊格内修斯写过《纪念波爱休斯》和《为荷丝韦德的辩护：给那些诬蔑她不存在的蠢人》；给家庭类杂志伊格内修斯写过《雷克斯之死》以及《孩子，世界的希望》；他还想着在周末读物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为此他还写了《水安全的挑战》、《八汽缸汽车的危险》、《禁欲，控制生育最安全之法》以及《新奥尔良，浪漫与文化之都》。他翻阅着这些旧手稿，奇怪怎么自己从来都没有把它们寄出去，况且每一篇文章都有其独到精妙之处呢。

不过眼下正有一个非常商业化的新项目要处理呢，伊格内修斯这么想着，大掌一挥把书桌上所有的稿子和笔记本都推到了地板上，桌子一下子干净了不少。他把一本新的活页文件簿放在面前，然后拿起一支红色的蜡笔一笔一画在硬皮封面上写上“一个上班男孩的日记，又名，摆脱懒惰之路”。写完后，他把文件簿里纸上画好线的“蓝马”标签撕了

下来，贴到文件簿里。接着他又用铅笔在一堆已经用过的莱维公司专用信纸上戳了几个洞，把信纸塞到文件簿底下，再拿起莱维制裤厂专用圆珠笔，在新制“蓝马”牌纸张上写下：

**亲爱的读者：**

**书本是不朽之子，敢于公然挑衅自己的父辈。**

——柏拉图

亲爱的读者，我发现自己已经逐渐习惯了办公室生活那忙乱的节奏，以前，我是断然没有料到自己能够有这样的适应能力。当然，有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在莱维制裤有限公司短短的工作时间里，我已经发明了几项能有效地减轻工作负担的方法。如果你也是一位办公室职员，此时正好利用咖啡休息时间有幸读到这篇见解独到的文章，不妨拿出笔来记下我发明中的一两条。这些见解同样也适用于诸位警官与企业巨头。

我习惯在规定上班時間后一小时到岗，这样，等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得到了更充分的休息，也更有精神了。我有意识地避开了工作日难熬的第一个小时，是因为在这一小时里，我的身体与感官仍然处于懈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做任何工作都是种痛苦的考验。而我的晚到策略让接下来的工作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我在整理文档方面的创新之举暂时还不方便透露，因为这样的革新实在非常之大胆，我必须先看看实际效果如何。不过理论上来说，它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我必须得说这些又脆又黄的纸张是很大的火灾隐

患。并且我所整理的文档还有一项比较特殊的地方——不是所有办公室都会碰到这种情况——那就是它已经成了各种各样寄生虫的容身之所了。的确，淋巴腺鼠疫在中世纪曾是一种致命的灾难，可是，要是在如今这令人生厌的时代再染上这种疾病，就只能用“荒唐”二字来形容了。

今天，我们办公室终于有幸得到我们的上司兼主子——戈斯·莱维先生的大驾光临。说实话，我觉得他举止非常随便，态度也很冷淡。我的标牌果然唤起了他的注意力（是的，读者们，这块标志牌终于涂刷粘贴完毕了，而我画的皇家鸞尾花纹更是增色不少）。不过，他对这块牌子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他待的时间非常短，根本不像是来处理公事。不过我们这些小人物又有什么立场去质疑他们商业巨头的动机呢？他们的喜怒哀乐可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脉啊。不过总有一天，他会看到我对这家公司的付出，我的奉献与牺牲。而我，反过来也会让他对莱维制裤厂重拾信心的。

特克西小姐还是保持了她一贯的作风，这一点表明，她甚至比我想得还要睿智。我猜这位女士知道很多内情，显而易见，她那冷淡的态度只不过是為了掩飾她对莱维制裤的憎恶而已。只要一提到退休，她便口齿清晰，话语流畅。我注意到她需要一双新的白袜子，她脚上那一双已经穿成灰色的了。也许我过些时候会送给她一双吸汗性能良好的白色运动袜，我相信这样的举动肯定能够打动她，让她告诉我更多内幕。特克西小姐似乎对我的帽子也表现出越来越浓的喜爱之情，现在她经常戴着我的帽子，而不是原来那顶赛璐珞遮阳帽。

在之前连载的文章中我曾提到过，我正效仿诗人弥尔顿，像他那样把青年时代用在与世隔绝的冥想与修习之中，以此历练我的写作技能。

但我母亲无节制的放纵行径以一种最漫不经心的方式将我推进了这个世界，所以我的身体机能仍然处于剧烈波动阶段。因此，面对上班生活的压力，我仍然处于适应期。一旦我的生理系统完全适应了办公室工作，我一定加大步伐，前往公司的“心脏”——生产工厂去参观视察。透过工厂大门，我已经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嗤嗤声与吼叫声。不过，目前我虚弱的身体状况着实不允许我立即进入这炼狱般的地方。不过有时也会有些工人摸索到办公室来，提出一些愚蠢的申诉（通常是抱怨车间负责人酗酒闹事之类的老问题）。等我身体完全好了，我一定去看看这些工人。对于社会行动，我可是有着深切而又坚定的信念。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为这些工人提供帮助，我不能容忍在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面前表现得像懦夫。我坚信，要想根治这个时代的弊病，就需要一番大无畏的粉碎性作为。

社会摘记：我多次想要逃离普利塔尼亚电影院，我被诱惑着看了几部彩色恐怖片，这是电影艺术的堕落，是对任何品位与尊严的污蔑，这一卷卷畸形产物一次又一次地刺伤了我不敢置信的双眼，打击了我纯洁无瑕的心灵，封闭了我可怜的幽门。

近来我母亲和几位不受欢迎的人打得火热，他们正想把她改造成运动爱好者——这一堕落的人群有规律地去打保龄球，直到失去知觉。有时候，我发觉在这些家庭的干扰之下，要继续我刚刚渐入佳境的写作事业简直万分痛苦。

健康摘记：今天下午我的幽门猛烈地闭上了，因为冈萨雷斯先生要我替他添加一栏数据。不过，等他发现这一要求给我造成的灾难，他很贴心地自己把数据添上了。我其实很不想闹事，但是幽门的状况不允许

我容忍。这个办公室经理有时候的确挺讨人厌的。

未完待续

达里尔——你们的上班男孩

伊格内修斯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这本日记真是融合了所有的可能性，它是一个当代年轻男孩面临的问题中最鲜活、生动的记载。最后，他合上活页文件簿，开始构思玛娜的回信，回信一定要毫不留情面地、刻薄地鞭挞她个人与她的世界观。不过，这封回信最好还是等他去了工厂，看看那儿有没有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再说吧。这么大胆冒进的举动必须谨小慎微才行。说不定他能和工厂的工人们做出一番大动作呢，也让玛娜沦落为社会运动方面的保守派。他必须要证明自己绝对比这个轻佻的荡妇强。

做完这一切，伊格内修斯拿起他的琉特琴，准备引吭高歌放松一下。歌唱前他还做了一番像模像样的准备工作，他伸出了巨大的舌头，舔了舔嘴唇上方的胡子，然后一边弹琴一边唱了起来：“切莫再迟疑，向你继承之物前进吧，你的双眸，是纯美佳酿。”

“闭嘴！”安妮小姐的尖叫声从对面紧闭的百叶窗里传了出来。

“你竟敢如此无礼！”伊格内修斯毫不客气地回应道，他扒开自己房间的百叶窗，瞪着冰冷漆黑的小巷子。“开窗！开窗！你这个躲在百叶窗后面不敢见人的懦夫！”

他愤怒地冲进厨房，装了一罐满满当当的水，又跑回自己的房间。正当他要把水泼向安妮小姐仍然紧闭的百叶窗上时，伊格内修斯听到街



上有关车门的声音，有人正走进巷子里。他赶紧关上百叶窗，又关了灯，听她妈妈和什么人在说话。他们经过自己房间的窗户下时，曼库索巡警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一个粗哑的女声接口道：“这里看起来很安全嘛，艾琳。一盏灯都没有，他肯定看电影去了。”

趁他们打开厨房门的空当，伊格内修斯赶紧披上外套，穿过客厅跑到前门。他看到曼库索警官那辆白色的“漫步者”牌警车正停在房子前面。伊格内修斯费劲地蹲了下来，将手指伸进轮胎的气门芯里，直到嘶嘶的漏气声停了才把手伸回来。轮胎底部像煎饼一样软软地贴在砖砌排水沟上。接着他再慢慢穿过小巷绕到屋子后面，巷子的宽度正好容得下他那大块头。

厨房里灯火通明，透过紧闭的窗户，他听到母亲廉价的收音机正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伊格内修斯摸着黑蹑手蹑脚地爬上台阶，透过后门油腻腻的玻璃窗窥视里面。母亲和曼库索巡警正坐在餐桌旁，桌上放着一瓶只剩五分之一的时代波本威士忌。曼库索巡警看起来似乎比以往更受蹂躏，不过雷利夫人一只脚正在油毡上打着拍子，一边羞怯地笑着望着屋子中央。一头灰白卷发的矮胖女人正在油毡边上跳舞，甩动着耷拉在白色保龄球衫下的双乳。脚下一双保龄球鞋节奏分明地猛踩地板，她那摇晃的胸部和扭来扭去的屁股在桌子和烤炉之间来来回回不停地打转。

这么看来，这就是曼库索巡警的阿姨喽。也只有像他这样的货色才配有这样的阿姨。伊格内修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呼！”雷利夫人发出一声快活的尖叫，“桑塔！”

“看好了，宝贝。”灰头发女人像个拳击裁判似的也跟着尖叫了一声，并且越晃越低，整个身子都快贴到地面了。

“哦，我的上帝呀！”伊格内修斯喃喃自语。

“你快要把五脏六腑都拧出来了，姑娘，”雷利夫人大笑着说，“你要把我结实的地板都扭穿了哟。”

“你最好还是停下来吧，桑塔阿姨。”曼库索巡警皱紧了眉头说。

“见鬼，我才不要在这时候停下来呢，我就快做到了，”那女人边回嘴边有节奏地一点点起身，“谁说做了奶奶就不能跳舞啊？”

她伸开双臂，一纵身越过了整张油毡。

“主啊！”雷利夫人狂笑起来，她斜着酒瓶子往杯子里倒酒，“要是伊格内修斯回来看到这一切会怎么样啊？”

“去他娘的伊格内修斯！”

“桑塔！”雷利夫人倒抽了一口冷气，神情震惊，不过伊格内修斯敏锐地发现震惊之余她还带着些许欣喜。

“你们这些人给我闭嘴！”安妮小姐透过百叶窗又是一声尖叫。

“谁呀？”桑塔问雷利夫人。

“在我报警之前，你们最好给我停下来。”安妮小姐含混地喊道。

“拜托，停下来吧。”曼库索巡警不安地恳求道。

## 第五章

吧台后面，达莲娜正往半空的酒瓶子里灌水。

“嘿，达莲娜，听听这条狗屎新闻，”拉娜·李一边说着一边折了折报纸，用烟灰缸压住它，“‘昨晚，住在圣彼得街 796 号的弗莱达·克莱伯、贝蒂·邦博与莉兹·斯蒂尔，因在圣勃良第街 570 号埃尔·卡巴洛酒吧滋事而被拘捕起来，罪名是妨碍和平与在公共场所制造混乱。据参与抓捕行动的警员称，事件源于一位身份不明的男子向其中一名女子求婚。该女子的两位同伴痛殴该男子后逃离了酒吧。其中名叫斯蒂尔的女子向酒保扔了一张高脚凳，其他两名女子则用椅子及啤酒瓶威胁酒吧内的其他客人。据现场目击者称，被殴逃跑的男子脚上穿着保龄球鞋。’怎么样？就是这些人把咱们社区都给毁了。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想向这些女同性恋献殷勤，结果被她们狠揍了一顿。曾经，这里一切都宁静而正常，结果现在呢，到处都是女同志、男同志，难怪生意越来越难做。我可受不了女同性恋，绝对不能忍受！”

“现在到晚上就只有便衣警察才来光顾，”达莲娜说，“他们怎么不派个便衣女警去抓那些女同性恋呀？”

“这个地方真他妈快变成大警局了。我简直就是在为警员友好协会举办慈善义演。”拉娜心烦地抱怨道，“这么多空地方，就只有几个条子互抛暗号。我还得花一半的时间看着你这没脑子的东西，以防你向这些人兜售酒水。”

“可是，拉娜，”达莲娜委屈地说，“我怎么知道哪个是警察呀？我觉得他们看起来都一个样啊。”她擤了擤鼻子，“我不过是讨生活罢了。”

“光看他的眼睛就能知道他是不是条子，达莲娜。警察都很自以为是的。我在这一行干很久了，哪一个坏警察会摆出什么姿势都摸得一清二楚。做了记号的钞票，装腔作势的衣服。要是光看眼睛分辨不出来，就注意一下钱，他们的纸币上都有用铅笔画的记号和其他垃圾。”

“那我又怎么看得清楚钱呢？这里这么暗，我连他们的眼睛都看不见。”

“哦，你得做点什么，我可不能让你干坐在我的凳子上。这两天你得向条子头头兜售酒水，让他在这里买杯双份马提尼酒才行。”

“那让我上台跳舞吧，我新学了一套舞步，肯定卖座。”

“哦，闭嘴吧，你！”拉娜吼道。要是琼斯知道晚上有警察光顾这里，那廉价管理员就得说拜拜了。“听着，达莲娜，别告诉琼斯晚上我们这儿突然来了警察。你也知道这些黑人对警察有什么想法，他可能会担惊受怕，然后辞职不干了。我是说，我得想办法帮助他，不让他变成流浪汉。”

“好吧，”达莲娜答应道，“不过我肯定赚不到钱的。我特别害怕坐在警察旁边。你知道我们缺点什么赚钱的工具吗？”

“缺什么？”拉娜气呼呼地问。

“我们这儿缺一只动物。”

“动物？耶稣基督啊。”

“我可不要跟在什么动物后面清扫它们的排泄物呢。”琼斯说道，手里的拖把乒乒乓乓地撞着高脚凳的凳脚。

“到这儿来，看看这凳子下面干不干净。”拉娜朝他喊道。

“哦！哇哦！我才不会漏掉那地方呢！哼！”

“看看报纸，拉娜，”达莲娜又说道，“这条街上几乎每家俱乐部都有动物。”

拉娜翻到娱乐版，在琼斯制造的缭绕烟雾中研究着俱乐部和酒吧类的广告。

“既然小达莲娜想登台献艺了，我猜你是不是想要升职做酒吧经理了，是不是？”

“不是，女士。”

“那么，最好记住这一点，”拉娜说着，一根手指在广告上比划着，“看看这个，杰里酒吧弄了一条蛇，104酒吧搞了一群鸽子，一只小老虎，还有一只黑猩猩……”

“这样客人才愿意去嘛，”达莲娜说道，“你必须得跟上行业潮流。”

“非常感谢。不过既然是你想出来的主意，你有什么建议？”

“我建议咱们集体投票反对把酒吧改造成动物园。”琼斯抢着说道。

“我们可以用我的美冠鸚鵡呀，”达莲娜建议道，“我正和我的鸚鵡一起练一支很劲爆的舞蹈。那只鸟特别聪明，你真得听听它都会说什么。”

“在黑人酒吧里，大家一直都想把鸟赶得远远的。”

“求求你们给这只鸟一次机会吧，就一次也行啊。”达莲娜恳求道。

“哇哦，”琼斯说道，“当心了。你的孤儿朋友来了，现在是人道时间喽。”

乔治无精打采地穿过酒吧门走了进来，他上身穿着宽松的红色运动衫，下身穿着一条白色粗斜纹棉布裤，脚上蹬着一双细尖头浅褐色弗朗明哥跳舞靴。两只手上用原子笔画满了匕首文身。

“不好意思，乔治，今天没什么可以给孤儿的。”拉娜飞快地说。

“看到没？我看哪，这些孤儿最好还是去申请政府基金好啦。”琼斯说着向那些匕首吐了口烟，“我们连拿工资都有困难了，要做善事也应该先从这里开始吧。”

“是吗？”乔治问。

“最近他们是不是在孤儿院里存了很多好衣服呀，”达莲娜评论道，“我才不会给他任何东西呢，拉娜。你要是问我为什么呀，我觉得他肯定在想什么下三滥的勾当呢！如果这孩子要是孤儿，那我就是英国女王了。”

“过来，”拉娜一边对乔治说一边把他领到街上。

“怎么了？”乔治问。

“在那两个垃圾面前不方便说话。”拉娜说，“这个新来的管理员可不像上一个那么好糊弄。这个家伙可精明了，见了你一面就不停地追问孤儿的事情。我不能信任他，我已经惹上警察了。”

“那就再找一个呗，反正现在人多的是。”

“就算找个瞎了眼的爱斯基摩人也不止这点工钱呢。我和他达成了某种协议，就像打折物品一样。他觉得要是他辞职不干了，我肯定会让他变成流浪汉再把他送进监狱的。所以呢，整件事就是一桩交易，乔治。我是说，做生意就得时刻擦亮眼睛看准捡便宜的机会，懂了没？”

“那我怎么办呢？”

“琼斯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会出去吃中饭，你就十二点四十五分左右

过来。”

“那我整个下午都得带着这些包裹呀？我三点以后才有空。我可不想带着这些东西到处晃荡。”

“去公共汽车站检查一下，我不管，只要确保他们安全就行。明天你来找我。”

拉娜转身回了酒吧。

“我希望你已经明确告诉那孩子让他走远点，”达莲娜说道，“应该向‘交易管制局’举报他。”

“哇哦！”

“拉娜，拜托了，给我和我的鸚鵡一次机会吧，我们一定会很受欢迎的。”

“以前基瓦尼俱乐部<sup>[1]</sup>成员，就喜欢进来看可爱的女孩子们把胸部晃来晃去。不过现在呢，一定要看到动物才行。你说如今这些人都是怎么了？都有病。现在要正正经经地挣一美元真是难哪。”拉娜点了根烟，和琼斯对拼着吞云吐雾。“好吧，我们给那只鸟儿来个试镜。让你和一只鸚鵡待在酒吧的舞台上总比让你和警察一起坐在吧台旁边更安全吧，那就把那只该死的鸟带上吧。”

冈萨雷斯先生坐在小小的煤气暖炉旁边，听着外边潺潺的运河水声，他的灵魂宁静地飘荡在莱维制裤厂两根触角似的烟囱上，飘向某个极乐的去处。他的感官在潜意识中细细品味着老鼠吱吱咯咯的声音，旧

---

[1] 美国工商业人士的一个俱乐部。

报纸和木板的味道，以及身上那条宽松的莱维牌长裤着了魔一般的感觉。他轻轻地从滤嘴吐出一缕细烟，以射击运动员的姿态将烟灰瞄准烟灰缸正中心。对冈萨雷斯来说，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莱维制裤厂的日子变得更加美好了。而雷利先生，就是美好的根源。是那位好心的神仙教母，将伊格内修斯·雷利放在莱维制裤厂又旧又破的台阶上的吗？

他简直能抵得上四个员工。在雷利先生卓有成效的手里，文档整理工作似乎魔法般地彻底消失了。而且他对特克西小姐也非常友好，办公室里几乎没有任何不愉快的摩擦，尤其是前天下午，他深深地为自己所看到的景象而感动不已——雷利先生跪在地上，为特克西小姐换袜子。雷利先生真是富有爱心，当然他的幽门也比较多事，不过这种关于幽门的频繁对话还是可以忍受的，这算是他唯一的缺点吧。

冈萨雷斯愉快地向四周一望，发现办公室到处都是雷利先生的手艺。特克西小姐办公桌上用大头针钉着一块大标牌，上面写着“特克西小姐”字样，牌子一角还用蜡笔画了一束老式花棒。他的桌子上钉着一张写有“冈萨雷斯先生”字样的标牌，以及阿方索王皇冠式的装饰物。办公室一角则钉着一个分段的十字架，十字架一段写着“利比土豆汁”，一段写着“卡夫果冻”，这些字迹还没上色，雷利先生说要把它们漆成棕色，还带几笔黑，以表示是木头的纹理。档案柜顶上放着几只空冰淇淋盒子，里面的豆子已经钻出小小的豆芽了。雷利先生办公桌靠着的窗户上挂着一帘紫色的僧侣布，给整间办公室营造出这是一块静坐冥想之地的感觉。阳光在布帘上投下一抹深紫红的光辉，一尊三英尺高的圣安东尼塑料雕像站在废纸篓旁边，正沐浴在阳光里。

再没有比雷利先生更神奇的人物了。他是那么有奉献精神，那么热



爱这个职业。他甚至还计划等幽门的情况好一点，就去工厂视察看看能不能改善工厂的运行状况。而其他员工却一直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那么油滑不可靠。

这时，办公室的门慢慢地被推开了，一只大纸袋抢在特克西小姐之前进门，宣告了她这一日工作的开始。

“特克西小姐！”冈萨雷斯先生厉声叫起来，连他自己都觉得声音非常犀利。

“谁呀！”特克西小姐慌乱地叫了一声。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破破烂烂的睡衣和法兰绒袍子。

“哦，老天哪，”她气喘吁吁地说，“我觉得外边有点冷。”

“请你马上回家。”

“可是外边很冷，冈默斯。”

“你可不能穿成这样待在莱维制裤厂，我很抱歉。”

“我可以退休了？”特克西小姐期盼地询问道。

“不是！”冈萨雷斯先生尖叫一声，“我就是想让你回家换身衣服。你家就在这条街的拐角处，快去。”

特克西小姐慢吞吞地向门外走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接着她又走了回来把放在地板上的纸袋子拎了起来，又砰的一声把身后的门关上了。

一小时以后伊格内修斯走进了办公室，此时特克西小姐还没有回来。冈萨雷斯先生听着楼梯上传来雷利先生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然后门用力地被推开了，奇迹一般的伊格内修斯·雷利出现了。他脖子上围着一块巨大的方格花纹围巾，大得可以当披肩，围巾一头塞在大衣里。

“早上好，先生。”他庄重地说道。

“早上好，”冈萨雷斯先生愉快地回答道，“上班路上还顺利不？”

“还可以吧。我怀疑那个司机是个赛车手，一路上我不得不不断地提醒他。事实上，在公司门口分别的时候，我们对彼此都有一定的敌意了。今天咱们的女职员去哪儿了？”

“我不得不打发她回家，早上她竟然穿着睡衣就来上班。”

伊格内修斯皱了皱眉头，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让她回家。毕竟我们这儿的工作氛围还是非常轻松活泼的，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呀。我只希望你没有伤害到她的工作积极性。”他从冷却器里倒了一杯水浇在豆子上，“要是有一天早上我也穿着睡衣就来上班了，也不是什么奇事，我觉得这样很舒服。”

“当然，我不是一定要求大家上班时间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冈萨雷斯先生紧张地说道。

“我也希望如此，我和特克西小姐能接受的也只有那么多。”

冈萨雷斯先生只好假装在办公桌上翻找什么东西，以躲避伊格内修斯向他投来的恶狠狠的目光。

“我准备把十字架画完。”伊格内修斯终于又开口了，从小兜一样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两夸脱<sup>[1]</sup>油漆。

“那太好了。”

“完成十字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归档、按字母排列，这些都必须等我完成这份工程之后再说。等我画完了十字架，我就去工厂参观参观。或许这些工人的呼喊之声正需要同情的耳朵去聆听，他们正需要一

---

[1] 液体单位，等于 1/4 加仑或 2 品脱，约 0.95 升。

个热忱的向导。我也许能够帮助他们。”

“当然了，不用我告诉你怎么做吧。”

“当然不用，”伊格内修斯瞪着办公室经理，“我的幽门似乎终于能够让我完成这一趟参观了，我绝对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如果我还是持观望态度，说不定我的幽门又要封闭几个星期了。”

“那你今天可一定得去。”经理热情地鼓动着。

冈萨雷斯先生用充满希望的眼神望着伊格内修斯，不过他没有得到进一步回应。伊格内修斯在一个文档抽屉里依次放好大衣、围巾以及帽子以后，他便着手进行十字架项目。十一点的时候，伊格内修斯正为十字架涂第一层漆，他小心翼翼地用一支水彩画笔浸上油漆，此时特克西小姐仍未回到办公室。

十二点的时候，冈萨雷斯先生从自己正在处理的文件堆里抬起头看了看，说：“我很奇怪，特克西小姐会去哪儿呢？”

“你很可能伤害了她的工作热情，”伊格内修斯冷冷地回答道，他正用画笔轻涂着硬纸板粗糙的边缘，“不过，她也可能在午饭时间就会来。我昨天跟她说过，我会带她去吃一顿猪肉三明治午餐。我本来也想邀请你一起吃的，不过我担心三明治可能只够我和特克西小姐两人吃。”

“一点也没关系的，”冈萨雷斯先生挤出一个失落的笑容，看着伊格内修斯打开了他油腻腻的棕色纸袋子，“反正本来我就准备略过午饭继续工作，把这些通告和账单都弄完。”

“是啊，你就这么努力吧。我们可不能让莱维制裤厂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伊格内修斯拿出第一个三明治咬了一口，他把三明治撕成两半，满

意地咀嚼起来。

“我真希望特克西小姐快点回来，”他吃完第一个三明治，接连打了好几个嗝，那嗝声似乎要把他的消化器官肢解成碎片，“我的幽门受不了午餐肉，我很遗憾。”

正当伊格内修斯撕扯第二块三明治里夹的馅时，特克西小姐终于来了，那顶绿色赛璐珞遮阳帽反扣在她头上。

“她可算到了！”伊格内修斯嘴角上软软地挂着一片大大的生菜叶子，含混不清地对办公室经理说道。

“哦，是啊，”冈萨雷斯先生声音微弱地附和，“特克西小姐。”

“我就猜到了午餐肉会勾起她的食欲。来，到这儿来，‘商业之母’女士。”

特克西小姐摇摇晃晃地撞上了圣安东尼雕像。

“我早上一直觉得脑子里记挂着什么事，格洛里亚，”特克西小姐说着用干瘦的双手将三明治拿到自己的办公桌上。伊格内修斯饶有兴趣地看着她的牙龈、舌头和嘴唇等一系列器官是如何配合着咀嚼每一小口三明治，啊，那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你换衣服真花了不少时间哪。”经理对特克西小姐说道，他非常不高兴地发现特克西小姐这身新装束比长袍睡衣好不了多少。

“谁呀？”特克西小姐问，她张大的嘴巴里挂满了嚼得烂糊糊的午餐肉和面包。

“我说，你换衣服花了很长时间。”

“我吗？我才离开这儿啊。”

“你能不能别骚扰她了？”伊格内修斯生气地质问道。

“这实在一点道理也没有，她家就住在码头附近。”经理说完又埋头处理他的文件。

“你喜欢这些三明治吗？”等特克西小姐完整地完成了最后一个咀嚼动作，伊格内修斯问她。

特克西小姐点点头，又孜孜不倦地开始消灭第二个三明治。不过她吭哧吭哧地只吃到一半，便突然往椅子上一倒：“哦，我饱了，格洛里亚，太好吃了。”

“冈萨雷斯先生，特克西小姐剩了点三明治没吃完，你要不要来一点？”

“不用了，谢谢。”

“我倒是希望你能吃了它，要不然，老鼠肯定会成群结队地来骚扰我们。”

“就是，冈默斯，拿着吧。”特克西小姐边说边把剩下的半个湿漉漉的三明治放在经理办公桌的文件上面。

“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呀，你这个老年痴呆！”冈萨雷斯先生惨叫一声，“去他的莱维夫人！这可是要给银行的结算单。”

“你竟敢攻击我们莱维夫人高尚的灵魂，”伊格内修斯怒吼道，“我要举报你，先生。”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弄这个单子，看看这个女人都做了什么呀。”

“我要要回我的复活节火腿！”特克西小姐咆哮道，“还有我的感恩节火鸡都哪儿去了？我辞掉了五分钱电影院<sup>[1]</sup>收银员这么好的工作到这儿

---

[1] 电影公开放映初期，美国电影院的通称。这种称呼是由入场费五分钱(Nickel)和希腊文戏院(Odeon)两个字结合而成的。

来，现在我觉得自己就要死在这间办公室里了。我现在就要退休！”

“为什么不去洗洗手呢。”冈萨雷斯先生对她说。

“哦，好主意，冈默斯。”特克西小姐一边说一边慢慢吞吞走向女厕所。

伊格内修斯觉得上当受骗了，他本来还想看一出好戏的。等经理重新开始弄结算单的时候，伊格内修斯也重拾了刷十字架的艰巨任务。不过，他先得把特克西小姐移开，自从她从洗手间回来以后就直直地跪在十字架下面做起了祷告，她的身体挡住了伊格内修斯正想刷的地方。接下来特克西小姐一直在他身边转悠，其间她帮冈萨雷斯先生封了下信口走开了一会儿，又去了几趟卫生间，还打了几次小盹儿。除此之外她就没离开过伊格内修斯，办公室里唯一的噪音就是经理打字和按计算器的声音，伊格内修斯觉得这两种噪声都有点让人集中不了精神。一点三十分的时候，十字架终于接近完工，只剩下十字架底部横着写的几个金箔小字——“上帝与商业”。终于这条箴言也描上了颜色，伊格内修斯退后了几步，对特克西小姐说道：“大功告成。”

“哦，格洛里亚，这太美了。”特克西小姐由衷地赞叹，“快看看这个，冈默斯。”

“这可真漂亮。”冈萨雷斯先生一边说一边酸涩地瞅着十字架。

“现在要开始整理文档啦，”伊格内修斯急匆匆地说，“然后再去工厂。我绝对忍受不了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

“是呀，趁你的幽门状态良好赶紧去工厂。”经理也说道。

伊格内修斯走到档案柜后面，拿起一堆没有整理过的材料，随手扔进了废纸篓。他又趁经理揉眼睛的时候，迅速拉开第一个抽屉，把里面

的文件全倒出来，把那些已按字母整理好的材料也丢进了废纸篓。

然后，他拖着雷鸣般的脚步经过特克西小姐身边，慢悠悠地朝工厂大门走去。她又跪在十字架前，做起了祷告。

为了逮到可疑分子，哪怕一个都行，曼库索巡警径自做起了兼差。那一晚，他把阿姨送到保龄球馆后，孤身一人去了酒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结果他的发现就是那三个可怕的女人将自己暴打了一顿。他摸了摸头上缠的绷带，走进了警局，长官传话说要见他。

“这是怎么回事，曼库索？”长官一见到绷带就尖叫起来。

“我摔了一跤。”

“很像你的风格。如果你明白自己的工作内容，你就应该待在酒吧里，给我们提供可疑分子的线索，就像昨晚我们抓进来的三个女人。”

“明白，长官。”

“我真搞不明白是哪个荡妇给你提供的线索，我们的人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那个‘欢乐之夜’酒吧，但什么都没发现。”

“哦，我觉得……”

“闭嘴。你给了我们一条假情报，你知不知道提供假情报有什么后果？”

“不知道。”

“我们会让他们蹲在汽车站的厕所里。”

“知道了，长官。”

“那你就一天八小时蹲在厕所里，直到抓个人回来。”

“好的。”

“不要说‘好的’，要说‘明白，长官’。现在给我滚出去，到储物柜里找套服装，你今天要扮农夫。”

伊格内修斯打开了《上班男孩日记》，翻到第一页空白的“蓝马牌”活页纸，重重地将圆珠笔笔尖摁出来。不过这支莱维制裤厂专用圆珠笔并没有跳出来而又弹回了塑料转筒里，伊格内修斯更加用力摁了一下，笔尖还是不听话地弹出了视线之外。他狠狠地把笔往桌子边缘一敲，结果圆珠笔立即裂开了道口子。伊格内修斯捡起地上一支“金星奖章”铅笔，用铅笔尖掏了掏耳屎，然后集中精神地听他妈妈忙来忙去的声音——她正在为晚上去打保龄球做准备。卫生间里响起来来回回的脚步声，一刻不停，他明白母亲正试图分阶段地完成梳妆打扮。接着又响起一阵熟悉的声音，多年以来，他一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母亲要出门：扑通一声，梳子掉进抽水马桶了；啪嗒一声粉饼盒掉地上了；突然又响起一声充满混乱和疑惑的惊叹：“哎哟！”

伊格内修斯觉得卫生间里传来的模糊又遥远的噪音非常让人心烦，巴望这一切快点结束。终于，他听见关灯的声音，然后妈妈来敲他的门。

“伊格内修斯，宝贝，我要走了。”

“知道了。”伊格内修斯冷冷地回答。

“开开门，宝贝，快和我吻别。”

“妈妈，我现在正忙着呢。”

“别这样嘛，伊格内修斯，开开门。”

“赶紧和你那群朋友走得远远的，拜托。”



“哎呀，伊格内修斯。”

“为什么每个阶段你都要分我的心呢？我正在创造一部作品，它很有可能拍成电影，非常商业化。”

雷利夫人用脚上的保龄球鞋踢门。

“你是故意要毁坏那双滑稽的保龄球鞋吗？那可是用我辛苦挣来的薪水买的。”

“啊？你说什么，亲爱的？”

伊格内修斯把铅笔从耳朵上取下来，打开了门。只见他妈妈栗色的头发蓬蓬地高耸在额头上方，脸颊上擦满了红彤彤的胭脂，那胭脂一直战战兢兢地擦到眼皮底下。雷利夫人的脸被粉扑刷得惨白，连同裙子前襟和散落下来的卷发都沾上了白粉。

“哦，上帝呀，”伊格内修斯大叫一声，“你的粉撒了一裙子。不过这说不定是巴特葛利亚太太美容秘诀之一吧？”

“为什么你总要打击桑塔，伊格内修斯？”

“她生命中的确经历过几次打击，不过都是往好的方面打击，不是坏的。不过如果她敢靠近我的话，那我可不会客气喽。”

“伊格内修斯！”

“想起她还想起了另一句脏话——大乳。”

“桑塔都是做奶奶的人了，你羞不羞啊。”

“那天晚上真多亏了安妮小姐声嘶力竭的叫喊，这个家才重新恢复了宁静。我生平从没见过这么无耻放纵的女人，而且就活生生地站在我家厨房。要是那个男人真的是什么执法人员，早就应该当场把他那个‘阿姨’抓起来。”

“你别讽刺安格洛了，他的经历也很坎坷呢，孩子。桑塔说他这两天一直都待在汽车站的厕所里。”

“哦，上帝呀！我能相信我的耳朵吗？赶紧和你的两个同党一起跑吧，别让黑手党抓住你们，只要离我远远的。”

“你别这样对待你可怜的妈妈。”

“可怜？我没听错吧？我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流进了这个家，结果呢，流出去的速度比进来的还快！”

“别再这么说了，伊格内修斯。我这周才从你那儿拿了二十美元，还是我苦苦哀求你才给的，就差没跪下来求你了。看看你都买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天又带回家一个什么摄影机。”

“摄影机马上就用得着，还有那个口琴真的非常便宜。”

“按这样的花钱速度我们永远也还不清那笔赔偿金了。”

“那可不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开的车。”

“就是，你什么都不在乎，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任何事，孩子。”

“我早就该料到，每次我打开房门就是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巴特葛利亚太太不是希望你待在路边等她和她那堕落的侄子吗？这样就一刻都不浪费你们珍贵的保龄球时间啦。”伊格内修斯大大地打了个嗝，他刚吃了一打布朗宁蛋糕，现在被幽门困住的甜点废气终于释放出来了。“你们能不能给我点清静，我整天在公司里忙来忙去难道还不够吗？我以为我已经和你说过我每天都沉浸在巨大的恐惧里。”

“宝贝，你知道我非常感动，”雷利夫人吸了吸鼻子，“来，亲一亲妈妈，做个好孩子。”

伊格内修斯弯下腰，在他妈妈脸颊上蜻蜓点水地亲了一下。

“哦，老天哪，”他边说边往外吐粉末，“我的嘴肯定一整晚都会像含了沙子一样刺刺的。”

“粉涂多了？”

“没有，正好。你不是有关节炎什么的吗？你到底是怎么打保龄球的呢？”

“我觉得运动对我有些帮助，我现在觉得好多了。”

这时街上响起了汽车喇叭声。

“很明显，你的朋友已经从厕所里逃出来了。”伊格内修斯鼻子里哼了一声，“在汽车站外面瞎晃悠倒是很像他的作风。他说不定很喜欢看那些豪华长途汽车进进出出呢，依他来看，巴士肯定是个好东西，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有多么愚蠢。”

“我会早点回来的，甜心。”雷利夫人说着转身关上了小前门。

“我很可能会被入室抢劫的人欺负的！”伊格内修斯厉声尖叫道。

回到房间里，伊格内修斯合上门闩，抓起一个空墨水瓶，打开百叶窗。他把头探出窗外，望向小巷子里，黑暗中那辆白色小“漫步者”正停在路边。伊格内修斯用尽全身力气，将墨水瓶狠狠地砸了下去，墨水瓶重重地砸在引擎盖上，那声音比他预期的还要大。

“嘿！”他轻轻关上百叶窗的时候，听到桑塔·巴塔格里亚在底下大声叫喊。伊格内修斯得意洋洋地再一次打开活页文件簿，拿起他的“金星奖章”笔。

亲爱的读者：

伟大的作家是读者的良师益友。

——麦考利

又一个工作日结束了，亲爱的读者。我之前告诉过你们，可以说，我已经成功地为这个动荡癫狂的办公室涂上了一层光辉。现在，办公室内一切次要活动都已经慢慢得到了控制。目前，我正忙于装饰这个三只白领蜜蜂所在的生机勃勃的蜂巢。蜜蜂这一比喻能恰如其分地描述我在办公室的特性，那就是驱除、添益、美化。至于我的小丑上司——办公室经理，也有几个词能够恰如其分地形容他，比如盛气凌人、低声下气、打击破坏、冲撞冒失、无聊透顶、颐指气使、讨人嫌、笨手笨脚、累赘多余以及吵吵嚷嚷等等（这么一写，恐怕这个单子要长得失控了）。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经理除了制造混乱、拖延进度，真没什么别的用处。要是没有他，我和另一位文职人员（我们的商业女神）一定会更清静更满意，也能够互相体谅的友好氛围里履行各自的工作职责。而且我相信，经理独断专行的态度，也是特克西小姐一心盼望退休的部分原因。

这里，我终于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厂了。今天下午，完成十字架工程后，我沉浸在莫大的喜悦和成就感之中（是的！它终于完工了，并为我们的办公室增添了必要的精神深度），然后我向着丁丁当当、呼呼嘶嘶、响个不停工厂进发。

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激动人心又令人厌恶的景象。早期的血汗工厂如今能够在莱维制裤厂完好地找到它们的子嗣。如果史密斯博物

馆——这一我们国家糟粕之汇集地——有办法将莱维制裤厂密封起来，将每个工人都冻结在劳作的一瞬间，再将其传送到美利坚合众国首都，那么，它一定能让前来参观这座值得质疑的博物馆的游客褪去一身艳俗的旅客行头，得到心灵的净化。这里的场景简直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弗里茨朗格电影《大都市》中最恶劣情形之总和，它是商业化的黑奴制度，代表了黑人所取得的进步：从摘棉花到缝棉花（如果他们仍处于摘棉花阶段，至少他们能过一种健康的户外生活，边工作边唱唱歌，吃吃西瓜——我相信，他们集体户外干活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幅情景）。对于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我心中那剧烈而又深切的信念又重新被唤醒了。而我的幽门也对此做出了热烈的响应。

（关于西瓜，为了避免冒犯某些专业的人权组织，我不得不说明一点：因为我从来不太关注美国风土习俗，关于西瓜的联想可能不一定正确。在我想象中，如今人们工作起来是一只手大把大把摘棉花，一只手把半导体收音机摁在脑袋一侧，让里面响个不停广告不停地撞击耳膜，像二手车啦、柔顺牌洗发精啦、皇冠美发店以及法国红葡萄酒等等。然后嘴角叼着一根薄荷味滤嘴香烟，随时都可能把整片棉花地烧成火海。虽说住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在许多拙劣的诗歌和歌曲中，这条河都享有盛名。最最常见的主旨是将其塑造成一个慈父的形象。事实上，密西西比河是一条背信弃义、凶险邪恶的河流，它的漩涡与湍流每年都会吞噬不少鲜活的生命。我还从没见过有谁敢把脚趾伸进这饱受污染的棕褐色河水中。生活污水、工业废水、致命杀虫剂在这里交融沸腾，水中的鱼慢慢死去。因此，把这条河看作父亲、上帝、摩西、爸爸、大伯都是错得离谱的概念。这种错误的始作俑者，我相信，就是那

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马克·吐温。不过，这种脱离现实的表现大部分却是所谓美国“艺术”的特色之一。美国艺术与美国本质之间如果有任何关联，都纯属巧合。不过，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国家在整体上，就与现实高得很远。这也是为什么我只能在社会边缘挣扎生存的原因之一，寄身于一种过渡区域，而这一区域是留给那些看到并能意识到现实的人们。我从来没见过种棉花，也不想了解这一过程。我的一生中唯一一次离开新奥尔良的短途旅行，就把我卷入了绝望的漩涡中心：巴顿鲁治。在未来的连载中，我可能会对这次经历进行一番详细的描述，这次穿越泥沼，深入荒原的旅程让我归来时伤痕累累，不管是肉体上、心理上，还是精神上。另一方面，新奥尔良，却是一个非常舒适的都市，具有一种淡漠而凝滞的气氛，让我觉得非常可亲。至少，这里的气候是非常温和的。在这座新月之市<sup>[1]</sup>里，我头顶总有一片屋顶为我遮风挡雨，总有冰冻杏仁饮料流入我的胃里。虽然，有时候，南非的某些地区也能激起我的兴趣，如丹吉尔等，不过，航海旅行很可能让我筋疲力尽，而且我也没有傻到要坐飞机飞往目的地，就算能买得起机票也免谈。灰狗巴士的经历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足以让我满足现状，不敢放肆。我希望那些豪华旅游巴士也能够停止运行，我认为它们的高度似乎已经违反了某些州际高速公路交通法规中关于隧道径向间隙的规定，等等。亲爱的读者，说不定你们中某个人比较有法律头脑，还能从记忆中挖出某项条款的具体内容。这些交通工具应该统统废除。只要一想到在这个漆

---

[1] 新奥尔良的别名，因其市中心是沿着密西西比河上一段特别弯曲的河岸而得名。

黑的夜晚，这些东西还在外面横冲直撞，我心里就焦虑难安)。

工厂是一个巨型的、牲口棚一样的结构，里面装满了大堆布料、剪裁桌、大型缝纫机以及提供蒸汽熨烫的火炉子。当你看着一个个“非洲裔黑人”来来去去，在这个机械化的环境里忙忙碌碌时，你会发现整个场景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必须承认，这当中蕴含的讽刺意义让我浮想联翩。脑海中模模糊糊地蹦出约瑟夫·康拉德<sup>[1]</sup>作品中的句子，不过当时我记不清具体是什么了。也许我把自己和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sup>[2]</sup>中的库尔茨联系起来，当他远离了欧洲贸易公司的办公室，独自面对无尽的恐惧——我确实记得我想象着自己头戴太阳帽，穿着白色亚麻布马裤，脸庞在驱蚊面罩后面散发出的神秘气息。

天气这么寒冷，火炉倒把厂房烘烤得温暖又舒适，不过，我很怀疑大夏天里工人们还会不会同样喜欢他们非洲祖先所面对的炎热天气。这些燃烧的煤炭、源源不断制造蒸汽的机器一定会让夏日的暑气更加猖獗。我还发现，目前这个工厂并没有开足马力运行，据我的观察，里面只有一台火炉在烧煤，也有一台长得像剪裁桌的机器在运作。并且，虽然在我视察的那段时间里，所有的工人都手拿各种布料慢慢吞吞地走来走去，但他们只制作出一条裤子。我发现，一个女人正在熨小孩子的衣服；一个女人跑到一台巨大的缝纫机跟前加入了工作人群，正卓有成

---

[1] 波兰航海小说家。

[2] 《黑暗的心》记录了马洛船长在一艘停靠伦敦港的海船上所讲的刚果河故事。马洛的故事除了涉及马洛自己年轻时的非洲经历之外，主要还讲述了他在非洲认识的一个叫库尔兹的白人殖民者的故事——一个最初矢志将“文明进步”带到非洲的理想主义者，堕落成贪婪的殖民者的经过。

效地摆弄着一块块紫红色缎子。她似乎是在缝制一条色彩艳丽，同时却又着实低俗的晚礼服。我必须得承认，看着她在硕大的电动针头底下前前后后抽转那块布料，我非常佩服她的工作效率。很明显她是个技艺出众的老员工，不过正因为这样，我感到倍加惋惜，惋惜她没能将这种才能奉献到制作一条莱维长裤上……裤子啊。这个工厂很显然缺乏士气。

我去找工厂负责人帕勒莫先生，这个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不离酒瓶。而且他总是从剪裁桌或者缝纫机上跌下来，受了不少伤，这足以证明他的酒鬼本性。不过我没找着他，没准他去公司附近的某个小酒馆吃午饭，畅饮一番去了。莱维制裤厂附近的居民区里每拐一个弯就能看见个酒吧，可想而知这儿的工资水平低到何等程度。在这个极度潦倒的街区，每个拐角都有三到四个酒吧。

厂房墙上的扩音器里不断飘出爵士乐的靡靡之音。为什么工人们都那么漠然消极呢？依我的拙见，根源恐怕就在于此。受到这些节奏如此猛烈的打击，他们的心智一定会走上崩溃衰退之路。因此，我找到了扩音器的开关，果断地关了它。我的行为引起了这群工人的集体抗议，他们发出一阵愤怒粗野的咆哮，向我投来阴沉沉的目光。于是我又赶紧打开了扩音器，一边露出灿烂的笑容，一边友好地挥手，试图表明我刚才判断有误，希望重新赢得工人们的信任（不过他们大大的白眼已经在我身上打上了“查理先生”<sup>[1]</sup>的标签。我必须花一番工夫向他们表明我是多么热切地想帮助他们）。

很明显，音乐对他们的持续刺激使他们体内形成了巴甫洛夫式的条

---

[1] 美国黑人提到白人时所用的词组。



件反射，他们认为，这样的刺激是一种乐趣。我曾花了无数个小时待在电视机前，看着那些堕落的孩子踩着类似的音乐节奏跳舞，我非常了解这种音乐想要引发的肢体语言。所以我在原地，以一种相对保守的舞姿晃动起身体，想要进一步平息这些工人的怒气。我不得不说，我的身体舞动起来真是出奇的灵活，看来，我天生就非常有节奏感，我的祖先一定曾在未开化的荒原上跳过出色的快步舞。我无视工人们怪异的目光，我挪到一个扩音器底下，一边扭动着，一边喊叫，嘴里癫狂地念叨着：“来啊！来啊！快来吧，宝贝，加入我吧！听我对你说，哟！”几个人指着哈哈大笑起来，我知道我重新赢得了他们的好感；我也对他们笑起来，表明自己和他们一样兴致高昂。噢，伟人的命运啊！伟人的倒下啊！我也英勇地倒下了，货真价实。我出色的平衡感在连续旋转下而有所衰减（特别是膝盖部分），终于它们向我提出了抗议，当我尝试一个从电视上看来的难度特别大、动作特别怪异的舞步时，我直挺挺地栽倒在地板上。工人们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他们非常有礼貌地把我扶起来，脸上挂着特别友好的笑容。这么一来，我就知道不用再为关掉音乐这一错误担心了。

虽然身遭重重束缚枷锁，黑人大部分时间还是表现得非常乐观开朗。我和他们真的没什么接触，我通常都是和跟我差不多的人交往，或者干脆不与人交往，况且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基本没有，所以我基本上不和人交往。工人们似乎都非常乐意和我交谈，和他们其中的几个人交谈之后，我发现他们的薪水甚至比特克西小姐还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总觉得和黑人有种很亲近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处境相当：我们都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当然了，我的流放是出

于自愿的。但是很明显，很多黑人却很想成为美国中产阶级中的一员。我实在想不出这是为什么。我必须承认，他们的这种愿望让我对他们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怀疑。不过，就算他们真的要加入中产阶级行列，也不关我的事，让他们自取灭亡吧。就我个人来说，要是我觉察到有人要帮助我往上爬，向中产阶级迈进的话，我一定坚决抗争到底。我要和那个促我“上进”的呆子抗争到底，这是一定的。这种抗争将会以一连串抗议游行的形式进行，当然少不了传统的横幅和海报，这些条幅上面一定会写着“终结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滚蛋”等等。我也不排斥扔一两小小的燃烧弹。此外，我还将尽量避免在快餐店吃饭或乘公交时坐在中产阶级人士旁边，以保持我内在的正直与庄重。如果有哪个中产阶级白人活得不耐烦坐到我身边，我想我会一手用力地拍他的脑袋和肩膀，一手则轻巧地将一个燃烧弹扔向路过的巴士——里面挤满了中产阶级白人。不管别人对我的攻势将会持续一个月还是一年，我坚信，到最后，在这场惨烈的残杀和众多财物的摧毁以后，一定不会再有人来骚扰我。

我特别欣赏黑人给人的威慑力，特别是对于有些白人无产阶级成员。我特别希望（这是一个很私密的心声袒露），我能够有相同的能力，以引发人们心中的恐惧之情。黑人什么都不做，就能让我害怕，我呢，想要获得同样的效果，还要加上一点威吓。说不定我就应该是个黑人，如果我是黑人，我觉得一定是个大个子、特别有威信的黑人。我会在公共汽车上，用我健硕的大腿不停地挤压白人老太太干瘪的大腿，然后引发出声又一声的惊恐尖叫。再有，我要是个黑人，就不用被妈妈逼着去找份好工作，因为黑人是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的。我妈妈要是个憔悴的

黑人老太太，那她多年来一定是个工资少得可怜的佣人，那么她一定会被折磨得身心疲惫，这样她晚上就不会出去打保龄球了。我和她一定会快快乐乐，与世无争地待在贫民窟某个发霉的破屋子里，心满意足地认识到我们是多余的。抗争也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我却不愿看到黑人们朝着中产阶级努力的可怕景象。我觉得这种努力巨大地侮辱了他们的人种尊严。不过我这种口气听起来已经很像比尔德<sup>[1]</sup>和帕林顿<sup>[2]</sup>之流，我不久就会把莱维制裤厂——这次行动的商业化缪斯——完全抛在脑后。我未来的计划是从我的视角书写美国社会史，要是《一个上班男孩的日记》能在图书市场获得成功的话，我将用我的笔，记录铭刻我们国家的剪影。这个国家需要一个完全客观的旁观者的细细观察，就像你们的上班男孩——我，而且我已经收集了众多笔迹与随笔，能对当代社会面貌做出有价值的判断，并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让我们赶紧乘着文思的翅膀回到工厂和工人身上吧，他们激发了我冗长的联想，让我有点跑题了。正如我告诉各位的那样，他们把我从地板上扶起来，我的表演和屁股着地的那一幕激起了我心中强烈的同盟情感。我热情洋溢地感谢他们，工人们也操着一口十七世纪的英语口音关切地询问我的情况。我一点都没受伤，而且因之骄傲是“致命的罪恶”，我应该避之不及，所以我丝毫没有损伤。

接着我询问了工厂的情况，这才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他们都非常

---

[1] 查尔斯·比尔德：20世纪美国史学家，著有《杰斐逊民主的经济渊源》一书。

[2] 维农·帕林顿：20世纪美国史学家，著有《美国思想的主流》一书。

愿意和我交谈，我甚至觉得他们对我个人的兴趣比什么都大。很明显，长时间围着剪裁桌工作着实无聊，于是到来的访客便格外受欢迎。我们自由地闲谈着，不过工人对自己的工作大都没有表现出很热衷的态度，事实上，他们似乎对我最感兴趣。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并且轻巧地招架住了他们的各种问题，直到最后问题变得非常私人化。有些经常到办公室晃悠的工人问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如关于办公室的十字架和相应装饰；有位女士认真地问我可不可以允许她和她同事偶尔去十字架下面唱唱圣歌（当然得到了我的首肯）。（我非常厌恶唱圣歌，以及那些十九世纪要命的加尔文教赞美诗，不过如果一两次合唱能让工人们开心的话，我愿意忍受这种对于耳膜的攻击）。后来我问他们工资情况，发现他们的平均周薪不超过三十美元。经过深思熟虑，我得出结论——不说别的，就单说一周连续五天待在像工厂这样的地方工作，就不应只给那么少的薪水，特别是莱维制裤厂这种地方！没看见那屋顶一直漏水，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吗？不过，谁又知道呢？比起在莱维制裤厂里闲逛，他们应该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吧，比如创作一曲爵士乐啦，发明新舞步，或是干任何他们拿手的事情。难怪工厂里的工人从来就没什么工作热情。不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生产线上的沉闷萎靡与办公室里的癫狂忙碌，竟然能同时蕴舍在同一片胸膛里（莱维制裤厂）。如果我是工人中的一员（很可能是大个子并极具威信，我前面就说过），我肯定早就冲进办公室，索求一份合理体面的工资了。

在这里，我必须插一条注释。当我还在研究生院断断续续念书的时候，一天我在咖啡店里碰到了一位叫玛娜·明科夫的小姐。她是位年轻的本科生，来自纽约布朗克斯，嗓门大而无礼。这位来自中央大街世界

的专家被我孤独而又充满磁力的存在吸引着，于是她来到我“上朝”的桌旁。在我们逐渐深入的交谈中，我伟大而独特的世界观在她面前渐渐明晰，玛娜·明科夫便开始从各个层面对我进行攻击，甚至还在桌子下狠狠地踢我。我让她着迷，又让她困惑。简而言之，对她来说我太难以理解。哥谭镇犹太人区的狭隘思想使她无法招架你们的上班男孩的独特观念。你们瞧，玛娜认为所有住在哈德孙河南边和西边的人都是目不识丁的牛仔，或者更糟糕的白人新教徒，这群人冷酷无知、善于折磨人，除此之外别无所长（在此我并不想为白人新教徒群体辩护，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他们）。

不一会儿，玛娜粗鲁的举止就把我的“朝臣”们都赶下了桌子。桌子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冷却的咖啡以及火花四溅的言语。我说我不赞同她的粗声粗气和含混嘟囔，她就说我明显是反犹太人分子。她的逻辑是模糊的事实与陈词滥调的组合，她的世界观是错误观念的组合——这些观念源自我国的历史教育，写历史的人都像是蹲在地铁隧道里看历史。她从她大大的黑箱子里翻出几本油腻腻的小册子，有《人类与大众》、《现在！》、《毁坏的路障》、《向前冲》、《反感》和各类宣言生命的宣传册，这些都是她加入的某种组织的出版物，她在这些机构里非常活跃，比如“自由学生同盟”、“性青年”、“穆斯林黑人组织”、“混血儿协会”、“白人公民理事会”等等。所以你就知道她是多么热衷于社会活动，而我呢，年龄比她大，又比她有见识，对这些唯恐避之不及。

为了上大学，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样”，玛娜从她父亲那儿敲了一大笔钱，结果呢，她看到了我。我们“伤痕累累”的初次相会激发了彼此的受虐倾向，并就此演变成一段柏拉图式的恋爱关系（玛娜有着坚

定的受虐倾向，最令她高兴的莫过于警犬尖利的牙齿咬入她黑色的紧身连衣裤，或是被头朝下拖下参议院的听证会石阶)。我必须承认，我经常怀疑玛娜对我的兴趣只限于我的肉体。我对于做爱的严苛态度激起了她的无限斗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成了她的又一个“项目”。不过，我成功地挫败了她每一次对我身体堡垒和心灵阵地的进攻。平常周围的同学便不能理解我和玛娜两人，当我们俩成为情侣后那群笑嘻嘻的南方傻子就更加困惑不堪了，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没脑子的人。而且我也知道，校园里的风言风语谈及我们俩时，总是兴致高昂——显示出最堕落、最令人不齿的风气。

对于玛娜来说，不管是足弓下陷还是抑郁症，所有缺陷的解决之道只有一样——性。她向两位南方美女同学大力宣传这套理论，把这两位小美女拉到旗下，想要革新她们“不开窍”的脑袋，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听了玛娜的建议后，其中一位长相甜美但头脑简单的女生寻求了许多热情配合的青年男子的帮助，并因此得了失心疯；另一位则试图用破碎的可口可乐瓶割腕自杀，幸好没有成功。对此，玛娜的解释是她们的思想太保守了。玛娜重整旗鼓后，又开始在各个教室与比萨店宣扬性作用，结果差点被社会研究所的门卫给占了便宜。与此同时，我则努力将她引向真理的正途。

一两年之后，玛娜突然从大学校园里消失了，走之前她愤愤地说：“这个鬼地方什么都教不了我。”她那身黑色紧身连衣裤、那缠在一起乱蓬蓬的头发和那只硕大的箱子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棕榈树夹道的校园又恢复了一贯的昏昏欲睡和卿卿我我。从那以后，我和这个放任不羁的荡妇又见过几次，她经常会到南部“巡游视察”一番，最终辗转到新奥

尔良同我长篇大论一回，又试图用链条把我锁在阴暗的房间里，拨弄吉他唱一些流氓歌曲引诱我。不过玛娜这个人倒是挺真诚的，然而不幸的是，她也非常无礼。

我上一次见她“巡游视察”之后的样子真是惨不忍睹。当时她深入南部所有村庄，把她从国会图书馆里学来的民歌教给那些黑人。不过这些黑人似乎对当代音乐更有兴趣，每当玛娜唱起悲伤哀婉如同挽歌一般的民歌时，他们就打开收音机把音量调得震天响以示抗议。黑人们是尽量不理她，那些白人却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群群捣蛋者和乡巴佬把她赶出了村子，戳破了她的汽车轮胎，还打伤了她胳膊。她被侦探犬追过，被赶牛棒打过，被警犬咬过，还被猎枪子弹射中过，不过她享受着每一刻，还骄傲地向我展示她大腿上狗咬的牙印（我应该补充一句，这是暗示性的诱惑）。令我震惊而又不敢相信的是，那一次她穿着黑丝袜而不是熟悉的紧身连衣裤。不过，我还是没有热血上涌的兴奋。

我们还是定期通信，不过玛娜在信中总是敦促我参加静卧示威、涉水示威、静坐示威之类的活动。不过，我既不在餐厅吃饭，又不游泳，她的建议我一律无视。通常信里的次级主题一般都是敦促我到曼哈顿去，这样我和她就能在这个令人发指的商业中心，竖起我们的大旗，制造双倍的混乱。如果我身体还好的话，我可能会去一趟。这一刻，这个身上一股麝香味的小个子玛娜·明科夫没准正在布朗克斯地底深处的隧道里，乘着一辆高速飞驰的地铁赶往某个会议，抗议唱歌作乐或其他什么更糟糕的社会现象。总有一天，玛娜会因这种我行我素的行为而被当局逮捕，而监禁生活终于会让她的生活充满意义，让她不再沮丧。

最近她写给我的信比以往更加粗鲁无礼。我必须以她的方式来惩罚

她，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去视察了工厂的恶劣情况。长时间以来，我都处于弥尔顿式的孤立与冥想之中，现在，到了我勇敢跨入社会的时候了，不是玛娜·明科夫式无聊、消极的社会行为，而是更高雅，更富热情。

各位将成为我的见证人，你们的作者将做出一个勇敢的、大胆的、激进的决定，这一决定所蕴含的战斗性、深度及力度与作者本人温和的本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明天，我将会详细地向你们描述我给这位低俗的玛娜·明科夫的回信。这个决定有可能会把冈萨雷斯先生——这个莱维制裤厂的掌权者赶下台。我一定要对付这个恶魔，我确信我会戴上某个强大的人权组织赐予我的褒奖桂冠。

如此连贯地创作出这么丰富翔实的内容，我发现我的手指像针扎一般疼。我必须放下手中的铅笔——我的真理引擎——把我几近残废的双手用温水泡一泡。我对社会公正事业的强烈奉献精神促使我写下这篇洋洋洒洒的抨击檄文，并且我感到我在莱维公司“圈圈里的小圈圈”正急速前进，我正向新的成功和高度冲击。

健康摘记：双手几乎残废、幽门暂时开启（开了一半）。

社会摘记：今日无事；妈妈又出去了，简直同妓女无异。你们可能有兴趣知道，她的一位同伴是灰狗巴士的忠实崇拜者，可见他真是无可救药了。

我要为工厂的事业向圣波利斯马丁——这位混血儿的守护圣人祈祷，同时祈求他让我免受耗子之苦，他或许也会在办公室里保佑我们。

未完待续

达里尔——你们战斗的上班男孩



塔尔克教授点燃了一支“金边臣”<sup>[1]</sup>，他从社会研究所的办公室窗口望了出去，其他楼里上晚课的教室透出了点点灯光。一整晚，他都在办公桌上翻箱倒柜地寻找关于英国君主的笔记，这些笔记还是他匆匆忙忙地从一份百来页的英国历史研究报告里抄来的——他以前在一本简易读物里读到过。明天就要上课，现在都已经晚上八点半了。作为一名教师，塔尔克教授以才思敏捷、幽默犀利，以及归纳简明易懂而颇受女学生的欢迎，这同时也掩盖了他在其他方面，尤其是英国历史方面的一无所知。

塔尔克自己也明白，要是他明天上课一点也说不出李尔王、亚瑟王等相关内容——除了李尔王好像有几个孩子，这下就连他睿智、雄辩的名声也救不了他自己。他在烟灰缸里熄灭了香烟，重新翻起了最底层的抽屉，抽屉的最里边堆着一叠旧论文，第一遍找的时候他没有仔细检查。他把这堆论文放在膝盖上，一页页地翻看，不出他所料，这些大多是过去五年自己没有发还给学生的论文。他又翻过一篇论文，目光落在一张粗糙、泛黄的笔记本纸上，上面用红色的蜡笔写着：

你对于你所教授的课程一无所知，这简直可以判你死刑。我想你应该不知道伊莫拉的圣卡西尔是被学生用钢笔刺死的吧。他是作为一名烈士而死的，他死得光荣，所以被奉为教师的守护圣人。

赶紧向他祈祷吧，你这个骗子、蠢蛋，你这个又打网球又打高尔夫又牛饮鸡尾酒的虚伪空谈家，你太需要守护圣人的庇佑了。

---

[1] 英国香烟品牌。

虽然你的末日已屈指可数，但你不会以烈士的身份死去，因为你对神圣的事业毫无建树，死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佐罗

页面最后一行还画了一把剑。

“哦，我真想知道这个家伙怎么样了。” 塔尔克大声叹道。

## 第六章

马蒂漫游者旅店位于城市卡罗尔顿区的一角。卡罗尔顿区面积六七英里，一直延绵到圣查尔斯大街与密西西比河的交汇处。为此这个交汇点上形成了特别的角度，街道与电车车轨在一边，河流、堤岸以及铁轨在另一边。在这个特别的区域，有一个独立的小居民区，那里的空气中总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甜得发腻的浓重酒味，这是沿河一带的酿酒厂散发出来的气味。一到大夏天，这甜腻的酒味便伴随着河边的阵阵微风吹来，令人窒息。这个居民区偶然地出现于一个世纪以前，不过到了今天，它已经完全没有都市气息。城里的街道穿过圣查尔斯大街延伸到这片区域以后，路面也跟着从沥青变成了碎石砂砾。在这个古老的乡镇上甚至还搭了几间牲畜棚，真是繁华都市中一个与世隔绝的微型村落。

马蒂漫游者旅店和这个区的其他建筑物一样，矮矮的，没刷油漆，歪歪斜斜地矗在那里。小店一角微微向右突出，店门正面严严实实地挂满了锡皮广告牌，从啤酒到香烟再到汽水一应俱全。连门上的玻璃都贴着某个牌子的面包广告。马蒂店既是酒吧又是杂货店，不过仅限于零零星星的几样东西——大多是汽水、面包和罐装食品。吧台以外，还有一

台冰柜，冰柜里冻着几磅腌肉和香肠。店里也没有叫马蒂的，店主是一位叫华生的先生，棕褐色的皮肤，很安静地拥有这摊小生意完整的所有权。

“问题是没有什么专业技能，”琼斯正和华生先生说。他躬在一张木凳上，双腿弯曲，就像一把冰夹，随时准备夹起凳子，从华生老先生的眼皮底下开溜。“要是我接受过什么教育培训的话，现在就用不着给一个老荡妇擦地板了。”

“好好的，听话，”华生先生含糊地回答，“和女士在一起举止要文雅点。”

“什么？呼呀。你什么都不明白，老兄。我要和一只鸟一起工作，你喜欢和鸟一起干活不？”他朝吧台上方吐出口烟，“我是说，那个女孩能得到这个机会，我的确挺为她高兴的。她都替那个李妈妈干了好长时间了，应该歇口气。不过我觉得那只鸟赚的钱肯定比我还多，哇哦！”

“态度好点，琼斯。”

“哇哦，你还真是被洗脑了耶，”琼斯叹道，“你都不雇人擦地板，怎么回事？说说看。”

“我只是不想你惹麻烦。”

“嘿！你说话的口气和那个李妈妈一模一样，你们俩没见过面真是太遗憾了。她肯定爱死你了，她会说：‘嘿，小伙子，你就是我一直以来想找的人，就像以前那种笨笨的黑人奴隶。’她还会说：‘嘿，你真是太好了，给地板打下蜡吧，把墙也刷一下吧。你真好，过来把厕所打扫干净，再给我的鞋擦擦油。’你就一直回答：‘好的，老板娘，好的，老板娘，我最听话。’然后你就在擦吊灯的时候从上面掉下来摔伤了屁股，然后她几个女朋友走了进来，互相攀比价格，接着李妈妈随手把几

个硬币扔到你脚下，说：“嘿，小伙子，你刚才的表现太糟糕了，快把硬币递给我们，不然我们就叫警察了哦。”呼呀。”

“那位女士是不是说如果你给她惹麻烦，她就要报警？”

“她就是抓住我这一点，嘿！我觉得这个李妈妈和警察有点关系，她一直跟我说她有朋友在警队里。她说她地位高，警察从来都不敢跨进她家店门一步。”琼斯在小小的吧台上方制造出一朵蓝色的阴云：“不过，孤儿那事她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要是从她这样的人嘴里说出‘做善事’这样的话，空气里就充满了阴谋的味道。我就知道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突然之间，那个孤儿代表就不上门了，肯定是因为我问了太多问题。见鬼！我真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再也不想困在这个地方，每周只有二十美元薪水，还要和一只像老鹰这么大的鸟一起工作。我想要一个住的地方，老哥。哇哦！我还想屋子里能装一台空调，一台彩色电视机，喝着比啤酒还高级的酒。”

“啤酒还要再来一杯吗？”

琼斯透过墨镜看着老头：“你还想让我再买一杯啤酒？一个可怜的黑人男孩，为了一星期二十美元而摔伤了屁股。我觉得现在你应该给我一杯免费啤酒，把你卖腌肉、饮料的钱送点给可怜的黑人工人。你还用在这儿赚钱送你儿子去上大学？”

“他现在已经在学校里教书啦。”华生先生自豪地说，拉开了一罐啤酒。

“那真好呀，哇哦！我总共才上了两年学吧。我妈妈在外面给别人洗衣服，我一直都在大街上给人滚轮胎。我滚轮胎，我妈妈洗衣服，谁也不学习。见鬼！谁会给一个滚轮胎的人一份工作呢？我最后不得不和

一只鸟一块儿工作，老板又没准卖西班牙苍蝇给孤儿。哎呀。”

“要是情况真的很坏的话……”

“真的很坏？嘿！我可是在现代奴隶制度下工作。如果我不干了，我就会被当成流浪汉举报给警察。如果继续留下来，我就会拿着史无前例的最低工资。”

“我告诉你该怎么做，”华生先生神秘地说，他的身子从吧台上面倚了过来，递给琼斯一杯啤酒。吧台上坐着的另一个客人也凑过来听着，他已经沉默了好几分钟，一直听着他们的对话。“你可以搞个小小的破坏嘛，这是你反抗的唯一办法。”

“‘搞破坏’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的，伙计，”华生先生小声说，“比方说哪个女服务员工资太低，她就不小心在汤里放了太多胡椒；某个停车场男孩在油里放了太多润滑剂，把车撞到了围墙上之类的。”

“哇哦！”琼斯说，“就像超市收银员加班没拿到加班工资，不小心手指一滑，一打鸡蛋就掉在地上了。嘿！”

“现在你懂了吧。”

“我们可是要搞一场真正的大破坏，”吧台上另一位男人终于打破了缄默，“我们要在工作的地方举行大游行。”

“真的吗？”琼斯好奇地问，“在哪儿？”

“莱维制裤厂。一个大个子的白人老男人跑来厂里告诉我们，他打算往公司楼顶扔个原子弹。”

“你们这群人那就不是搞破坏这么简单了，”琼斯说，“你们是要发动战争吧。”

“要听话，要恭恭敬敬的。”华生先生对陌生客人说。

男人嘿嘿地笑起来，笑得眼睛里都闪出了泪花。他说：“这个人说他会为全世界的黑白混血儿和耗子祈祷的。”

“耗子？哇哦！你们这群人真是碰到一个百分之百的怪胎哦。”

“他很聪明，”男人辩解道，“而且还很虔诚。他在办公室里做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哇哦！”

“他说：‘到了中年，大家一定会觉得更幸福。你们去找一尊大炮，再找些箭，往工厂的屋顶投一颗原子弹。’”男人又笑起来，“反正我们在那儿也没什么可干的，那个人每次吹动着浓密的胡子张口讲话，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要领导我们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要让其他游行活动看起来都像是娘们的聚会。”

“是啊，听起来他要把你们都领进监牢呀，”琼斯说着又朝吧台吐出更多烟雾，“他听起来就像一个疯疯癫癫的白人老妈。”

“他是有点奇怪，”男人也承认，“不过他就在公司的办公室工作，而且办公室经理冈萨雷斯先生，觉得那家伙特别厉害，基本上他想干什么经理都不过问。冈萨雷斯先生甚至还允许他想什么时候来工厂就什么时候来。很多人都准备和他一起游行，他还告诉我们他获得了莱维先生的许可，同意我们举行这次游行，又说莱维先生也很想让我们赶走冈萨雷斯。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们还会给我们涨工资，那个冈萨雷斯先生对他是唯唯诺诺。”

“说说，那个白人救世主长什么样？”琼斯饶有兴趣地问。

“他是个胖胖的大个子，一直戴着一顶打猎帽。”

琼斯藏在墨镜后面的眼睛瞪大了。

“是不是一顶绿色的帽子？他戴着一顶绿帽子？”

“是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哇哦！”琼斯说道，“你们这群人有大麻烦啦，有个警察正在找这家伙呢。一天晚上他还到‘欢乐之夜’来过，拉着达莲娜讲他乘巴士的故事。”

“是呀，你怎么知道！”男人说道，“他也和我们讲过巴士的事情，还告诉我们有一次他乘巴士到了一个黑暗的地方。”

“就是同一个人啦。最好离那个怪胎远一点，他可是通缉犯。你们这些可怜的黑人会被扔进监狱的。哇哦！”

“哦，那我一定要问问他，”男人说道，“我可不想被一个罪犯领着去游行示威。”

冈萨雷斯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莱维制裤厂，他象征性地用同一根火柴点燃了小煤气暖炉和一支过滤嘴香烟，这两样“火炬”的点燃标志着他又一个工作日的开始。接着他把思绪转向了早晨的冥想。雷利先生昨天又为办公室添上了新的一笔，他用绉纱纸做成深紫、灰色和褐色的彩带，环绕在天花板的电灯旁边。十字架、标牌以及彩带让经理想起了圣诞节装扮的情景，让他有点小小的感伤。他把愉快的目光投向雷利先生坐的地方，发现豆芽正在茁壮生长，缠绕着挂下去，都已经穿过了档案柜的把手。冈萨雷斯纳闷这位文件整理员怎样在整理文件的同时又不碰到那些嫩芽呢，他正思考着这个行政工作上的难题，抬头惊讶地看到雷利先生鱼雷一般撞开了门。



“早上好，先生。”伊格内修斯粗声粗气地打了声招呼，裹着一件像是围巾又像披肩的东西，正在身后水平飞舞着，犹如一面鼓动的苏格兰宗族宗旗。他肩上扛着一台廉价的摄像机，手里拿着一捆什么东西，近看才发现是一条卷起来的床单。

“你今天很早嘛，雷利先生。”

“你什么意思？我一直是这个时候到的。”

“哦，当然，当然。”冈萨雷斯先生怯怯地说。

“你觉得我今天早来是为了什么缘故吗？”

“不是，我……”

“说出来，先生，你为什么突然起了疑心呢？你的眼睛里这会儿正闪动着猜疑的光芒呢。”

“什么呀，雷利先生？”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伊格内修斯边回答边慢吞吞地往工厂方向的门走去。

冈萨雷斯先生很想重新静下心来，不过被工厂方向传来的类似欢呼的声音打断了。他想，可能哪个工人做爸爸了，或是买彩票中奖了。只要工人们别打扰他，他也愿意以礼相待。对他来说，他们就像莱维制裤厂厂体的一部分，和“大脑中心”区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也不需要他去管理、去担心，那个醉醺醺的帕勒莫先生才是他们的头。等他找到合适的时机，要心平气和地和雷利先生谈谈他在工厂里花的时间。不过，最近雷利先生变得有点疏远、不可接近，而冈萨雷斯先生特别害怕和他有冲突。一想到雷利先生熊掌一般的大掌重重拍在他脑门上，就像要把一根木桩子打进办公室脆弱的地板里一样，他的双脚都发麻了。

工厂里，四个男员工正抱着伊格内修斯史密斯菲尔德<sup>[1]</sup>火腿一般粗壮的大腿，使劲想将他抬到一张剪裁桌上。伊格内修斯的脑袋高高地莅临四个扛运工的肩膀上方，正大声喊着指令，仿佛他正在监督大家安放什么珍稀之物。

“上一点，右一点，对啦！”他往下喊道，“上，上，小心点，慢一点，你们抓得紧不紧啊？”

“紧。”一名搬运工答道。

“我觉得非常松。拜托！我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焦虑的状态了。”

其他工人饶有兴致地看着扛运工们重压之下那摇摇晃晃、步履蹒跚的样子。

“现在向后挪一点，”伊格内修斯紧张地喊道，“往后挪，直到桌子正好在我的正下方。”

“不要担心，雷先生，”一名搬运工气喘吁吁地说，“我们已经把你对准那张桌子了。”

“很明显你没有，”伊格内修斯回答道，他身体猛地撞上了一根柱子，“噢，上帝啊，我的肩膀脱臼了。”

工人中发出了一片叫喊。

“嘿，小心，雷先生，”有人尖叫道，“你们这些人要把他的脑袋撞裂了。”

“拜托！”伊格内修斯大声惨叫，“来人哪，救命！我很可能就要变得四分五裂了。”

---

[1] 美国一家猪肉制品供应商。

“看，雷先生，”一名搬运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桌子就在我们下面了。”

“不要等你们把我放到桌子上，说不定我就已经被抛到某个炉子里了。我怀疑在地面上指挥的这群人可能更明智一点。”

“你把双脚放下来，雷先生，桌子就在你下面。”

“慢慢地哦，”伊格内修斯边说边小心翼翼往下伸出一只硕大的脚趾，“嗯，确实在我下面，好吧，等我身体稳定了以后，你们再放开手。”

伊格内修斯终于直立地站在一张长桌上了。他用卷成一捆的床单遮住小腹，好挡住底下听众的视线，因为在刚刚被人抬来抬去的过程中，他被刺激得兴奋了起来。

“朋友们！”伊格内修斯庄重地开口，举起那只没有那床单的手臂，“终于，我们的日子到来了。我希望大家都带来了战斗的武器。”剪裁桌周围的听众既没有表示肯定也没有否定。“我指的是棍子、锁链、木棒之类的东西。”大伙儿哄笑起来，工人们挥舞起手中的栅栏条、扫把、自行车链子以及砖头。“我的上帝！你们还真的拿来这么多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呢。这么一来，我们发动攻势的猛烈程度很可能会超过我的预期。不过，打击力度越大，收到的效果也就越明显。我大体上目测了一下你们的武器，这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那就是今天这场圣战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一定要片甲不留，将莱维制裤厂洗劫一空，我们必须以暴制暴，用战火对抗战火。”

“他说的是些什么？”一个工人问另一个。

“我们必须快速攻入办公室，因为清早敌人还处于精神迷雾之中，这样，我们就能攻其不备。”

“嘿，雷先生，不好意思，”一个男人在人群中喊道，“有人告诉我，有警察正在找你麻烦呢，是真的吗？”

工人之中产生了一阵紧张不安的骚动。

“什么？”伊格内修斯尖叫起来，“你从哪儿听来的谣言？完全不属实。肯定是哪个白人优越论者，或是哪个没见识的乡巴佬，甚至可能是冈萨雷斯本人在散布这种恶毒的谣言。这位先生，你怎么能够相信呢？你们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我们的事业存在为数众多的敌人。”

当所有工人都在为这番演讲热烈鼓掌的时候，伊格内修斯正暗自思忖着，这个工人是怎么知道那个白痴曼库索曾想要逮捕自己呢。可能他当时碰巧也站在围观的人群里吧。那个巡警真是讨厌，到哪儿都是香油里的苍蝇，不过还好，眼前的情况算是稳住了。

“在我们冲锋的时候，我们要带上这个！”等最后一点掌声平息以后，伊格内修斯又朝人群喊道。他夸张地把小腹前面的床单猛地抽出来，刷地一声展开。黄渍斑斑的床单上用红色蜡笔写着两个粗体大字——前进。在“前进”下方，用蓝色笔端端正正地写着，“圣战——为摩尔人的尊严”。

“我真想知道这是谁睡过的床单，”一位妇女说道，她神情严肃，看起来下定了决心，她就是合唱队的领队。“我的主啊。”

其他几位即将成为暴民的工人也表达了同样的好奇，只不过使用了更明确的物理术语。

“现在，”伊格内修斯大吼一声，他一只脚跺在桌子上发出雷鸣般的声响，“安静！两位身材姣好的女士会拉着这块横幅，我们就走在她们中间向办公室进军。”

“我才不要拉着那个东西呢。”一位女士回答道。

“安静！大家安静！”伊格内修斯生气地吼道，“我现在开始怀疑你们是不是真的配得上这么高尚的事业。很明显，你们没有准备好做出任何重大的牺牲。”

“为什么要让我们扯着一块破床单一起走？”有人问道，“我还以为这次游行是为了涨工资的事情呢。”

“床单？什么床单！”伊格内修斯反问道，“在你们面前的是最最神气的横幅，它表明了我们的目的，是我们所追求的事物的形象化体现。”工人们更专注地研究着床单上的黄渍。“如果你们希望只是简单地像牛一样冲进办公室，你们只不过是参与了一场暴动而已。而有了这块横幅，我们的骚动就会获得具体的形式和深度。这里还包括了一些几何学上的指示，一套必须遵守的规范。来，你们两位女士站在这里，拉着横幅的两端，带着光荣骄傲的神情把它挥动起来，记住手要举得高……”

伊格内修斯钦点的两位妇女慢吞吞地走到裁剪桌旁，小心翼翼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横幅的两个角，就好像手里拿着的是麻风病人的裹尸布一样。

“效果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伊格内修斯说道。

“别在我旁边挥这玩意儿，姑娘。”有人冲拉横幅的女人喊道，人群中又激起了一阵窃笑声。

伊格内修斯迅速打开了摄影机，对准了横幅和人群：“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棍子和砖头好吗？”工人们非常乐意地照办了。玛娜要是看到这幅情景，肯定会一口浓咖啡呛在喉咙里。“动作再猛烈一点，狠狠地挥舞起手中的武器吧。做鬼脸、尖叫，如果不介意的话，一些人还可以

上下跳几回。”

大伙儿大笑着照办了，除了那两位拉横幅的女人十分郁闷之外，每个人都听从了他的指挥。

办公室里，冈萨雷斯先生看着特克西小姐进门的时候脑袋撞到了门框上，这标志着她一天工作的开始。与此同时，他又在想工厂里为什么又爆发出一阵一阵的巨大吵闹声。

伊格内修斯花了一两分钟时间拍下眼前的景象，接着镜头顺着一根柱子往上到达天花板，他觉得这是一个有趣而又珍贵的摄影镜头，象征着大伙儿抱有雄心壮志。嫉妒，一定会啃噬玛娜散发麝香味的五脏六腑。在柱子的顶端，镜头聚焦在锈迹斑斑的天花板上几平方英尺的地方。然后伊格内修斯又将摄影机递给一位工人，让他对着自己拍。等镜头对准伊格内修斯的时候，他发出一声嚎叫，又抡起一个拳头，大伙儿看得非常乐。

“好了，”他把机器拿回来，迅速关好，温和地说道，“现在，我们暂时控制一下暴动的情绪，制定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这两位女士拉着横幅，走在我们前面。紧跟在横幅后面的是我们的合唱队，你们要边走边唱一些合适的民歌或宗教歌曲，曲调由合唱队领队的女士挑选。因为我对你们的民歌风格不怎么了解，挑什么曲子就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过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倒是希望教大家几首情歌小调。我只有一个建议，曲调一定要澎湃有力，除此之外，其他人都是战斗的主力部队了。我会拿着摄影机跟在大部队后面，完整地记录下这一值得纪念的事件。或许未来某一天，这卷带子还能租出去，租给学生组织或是其他类似令人憎恶的社团，这样我们还能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一开始要采取和平、理性的行动。等进了办公室以后，这两位女士就拉着横幅走到办公室经理面前，合唱队就聚集到十字架周围，主力部队就在操场上待命。因为我们是直接针对冈萨雷斯本人，我觉得很快就需要召集我们的主力军。要是冈萨雷斯看到这一景象还没有反应，我大喊一声‘进攻！’听到这个信号，大家就可以发动猛攻了。有问题吗？”

有人说了句：“一堆狗屎。”不过伊格内修斯没有理会，工厂里一片欢腾，大部分工人都迫不及待地想换个工作节奏。负责人帕勒莫先生醉醺醺地在两个炉子之间出现了一瞬，接着又消失了。

“显然大家都清楚作战计划了，”伊格内修斯看看没有问题又接着说，“两位拉横幅的女士请到门边上就位。然后合唱队跟在她们后面，最后是主力部队。”工人们很快就排好了，笑嘻嘻地用手里的作战武器互相戳来戳去。“很好！合唱队现在可以开唱了。”

一位富有宗教意志的女士吹起了笛子，合唱队的成员们扯开嗓子唱道：“哦，耶稣，一路伴我前行，我将别无他求。”

“听起来很有煽动力嘛，”伊格内修斯评论道，然后他大吼一声，“前进！”

队伍迅速遵从了指令，没等伊格内修斯再下达什么命令，横幅就已经出了工厂大门，冉冉升起在通向办公室的台阶上。

“停下！”伊格内修斯尖叫起来，“快来人把我从这张桌子上弄下来！”

哦，耶稣，你是我的挚友  
是的，直到最后。

你握住我的手  
我觉得无比强大  
知道你和我一起前进  
倾听我的每句话  
我没有抱怨  
虽然也许外面大雨倾盆  
当耶稣与我同在。

“站住！”伊格内修斯拼命叫喊，眼睁睁看着最后一个战士的背影消失在门后，“马上给我回来！”

门“吱呀”一声关上了。伊格内修斯跪下来，双手撑着桌面爬到桌子边缘，又转了个方向，花了好一会儿时间稳住四肢，他终于坐在了桌子边上。他往地底一瞧，发现双脚距地面只有几英寸，他决定冒险跳下去。正当他纵身一跃离开桌子，在地板着陆的那一刻，肩上的摄影机滑了下来，重重地砸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碎裂声。机器摔开个口子，胶卷滚落在地板上。伊格内修斯把胶卷捡起来，按下开关，想要重新启动机器，可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哦，耶稣，你为我付了保释金  
当他们将我关在旧监狱里。  
哦，哦，你总是给予我们  
生活的理由。



“这些疯子唱什么破玩意儿？”伊格内修斯对着空荡荡的厂房发问，将胶卷一小段一小段地塞进自己口袋里。

你从来不曾伤害我，  
你从来、从来、从来不会遗弃我。  
我从来没有犯罪  
我一直是胜利的  
现在，我有了耶稣相伴。

伊格内修斯拖着来不及卷好的胶片，一路小跑穿过大门，进了办公室。两位女士正扯着一块脏兮兮的床单，反对着一头雾水的冈萨雷斯先生，僵硬地展示着横幅。合唱队的成员闭着眼睛，勉强地继续哼着，早已不成调了，主力部队的成员在一旁悠闲地踱着步子。伊格内修斯拨开人群走向经理的办公桌。

特克西小姐看到了他，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格洛里亚？这些工人都到这儿来干吗呀？”

“跑吧，趁你还跑得动的时候，特克西小姐。”他神情严肃地告诫她。

“哦，耶稣，你赐予我和平，当你让我免受警察骚扰。”

“我听不清，”特克西小姐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喊道，“这是唱歌表演吗？”

“赶紧跑进厕所去，把你干瘪的屁股放到马桶上！”伊格内修斯粗野地尖叫起来。

特克西小姐慢吞吞地走开了。

“看清楚了吗？”伊格内修斯问冈萨雷斯先生，他让两位女士调了个头，把床单有字的一面展示在经理面前。

“什么意思呀？”冈萨雷斯先生读着横幅上的字，不解地问。

“难道说你拒绝帮助这些人？”

“帮助？”办公室经理露出惊恐的神情，“你都在说什么呀，雷利先生？”

“我说的是你对社会犯下的罪过。”

“什么？”冈萨雷斯先生下嘴唇开始哆嗦起来。

“进攻！”伊格内修斯对主力部队发令，“这个男人一点仁慈之心都没有。”

“你得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一位拉横幅的妇女表示不满，“你得让冈萨雷斯先生说话。”

“进攻！进攻！”伊格内修斯喊得更起劲了，蓝黄两眼鼓了出来，闪闪发光。

有人懒洋洋地挥起手中的一条自行车链子，往档案柜上一甩，盛豆芽的器皿摔到了地上。

“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呀，”伊格内修斯吼道，“谁准你把豆芽打翻的？”

“你自己说的‘进攻’呀！”手拿车链子的工人回答道。

“马上给我停下！”眼见一个男人拿着把钢笔刀，毫不留情地在那块写着“研究与查阅部门管理人：伊·杰·雷利”的标牌上划了一刀竖痕，伊格内修斯恶狠狠地喊道，“你们这些人都在干什么！”

“嘿，可是你说的‘进攻’呀。”好几个声音一齐回答。

在这个孤独的地方  
你赐我以恩惠  
给予你的光芒  
穿过漫长的黑夜。  
哦，耶稣，你倾听我的悲伤。  
我永远、永远、永远也不愿让你走。

“别再唱这么难听的歌啦，”伊格内修斯对合唱队吼道，“别再让我耳朵听到这么亵渎神明的曲子。”

合唱队停止了演唱，看起来很受伤的样子。

“我不明白你在干什么！”经理对伊格内修斯说。

“闭上你这张小妞的嘴，你这个白痴。”

“我们这就回工厂去，”合唱队的发言人，那位坚定的女士，愤怒地对伊格内修斯说道，“你是个坏人，我相信警察一定要抓你。”

“就是。”好几个声音附和道。

“等一下，”伊格内修斯恳求道，“一定要有人攻击一下冈萨雷斯。”他巡视了下主力部队：“那个拿着砖头的人，马上过来，在他脑袋附近打几下。”

“我才不会用这玩意儿打人呢，”拿着砖头的男人拒绝，“说不定你的犯罪记录有一英里长。”

合唱队已经陆续出门了，手拉横幅的女士一脸嫌恶地把床单扔在地

上，也跟着他们走了。

“你们这些人要去哪儿啊？”伊格内修斯大喊大叫，口水和愤怒将他呛得说不出话来。

战斗人员什么也没说，跟着合唱队和扯横幅的女士走出了办公室。伊格内修斯摇摇摆摆地快步上前，在队伍后面窜来窜去，拉住一个工人的胳膊，不过那人像拍蚊子一样猛拍了他一掌，说：“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可不想进监狱。”

“回来！我们还没完呢！你们要是想对付特克西小姐也行啊。”伊格内修斯对着渐行渐远的队伍狂乱地大喊，可是队伍默默地、坚定地向前移动着，他们很快走下台阶，走近了工厂。最后，当最后一位为捍卫“摩尔人的尊严”而战的圣战士走出办公室，门“吱呀”一声关上了。

曼库索巡警看了看手表，他已经在厕所里待了整整八小时。现在应该回警局还道具服，然后回家。他一整天都没发现一个可疑分子，更糟的是，自己好像还得了感冒。卫生间里又冷又潮，他打了个喷嚏，想开门，可是打不开。他摇晃着门把手，摆弄着门锁，锁好像什么地方给卡住了。他在那推搡摇晃，把门弄得哗哗作响，几分钟后他大喊起来：“救命啊！”

“伊格内修斯！所以你被解雇了！”

“拜托，妈妈，我正处在崩溃的边缘。”伊格内修斯把杏仁饮料瓶凑到胡子底下，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他一边吸着一边打着嗝，弄出很大的声响。“你要再这么凶神恶煞的，我肯定就要坠入绝望的深渊了。”

“小小的办公室工作都处理不好，亏你还受过这么多教育呢。”

“那儿的人讨厌我、憎恨我，”伊格内修斯说着，朝着厨房褐色的墙壁扮了个受伤的表情。他用大拇指把舌头从瓶口里拔了出来，囁气里充满了杏仁饮料的味道。“归根结底，都是玛娜·明科夫的错。你也知道她多会惹麻烦。”

“玛娜·明科夫？别跟我说傻话，伊格内修斯，那姑娘在纽约呢。我知道你的德行，孩子，你肯定在莱维制裤厂干了什么蠢事吧。”

“我的优秀超过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把报纸给我，伊格内修斯，我们得看看招聘广告。”

“这是真的吗？”伊格内修斯雷鸣般地吼了起来，“我又要被推出去，掉到这无尽的深渊里吗？很明显保龄球把你灵魂里的同情心都打出去了。我至少要在床上躺一周才能复原，还得有人伺候我吃喝。”

“说到床，孩子，你的床单哪儿去了？”

“不知道，可能被偷了吧。我警告过你有小偷强盗的。”

“你是说有人破门而入只为偷你一条脏兮兮的床单？”

“如果你能在洗涤方面自觉一点的话，这条床单的形容词可能就不一样了。”

“好了，把报纸递给我，伊格内修斯。”

“你真的希望大声念出这些招聘广告吗？我很怀疑目前我的身体状况承受不了这刺激，而且，我正在看科学版面一篇讲软体动物的文章，很有意思。”

雷利夫人一把从儿子手中抢过报纸，伊格内修斯手里只捏着两块碎纸片。

“妈妈！这么无礼的行径是你跟那两个保龄球狂混久的结果吗？”

“住嘴，伊格内修斯。”她妈妈边说边飞快地将报纸翻到求职版面。

“明天一早，你就要和鸟儿一起行动，早早乘上电车。”

“什么？”伊格内修斯心不在焉地问，他正在思考现在该怎么给玛娜回信。胶卷看起来也没救了，想要在信里解释清楚灾难性的圣战也是不可能的了。“妈妈，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你明天早上和鸟儿一起去乘电车。”雷利夫人尖叫道。

“听起来很合理。”

“你明天一定要找份工作再回来。”

“很明显，命运女神已经决定启动另一只厄运之轮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莱维太太趴在电动按摩板上，按摩板正轻柔地按摩着她丰满的身体，在她柔软白皙的皮肤上又推又揉的，就像一个温柔的面包师在揉面团。她把胳膊从板子两侧垂了下来，紧紧地抱住了这个宝贝。

“哦！”她软软地呻吟了一声，声音里充满了满足感，她的牙齿轻轻地咬住脸蛋下方的按摩板部位。

“把那玩意儿关了。”她身后响起了老公的声音。

“什么？”莱维太太抬起头，没睡醒似地看了看四周，“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还以为你正待在镇上看比赛。”

“我改主意了，如果你没意见的话。”

“我当然没意见，你想做什么都行。不要让我告诉你该做什么，你

要开个舞会也行啊，看看我管不管你。”

“不好意思，我很抱歉把你从那块板上面拉了下来。”

“你要是不介意，我们能不能别管这块板。”

“哦，我真抱歉侮辱了它。”

“不要说我的板行不行。我的意思是，我很想好好和你说话，不想在这里吵起来。”

“把你那见鬼的玩意儿开开，然后闭上嘴。我要去洗个澡。”

“瞧瞧，一点小事就这么激动，不要把你的负罪感发泄到我身上。”

“什么负罪感？我做了什么呀？”

“你心里明白，戈斯，你知道你在白白浪费生命。大好的生意付之东流，你本来有好机会走向全国的。你爸爸把他的全部心血装在银盘子里递给了你。”

“呃。”

“扩展事业的好时机白白错过了。”

“听着，我今天就是为了挽救这笔头疼的生意，才没去看比赛的。”

莱维先生在和老爸对着干了近三十五年之后，终于决定要无忧无虑地度过余生。可是，只要他在自家的寓所里待一天，妻子就要烦他一天，因为她就是看不惯自己不把莱维制裤厂的事放在心上。而且，他越是想离公司远远的，厂里越是容易出乱子。要是他自己能好好地扛起经理的职责，一天八小时好好地打理公司，情况说不定要轻松简单很多。不过，光听到“莱维制裤厂”就让他闹心，“莱维制裤厂”无时无刻不让他想起自己的父亲。

“你去干了什么呀，戈斯？签了几份文件？”

“我解雇了个人。”

“真的呀？真是件大事，哇哦？哪个烧炉工人？”

“你记不记得我对你说过个大个子怪胎，就是冈萨雷斯那个蠢驴招进来的？”

“哦，他呀。”莱维太太又滚回到按摩板上。

“你真该看看他都做了什么。天花板上挂满了彩条，办公室里钉着个大大的十字架。我今天一进办公室，他就跑过来向我抱怨工厂里有个工人把他种的豆芽撞倒了。”

“豆芽？他以为莱维制裤厂是个菜园子？”

“谁知道那人脑袋里在想什么，他希望我开除那个撞倒他豆芽的工人，还有另外一个划破他标牌的家伙。他说工厂里的工人简直是一群暴民，一点都不尊重他，他说他们都想要抓他。于是我就去工厂找负责人帕勒莫，当然又没有找到人，不过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工人们把铁链呀、砖头呀扔得满地都是。他们情绪非常激动，告诉我说那个叫雷利的家伙，就是那个邋遢的大个子让他们把这些垃圾带来的，这样他们就能进攻办公室，把冈萨雷斯打一顿。”

“什么？”

“他还一直跟工人们说他们工资太低，又超时工作。”

“我倒觉得他没说错，”莱维太太说，“昨天苏珊和桑德拉来信也提到了类似的事情。她们大学里的好朋友告诉她们这种事的，而她们的朋友又是从自己父亲那儿听来的。那位父亲好像是个庄园主，专让黑奴干活。两个女孩激动极了，我本来想告诉你的，不过我和我的新发型设计师有不少麻烦，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她们希望你能为这些可怜的工人加



点工资，要不然她们就再也不回家了。”

“这两个女孩觉得自己是谁呀？”

“你女儿呀，你不会忘了吧。她们唯一想做的就是敬重你，她们说，要是你还想见到女儿的面就一定要改善工厂的工作环境。”

“她们怎么突然之间对黑人这么感兴趣了？年轻男子不喜欢啦？”

“现在你可是又在攻击你女儿了。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她们都不敬重你的原因。要是你两个女儿一个是骑兵，一个是棒球运动员，你肯定爱都来不及。”

“要是她们俩一个是骑兵，一个是棒球运动员，我们俩就省心多了，相信我，那她们还能赚大钱呢。”

“不好意思，”莱维太太边说边打开了按摩板开关，“我再也听不下去了，今天我已经太失望了，我真难以提笔和女儿写这些事啊。”

莱维先生看过妻子写给两个女儿的信，过分煽情、毫无理性、混淆事实、颠倒黑白，简直可以把帕特里克·亨利<sup>[1]</sup>说成保守党。每次女儿放假回家来，总是对父亲充满敌意，处处和自己对着干，觉得她们的母亲受了自己多大的气，多大的委屈。妻子要是把他写成凶恶的三K党徒，开除了一个年轻的革命志士，倒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好剧本，手头的素材真是太好不过了。

“那家伙脑子确实有病。”莱维先生强调。

“对你来说，个性就是神经病，正直诚实是一种病，我以前从你那儿听得多了。”

---

[1] 美国政治家，美国革命时期卓越的领导人，非常具有演说方面的个人魅力。

“你瞧，要不是有个工人告诉我，他听说这个怪胎正被警察通缉，我可能还会手下留情。可是一听这一点，我马上下定了决心，这个公司已经够乱的了，我可不想再让一个喜欢惹麻烦的怪胎待在那儿工作。”

“别给我来这一套，太像你的作风了。在你这种人看来，斗争者和理想主义者都是怪胎和罪犯，这是你对他们的本能排斥。不过幸亏你告诉了我，这样我给女儿的回信就更加真实可信了。”

“我从来都不随便解雇人，”莱维先生辩解道，“不过我不能让一个通缉犯待在公司里，我们会有麻烦的。”

“拜托，”莱维太太躺在按摩板上做了一个警告的手势，“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这时候肯定在某个地方苦苦挣扎呢，女孩们要是知道了，肯定心都碎了，就像我也心碎了一样。我是一个有个性，有修养，诚实又正直的女人，可你从来都不欣赏我，和你在一起，简直是降了我的身份。你让一切都变得庸俗，包括我在内，你让我变得冷血无情。”

“这么说是我毁了你喽？”

“曾经，我是个多么热情、多么有爱心的女孩子，对生活抱有很高的期望，女儿们也知道这一点。我以为你会让莱维制裤厂走向全国，”莱维太太的脑袋一上一下地晃动，“看看现在，公司江河日下，经销商也只剩那么几个了。你两个女儿很失望，我也很失望，那个被你开除的年轻人肯定也很失望。”

“那你是想让我自杀谢罪吗？”

“这得你自己拿主意，你不是总这么做吗？我就是供你取乐的玩偶，我就是你收集的一辆旧跑车，你想用的时候就用，我不在乎。”

“哦，闭嘴，没人使唤过你。”

“瞧见了没？你总是这么攻击人，负罪感和缺乏安全感的综合作用就是——敌对情绪。如果你为自己感到骄傲，为自己的待人方式感到骄傲，你就会变得亲切随和。就拿特克西小姐来说，你看看自己都对她做了什么。”

“对那个女人我可什么都没做。”

“这就对了，她又孤独又害怕。”

“她就是个快死的老太婆。”

“自从苏珊和桑德拉走后，我经常有一种负罪感。我在做什么？我的规划在哪里？我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女性。”莱维太太叹道，“我觉得自己是这么没用，你用诸多物质囚禁了我，却不能真正让我得到满足。”她凸出的眼珠子冷冷地看着丈夫：“你把特克西小姐带来，我就不给女儿写信了。”

“什么？我可不想让那个老太婆到这儿来，你的桥牌俱乐部没有活动？上次你没有写信，我给你买了一条新裙子，知足吧，我会再给你买一条舞裙的。”

“虽然我不让她闲下来，但这还不够，她需要更亲近的帮助。”

“你在上函授课程的时候已经把她当小白鼠试验了很久，干嘛不还人家一个清静呢？叫冈萨雷斯让她退休吧。”

“你要这么做，她肯定没命。退休以后她一定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你的双手会断送一条人命。”

“哦，天哪。”

“每次我想起自己的母亲，每年冬天，在圣胡安<sup>[1]</sup>的海滩上，日光浴、比基尼、跳舞、游泳、欢笑，以及众多的男朋友。”

“每次只要一个浪头打过来她就心脏病发。赌场里没有输光的钱，就全部花在加勒比希尔顿旅馆里的家庭医生身上。”

“你不喜欢我妈妈是因为她老针对你。她没有看错，我应该嫁个医生，嫁个有抱负的人。”莱维太太难过地在按摩板上颠着，“不过现在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不要紧了，苦难只会让我变得更强大。”

“要是有人把这块该死的按摩板电源拔掉，你会受多少苦难呢？”

“我告诉过你，”莱维太太气愤地说，“别把这块板扯进来。你的敌对情绪占了上风，听我的，戈斯，去医学艺术大厦找那个心理医师，他治好了莱尼对出售念珠的抵触情绪，使得莱尼的珠宝店扭亏为盈。莱尼特别感激这个医生，现在他好像和一帮修女达成了独家经销协议，由她们在这个城市的四十多家天主教学校兜售他的念珠。那真是财源滚滚。现在，莱尼开心了，修女开心了，学生们也开心了。”

“听着挺棒的。”

“莱尼进了一组漂亮的雕像和一些宗教饰物。”

“我打赌他现在一定很快活。”

“他的确很快活，你也应该和他一样，去找那个医生，现在还不算太晚，戈斯。看在女儿的面上，你也应该寻求帮助，我倒无所谓。”

“我知道你无所谓。”

“你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不说别人，你女儿桑德拉接受心理分析治

---

[1] 波多黎各首都，阿根廷西北部的一座城市。

疗以后也快活多了，她大学里的医生帮了她很多。”

“我相信他确实帮了她很多。”

“桑德拉要是听说了你对那个年轻的激进分子的所作所为，你们父女的关系一定又会恶化的，我知道两个女孩最后一定会彻底和你反目的。她们都是热心肠、有同情心的孩子，就像受虐待之前的我一样。”

“虐待？”

“拜托，不要再让我听到一个讽刺的字眼。”一只涂着海蓝色指甲油的手指在颠簸起伏的按摩板上做了一个警告的手势，“你是给我特克西小姐呢，还是想让我写信给女儿？”

“我给你特克西小姐，”莱维先生最后终于开口了，“你或许可以让她躺在那块板上震一震，震坏她的屁股。”

“不要扯上那块板！”

## 第七章

天堂卖家公司位于普瓦德拉街，那地方原来是一间汽车修理店，黑漆漆的地面上竖着一座空荡荡的商业楼。修理店的大门通常大敞着，行人经过的时候总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酸味，混合着热狗、芥末和水泥里散发出的润滑油和机油的味道。这些汽油从汽车里滴下来，长年累月地渗透到地板里。天堂卖家公司传出的浓烈怪味，有时候也会让摸不着头脑的路人从敞开的大门往黑黝黝的厂房里窥一眼——然后他的视线就会落到一排放在自行车轮胎上的，巨大锡罐装的热狗。这可不是什么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几个汽车型热狗上往下凹陷出一个大坑；一条被压扁的法兰克福香肠躺在面包旁边，它的上面正水平地横着一个轮子——真是一起致命的交通意外。

午后时分，路上行人匆匆走过天堂卖家，一个高大的身影正一步一步慢悠悠地往前走。不错，这正是伊格内修斯，他停在狭小的修理店门前，深吸了一口从天堂卖家飘出来的气味，仿佛得到了感官上的极大满足。露在外面的鼻毛对这味道进行了分析、检索与辨析，然后他明确地闻出热狗、芥末与润滑油的味道。他又深吸了一口气，想试试能不能辨

别得更加精细，闻出热狗面包那若有似无的味道。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米老鼠腕表上的指针，指针正是戴着白手套的米老鼠双手，他发现自己半小时前才吃过中饭，可是那迷人的香气仍然馋得他口水直流。

他踏进厂房，看了看四周，一个角落里，一位老人正在一口巨大的锅里煮热狗，那体积，真是要让下面的煤气炉也相形见绌。

“不好意思，先生，”伊格内修斯招呼道，“你这儿卖热狗吗？”

老先生抬起朦胧的眼睛望了望这个高大的客人。

“你要什么？”

“我想买一根热狗，闻起来香极了。我就买一根，行吗？”

“行。”

“我可以自己选吗？”伊格内修斯一边问，一边朝锅里瞄。沸腾的热水中，法兰克福香肠正在翻滚打转，活像一只只人工着色的、放大的草履虫。伊格内修斯的肺里装满了这种刺鼻的、酸酸的香味。“假装我正在一家高级餐厅里，眼前是龙虾池。”

“来，拿这把叉子，”老人家说着递给伊格内修斯一把压弯了的、长得像剪刀的玩意儿，上面锈迹斑斑了。“手别碰到那水哦，那可像酸液，看看那把叉子都成什么样了。”

“天哪，”伊格内修斯尝了一口，对老人家说道，“味道真的很浓。里面都有哪些配料啊？”

“香蕉、谷子、内脏。谁知道呢，反正我自己碰都不碰的。”

“它们有一种奇怪的魅力，”伊格内修斯清了清喉咙，说道，“在外面，我的鼻毛就捕获到一种独特的味道。”

伊格内修斯大口大口欢快地嚼着，一边研究老先生鼻子上的疤，一

边听他吹口哨。

“是斯卡拉蒂<sup>[1]</sup>的调子吗？”伊格内修斯终于开口问道。

“我以为我吹的是‘稻草里的火鸡’。”

“我本来还以为你熟悉斯卡拉蒂的作品呢，他是最后一位真正的音乐家。”伊格内修斯说道，重新对热狗发动猛烈攻势。“你这么有音乐天赋，或许可以干点别的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

伊格内修斯一边吃着，老先生又重新吹起了不知道什么调子的口哨。接着他又说：“你是不是觉得‘稻草里的火鸡’还挺富美国特色的？很可惜，它不仅不美，还令人憎恶。”

“那又有什么要紧。”

“当然要紧了，先生！”伊格内修斯尖叫起来，“推崇‘稻草里的火鸡’这种东西，正是我们陷入窘境根源。”

“你到底是从哪个鬼地方蹿来的？你想干什么？”

“‘稻草里的火鸡’成了整个社会文化的支柱之一，你对此有何想法？”

“谁这么想的？”老先生疑惑地问。

“每个人！特别是歌手和三年级的音乐老师，邋邋遑遑的大学生，文法学校的学生都哼这些曲调，就像巫师一样。”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嗝，“我还想再吃一根这么美味的热狗。”

第四根热狗下肚后，伊格内修斯伸出他壮观的粉红色大舌头，往嘴唇四周以及上唇胡子上舔了一遍，然后对老人家说：“我都不记得，最

---

[1] 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 (Alessandro Scarlatti 1660-1725)，意大利作曲家。



近一次觉得这么满足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能找到这个地方真是太幸运了。在这之前，我这一天都过得胆战心惊，上帝啊，目前我正处于失业状态中，我正忙着找工作呢。不过，我可能还是把‘圣杯’作为我的目标。我在这一带商业区都转悠一个星期了，不过很明显，我身上缺乏现在的雇主们喜欢的某种怪异的特质。”

“运气不好，嗯？”

“唔，这个星期，我只应聘了两家公司。有几天，我快到运河大街的时候，便累得筋疲力尽了，于是我就强打起精神，勉强撑到电影院了。事实上，电影院播放的每部电影我都看过，而且，每一部都差劲透顶，应该无限期禁播，所以下周前景也很黯淡。”

老先生看了看伊格内修斯，又看了看那口大锅、底下的煤气炉以及那辆破破烂烂的手推车，开了口：“我现在就可以雇用你。”

“非常感谢你，”伊格内修斯屈尊降贵地回答道，“不过，我不能在这里工作。这个地方太阴湿了，别的不说，我很容易犯呼吸道疾病。”

“孩子，你不用在这里工作，我指的是雇你当卖热狗的小贩。”

“什么？”伊格内修斯大吼一声，“下雨下雪天也要整天待在外面？”

“这儿又不会下雪。”

“那特殊情况呢？说不定我刚吃力地推着货车出门，天就开始下雪了。然后有人会在某条阴沟里发现我，全身挂满了冰凌，野猫趴在我身上，用我身体的最后一点温度取暖。不，不用了，先生。我该走了，我想起我还有个约会什么的。”

伊格内修斯失神地看了看手表，发现手表又停了。

“等一等，”老人家哀求道，“你就干一天试试，怎么样？我真的特

别需要贩卖人员。”

“一天？”伊格内修斯不可置信地重复道，“一天？我可浪费不起这么宝贵的时间，我还要去几个地方，见好几个人呢。”

“那好，”老人家语气坚决起来，“那你把热狗钱都付给我。”

“恐怕这些只能记在这栋房子的账上，或者修理厂的账上？随便啦。反正我妈妈就像马尔普小姐<sup>[1]</sup>一样精明，昨晚她在我口袋里发现了几张电影票票根，所以今天她只给了我坐车的钱。”

“那我叫警察了。”

“哦，我的上帝呀！”

“给我钱！不给钱我就报警。”

老人家抄起那把长长的叉子，敏捷地把两个生锈的钳子对准了伊格内修斯的喉咙。

“你戳到我的进口围巾啦！”伊格内修斯尖叫道。

“把你的车钱给我。”

“我可不能走回君士坦丁堡大街啊。”

“打车好了，等你到家的时候，让你家里人帮你付钱好了。”

“你觉得我妈妈会相信一个老头子拿着一把叉子挟持了我，抢走了我的两美元吗？”

“我才不会再让人占便宜，”老人家冲伊格内修斯喷了一脸的唾沫，“做热狗生意的总是会碰到这种事情。卖热狗的、加油站服务员都经常受到这样好的待遇，赊账啦、抢劫啦。没有人会尊重一个卖热狗的。”

---

[1] 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中的“乡村女侦探”。

“这明显不是事实，先生，我这个人就最尊重卖热狗的，他们从事的是这个社会里少数有价值的工作之一。抢劫卖热狗的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这种人不是出于对钱财的渴望，而是希望能够侮辱卖主。”

“闭上你的大嘴，把钱给我。”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真是固执啊。不过，我可不愿意穿过五十个街区回家去，我宁愿被你这把生锈的叉子叉死算了。”

“好吧，伙计，现在听我说，我们做笔交易怎么样。只要你推一辆售货车，到外面卖一个小时的热狗，我就既往不咎。”

“是不是非得让我去卫生部开个证明，还是什么的？我说过，我指甲里面可能藏着对人体非常有害的细菌。顺便问一句，你就是这么雇人卖热狗的吗？你的雇佣策略也太不符合当代政策了。我觉得我好像上当受骗了一样，我现在担心得要命，不然就要问你是怎么开除员工的？”

“所以以后不要再占卖热狗的便宜了。”

“你已经把你的观点说得很清楚了。事实上，你已经指明了两点，一点在我喉咙上，还有一点在我围巾上。我希望你做好赔偿围巾的准备，这条围巾可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在英国一家小工厂买的，那工厂后来被德国空军给炸了。据说德国空军受命直接轰炸了那家工厂，因为德国人在收缴到的新闻短片中，看到丘吉尔就围着这种样式的围巾。据我所知，我这条围巾估计就和丘吉尔短片中戴的是同一款。如今，它的价值少说也有几千美元吧，而且它还可以当披肩来用，瞧。”

“好吧，”老人家看完伊格内修斯把围巾当腹带、腰带、披风、苏格兰短裙、断手吊带以及头巾各演示了一遍后，终于开口说道，“卖一小时的热狗对你也没什么坏处嘛。”

“如果拒绝的后果是被关进监狱，或是喉结被刺穿，那我心甘情愿地推车叫卖去。不过，我可不保证能走多远。”

“别误会，孩子，我不是坏人，不过你只能这么做。我花了十年时间想让天堂卖家发展成一家声誉良好的企业，这可不容易。人们看不起我们卖热狗的，他们觉得这是流浪汉做的事，而称职的贩卖人员又特别难找。要是真让我找了个不错的家伙，他一出去就被小混混们给抢了，上帝怎么能让一个人的日子这么难过啊？”

“那就必须要质问上帝的工作方式了。”伊格内修斯表示。

“可能不该这么做，可是我真的不懂。”

“波爱休斯的书可能会让你看得更透彻。”

“我每天都看报纸上凯勒神父和比利·格拉汉姆的文章。”

“哦，天哪！”伊格内修斯语无伦次地说，“难怪你这么迷惘。”

“来，”老人家边说边打开炉子旁的一个铁盒子，“把这个穿上。”

他从里面拿出一套白色的类似工作服一样的衣服递给伊格内修斯。

“这是什么呀？”伊格内修斯欢快地问，“看起来好像学院袍。”

伊格内修斯把衣服从脑袋上套进去，只露出一个脑袋。他穿上工作服后看上去就像一只即将孵化的恐龙蛋。

“把腰上的腰带系上。”

“当然不行啦。这些装饰就应该在身体周围自由飘动才对，虽然这个好像不怎么飘得起来，没有大一号的吗？”

“经过仔细检查，我发现这件衣服袖口很黄。我希望胸口的那些红点是番茄酱而不是血，上一个穿它的人没准被小流氓给捅了。”

“来，把这顶帽子也戴上，”老人家递给伊格内修斯一个白色的长方

形纸帽子。

“我肯定不会戴一顶纸帽子，我头上这顶就非常好，而且更健康。”

“你可不能戴一顶打猎帽，这是天堂卖家制服的一部分。”

“我、不、戴！我才不要因为干这样的活得咳嗽、犯肺病死掉呢。你想往哪里刺你就刺吧，帽子我坚决不戴，我宁愿死也不愿被侮辱，得肺病。”

“好吧，不戴就不戴吧，”老人家叹了口气，“过来，推这辆车。”

“你觉得我会推这么丑的一辆破玩意儿跑到大街上被人围观吗？”伊格内修斯气愤地问道，“给我那辆亮闪闪、白色侧胎的。”

“好吧，好吧，”老人不耐烦地说道。他掀开推车上小洞口的盖子，用叉子慢慢地把锅里的热狗移到洞里去，“现在，我给你十二根热狗，”他又打开另一个装面包的铁盒子，“我把一袋面包放在这儿，看到了吗？”他关上铁盒子，又在亮闪闪的红色热狗型推车上拉开一个小盖子：“这里放着一罐液体燃料，是给热狗保温的。”

“我的上帝呀，”伊格内修斯带着几分敬重说道，“这车子简直就像中国谜语一样神奇，我怀疑我会一直打错盖子的。”

老人家在热狗型车子尾部又掀开一个盖子。

“那里面放着什么？机关枪？”

“芥末和番茄酱。”

“好吧，那我就勇敢地试试吧，虽然我可能没走多远就会把液体燃料卖掉。”

老人家把车推到门口，说：“好了，孩子，去吧。”

“非常感谢，”伊格内修斯边回答，边推着大大的锡制热狗形推车走

上了人行道，“一个小时以后，我会准时回来的。”

“从人行道上下来。”

“你不是想让我走在车流里吧。”

“你推着这玩意儿在人行道上走，说不定会被抓起来的。”

“好吧，”伊格内修斯嘟囔着，“要是警察来追着我，说不定还能免于被人抢呢。”

伊格内修斯慢吞吞地推着车离开天堂卖家的大本营，穿过川流不息的人行道，大热狗车两边人来人往，就好像船头两边的波浪一样。伊格内修斯想，这种消磨时间的方式，比去见什么人事经理更有意思呢。最近几天，好几个人事经理对他的态度非常恶劣。而且由于资金紧缺，电影院也去不成了，他就只好在这一带商业区附近溜达，无所事事、漫无目的，直到可以安然回家的时间。街上的行人纷纷看着伊格内修斯，可是没人买热狗。走了半个街区以后，他开始叫喊起来：“热狗！天堂卖家的热狗！”

“到巷子里叫卖，伙计。”老人家不知从他身后什么地方喊道。

伊格内修斯转了个弯，把车停靠在一栋大楼边，他把车子的各种盖子都掀开了，拿了一根热狗，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最近一周，妈妈的脾气特别差，不仅不给他买杏仁饮料，而且他一准备写东西，妈妈就狂敲房门，威胁他要把房子卖了，搬到什么老朋友家里去。她还向伊格内修斯描述曼库索巡警是多么勇敢，尽管希望渺小，但他还是努力地奋斗想保住饭碗。他是多么渴望工作，就算被放逐到汽车站的厕所里，他都能默默地忍受着煎熬。曼库索巡警的处境让伊格内修斯想起了波爱休斯，这位哲学家在被处决以前，也被国王囚禁了起来。为了哄哄母亲，

也为了改善自己在家里的待遇，伊格内修斯把一本英译本的《哲学的慰藉》给了妈妈，让她把这本波爱休斯的狱中作品转送给曼库索巡警，好让他待在厕所里的时候可以细细品读一番。“这本书教导我们要接受不能改变的一切。它描述了一个正直的人，身处不公平的社会所受的苦难，这是中世纪思想的基础所在。它肯定能帮助你的巡警朋友度过危急时刻。”伊格内修斯仁爱地说道。

“是吗？”雷利夫人问道，“啊，真是太贴心了，伊格内修斯。可怜的安格洛拿到这份礼物一定会很高兴的。”至少那一天，那份礼物让他在君士坦丁堡大街的生活恢复了短暂的平静。

吃完了第一根热狗后，伊格内修斯又拿出第二根吃了起来，他正琢磨着还有什么“示好”的举动，能够推迟母亲逼自己找工作的举动。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分钟，他意识到热狗的体积已经明显缩小了不少，于是他决定暂时控制一下食欲。他又慢慢地推着车子往街上走，边走边喊：“卖热狗嘞！”

乔治正抱着几个牛皮纸包着的包裹，在卡龙德莱特街附近闲逛。他听到伊格内修斯的叫唤，于是走向那个硕大的热狗小贩。

“嘿，停一停，给我一根热狗。”

伊格内修斯严厉地审视了男孩一眼，幽门发出了严重抗议。车子面前的这个男孩子满脸疙瘩，一头油汪汪的长发下面挂着一张乖戾的脸孔。耳朵后面夹着一根香烟，上身穿着一条海蓝色的夹克衫，脚上蹬着一双精巧的靴子，紧身裤在胯部鼓了出来，非常不雅，简直触犯了所有几何学与神学的原则。

“抱歉，”伊格内修斯哼了一声，“我只剩几根法兰克福香肠了。我

必须留着，现在请走开，别挡我的道。”

“留着？留给谁呀？”

“这就不关你的事了，你这个麻秆，你怎么不在学校里待着？不要再骚扰我好吗？而且我也没零钱。”

“我有 25 美分。”苍白的薄嘴唇讥笑地扁了扁。

“我不能卖给你，先生，还没听懂吗？”

“你有什么问题呀，朋友？”

“我有什么问题？是你有什么问题？下午这么早就想吃热狗不是很奇怪吗？我的良心绝对不允许我把它卖给你的。看看你那糟糕的脸色，你正处于生长发育期，你的消化系统需要蔬菜、新鲜橙汁、全麦面包以及菠菜的滋养。我呢，是不会助长一个小男孩走上自甘堕落之路的。”

“你说什么呢？快点给我一根热狗，我都饿死了，没吃午饭。”

“不行！”伊格内修斯用力尖叫起来，周围的人都盯着他。“现在，赶紧离我远点，要不然我就把这辆车从你身上碾过去。”

乔治掀开一个盖子看了看，说：“嘿，你不是还有很多热狗嘛。快拿一个给我。”

“救命！”伊格内修斯大叫一声，突然想起那个老头子警告过自己可能会遭抢劫，“有人偷我面包了！警察快来啊！”

伊格内修斯支起手推车，把它撞向乔治的胯部。

“哎哟！看着点，你这个神经病。”

“救命啊！抓小偷啊！”

“闭嘴，看在耶稣的份上，”乔治砰地关上盖子，“你应该被关起来，你这个大白痴，你懂不？”



“什么？”伊格内修斯尖叫道，“你说什么？”

“你这个疯疯癫癫的大白痴，”乔治叫得更大声，他慢吞吞地走开了，脚后跟踢在路面上砰砰响，“谁要吃被你这双白痴手碰过的东西。”

“你怎么敢侮辱我！快来人抓住那个男孩！”伊格内修斯狂乱地叫道，眼看着乔治走进人群中越走越远，“大家伙儿加把劲，抓住那个少年犯，这个肮脏的小侏儒。他懂不懂什么叫尊重？这个小兔崽子一定要狠狠挨顿打，直到他跪地求饶！”

热狗车四周围观的人群里，有个妇女问道：“真糟糕？他们从哪里找来这么个卖热狗的？”

“流浪汉，他们都是流浪汉。”一个人回答道。

“都是喝酒喝的。要是你问我，我肯定会说他们一个个都是酒鬼，他们不应该让他这样的人在大街上晃荡。”

“是我得了妄想症，”伊格内修斯向围观的人群发问，“还是你们这些白痴真的在说我？”

“别理他，”有人又说，“瞧瞧那双眼睛。”

“我眼睛怎么了？”伊格内修斯恶狠狠地问。

“我们快走吧。”

“是啊，请走远一点吧。”伊格内修斯也应声答道，他哆嗦着嘴唇，又拿出一根热狗安抚自己濒临崩溃的神经。他双手颤抖着紧紧抓住热狗车的车脚，拿着面包往自己嘴里送，以一口两英寸的速度嚼进嘴里，充分的咀嚼让他阵阵作痛的脑袋放松了很多。当他把最后一点面包屑送进嘴里时，伊格内修斯觉得平静了许多。

他重新抓住车把手，推着车沿卡龙德莱特街走去，身子在热狗车后

面慢吞吞地挪动。为了严格地遵循自己的承诺，伊格内修斯在这一带街区附近又转悠了一圈，他拐过另一个转角，停在加利耶礼堂破旧的大理石围墙外。在那儿，他又吃了两根天堂卖家的热狗，接着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段行程。等伊格内修斯转过最后一个弯，再次看到天堂卖家公司的标志挂在普瓦德拉街的人行道上，他一阵小跑穿过修理厂的大门——这阵小跑让他上气不接下气。

“救命！”伊格内修斯可怜地喘着气，锡制热狗车颠簸着翻过大门中间横着的水泥门槛。

“出什么事了，伙计？我以为你会在外面待满一个小时呢。”

“我回得来是我们俩都够走运了，我怕他们又对我动手。”

“谁？”

“不知道是犯罪团伙，还是什么人。看看我的手。”伊格内修斯把一双大爪子伸到老人面前，“你瞧受到多大的创伤，我的整个神经系统都在崩溃的边缘了。如果我突然休克了，也不用觉得多奇怪。”

“到底发生了什么见鬼的事情？”

“一个地下少年犯罪团在卡龙德莱特围攻了我。”

“你被抢了？”老人家激动地问。

“粗鲁地被抢了。一把大大的、生锈的枪抵住了我的太阳穴，事实上，对方手指已经按在扳机上了，我左边脑袋的血液都凝滞了好一会儿。”

“在卡龙德莱特街上？这个时候？还没有人制止？”

“当然没人出来制止，人们还很鼓励这种行为。他们可能觉得，看一个可怜的、苦苦挣扎的小贩被当众侮辱是件乐事呢，又或者他们还对那个男孩的动机心存尊敬呢。”

“他长什么样？”

“就跟其他成千上百的男孩子一样，满脸青春痘、扎着头发、腺体肿胀，标准的青春期少年的样子。可能还有胎记，或是罗圈腿类的，反正我想不起来了。那把枪抵住我的脑袋以后，我因为恐惧和脑部缺血晕了过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独自躺在人行道的一个墩子上，很明显他已经洗劫了货车。”

“他抢走了多少钱？”

“钱？他没抢钱。毕竟也没什么钱可抢，因为我一根热狗都还没卖出去，他就偷了热狗。不过很明显，他也没把热狗全拿走，我醒来后检查了下车子，车子里还剩一两根热狗。”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可能他真的很饿，可能他正在生长发育期，身体里缺乏某种维生素而迫切需要得到食物的安抚。人类对于食物和性的欲望是同样强烈的。如果有持械强奸的案子，为什么就没有持械抢劫热狗的可能呢？我并不觉得这种事很少见。”

“你满口胡说。”

“我？这种事件在社会学上是完全成立的，责任应该落在我们社会的头上。这些青少年，受了电视节目和色情杂志的诱惑，但交往的却是比较传统的年轻少女，这些女生拒绝成为他们的性幻想对象。于是，他没有得到满足的生理需求升华成了对食物的渴望，很不幸，我就成了受害者。我们应该感谢上帝，这个男孩找到了食物作为欲望的宣泄口，要不然，说不定我当场就被占了便宜。”

“他剩了四个没拿，”老人家瞥了热狗车上的小洞一眼，“狗娘养

的，我真想不通他是怎么拿着热狗走人的。”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伊格内修斯说。接着他又义愤填膺地加了一句：“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盖子是打开的，当然，没人愿意扶我站起来。我的白色工作服标志了我的小贩身份，小贩是不可接触的人。”

“你再试试怎么样？”

“什么？我现在都成这样了，你还希望我再跑到街上去干活吗？我的十美分是去圣查尔斯大街坐电车用的，剩下的钱我准备买一杯热饮，让我恢复一点精力。”

“那不如明天再来，朋友，再试试？”老人家期待地问道，“我真的很需要卖热狗的伙计。”

伊格内修斯考虑了一会儿；又细细研究了一番老人鼻子上的那道疤，咕咕地打了几个嗝。至少，他有工作了，这下母亲应该满意了吧，而且这份工作既不受人管束，又不太麻烦。于是他清了清嗓子，结束冥想，打了个嗝说道：“如果明早我身体状况允许的话，我就会来。但我可不保证上班的时间，不过，我想你多半还是有希望见到我的。”

“那行，孩子，”老人家说道，“叫我克莱德先生就行了。”

“好的，”伊格内修斯说着，才发现嘴角边还残留着面包屑，于是他伸出舌头舔了一舔，“顺便提一下，我想穿这件工作服回家，向我妈妈证明我找到工作了。你不知道，她是个酒鬼，她一定要确保我有工作可以为她赚钱，这样她的精神食粮才不会断粮。我的生活非常灰暗，哪天我可以详细地和您说一说。不过现在，你需要了解和我的幽门有关的一两件事。”

“幽门？”

“对呀。”

琼斯拿着块海绵沿着吧台胡乱地擦了一通。拉娜·李出去买东西了，这是近来她第一次出门，拉娜·李走之前把收银机关得哗啦响，里面充满了警告的意味。琼斯把吧台弄湿之后，把海绵往水桶里一扔，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拿出达莲娜给他的最新一期《生活》杂志，想好好读一读。他点着一根烟，不过烟雾更加模糊了他的视线。“欢乐之夜”里光线最好最适宜看书的地方就是收银机上面的小灯，于是琼斯走到吧台前，把小灯打开。正当他准备好好研究一下西格拉姆葡萄酒广告上的鸡尾酒会图片时，拉娜·李推门进来了。

“我就觉得不应该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她边说边打开一个袋子，拿出一盒粉笔放在吧台下的小柜子里，“你到底想对我的收银机做什么手脚？赶紧擦地板去。”

“地板已经擦完了，我都变成擦地板的专家了。我猜黑人就是有擦擦洗洗的基因，真是天生的本事，就像呼吸、吃饭一样。我打赌你要是给一岁大的黑人小孩一把扫把，他就会开始卖力地扫起来了。哇哦！”

琼斯又转头看起了广告。拉娜·李把柜子门锁好后，看了看地上一道道灰尘的印子，地板倒不像是被擦过，而像是被耕过一样：一条条干净的地方就像是一道道犁沟，一条条灰尘印子则像一个个小土堆。虽然拉娜不清楚琼斯到底想干什么，不过她肯定他想暗地里搞什么破坏，说不定他以后还会有更大的破坏计划。

“嘿，就是你，看看我见鬼的地板。”

琼斯不情愿地透过墨镜扫了一眼地板，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哇哦，你的地板多漂亮呀。哎呀，‘欢乐之夜’里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流的。”

“你看见地上的脏东西没？”

“二十美元的周薪，看到这点脏东西应该不意外吧。要是薪水能涨到五十或六十，那垃圾就会自动不见的。”

“我付了钱，就希望能看到好的表现。”拉娜生气地说道。

“听着，你去试试拿我这点工钱过日子。你觉得我们黑人买东西、买衣服都是打折价吗？你花一半的时间坐在这儿数钱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哇哦！你知道我生活的地方人们是怎么买香烟的吗？这些人买不起一整包香烟，就花两美分一根一根地买。你觉得一个黑人妈妈日子过得很轻松吗？放屁，我又不是傻子。我已经厌倦了当流浪汉的日子，也不想再靠这么点可怜的薪水过日子了。”

“警察要把你当流浪汉抓起来的时候，是谁把你从街上领回来，给你工作？你躲在那副见鬼的眼镜后面游手好闲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这一点。”

“游手好闲？游手好闲可打扫不了这个他娘的妓院。你那些可怜的傻客人掉在地板上的垃圾，是谁擦干净、扫干净的？我真可怜他们，他们本以为到这儿来能找到乐子，结果呢？说不定喝的东西里还加了迷魂药，冰块里还带着淋病病毒呢。哇哦！说到花钱嘛，既然你的孤儿朋友最近都不来了，为何不多发一点钱呢？既然花在慈善事业上的钱少了，你为什么不要把些慈善基金拨点给我呢。”

拉娜没吭声，她把粉笔收据贴到账簿上，这样她就可以把这一项填到所得税申报单的“减免”栏里。她还买了一个二手的地球仪——已经

放在小柜子里了，现在只缺一本书了。下次再看见乔治的时候，一定让他带一本。他高中辍学以前，肯定有书的。

拉娜为了凑齐这些道具，花了一点时间。因为晚上老有便衣来，拉娜一直提心吊胆的，没心思帮乔治完成这项计划。达莲娜这个大问题，更是便衣警察防御墙上最薄弱的地方。不过，现在这些警察突然又不来了，和刚出现的时候一样摸不着头绪。只要他们一进门，拉娜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达莲娜现在正忙着和那只鸟排练，离吧台远远的，便衣警察也查不到什么。拉娜确保让每个人都无视这些条子，辨别条子可是需要经验的，不过这种能力可以让人避免很多麻烦。

现在她只有两件事需要敲定的了。一是拿到书——既然乔治希望她有本书，那他应该自己给她一本，拉娜可不会自己去买本新书，二手的也不行。另外一件就是，既然便衣都走了，达莲娜也该回吧台了，按提成给达莲娜付工资比定期给她发薪水划算。再者鉴于她和那只鸟在舞台上的合作表现，“欢乐之夜”还不用急着迎合动物热潮。

“达莲娜去哪儿了？”拉娜问琼斯，“我有话要和她还有那只鸟说。”

“她打电话来说下午过来做什么彩排，”琼斯正津津有味地研究一则广告，“她还说要送那只鸟到兽医那里去，好像那家伙有点掉毛。”

“是吗？”

拉娜开始计划地球仪、粉笔和书本的组合，如果这项计划有赚钱的可能，那她一定要做得有品位、有质量。她想象了几个充满诱惑又不失优雅的场景——不需要弄得很低俗嘛，毕竟，她想打动的是年轻孩子。

“我们来啦。”达莲娜欢快地推门而入，跌跌撞撞地冲到吧台前。她穿着一条松紧裤，披着一件厚呢上衣，手里拿了一个罩起来的鸟笼。

“不用打算待太久，”拉娜招呼道，“我有个消息要通知你和你的朋友。”

达莲娜把笼子放到吧台上，掀开罩子，里面是一只巨大的、掉光了毛的粉红色美冠鹦鹉。这只鸟看起来就像一辆旧车，不知经过了几个人的手，耷拉着羽冠，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声：“啊——”

“行了，你们出去吧，达莲娜，从今天晚上开始，你回到吧台上。”

“啊，拉娜，”达莲娜呻吟了一声，“怎么了？我们一直排练得好好的呀，等我们把动作练熟了，演出一定会引起轰动的。”

“说实话，达莲娜，我很为你和你那只鸟担心。”

“瞧，拉娜，”达莲娜脱掉了上衣，让经理看她裤子上和衬衫上用大头针别着的亮闪闪的小环。“瞧见了没，这就是表演成功的关键，我在公寓里一直练习呢，这是一项新的突破。我的鹦鹉会用嘴叼住这些圈圈，然后把我的衣服扯掉。这些小环只是排练的时候用的，等我把演出服装做好了，我会把这些圈圈缝在一个领扣上，等它一扯，演出服就砰的一声撕开了。拉娜，这绝对会引起轰动的。”

“听着，达莲娜，还是让那个见鬼的东西在你脑袋上飞来飞去安全一点吧。”

“可是它是演出的关键所在，它会拉……”

“是啊，它还会把你的乳头也拉断的。在这个地方，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见鬼的意外，然后来了辆救护车把我的客人都赶走了，把我的生意全都毁了。或许这只鸟脑袋抽筋，突然飞到观众中把客人的眼珠子叼了出来呢？不行，说实话，我不相信你和你那只鸟，达莲娜，安全第一。”

“啊，拉娜，”达莲娜心都碎了，“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们已经配合得越来越好了。”



“不行，到此为止。把那玩意儿从吧台上拿开，免得它在上面拉屎。”拉娜把罩子甩到鸟笼上，“‘你知道的那群人’已经走了，所以你可以回吧台凳子上了。”

“我会把关于那群人的事说出去的，然后让‘你知道是谁’一害怕就不干了。”

琼斯从广告里抬起头，说道：“你们这群人一直这么打哑谜，我可没法看书了。哇哦，谁是‘你知道是谁’，谁又是‘你知道的那群人’呀？”

“给我从凳子上下来，惹祸精，去擦地板。”

“那只鸟辛辛苦苦地来‘欢乐之夜’，这么努力地练习，”琼斯坐在凳子上微笑着说，“见鬼了，你应该给它一次机会，可不能像对待黑人那样对待它。”

“就是嘛！”达莲娜也衷心地赞同。

“既然我们缩减了慈善事业的开支，又拒绝给管理员涨工资。或许我们可以给一个可怜的，为了一点佣金苦苦挣扎的女孩子一点帮助。嘿！”琼斯看过达莲娜舞蹈彩排的样子，那只大鸟在舞台上扑扑乱飞，再也没有比这更差劲的表演了，达莲娜和那只鸟简直是美的破坏凶器。“或许表演上还需要一点润色，加点扭动啦、摇晃啦，加点滑步和跳步，不过总体上看这个表演非常好，呼呀。”

“听见了没？”达莲娜对拉娜说，“琼斯看得准，黑人的乐感都很好的。”

“哇哦！”

“我可不想用‘那些人’的事把‘某个人’吓跑。”

“哦，闭嘴，达莲娜。”拉娜尖叫道。

琼斯向两人喷了口烟，说道：“我觉得达莲娜和那只鸟非常特别。”

哇哦，我觉得你肯定能吸引很多新的客人到这里来，哪家俱乐部会在舞台上让一只鹰表演节目啊？”

“你这个混球真觉得我们可以做鸟生意？”拉娜问。

“嘿！当然啦。白人就喜欢抱着长尾鸚鵡呀、金丝雀什么的亲个不停。要是他们到‘欢乐之夜’，看到这么一只特别的鸟呀，说不定还能让你雇得起一个保安，‘欢乐之夜’也会在社会上名声大噪哦。哇哦！”琼斯喷了一口歪歪扭扭的烟雾环，看起来随时都可能崩裂。“达莲娜和那只鸟只是在某些地方还要加工一下，这个姑娘的演艺事业才刚刚开始，不能这么着急的。”

“就是嘛，”达莲娜附和道，“我的演艺事业才刚刚起步，不能这么急。”

“闭嘴，白痴，你觉得能让那只鸟把你衣服剥了吗？”

“是的，老板，”达莲娜兴奋地说，“这是我灵光一闪，突然想到的。当时，我正坐在公寓里看它玩笼子里的小圈，然后我就对自己说：‘达莲娜，为什么不在你的衣服上缝些小圈呢？’”

“你这个白痴给我闭嘴！”拉娜说道，“好吧，让我们看看这只鸟都能做什么。”

“哇哦！这才像话嘛。所有慈祥的母亲都会赶来看这场表演的。”

“桑塔，我非给你打电话不可了，亲爱的。”

“出什么事啦，宝贝？”巴特葛利亚太太用她那含糊的中音关切地问道。

“伊格内修斯。”

“他又干了什么呀，甜心？告诉我。”

“等等，我去看看他是不是还在浴缸里。”雷利夫人紧张地听着浴室里传来的巨大流水声，一声鲸鱼叫声一般的打呼声从浴室门缝里传出来。“没事，他还在那儿呢。和你说实话吧，桑塔，我的心都碎了。”

“啊？”

“伊格内修斯一个小时前回来了，穿得像个屠夫。”

“挺好的，他又找到工作啦，那个又肥又胖的邋遢鬼。”

“不过不是在肉店，亲爱的，”雷利夫人叹道，声音沉重而哀痛，“他成了个卖热狗的。”

“啊，不会吧，”桑塔嘎嘎叫道，“卖热狗的？你说在大街上那种卖热狗的？”

“就是大街上的那种，亲爱的，就像流浪汉一样。”

“流浪汉还算好了，还有更糟的呢。读读报纸上警察贴出来的告示，他们都是一群要饭的。”

“不用担心，交给桑塔，我一定帮你办妥。还有，管鱼市的人说他不知道那个男人叫什么，不过我会查出来的，事实上，有一天我看见他走在圣斐迪南大街上呢。”

“他问起我了吗？”

“哦，艾琳，当时我没有机会和他说话，我都不大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

“瞧见没？那个老男人一点也不在乎我。”

“别这么说，姑娘，我下次去啤酒馆再问问。我星期天做弥撒的时候再去转转，我会打听出那个人的名字的。”

“那个男人一点也不在乎我。”

“艾琳，见见人家也没坏处。”

“伊格内修斯已经够让我烦心了。真是丢脸啊，桑塔，要是隔壁的安妮小姐看到他推着辆货车该怎么说呀。她已经千方百计让我们签治安保证书了，又总是躲在百叶窗后面偷偷监视门前的小巷子。”

“你不能为这些人烦心，艾琳，”桑塔建议道，“我住的街区也有很多嘴巴不干净的人，要是你能在科鲁尼圣歌教区住得下来，你在那儿的生活都不成问题了。言论最恶毒了，相信我，我们区里住着个可恶的女人，要是她一直说我坏话，我就会拿块砖头砸她脸上去。有人告诉我说，她在背后叫我‘寻欢作乐的寡妇’，不过你不要担心，我会摆平她的，我觉得她正和码头工作的一个男人打得火热呢。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应该给她老公写封匿名信，好好治治那个女人。”

“我知道那种滋味，甜心。知道吗？我小时候住在王妃街，那时，我爸爸就收到告发我的匿名信，真是太恶毒了。我一直觉得那是我的表姐，一个老处女写了这封信。”

“哪个表姐呀？”桑塔饶有兴趣地追问，艾琳·雷利家的亲戚总有一本血泪史值得一听。

“就是小时候把一盆滚水倒在胳膊上的那个，所以她有点毁了容。你懂我意思吧，我总是看见她趴在她妈妈厨房的餐桌上飞快地写什么，她很可能就在写我。我老公雷利先生和我约会的时候，她就非常嫉妒。”

“肯定是这样的，”桑塔说道。一个毁了容的女呆子——艾琳戏剧性的家族画廊里又多了一个形象。接着，她扯着沙哑的嗓子欢快地问：“我想和你，还有安格洛两口子开个小聚会，如果他老婆愿意来的话。”

“啊，桑塔，你真是太贴心了。不过这些天我不是很想去参加聚会。”

“放松一下对你有好处，姑娘。如果我知道那个老男人是谁的话，我会把他也邀请过来的，你们两个人可以共舞一曲。”

“嗯，要是你见到那个男人的话，宝贝，你就告诉他雷利小姐问他好。”

浴室里面，伊格内修斯一动不动地躺在温水里，水面上浮着一只塑料肥皂盒，他用一根手指把盒子推来推去，时不时竖起耳朵听听妈妈对着听筒在讲什么。偶尔，他也会把肥皂盒摞下去，直到盒子里装满了水，沉了下去，然后，他从浴缸底部摸到那只盒子，把水倒空，再让它浮在水上。他一双蓝黄色的眼珠子盯着马桶盖上那个马尼拉纸制信封，伊格内修斯思索了很久究竟要不要打开它。他的幽门已严重受到了因找工作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他浸在热水里，像一头粉红色的河马，让热水安抚他脆弱的神经。恢复平静以后，他再次打开那个信封。天堂卖家应该是个不错的雇主，他可以把车停在河边，坐下来继续写《一个上班男孩的日记》。克莱德先生有一种慈父般的气质，伊格内修斯很喜欢。这个脸上有疤、干干瘦瘦，掌控着法兰克福香肠的老人家一定可以成为日记里很受欢迎的一个新角色。

终于，伊格内修斯觉得彻底放松了，他从水里抬起一只湿淋淋的手臂，拿起信封。

“为什么她一定要用这种信封呢？”他生气地质问道，研究着厚厚的褐色纸面上的邮戳，一个小小的天文馆，印着纽约字样。“说不定里面的内容是用记号笔写的，可能会更糟呢。”

他撕开信封，打湿了信纸，抽出一张折叠的海报，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讲座！讲座！

玛娜·明科夫小姐大胆讲述

“政治中的性：性解放——

对抗保守的武器”

二十八日，周四晚八点

青年友谊会——大礼堂

入场费：一美元，或为明科夫小姐

“强烈要求少数民族拥有更多更好的性生活”请愿书签字  
(请愿书将会寄到华盛顿) 现在就请签字吧，让美国告别  
对于性的无知、对贞节的狂热以及对性的恐惧。你准备好  
参与这项激进的、重要的运动吗？

“哦，我的上帝！”透过湿淋淋的胡子，伊格内修斯喷了一口水出来，“现在他们让她当众演讲了？这个荒唐的题目要说些什么呀？”伊格内修斯又恶狠狠地读了一遍海报，“不管怎么说，我知道演讲肯定会说得很过火，而且用一种怪异的方式，我都可以想象那个小荡妇对着观众胡言乱语的样子。这一次她可太出格了，简直是对品位与尊严的严重侮辱。”

海报底下画了一个箭头，旁边写着“见背后”，于是伊格内修斯顺着箭头翻了过来，海报后面玛娜写着：

先生：

出什么事了，伊格内修斯？我还没收到你的回信。好吧，我不是真的责备你不给我回信。我想上一封信里，我的话是重了点。不过那是因为你偏执的狂想让我很不安，而一切的根源，很有可能就在于你对性不健康的态度。你也知道，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我就不断地、有针对性地问你一些问题，以弄清楚你的性倾向。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通过满足这种自然的生理需求，让你找到自我宣泄的途径并获得自我满足感。我非常尊重你的思想，并且也接受你古怪的做事方式。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希望看到你能够取得精神与性欲方面的完美平衡（一次完美的、爆发式的高潮不仅能纯洁你的心灵，更能让你走出低迷）。请不要因为这封信对我怀恨在心。

我晚点再解释这幅海报。我想你肯定很想知道这个大胆的、充满激情的演讲是怎么来的吧？首先，我要告诉你，那部电影停拍了，如果你打算出演房东的角色，不用费心了。简单来说，是因为资金问题。我从我老爸身上再也榨不出一个子儿了，而且被雷欧拉——那个哈伦区女孩发现了，她因为报酬问题开始不合作起来，而且说了几句有点反犹太人倾向的话，我觉得是这样。谁需要一个缺乏奉献精神的女孩呢？参与到一项能惠及自己种族的项目，竟还不肯免费努力工作。施穆尔决定去蒙塔那做护林员，他计划写一出戏剧性的讽刺剧，背景是黑暗的森林（非常老调又无知），所以他想要先体验一下森林的感觉。从我对他的了解来看，他肯定是个失败的护林员，不过讽刺剧么，我知道，肯定非常有难度，又容易惹争议，充满了令人不快的真理。我衷心祝他好运。他真的很棒。

回到讲座上来。看起来，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宣扬自己哲学理念的平台。这事说起来还非常蹊跷。几周前，我参加了一个朋友举办的聚会——为欢迎某个勇敢的从以色列回来的男孩。他真是超乎想象的出色，真的。

伊格内修斯放了一个屁，气体里充满了天堂卖家热狗的味道。

他给我们唱他在以色列学的民歌，唱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那些歌真的非常棒。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的理论：音乐应该成为社会抗议和表达的主要途径。他把我们留在公寓里待了很长时间，起先是我们听他讲、问他问题。然后我们聊了起来，而且我大致地表达了我在很多层面的思想。

“哦，呃。”伊格内修斯大大地打了个哈欠。

他说：“玛娜，为什么你要把这些想法藏在心里呢？为什么你不和这个世界分享呢？”我告诉他我经常和讨论小组说这个话题，也在治疗小组说过。我还告诉他我写给那些编辑的信发表在《新民主》、《人类与大众》、《现在！》等杂志上。

“孩子，快点从浴缸里出来。”伊格内修斯听见妈妈在浴室门外喊道。

“为什么？”他问，“你要用吗？”

“不用。”



“那就请你走开。”

“你在里面待得太久了。”

“拜托！我正在看信呢。”

“信？谁给你写信了？”

“我的好朋友，明科夫小姐。”

“你上一次还说是她害你被莱维制裤厂解雇了。”

“嗯，确实如此。不过这说不定还是一件好事呢。我的新工作说不定更称心呢。”

“这是不是太糟糕了？”雷利夫人难过地说道，“你连工厂里简单的文职工作都做不好被开除了，现在你又要上街去卖热狗。哦，我告诉你，伊格内修斯，你最好别被那个热狗老板开除，你知道桑塔怎么说吗？”

“我敢肯定，不管她说了什么，一定是又犀利又透彻。我想，我要听懂她那些充满攻击性的言论一定很有难度啊。”

“她说，应该有人一拳打在你鼻子上。”

“她说的？真直白。”

“那个玛娜现在又在做什么呢？”雷利夫人怀疑地问，“她怎么写这么多信给你？那个姑娘才需要泡个热水澡呢。”

“玛娜的精神状态，也就只能口头上说说这种事情。”

“什么？”

“你能不能不要再像个鱼贩子那样叫唤了？你烤箱里不是还热着麝香葡萄酒么？现在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我很紧张。”

“还紧张？你都在热水里泡了一个多小时了。”

“现在水一点都不热了。”

“那你就出来。”

“我出不出来对你来说有这么重要吗？妈妈，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你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难道你眼下就真的没有事要做吗？我看见过道上有一团麻线，卷得有棒球那么大，你可以打扫一下房子，打打电话，找点事情做，或者躺下来小睡一会儿。你这些天看起来挺憔悴的。”

“当然憔悴了，孩子，你让你可怜的妈妈心都碎了。要是我突然死了，你该怎么办呢？”

“好了，我不想再继续这个愚蠢的话题了。要是你愿意，就出去自言自语吧。保持安静就行。我必须专心应对玛娜·明科夫在信中新提出的侮辱。”

“我再也受不了了，伊格内修斯，有一天，你肯定会发现我中风倒在厨房的地板上。等着瞧，孩子，你会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这世界上。到那时候，你就会跪在上帝面前，为你对待你可怜的、亲爱的妈妈的恶劣态度而忏悔。”

浴室里一阵静默，雷利夫人等待着，哪怕是一滴水声，或是揉纸的声音也行，可是浴室的门仿佛成了坟墓的大门一样。雷利夫人等了一两分钟还是毫无结果，她只好慢慢地沿着客厅朝厨房的烤炉走去。伊格内修斯听到烤箱被打开的声音后，他又低头看玛娜的信：

他说：“你拥有这样的声音和个性，你应该站到监狱的囚犯面前去演讲。”这个男孩真是太令人惊奇了；他除了坚强的意志，还是个真正的绅士，非常温柔、细心，简直让我难以置信（特别是和施穆尔相处之

后，施穆尔也是个很有奉献精神、无惧无畏的人，不过他有点太吵了，还有点傻里傻气)。我从来没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这个民谣歌手，如此不遗余力地和保守思想、和偏见作斗争。他说他最好的朋友是个黑人抽象主义者，在画布上杰出地表现了抗议与反抗的主题，有时候直接用小刀把画布割成一片片的。他还给我一本很棒的小册子，详细描述了教皇正打算建立一座核武器工厂；它真的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我把它转给了《新民主》的编辑，希望能对他在与教会抗争的战斗中有所帮助。不过这个家伙也非常反对白垩格鲁萨克逊新教徒，他非常憎恨他们。我是说，他很犀利。

聚会后的第二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要在布鲁克林高地的某个地方组织一支社会行动小组，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发表演讲。我简直感动极了。在这个狗咬狗的世界，要找一个朋友真是太难得了——一个真正的真心朋友——我是这么认为的。好了，简单来说，我已经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演讲领域就和演艺圈一样：同样存在性交易的潜规则。懂我的意思么？

“我能相信正读到的，是对良好品位如此无耻的冒犯吗？”伊格内修斯对着漂浮的肥皂盒发问，“这个女孩真是一点都不知羞耻！”

我又一次醒悟，原来我的身体对别人的吸引力，远大于我的思想。

“哦，嗯。”伊格内修斯叹了口气。

就个人来说，我是很想揭发这个冒牌“民谣歌手”的真面目，说不定现在他又将魔爪伸向别的具有奉献精神的女自由主义者。我认识的一个人说，她听说这个“民谣歌手”真的是一个从阿拉巴马来的施洗者<sup>[1]</sup>。天哪，这个无耻的骗子。所以我又看了下他给我的那本小册子，发现那居然是三K党印刷的。从这，你就可以看出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意识形态上的微妙状况。我觉得，它看起来的确像一本很好的自由主义宣传册。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忍辱负重地写信给《新民主》的编辑，告诉他这本册子虽然很激进，不过作者却不大合适。唉，白森格鲁萨克逊新教徒这次终于反击了，真的伤到了我。这次事件让我想起有一次我去蜜雀公园，我本以为我喂的是松鼠，结果却是一只大耗子，可乍一看，它任何时候都挺像松鼠的。所以吸取教训，好好生活吧。这个骗子倒是启发了我，再小的事情你都可以从中学到些东西。我决定咨询这里的青年友谊会，看看能不能借用大礼堂一晚。然后，他们同意了。当然，布朗克斯青年友谊会的听众可能思想还比较狭隘，不过我会演讲得非常精彩的。或许有一天，我能到列克星敦大街的青年友谊会做演讲呢，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比如诺曼·梅勒、西姆·克里姆他们经常在那里传播他们的思想。事实总是无伤大雅的。

我希望你还在努力改善自己的个性问题，伊格内修斯。你的偏执倾向有没有恶化？依我所见，你会成为偏执狂的根源就在于，你老是把自已锁在房间里，对外面的世界疑神疑鬼。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坚持蜗居在那里。虽然你的精神需要一次彻底的大检修，你的脑袋却能够在纽约

---

[1] 靠神灵能力洗净人的罪恶的人，以洗礼的方式印证教友。

生根、开花。而你正在浪费你的生命与心智。上一次见你的时候，我正穿越密西西比河，你看起来糟糕极了。现在，你住在乡下那种老房子里，只和你妈妈做伴，你很可能已经完全退化了。难道你的天性里没有呐喊、不渴望释放吗？一次美妙的、意义非凡的恋爱经历一定能改变你，伊格内修斯，我知道这一点。那缠绕在你脑袋里的俄狄浦斯情结正将你引向毁灭。

我也不认为你的社会学或政治学说有任何进步。你有没有放弃那些愚蠢的计划，要成立一个政党，或是利用天授神权选出总统候选人之类的？我记得我最后见到你，刺激你说你对政治毫无热情，你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我知道这是一个保守的计划，不过它至少体现了你政治自觉性的苏醒。请就这个话题给我回信吧，我非常关心。这个需要“三党制”的政治体系——我认为法西斯主义者正一天天积蓄力量，变得日益强大——这个“天授神权党”可以作为边缘组织体系的一部分，成为抵御法西斯主义的支持力量。

行了，我就此搁笔了。我希望演讲能获得成功，特别是你，能够从中获益。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要是采取任何“天授神权”运动，我可以为你提供帮助，为你写一章节内容。请勇敢地走出房间，伊格内修斯，进入你周围的世界。我非常担心你的未来，你一直是我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我非常希望了解你近来的思想状况，所以请一定要从那堆枕头里爬起来，给我写信。

玛娜·明科夫

过了一会儿，他把泡皱了的粉红色身体裹进那条旧法兰绒睡袍里，睡袍用一个大头针在臀部别住。伊格内修斯坐在房间的书桌前，把钢笔吸满墨水。客厅里，妈妈正和另一个人讲电话，说：“我花了他可怜的雷利奶奶每一分保险金，就为了供他上大学。这是不是糟透了？所有的钱都白花啦。”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嗝，拉开抽屉找信纸，他觉得自己肯定还有剩余的信纸。抽屉里，他找到一个溜溜球，那是从菲律宾人手里买来的，这个小贩几个月前在小区里卖溜溜球。球的一边还刻着一棵棕榈树，是那个菲律宾人应自己的要求而刻上去的。伊格内修斯把球向下一甩，球上系的绳子绷断了，溜溜球乒乒乓乓地滚过地板，滚到床底下，滚在一堆笔记本和旧杂志上。伊格内修斯把手指上的绳子扯掉，找到一张印有莱维制裤厂抬头的信纸。

亲爱的玛娜：

我收到了你无礼的来信。你真的觉得我会对你和那个“亚人类”民谣歌手低俗的经历有兴趣么？几乎在你每一封信里，我都可以发现你私生活中“低劣”的痕迹。请你限制来信内容所讨论的问题，这样，至少你就能避免淫荡和冒犯两项罪恶。不过，我觉得那个松鼠和耗子的意象倒是挺有想象力，挺不错的。

说起你那不靠谱的演讲么，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你的唯一听众很可能是一个孤独绝望的老男性自由主义者，碰巧看见礼堂里的灯亮着，于是感激地走进来逃避地狱一般的生活所带来的寒冷与恐惧。就这样在礼堂里，他佝偻的身影单独地坐在讲台下面，你重重的鼻音回荡在空荡荡的桌椅之间，把无聊、困惑、性暗示一锤子、一锤子地敲进那老家伙可

怜的、谢了顶的脑袋里，使他无所适从直至癫狂。然后他肯定要让自己出丑，晃动着那躁动的器官，就像一根小棍子绝望地与头顶上那阴沉的身影对抗。如果我是你，我就马上取消演讲。我非常肯定，青年友谊会的管理层接到你的撤销决定一定会欣喜若狂，特别是在他们看到那张毫无品位可言的海报以后。现在这海报应该已经贴满了布朗克斯的所有电线杆了吧。

至于你对我个人生活所作的评论，既多余又显示出你极端缺乏品位与体面。事实上，我的个人生活正处于一个蜕变阶段：我现在已经以一种最充满活力的方式投入到商业化食品领域，所以我也非常怀疑，以后有没有这么多时间和你通信。

你忙碌的  
伊格内修斯

## 第八章

“别吵她，”莱维先生说道，“没看到她正想睡觉么。”

“别吵她？”莱维太太把特克西小姐从黄色尼龙沙发上支起来，“难道你没有发现，戈斯，这正是这个可怜女人的生活悲剧么？她一直都是一个人，她需要别人在她身边，她需要爱。”

“呃。”

莱维太太是那种既有追求又有理想的女人。这些年来，她一直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桥牌、非洲董、苏珊和桑德拉这两个女儿、高尔夫、迈阿密、范妮·赫斯特和海明威、函授课程、美发师、日光浴、美食、舞会，以及最近的特克西小姐。她以前是隔着一段距离来研究特克西小姐，她对这样的安排颇为不满，这可是她哲学函授课程所要求的研究项目。那次期末考核，她惨痛地失败了，函授学校只给了她一个F。不过由于她很巧妙地处理了“开除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这件事，现在特克西小姐终于出现在她面前了——特克西小姐那皱巴巴的皮肤、遮阳帽、运动鞋，一样都不落。而冈萨雷斯先生也非常乐意地准了这位助理会计无限期的休假。



“特克西小姐，”莱维夫人甜甜地说，“醒一醒。”

特克西小姐睁开了眼睛，呼了一口气：“我要退休了？”

“没有，亲爱的。”

“什么？”特克西小姐叫起来，“我还以为我退休了呢。”

“特克西小姐，你以为自己老了，累了，这是很糟糕的。”

“谁糟糕？”

“你呀。”

“哦，对，我是，我的确挺累的。”

“瞧见没？”莱维夫人问道，“这都是你自己想的。你对待年龄的态度不健康。你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你一定要对自己说：‘我仍然很有魅力，我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特克西小姐发出一声不满的呼噜声，呵在莱维夫人油光发亮的头发上。

“你能不能让她一个人清静会儿，弗洛伊德博士？”莱维先生从《体育画报》里抬起头来，生气地发话，“我都开始怀念苏珊和桑德拉在家的日子了，至少你还可以和她们玩玩，你的牌友都到哪儿去了？”

“别和我说话，你这个失败者。你没发现我眼前有一个饱受痛苦的精神病患者吗？你让我怎么安心打牌呢？”

“精神病？这个女人只是上了年纪而已。我们一路过来快停了三十个加油站。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告诉她哪个是男厕所、哪个是女厕所，然后让她自己选进哪个厕所。我还研究出了一套系统——平均法则。我给钱给她上厕所，等她出来的时候钱就只有一半了。”

“别再和我说这些了，”莱维太太警告说，“我一个字都不想听。太典型了，竟然让人家因为自然的生理需求而慌乱成这样。”

“电视上是劳伦斯·威克<sup>[1]</sup>吗？”特克西小姐突然问。

“不是，亲爱的，放轻松。”

“可今天是星期六呀。”

“他会出来的，不用担心。现在告诉我，你梦到了什么？”

“我这会儿想不起来。”

“试着想想，”莱维太太鼓励道，她拿着一支莱茵石自动铅笔，在她的日记本上记着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努力想，特克西小姐，亲爱的，你的大脑关了起来，这让你看上去像个瘸子。”

“我是老了，可我不瘸。”特克西小姐生气地说。

“瞧，你让她这么激动，南丁格尔。”莱维先生说，“你会用你所知道的精神分析知识，把她仅剩的精神都摧毁了。她需要的只不过是退休和睡觉而已。”

“你已经把自己的生活给毁了，不要再把她的也毁了。她一定不能退休。一定要让她感到自己还有用、被需要、被爱……”

“赶紧打开你的按摩板，让她睡一会！”

“我以为我们已经说好了不把这块板扯进来。”

“让她一个人清静会儿吧，让我也清静会儿吧。骑你的健身脚踏车去。”

“安静，拜托！”特克西小姐嘎嘎地叫起来，擦了擦眼睛。

“在她面前，我们一定要好好讲话。”莱维太太压低了声音，“大声讲话、吵架，只能让她更没有安全感。”

---

[1] 20世纪30年代著名乐队主唱。

“这我倒没意见，保持安静，然后让这个老家伙滚出我的房间。”

“这就对了，这才是真正的你，如果你爸爸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莱维太太惊恐地抬起水汪汪的眼帘，“一个过时的花花公子，到处踢人、赶人。”

“踢人？”

“现在你们都给我闭嘴，”特克西小姐警告道，“我必须得说，我被带到这儿来，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和冈默斯待一块儿还舒服点呢，他又和气又安静。如果这是什么愚人节把戏，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玩的。”她那浑浊的眼睛瞅了瞅莱维先生：“你就是那个开除格洛里亚的混球吧，可怜的格洛里亚，办公室里最友好的同事。”

“哦，不！”莱维太太叹了口气，转向她先生，“所以你只开除了一个人，是这样吗？那这个格洛里亚呢？只有她还把特克西小姐当人看，做她的朋友，你知道这一点吗？你在乎吗？哦，不，莱维制裤厂到了火星上你都不会在意，有一天你从赛车场上回来，走进办公室，把格洛里亚给赶走了。”

“格洛里亚？”莱维先生奇怪地说，“我没有开除什么格洛里亚！”

“你有！”特克西小姐尖声说，“我亲眼看到的。可怜的格洛里亚是个多么善良的人。我记得她还给我袜子，给我午餐肉。”

“袜子和午餐肉？”莱维先生咬牙切齿地说，“噢，天哪！”

“就是！”莱维太太大叫起来，“取笑这个没人关心的可怜老人。不要再告诉我你在莱维制裤厂都做了什么，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也不会告诉女儿们格洛里亚的事，她们理解不了你的铁石心肠，她们太天真了。”

“你最好不要和她们提什么格洛里亚，”莱维先生愤怒地说，“你要

是再干这样的蠢事，我就把你扔到圣胡安海滩上，让你和你妈妈一块又笑又游又唱。”

“你在威胁我？”

“现在安静！”特克西小姐喊得更大声了，“我现在就要回莱维制裤厂！”

“瞧见了没？”莱维太太质问丈夫，“你听她多么渴望工作，而你还要让她退休，毁灭她的生活。戈斯，求求你了，去寻求帮助吧，不然你的下场会很惨的。”

特克西小姐去拿她的行李，那个装满布料的袋子。

“哦，特克西小姐，”莱维先生的口气就像在叫唤一只宠物猫，“让我们坐到车里去。”

“谢天谢地。”特克西小姐叹道。

“把你的手从她身上拿开！”莱维太太尖叫起来。

“我还没从凳子上站起来呢。”她丈夫回答道。

莱维太太把特克西小姐又推回沙发里，说：“现在，乖乖待在这儿，你需要帮助。”

“那也不是从你们这些人身上，”特克西小姐气喘吁吁地说，“让我起来。”

“让她起来。”

“拜托，”莱维太太竖起一只戴钻戒的、胖乎乎的手示以警告，“这个可怜的人儿不用你费心，我已经把她纳入我的保护之下。我也不用你费心，你也不用管女儿，钻进你的跑车里走吧。下午不是还有赛舟会吗？瞧，你都可以从这个落地窗看到外面那些帆了，哦，对了，这个窗子也是用你父亲的血汗钱装的。”

“我一定会让你们这些人吃到苦头的，”特克西小姐坐在沙发上吼道，“不用着急，你们会见识到的。”

她又想站起来，结果又被莱维太太一把摁回了黄色尼龙沙发里。

曼库索巡警觉得自己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每次咳嗽胸口和喉咙都一阵刺痛，肺部也隐隐作痛，久久不能平息。他擦去嘴角的口水，想清出喉咙里的痰。一天下午，他又被锁在厕所间里，还差点因为幽闭恐惧症昏死过去。现在，刺骨的寒气也快把他弄晕了。他把头靠在厕所间的墙壁上，他闭上眼睛，觉得眼前飘过蓝的、红的云朵。他必须要在疟疾还没在他体内肆虐之前，逮住什么人，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不然，长官估计会每天都把他送去厕所，再接他回来。他总是希望能在警队赢得荣耀，可是如果因染上肺病，而死在汽车站厕所里算哪门子荣耀？就连亲戚朋友都会笑话的，他的孩子该怎么对同学说呀？

曼库索看着地板上的瓷砖，觉得自己的视线模模糊糊的。他有些恐慌，更仔细地盯着地上，发现是地板上水汽的原因，水汽把厕所里每一寸空间都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薄雾。他又看了看膝盖上摊开的《哲学的慰藉》，又翻过一页软绵绵、黏糊糊的纸页。这本书让他心情更郁闷了。作者在写这本书时就要被国王的酷刑所折磨，死亡正在不远处等待着他。曼库索巡警为这位老兄感到遗憾，所以他更觉得自己有义务读完这本书。可目前，他只看了二十多页，便开始怀疑作者“波爱休斯”是个赌徒，因为他开口闭口都是命运啦、偶然啦、命运之轮啦。不管怎么样，这本书中找寻不到阳光的一面。

读了几行后，曼库索巡警的思想又开始游移起来。他从厕所间的门

缝里往外探——他关门时总是会留一两寸空隙，这样他就能看到谁在用小便池、谁在用卫生间、谁在用卫生纸盒子了。卫生间里有一个男孩子，曼库索好像每天都看见他来这个地方。那双精巧的靴子在卫生间到卫生纸盒之间来来回回地走。这会儿他正倚在卫生间的门上，用一支圆珠笔在手背上画画。这里可能有猫腻，曼库索巡警猜想。

他打开门，走向男孩，一边咳嗽，一边装作友好地问：“你在手上写什么呢，伙计？”

乔治抬起头，看见曼库索手臂上挂着单片眼镜和假胡子，说道：“在我把你踢得屁滚尿流以前，赶紧给我滚开。”

“那你叫警察呀。”曼库索巡警逗弄道。

“我不干，”乔治回答道，“你走开就行。我不想惹事。”

“你怕警察？”

乔治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从哪儿蹦出这么个怪人，简直和那个卖热狗的小贩一样糟糕。

“瞧，怪胎，让开，我不想和警察有什么牵扯。”

“你不想？”曼库索巡警快活地追问。

“不想，你这种神经病肯定也不想吧。”乔治说着看着镜片后那只蒙着水雾的眼睛，还有胡子边上挂着的蒸汽。

“你被捕了。”曼库索巡警咳嗽了一声。

“什么？伙计，你脑子不正常吧。”

“我是曼库索巡警，你被捕了，”乔治长满痘痘的面前晃过一枚警徽，“跟我走一趟。”

“你凭什么抓我，我站在这儿也犯罪？”乔治紧张地抗议道，“我什

么也没做，这算什么？”

“你被怀疑了。”

“怀疑什么？”乔治慌乱地问。

“啊！”曼库索巡警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你真是怕得要死。”

他一把抓住乔治的胳膊，乔治几乎就在同时也抢过他胳膊下夹着的《哲学的慰藉》，一把砸在他脑袋上。伊格内修斯花了十五美元买了这本又大又优雅的限量版英文译本，这会儿，这本珍贵的图书就像一本大字典砸在曼库索巡警的脑袋上。他的镜片掉到地上，他弯下腰去捡，等直起身时，那个男孩正迅速从厕所门口逃离了，手里还拿着那本《哲学的慰藉》。他很想追那个兔崽子，不过他的脑袋实在疼得厉害，他只好回到厕所间休息。这下子，他的心情更郁闷了。他该怎么和雷利夫人说这本书的事啊？

乔治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迅速打开一个储物柜，拿出存在里面的一个牛皮纸包裹，然后门也不关，便一路狂奔到运河大街。他踩着丁丁当当的靴子在商业区一带闲逛，时不时地扭头看看那个胡子和眼镜巡警有没有追来，还好身后没什么大胡子。

运气真是太背了。那个便衣警察肯定在汽车站转悠了一下午，就是想抓到他吧。明天怎么办呢？汽车站再也不安全了，它已成禁区了。

“都怪见鬼的李小姐，”乔治大声说道，一边迈着大步往前走。要是她不这么小气，什么事都没了。她大可以炒那家伙的鱿鱼，这样自己就可以在两点的老时间去取包裹。现在呢？他差点就被抓了。这都是因为他得去汽车站检查东西，现在他每天下午都要拿着这玩意儿两小时。不然能把这样的东西放哪儿呢？总不能一下午都带着它晃荡吧。而且离家

附近的地方也待不得，妈妈整天都在家。

“吝啬的娘儿们。”乔治嘟哝着。他把胳膊下面的包裹往上推了推，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拿着便衣警察的那本书。这不错，李小姐一直要他找本书给她。他看了看书名，《哲学的慰藉》。好吧，她现在有书了。

桑塔·巴特葛利亚尝了一勺土豆沙拉，她的舌头把勺子舔得干干净净，然后她把勺子仔细地放在沙拉盘旁边的餐巾纸上。她又用舌头舔了舔牙缝中的芹菜、洋葱屑，她对着壁炉架上的母亲照片说道：“他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的，说到土豆沙拉，没人能比得上桑塔的手艺。”

客厅已经基本做好了开派对准备。一架落地式收音机上放着一瓶只剩五分之一的时代波本酒，一箱六瓶装的七喜。客厅中央的油毡已经擦干净了，一台从侄女那儿借来的留声机搁在上面，电线伸向天花板上的吊灯，塞在上面。红色长毛绒沙发的两边，放着两个巨大的袋子，里面塞满了土豆条。而她的折叠移动床上置了床罩，上面放着一个锡制的食物盘，盘子里一把叉子插在一瓶橄榄上。

桑塔拿起壁炉架上的照片，上面是一个神情严厉的老妇人。她穿着一条黑裙子，黑丝袜，站在一条黑漆漆的小巷子里，路上铺满了牡蛎壳。

“可怜的妈妈，”桑塔声情并茂地感慨，在照片上留下一个响亮而湿漉的吻。相框玻璃上的油脂，暗示了类似亲密攻势的频率。“你的日子可不好过呀，”相片上那双漆黑的西西里眼睛正炯炯有神地盯着桑塔。“妈妈，这是你唯一一张照片，结果你还站在小巷子里，这可真遗憾，不是吗？”

桑塔为这一切的不公平深深叹了口气，重重地将照片放在壁炉架



上。壁炉架上放了一个盛满腊果的碗，一束百日草纸花，一幅圣母玛丽亚的雕像，以及一座布拉格耶稣圣婴的小塑像。然后桑塔走回厨房，拿了一些冰块和一个野餐用的小冰柜，又把放在母亲照片前的玻璃杯调整了一下。看着照片，桑塔又忍不住拿起来亲了一口，嘴里含着的冰块碰上玻璃相框，砰砰直响。

“我每天都为你祈祷，宝贝，”桑塔对着照片含混地说道，她含着冰块，用舌头把它拨到一边接着说，“你一定要相信在圣奥德公墓，有一支蜡烛是为你而燃的。”

这时，前门的百叶窗有敲门声，桑塔匆忙把照片放下，结果相框没放稳，脸朝下地倒了下来。

“艾琳！”桑塔尖叫着打开门，一脸迟疑的雷利夫人正站在台阶上，她的侄子曼库索巡警则站在人行道上。“快进来，亲爱的，你看起来美极了。”

“谢谢，甜心，”雷利夫人说道，“哇哦！我都忘了开车到这儿要这么久，我们花了将近一小时在路上。”

“路况还不好。”曼库索巡警提出自己的观点。

“听听那感冒严重的，”桑塔说道，“啊，安格洛，你最好告诉警局里的人赶紧让你从厕所里出来。丽达呢？”

“她不舒服，来不了了，她头痛。”

“哦，难怪了，整天和孩子一起锁在家里，”桑塔说道，“啊，她应该出来走动走动，安格洛。你老婆有什么问题呀？”

“神经，”安格洛难过地回答，“她神经比较脆弱。”

“神经可是个大问题，”雷利夫人说道，“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桑塔？安格洛把伊格内修斯送给他的书给弄丢啦。这不是很糟糕吗？我倒

不是心疼书，这事千万别让伊格内修斯知道，不然麻烦就离我们不远了。”

雷利夫人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那本书必须永远是个秘密。

“好吧，把你的外套给我，姑娘，”桑塔热切地说，她几乎要把雷利夫人身上那件紫色的旧羊毛衫扯下来。她下定决心，不能让伊格内修斯·雷利的阴魂打扰她的聚会，许多个保龄球夜晚都被这个家伙的阴魂给搅和了。

“桑塔，这地方很漂亮，”雷利夫人崇敬地说，“非常干净。”

“是呀，不过我想给客厅换一条新的油毡。宝贝，你用纸窗帘吗？我觉得纸窗帘好像挺不错的，那天我在梅森·布朗齐的店里就看到过几片非常漂亮的。”

“有一次，我给伊格内修斯房间装了一些漂亮的纸窗帘，不过都让他给扯下来，揉扁了。他说这是堕落的东西，你说糟糕不糟糕？”

“每个人品位不同嘛。”桑塔迅速接口。

“伊格内修斯不知道我今天来这儿，我跟他说我去做祷告了。”

“安格洛，给艾琳倒一杯好喝的饮料，你自己也倒一杯威士忌，冰块自己拿。可乐在厨房。”

“伊格内修斯也不喜欢我去做祷告，我都不知道这孩子喜欢什么。我真是受够他了，即使他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给大家做了美味的土豆沙拉，姑娘，那位老先生告诉我，他喜欢吃土豆沙拉。”

“你应该看看今天伊格内修斯让我洗的那件超大制服，又说了一大堆洗涤方法。听上去就像电视上的肥皂粉广告一样。看来，伊格内修斯好像会很努力地在市区推车卖热狗。”

“看看安格洛，宝贝，他正给我们倒饮料呢。”

“你有阿司匹林吗，甜心？”

“啊，艾琳，别扫了聚会的兴致，来喝一杯，我们一定会玩得很愉快的。瞧，你和那位老先生可以在留声机前一起跳舞。”

“跳舞？我不想和什么老先生跳舞。而且，我的脚都肿了，我一下午都在熨那件制服。”

“艾琳，你可不能让他失望，姑娘。你应该看看我在教堂前请他来聚会的时候他的表情。可怜的老先生，我打赌没人会约他出来。”

“他想来？”

“想来。他甚至问我需不需要穿西装呢。”

“那你是怎么跟他说的，宝贝？”

“嗯，我说：‘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先生。’”

“嗯，那不错，”雷利夫人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绿色的丝绸鸡尾酒会礼服，“伊格内修斯问我为什么要穿鸡尾酒会礼服去做祷告。他现在肯定又在房间里写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问他：‘你在写什么，孩子？’他说：‘我在写当热狗小贩的经历。’你说糟不糟？谁要看这样的故事呀？你知道今天他从热狗公司带回来多少钱？四美元。让我怎么付赔偿金啊？”

“瞧，安格洛给我们倒满了饮料。”

雷利夫人从安格洛手中接过一个玻璃杯，两口就喝掉了一半。

“你从哪儿弄的这个高级货呀，亲爱的？”

“你是指哪个呀？”桑塔问。

“地板中间的留声机。”

“那是我小侄女的，特别好的女孩子，刚从圣奥德高中毕业，已经找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

“瞧见没？”雷利夫人兴奋地说，“我敢打赌她一定比伊格内修斯强。”

“主啊，安格洛，”桑塔叫道，“别再这么咳了，去躺一会，休息一下，等那位老先生来了再起来。”

“可怜的安格洛，”巡警走后雷利夫人说道，“他真是一个贴心的孩子。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想想我们认识竟然是因为安格洛想要逮捕伊格内修斯。”

“那个老先生怎么还不来。”

“他可能不来了吧，桑塔，”雷利夫人喝完饮料后说，“我想再来一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甜心，你知道我喜欢喝两口。”

“去吧，宝贝。我会把你的外套拿到厨房，我先去看看安格洛怎么样了。现在，我家里已经有两位快活的客人了。希望那位老先生不要在来的路上摔一跤，摔断了腿什么的。”

桑塔走后，雷利夫人又倒了一杯波旁葡萄酒，加了一点七喜。她拿起勺子，尝了尝土豆沙拉，又用嘴巴把勺子舔干净，把它放回餐巾纸上。桑塔的房子是双人间，另一间房里似乎有些骚动，桑塔和曼库索巡警似乎正在吵吵闹闹。雷利夫人小抿了一口酒，把耳朵贴在墙上想听听里边吵什么。

“安格洛正在吃咳嗽药。”桑塔回到客厅后，对雷利夫人说。

“这栋房子的墙真隔音呀，宝贝，”雷利夫人说，她听不到他们在里边吵什么，“要是我和伊格内修斯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安妮小姐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老先生还没来吗？”桑塔走到百叶窗前问道。

“可能他不会来了吧。”

“可能他忘了呢。”

“老人家就是这样的，甜心。”

“他没你说的那么老，艾琳。”

“六十五到六十九岁吧，我猜。”

“嗯，那倒也不算太老。我可怜的玛格丽特婶婶，我跟你说过的，被自己孩子抢了五十美分零钱，还被痛打了一顿的那个婶婶，她现在快八十了。”雷利夫人喝光了杯子里的酒。“可能他去精彩的图片展或者什么的。桑塔，你介意我再喝一杯吗？”

“艾琳！你会醉倒在地板上的，姑娘。我可不希望介绍一个酒鬼给那位和气的老先生。”

“我就喝一小杯，今晚我的神经比较脆弱。”

雷利夫人往酒杯里倒了很多威士忌，又坐了下来，这次她压扁了一个装土豆片的袋子。

“哦，主啊，我做了什么呀？”

“你刚刚坐扁了一袋土豆片。”桑塔有点生气地回答。

“啊，它们都碎了。”雷利夫人说着，从底下拖出一个大袋子。她研究着袋子上被压平了的玻璃纸：“桑塔，现在几点了？伊格内修斯说他觉得今晚会有强盗光顾我家，让我早点回去。”

“哦，不用着急，艾琳，你才到呀。”

“跟你说实话吧，桑塔，我觉得我不是很想见那个老先生。”

“好吧，可是已经太迟了。”

“是啊，可是我和他要做什么呢？”雷利夫人紧张地问。

“啊，放松，艾琳。你把我搞紧张了。我自己都觉得不该把你叫过来。”桑塔从雷利夫人的嘴边夺过酒杯，“听我说，你以前关节炎很严重，打保龄球让你好多了，对吗？你以前每天晚上都被你那疯狂的儿子缠着待在家里，直到桑塔来了，对吗？现在，亲爱的，听桑塔的话。你不会希望自己就这么和伊格内修斯孤孤单单地过下去吧，这个老先生看起来有点钱，他穿得很整齐，还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你，喜欢上了你。”桑塔看着雷利夫人的眼睛，“这位老先生可以帮你还清债务。”

“是吗？”雷利夫人以前倒没想到这一点，突然之间，这位老先生的魅力又大了一些，“那他干净吗？”

“当然干净啦，”桑塔生气地说，“难道你觉得我会把我的朋友和流浪汉凑成一对么？”

前门的百叶窗有轻轻的敲门声。

“哦，我敢肯定是他。”桑塔热情地说。

“告诉他我就要走了，甜心。”

“走？你到哪儿去，艾琳？那位先生已经站在门口呢。”

“他在门口？”

“让我去看一下。”

桑塔打开门，把百叶窗推向前。

“你好啊，罗比乔克斯先生，”她向站在黑漆漆的夜色里的人打招呼，雷利夫人看不清对方，“我们一直在等你呢。我的朋友雷利小姐正在想你去哪儿了呢。快进来，别着凉了。”

“是啊，巴塔格里亚小姐，我很抱歉，我有点迟到了。不过我必须

先去附近接我的孙子。他们正向修女们兜售念珠呢。”

“我知道，”桑塔说，“前两天，我从一个小孩手里买了一串非常美丽的念珠。我认识的一位女士去年从修女姐妹手里买了那个舷外发动机。”

雷利夫人僵坐在沙发里，死死地盯着酒杯，就像里面漂浮着一只蟑螂一样。

“艾琳！”桑塔喊她，“你在干什么呢，姑娘？和罗比乔克斯先生打声招呼啊。”

雷利夫人抬起头，发现眼前的老先生，就是那天曼库索巡警在赫尔墨斯百货商店门前逮捕的那一位。

“见到您真高兴。”雷利夫人对着酒杯说道。

“可能雷利小姐不记得了，”罗比乔克斯先生告诉满脸笑颜的桑塔，“不过我们以前见过的。”

“真想不到你们是老朋友，”桑塔高兴地说，“这世界可真小啊！”

“啊啾啾，”雷利夫人说道，她的声音被苦恼哽住了，“哎啦啦。”

“你记得吗？”罗比乔克斯先生对她说，“在镇上的赫尔墨斯百货商店，那位警察想抓你的儿子，最后却抓了我。”

桑塔瞪大了眼睛。

“哦，是的，”雷利夫人说道，“我现在记起来一点。”

“不过那不是你的错，雷利小姐，这是警察们的问题。他们就是一群反动分子。”

“别这么大声，”雷利夫人警告他，“这栋墙不隔音。”她动了动手肘，把空玻璃酒杯从沙发的扶手上撞了下去。“哦，主啊，桑塔，你可能应该告诉安格洛他该走了。我可以自己叫辆出租车。告诉他从后门走

更方便，对吗？”

“我懂你的意思，甜心。”桑塔又对罗比乔克斯先生道，“你那天在保龄球馆看到我和我的朋友，没有看到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位男士吧？”

“就你们两位女士。”

“不就是安格洛被抓的那一晚？”雷利夫人对桑塔耳语道。

“哦，对的，艾琳，是你开车来接我的。你记得吗？车子开到保龄球馆门口，挡泥板就完全松了？”

“记得。然后我就把它放在后座上，都是伊格内修斯害得我把车装坏了。只要他坐在后座上，我就一直紧张。”

“啊，真糟糕，”罗比乔克斯先生说，“我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可怜的失败者，或者没有运动神经的人。”

“如果有人伤害了我，”桑塔接口说道，“我会把另一边脸也转过去。你懂我的意思么？耶稣基督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对不对，艾琳？”

“对，亲爱的，”雷利夫人应了应，表示同意，“桑塔，甜心，你有没有阿司匹林？”

“艾琳！”桑塔生气地说，“你知道。罗比乔克斯先生，要是你看到那个把你抓起来的警察会怎么样呢？”

“我希望我再也不要见到那个人，”罗比乔克斯先生激动地说，“他是个肮脏的反动分子，他们这些人就希望建立一个警察国家。”

“不过，只是假设，你会不会原谅他，然后一笑而过呢？”

“桑塔，”雷利夫人插嘴道，“我想我自己去厨房找找阿司匹林。”

“这是莫大的耻辱，”罗比乔克斯先生激动地对桑塔说，“我全家人都听说了，警察打电话给我女儿了。”



“啊，这其实也没什么，”桑塔宽慰道，“每个人一生中都会被抓进去一两次的，你看到她没？”桑塔拿起壁炉架上那张倒下的照片，递给两位客人看，“这是我可怜的亲爱的妈妈。她在朗坦施拉格集市卖海鲜的时候，被警察抓过四次，罪名是扰乱秩序。”桑塔停了停，又在照片上印下一个湿湿的吻。“你觉得她在乎吗？一点都不。”

“那是你母亲？”雷利夫人感兴趣地问，“她肯定受过不少苦吧？母亲们的路都不好走，相信我。”

“所以，正像我所说的，”桑塔继续道，“我才不会在乎被抓进去呢。警察们的工作也不容易，有时候他们也会犯一些小小的错误。毕竟，警察也是人么。”

“我一直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雷利夫人说道，“我想去水槽洗一下杯子。”

“哦，来，坐下，艾琳，我们和罗比乔克斯先生好好说会儿话。”

雷利夫人走到落地式收音机跟前，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波旁酒。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曼库索巡警。”罗比乔克斯先生恨恨地说。

“曼库索？”桑塔惊讶地叫起来，“我有很多亲戚都叫这个名字。事实上，还有一个也叫这个名字的亲戚在警队里，而且他今天也来了。”

“我好像听见伊格内修斯在叫我，我还是先走了。”

“叫你？”桑塔问，“你在说什么呀，艾琳？伊格内修斯在六英里外的镇上。来，我们何不给罗比乔克斯先生倒杯酒呢，我去把安格洛叫来。”雷利夫人死死地盯着酒杯，就好像希望能从里边找出一只蟑螂，一只苍蝇也不错。“把外套递给我吧，罗比乔克斯先生。你的朋友都叫你什么？”

“克劳德。”

“克劳德，我叫桑塔。这是艾琳，艾琳快打个招呼。”

“你好。”雷利夫人机械地说道。

“我离开一会儿，你们两个好好聊聊。”桑塔说着走进了另一间屋子。

“你可爱的儿子怎么样了？”罗比乔克斯先生打破沉默，开口问道。

“谁？”

“你儿子。”

“哦，他挺好的，”雷利夫人的思绪又飞回了君士坦丁堡大街。她出门的时候，伊格内修斯正在房间里奋笔疾书，嘴里还念叨着玛娜·明科夫什么的。隔着房门，雷利夫人听见伊格内修斯自言自语：“她必须遭受鞭笞，直到她跪地求饶。”

接下来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只有雷利夫人猛烈地就着玻璃杯边缘喝酒的声音。

“你想要尝尝土豆片吗？很好吃。”雷利夫人终于开了口，她发现沉默只会让她更加不自在。

“好的，我想尝尝。”

“就在你旁边的袋子里。”雷利夫人看着罗比乔克斯先生打开了那个玻璃纸包裹。他的脸和身上灰色的华达呢西装，看上去又干净又整洁。“桑塔可能需要帮手，她说不定会因走得太快，摔倒了。”

“她才离开一分钟，她很快就会回来的。”

“这地板很危险，”雷利夫人说道，仔细看着光闪闪的油毡，“很容易摔跤，把脑袋摔裂了。”

“生活中得处处小心。”

“说得太对了。像我，我就非常小心。”

“我也是，不过小心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当然，伊格内修斯有一天也是这么说的，”雷利夫人撒了个谎，“他说：‘妈妈，小心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我就说：‘是的，孩子，要小心。’”

“非常好的建议。”

“我一直都给伊格内修斯这样的建议，你知道不？我总是努力帮助他走出困境。”

“我打赌你是个好母亲。我经常看见你和那个孩子去镇上。我总是想：多么好看的大男孩啊。他很引人注目，是不是？”

“我试着训练他，我说：‘要当心，孩子，当心不要摔倒了，把脑壳摔破了，把胳膊摔断了。’”雷利夫人舔了舔冰块，“伊格内修斯一点点大的时候，就知道安全的重要性了。这一点他非常感激我。”

“的确是很好的训练，我相信。”

“我一直跟伊格内修斯说：‘过马路的时候要当心，孩子。’”

“的确要注意交通安全，艾琳，你不会介意我直呼你的名字吧？”

“一点也不介意。”

“艾琳真是个可爱的名字。”

“真的吗？伊格内修斯一直说他不喜欢我的名字。”雷利夫人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一口喝光了杯中的酒，“我的路非常不好走，罗比乔克斯先生，我不介意告诉你这些。”

“叫我克劳德就行了。”

“上帝作证，我真的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你想要来一杯吗？”

“好的，谢谢。不过不要太烈的，我不是很能喝。”

“哦，主啊，”雷利夫人吸了吸鼻子，把两个酒杯都倒满威士忌，“只要一想到我受的苦，我就想痛哭一场。”

说完，雷利夫人开始痛哭流涕。

“啊，别哭嘛，”罗比乔克斯先生哀求道，完全不明白好好的怎么突然来了个悲剧性大转折。

“我一定要采取点行动，给当局打电话，让他们把那个孩子带走。”雷利夫人抽泣着，她停了停，喝了满满一大口波旁酒，“可能他们会把他关到青少年教养所什么地方。”

“可他不是三十多岁了吗？”

“我的心都碎了。”

“他不是还在写东西吗？”

“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人看。现在他和玛娜两个人互相写信谩骂，伊格内修斯告诉我说，他要好好教训下那个女孩，是不是很糟糕？可怜的玛娜。”

罗比乔克斯先生这会儿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问：“你为什么 not 找个神父和你儿子谈谈呢？”

“神父？”雷利夫人又抽抽搭搭起来，“伊格内修斯不会听任何神父的话。他说我们教区的神父是个异教徒，伊格内修斯的狗死掉的时候，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罗比乔克斯先生发现自己对于这么件没头没脑的事情无法评论。“真是太糟糕了，我觉得我会被赶出教堂的。我不知道那个孩子脑子里的古怪念头都是从哪来的。幸好他可怜的爸爸死得早。他要是看到那辆热狗车，肯定心都碎了。”

“什么热狗车？”

“他现在在街上推车卖热狗了。”

“哦，那他现在找到工作了。”

“工作？”雷利夫人抽泣道，“现在整个小区都知道了。住我隔壁的女士问了我成千上百个问题，整条君士坦丁堡大街都在谈论他。我在这个孩子的教育上花了多少钱哪！我还以为孩子就是在你老的时候能给你带来安慰的人，可是伊格内修斯给了我哪门子安慰？”

“可能你孩子在学校里待得太久了，”罗比乔克斯先生说道，“大学里有很多反动分子的。”

“是吗？”雷利夫人关切地问，她撩起她那绿色的鸡尾酒裙角擦了擦眼睛，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在罗比乔克斯先生面前，露出了膝盖上大片抽丝的长筒袜。“可能这就是伊格内修斯为什么这么不对劲。他就像一个反动分子，对自己的妈妈都这么恶劣。”

“抽时间问问那个孩子对民主的看法。”

“我肯定会有的。”雷利夫人快活地说，伊格内修斯就像是潜在的分子，他看起来就有点像。“也许我能吓唬住他。”

“那孩子不应该给你添麻烦，你性格这么好，我非常佩服像你这样的女士。那天，我在保龄球馆认出你和巴塔葛里亚小姐，我就对自己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再遇到她。’”

“你真的这么想？”

“我特别佩服你的正直，能够在坏警察面前为自己的孩子挺身而出，特别是他在家还让你不好过，那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倒是希望安格洛把他带走算了，现在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

伊格内修斯应该被安全地关在监狱里。”

“安格洛是谁呀？”

“啊！我嘴巴太大了，我刚刚说了什么，克劳德？”

“什么安格洛。”

“主啊！我去瞧瞧桑塔怎么样了。可怜的家伙。她可能被炉子烫到了。桑塔总是不小心把自己烫伤。她对火不是很小心，你知道。”

“要是她烫伤了，她肯定会尖叫的。”

“桑塔不会，她很勇敢的，这个姑娘。你不会听到一句抱怨，估计是她强悍的意大利血统的关系。”

“万能的耶稣啊！”罗比乔克斯先生尖叫起来，从沙发上蹦起来，“是他！”

“什么？”雷利夫人惊慌地问。她向四周一看，发现桑塔和安格洛站在房间门口。“你瞧，桑塔，我知道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主啊，我的神经已经受不了了，我应该待在家里。”

“要是你不是该死的警察，我就一拳打在你鼻子上。”罗比乔克斯先生冲着安格洛叫喊道。

“啊，放轻松，克劳德，”桑塔心平气和地说，“安格洛没有恶意的。”

“他毁了我，这个反动分子。”

曼库索巡警猛烈地咳嗽着，神情委顿。他真不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坏事会落到他头上。

“哦，主啊，我最好还是走吧。”雷利夫人绝望地说，“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大打出手。我们会上报的，伊格内修斯那时才会高兴呢。”

“你为什么邀请我来？” 罗比乔克斯先生狂乱地质问桑塔，“这算什么？”

“桑塔，甜心，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叫辆出租车。”

“啊，闭嘴，艾琳。” 桑塔不耐烦地说，“听着，克劳德，安格洛说他很抱歉误抓了你。”

“这顶什么用？现在道歉太晚了，我在孙子们面前丢尽了脸。”

“别对安格洛生这么大的气，” 雷利夫人哀求道，“这都是伊格内修斯的错。他是我的骨肉，不过他出门在外的时候，的确看起来很可疑。安格洛应该把他关起来。”

“就是嘛，” 桑塔补充道，“听听艾琳的话，克劳德。当心别踩到我小侄女的留声机。”

“要是伊格内修斯对安格洛态度好一点，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雷利夫人对大家解释道，“看看可怜的安格洛感冒多么严重啊，他日子也不好过，克劳德。”

“你告诉他，姑娘，” 桑塔说道，“安格洛就是因为把你抓进去了，才得了这么重的感冒，克劳德。” 桑塔晃动着一根胖胖的手指控诉性地指着罗比乔克斯先生。“现在他被迫待在一间厕所里。他们下一步就要把他踢出警队了。”

曼库索巡警难过地咳嗽着。

“我也许是有一点过于激动了。” 罗比乔克斯先生承认。

“我不应该把您拖进来，” 安格洛气喘吁吁地说，“我太紧张了。”

“这都是我的错，” 雷利夫人也抢着说，“为了保护伊格内修斯。我应该让你把他关起来，安格洛。” 雷利夫人把那抹了厚厚粉底、惨白

的脸转向罗比乔克斯先生，“罗比乔克斯先生，你不了解伊格内修斯，他走到哪儿麻烦跟到哪儿。”

“有人应该对准他的鼻子，狠狠打他一拳。”桑塔热心地说。

“有人应该对准他的嘴巴，狠狠打他一拳。”雷利夫人补充道。

“有人应该把伊格内修斯痛打一顿，”桑塔说道，“现在，好了，大家都是朋友了。”

“好吧。”罗比乔克斯先生终于说。他握住安格洛苍白发育的手，轻轻摇了摇。

“这可太好了，”雷利夫人说道，“过来坐到沙发上来，克劳德，桑塔会把她可爱小侄女的高级留声机打开的。”

桑塔把一张胖子多明诺的唱片放在留声机上，安格洛吸了吸鼻子，看起来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坐在雷利夫人和罗比乔克斯先生对面的椅子上。

“这不是很好吗，”雷利夫人在震耳欲聋的钢琴与贝斯声中快活地尖叫，“桑塔，甜心，你要不要把声音关小一点？”

砰砰的节奏声小了一点点。

“好了，”桑塔对客人们大喊道，“现在大家都是好朋友了，我去拿一些美味的土豆沙拉。嘿，艾琳、克劳德，跳支舞吧。”

她欢快地走出房间的时候，壁炉架上一双漆黑的眼睛正不悦地看着她。三位客人淹没在留声机震耳欲聋的音乐中，默默地研究着玫瑰色的墙壁和田园风格的油毡。突然，雷利夫人尖叫着说：“你们知道吗？我走的时候伊格内修斯还开着浴室的水龙头，我打赌他忘了关了。”但没有人接口，于是她又补充了一句：“妈妈的日子真不好过啊。”



## 第九章

“我们接到了‘健康委员会’对你的投诉，雷利。”

“哦，就这个？看看你的脸色，我还以为你癫痫发作了呢。”伊格内修斯满口嚼着热狗和面包，把车推进修理厂，对克莱德先生说道。“我想不出投诉的内容，或是它的来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本人就是清洁的代名词。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无可指责，而且也没有任何传染疾病，我想不出我能把什么病菌传染给这些热狗。看看这些干净的指甲。”

“别胡扯，你这个大胖子。”克莱德先生并不理会伸到他眼皮底下的那双爪子。“你才工作几天，我有些伙计为我干了好几年，都没有委员会找他们麻烦。”

“他们肯定比我更精明。”

“他们找了个人监督你。”

“哦，”伊格内修斯平静地说，停下了咀嚼动作，热狗的一端挂在嘴巴外面就像雪茄烟蒂。“这么说那家伙是政府的附庸了？这些为政府办事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只要看看他们脸上空白的表情就能判断出来。”

“闭嘴，你这个懒鬼，你吃热狗的钱付了没？”

“嗯，间接付吧。你可以从我微薄的薪水里扣。”伊格内修斯看着克莱德先生在一块板上写了几个数字，“告诉我，我到底违反了哪一条古老的卫生禁忌？我怀疑是监督员搞错了。”

“委员会说他们看见七号车的小贩……就是你……”

“这样啊，七号，真是太幸运了！我就是因为这个出了问题。他们已经给我标上什么标签了。我认为‘七’这个数字会非常讽刺地给这辆推车带来厄运，我希望尽快换一辆车。很明显，我现在推着一辆不祥的车子走在街上。我敢肯定要是换辆车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的，新的推车，新的开始嘛。”

“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

“嗯，如果一定要的话。不过我得先警告你，我随时可能会因为焦虑和沮丧晕过去。昨天晚上我看了一部特别折磨人的电影，一部少年海滩音乐剧。当我看到冲浪板上唱歌的那一幕时，我几乎要瘫倒在地了。而且，我连续两晚上都被噩梦侵扰，一个是关于灰狗巴士，还有一个关于我认识的一位女性，非常暴力非常低俗。如果我跟你描述一下这两个梦，你肯定会感到非常害怕的。”

“他们看到你在圣约瑟夫大街上，从一条阴沟里拎起了一只猫。”

“就这样？真是个滑稽的谎言。”伊格内修斯边说边舞动着舌头把嘴巴外最后一点热狗卷进嘴里。

“你在圣约瑟夫大街上干什么？那里都是码头和仓库，一个人都没有，而且贩卖路线没有这一站。”

“哦，我不知道，我只是虚弱地走到那里便休息一会儿。偶尔也有

行人路过，不过很不幸，他们没有买热狗的欲望。”

“所以，你真的去了那里？难怪你什么都没卖出去，我猜你只顾着和那只见鬼的猫玩了。”

“既然你提醒了，我的确记得那地方有一两只家养动物。”

“所以确实和那只猫玩了。”

“不，我不是和它‘玩’，我只是把它拎起来逗弄了一会儿罢了。它是一只非常可爱的斑点猫。我想喂它吃热狗，可是它不愿接受。这只小动物很有品位，很有尊严。”

“你意识到自己严重违反规定了吗？你这个白痴。”

“不，我不觉得。”伊格内修斯生气地抗议，“很明显，你们想当然地认为那只猫很脏，不过你们怎么知道？猫是出了名的爱干净的动物。只要它们怀疑自己有一点点脏，它们就会开始不停地舔自己的毛。那个监督员肯定对猫有偏见，根本没有给这只猫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们说的不是猫！”克莱德先生激动地喊道，他鼻子上那道白色的疤痕周围，青筋一根一根地暴出来，“我们说的是你！”

“好吧，我肯定是很干净的。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我只不过想要给那只猫一次公平的听证会。先生，我一定要忍受无休止的骚扰吗？我的神经已经接近彻底崩溃的边缘了。我希望你刚刚在检查我指甲的时候，发现我的手抖得厉害。我讨厌起诉天堂卖家公司，讨厌付钱给心理医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我没有医疗保险。不过天堂卖家太过时了，不会想到为员工提供这样的福利。事实上，先生，我对这个名声不怎么好的公司越来越不满了。”

“为什么，有什么问题？”克莱德先生问道。

“一切！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不受尊重。”

“嗯，你每天都来，这一点我承认。”

“这只不过是如果要是我待在家里，我就会被一只烤过的酒瓶子炸得体无完肤。打开我家的房门简直就是进入了母狮的巢穴。我母亲变得越来越爱动手，越来越恶毒了。”

“你知道的，雷利，我不想开除你。” 克莱德先生用父亲般的口吻说道。他听过这个雷利小贩的悲惨经历：酒鬼母亲、赔偿金、陷入困境的母子两人、母亲放荡的狐朋狗友，等等。“我会给你安排一条新路线，再给你一次机会。我有一些推销用的小道具，它们肯定能帮上忙。”

“你还可以送一份新的路线图给慈善医院的精神科，那里好心的修女和心理医生可以在给我进行休克疗法的同时，一起帮我辨认这份地图。”

“给我闭嘴。”

“瞧见没？你已经在摧毁我的主动性了。” 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嗝，“嗯，我希望你选择一条风景好一点的路线，最好能经过公园地带，有很多座位可以让疲惫的、走麻了的双脚歇一歇。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的脚踝就撑不住了。幸好我抓住了床柱子，要不然，我肯定会狠狠摔在地上，摔得屁股开花。很明显我的跗骨恐怕要完全垮了。”

伊格内修斯一瘸一拐地绕着克莱德先生走了一圈，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脚上那双沙漠靴蹭在油腻腻的水泥地板上。

“停下，你这懒鬼，你根本就没瘸。”

“是还没到那程度，不过很多小骨头和韧带都已经举起小白旗了，眼看着我的身体机能就要投降了。我的消化系统马上就要全面停工了，

我觉得有些器官可能就要长过我的幽门，把它彻底封闭。”

“我会让你去法国居民区。”

“什么？”伊格内修斯怒吼起来，“你觉得我会在那个邪恶的阴沟里走来走去吗？免谈，恐怕那个区超过了我的接受范围，我的精神在那种环境下肯定会崩溃的。另外，那里的街道又窄又危险。我可能会被车撞倒，或是被撞进墙里。”

“要么接受，要么走人，你这个胖子。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克莱德先生的疤痕又开始变白了。

“是吗？好吧，别又犯癫痫了。你可能会不小心跌进装香肠的桶里把自己烫伤的。如果你坚持的话，我只好推着我的车子去所多玛和蛾摩拉<sup>[1]</sup>了。”

“好，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我们会给你装一些小道具。”

“我可不保证在那个区能卖出多少热狗。面对那个区的那些暴民，我可能每时每刻都忙于保护我的尊严和荣誉。”

“那个区的大多数客人都是游客。”

“那就更糟了。只有堕落的人才去旅游。就我自己来说，我只离开过这个城市一次。顺便问一句，我跟你说过那次我去巴顿鲁治的经历没有？出了城市边界之后就是无尽的恐惧。”

“没有，也不想听。”

“嗯，那可太糟糕了。你说不定能从我悲惨的旅游经历中获得不少宝贵的体验。不过，你不想听我也挺高兴的，旅程中微妙深刻的心理以

---

[1] 两者都是《圣经》中记录的罪恶之都。

及象征意义，恐怕是一个在天堂卖家工作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幸好，我把这一切都写下来了，所以在未来的某一天，读者中更为敏锐聪明的人将能读到我亲口讲述的，我在深不见底的沼泽中，在无尽的恐惧中心的经历，并从中受益良多。”

“现在给我听好了，雷利。”

“我的作品中将出现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我把灰狗巴士比喻成一个超现实游乐园里的云霄飞车。”

“现在给我闭嘴！”克莱德尖叫着，威胁地挥动着叉子，“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的收据，你卖了多少？”

“哦，上帝啊，”伊格内修斯叹道，“我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的。”

他两人花了几分钟时间讨论赚了多少钱。实际上，伊格内修斯一早上都坐在依兹广场看港口来来往往的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几条对于船运史以及马可·波罗的评论。在写作的间隙，他思忖着什么方法最能毁灭玛娜·明科夫，不过没有得出什么令人满意的结论。他想最好的方式是从图书馆借一本军工方面的书，然后做一个炸弹，用白纸包起来邮寄给玛娜。不过后来他才想起来自己的图书证被撤销了。至于下午就浪费在那只猫身上，伊格内修斯本来想把它装到面包桶里，领回家当宠物，可是它跑了。

“在我看来，你应该大方一点，给你的员工一点折扣，”伊格内修斯自命不凡地说。他们俩算过这一天的收据，减掉他吃掉的热狗钱，今天他能拿回家的工资正好是一美元又二十五美分。“毕竟，我成了你最大的客户。”

克莱德先生把叉子抵住雷利小贩的围巾，命令他离开工厂，并以开

除为威胁警告他，要他明天一早就去法国居民区工作。

伊格内修斯啪嗒啪嗒地走去乘电车，他的心情很灰暗。电车上，他又一直不停地打嗝，不停地释放天堂卖家的热狗气味，虽然电车里很挤，却没有一个人坐在他附近。

他走进厨房，发现妈妈跪在地上。她说：“主啊，请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让我背负如此沉重的十字架？我做了什么，主啊？告诉我，给我一点启示，我一直都是好人。”

“马上给我停止这种亵渎上帝的行为，”伊格内修斯尖叫起来。雷利夫人正用眼睛诘问天花板，在天花板的油腻和裂缝中寻找答案。“我这么沮丧地过了一天，在这座野蛮的城市街道上为生存挣扎着，结果，你就用这种方式欢迎我？”

“你手上一道一道的是什么？”

伊格内修斯看着手上的抓痕，是那只猫对他把它留在面包桶里的抗议印迹。

“我和一个饥饿的妓女灾难性地打了一架，”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嗝，“要不是我健硕的肌肉，说不定她就洗劫了我的推车。最后她一瘸一拐地从车子旁边走开了。她的破布衣服也歪了。”

“伊格内修斯！”雷利夫人悲惨地叫起来，“你一天比一天糟糕了。出什么事了？”

“把你的酒瓶子从烤炉里拿出来吧，现在肯定烤好了。”

雷利夫人怯怯地看着儿子，问道，“伊格内修斯，你肯定你不是一个反动分子？”

“哦，我的上帝！”伊格内修斯咆哮起来，“在这个破屋子里，我

每天都要面对一个麦卡锡主义<sup>[1]</sup>女巫追捕者。不是！我跟你说过，我不是他们一伙的。到底是谁把这个念头灌进你脑子里的？”

“我今天在报纸上哪个地方看到，说大学里有很多反动分子。”

“哦，幸运的是我没有碰到。要是他们从我眼前走过，他们一定会被痛打一顿，直到只剩一口气。你真觉得我希望生活在一个反动的社会里，和那些就像你朋友巴塔葛里亚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扫扫大街、劈劈石头，就像那些穷困国家的人一样？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良好的、强大的君主制国家，由一个有品位又正直，掌握神学与几何学知识的国王统治着，培养一种富裕的内心精神生活。”

“国王？你想要一个国王？”

“哦，别再和我唠叨了，行吗？”

“我从来没听说还有人希望有国王的。”

“拜托！”伊格内修斯一掌拍在厨房桌子的油布上，“扫一扫门廊、去安妮小姐家串门、打电话给那个巴塔葛里亚老鸨、去保龄球馆练习，就是请离我远一点！我正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循环里。”

“‘循环’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再骚扰我，我就要用你烤箱里的酒瓶子给你那辆破普利茅斯洗礼一番了。”伊格内修斯吼道。

“在街上和一个可怜的姑娘打架，”雷利夫人难过地说，“这可不糟糕吗？在一辆热狗推车面前，伊格内修斯，我觉得你需要帮助。”

---

[1] 1950-1954年间，美国国内反共、反民主逆流的典型代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反动分子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是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好了，我准备去看电视了，”伊格内修斯生气地说，“瑜伽熊节目就要开始了。”

“等一下，孩子，”雷利夫人从地板上站起来，从毛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马尼拉纸信封，“这是你的信，今天到的。”

“哦，是吗？”伊格内修斯急切地问，紧紧拽着小小的褐色信封，“我想你现在应该已经背得出里面的内容了吧？”

“你最好去水槽洗一下这些抓痕。”

“这不急，”伊格内修斯边说边撕开信封，“玛娜·明科夫明显是迫不及待地给我回信了。上一封信里我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

雷利夫人盘着腿坐着，她难过地晃着她那白色的袜子和那双破旧的黑漆皮软底鞋；而她儿子的蓝黄眼珠子正在扫着信的内容。这一次，信是写在一个梅西百货商店的购物袋上。

先生：

好吧，终于接到你的来信了，伊格内修斯，而且是一封非常非常令人恶心的信。我一点也不喜欢信纸上“莱维制裤厂”的抬头。可能这是你想出来的，反犹太人的恶作剧。不过幸运的是，这种水平的攻击已经伤不到我了。我从来没想到你竟然可以变得这么低俗。吸取教训，好好生活吧。

你对于演讲的评论让我看到了一种嫉妒眼红的情绪，我很惊讶像你这样自称“胸襟宽广”、“不受约束”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态度。我的演讲已经吸引了几位热心人士的关注，其中有一位还承诺一定会来（还会带几位聪明的朋友一起来）。他是我在杰罗姆大街交通高峰时，认识的

一位新朋友。他叫盎格，非常出色，是肯尼亚来的交换留学生，如今他在纽约公立大学写博士学位论文，他的研究方向是十九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者。当然，你是理解不了的，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成为盎格这样既聪明又热情的人。我可以静下来，听他讲几小时的话。他非常认真严肃，也从来不像你那样总是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盎格的话都非常有意义，他不仅真实，而且充满活力，很有男子气概，又非常进取。他撕开现实，将欺骗人的面纱扯到一边。

“哦，上帝呀！”伊格内修斯吸了吸口水，“那个小荡妇被一个茅茅<sup>①</sup>占了便宜。”

“什么意思？”雷利夫人狐疑地问。

“你把电视打开，让它热热身。”伊格内修斯心不在焉地回了一句，继续如饥似渴地看信。

他和你一点都不像，你可以想象得到。他还是一个音乐家和雕塑家，他每一分钟时间都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创作和感知。他的雕塑作品充满了生命力与存在感，仿佛随时都要跳起来攫住你。

不过，你的来信至少证明了你还活着，如果你所做的一切也算“生活”的话。你那些进入“食品商业领域”的谎言，又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对我父亲从事饭店餐饮供应业的一种攻击吗？如果是这样，这招对我也管用，因为我和我父亲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分歧了好几年。让我们

---

[1] “茅茅”是肯尼亚最大的族群，即基库尤族（Kikuyu）的农民运动。

面对现实吧，伊格内修斯。我上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无所事事，一天到晚躺在房间里等着发霉。你对于我的演讲所表现出的敌意，正证明了你的失败感，你的一无所成，以及精神上的无能。

“这个自由主义小荡妇肯定和一匹特别大的种马干了一场。”伊格内修斯怒不可遏地嘀咕道。

“什么？你说什么，孩子？”

伊格内修斯，你马上就要遭遇一场严重的精神崩溃。你必须做点什么。就算是去医院做志愿者，也能将你从冷漠的泥潭中拔出，说不定还对你的幽门和其他症状也有好处。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走出那间子宫一般的屋子，出去散散步，伊格内修斯。看看绿树和小鸟，你会意识到生命无处不在。你的幽门经常闭合，我猜那是因为它觉得自己是在一具死亡的身体里。敞开你的心扉吧，伊格内修斯，这也将会开启你的幽门。

如果你做了任何性梦，回信的时候一定要详细描述一下。我或许能为你解读一下其中的含义，帮助你度过眼前的心理性欲危机。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很多次，你肯定会经历这样一个精神困扰阶段的。

我想你可能有兴趣知道，我刚刚在《社会革命》上看到路易斯安那的文盲率居美国之首。赶紧从乱七八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吧，现在还不算太迟。我真的不介意你对演讲的评论，我非常理解你的状况，伊格内修斯。我的治疗小组成员正非常热切地跟进你的案例（我一章一章地向他们解释，从你的偏执幻想开始，并加入一些背景评论），他们都在积极地研究你。如果不是因为演讲的事太忙了，我肯定会展开一次早

就计划好的考察旅行，然后亲自过去看你。坚持住，直到我们再见面的一刻。

玛娜·明科夫

伊格内修斯狠狠地把信折起来，又把梅西百货商店的购物袋揉成一团，用力地丢进垃圾桶里。雷利夫人看着儿子涨红了的脸，问道：“你那个女孩又想怎么样？她现在在干什么呢？”

“玛娜准备在公共场合给一群不幸的黑人演讲。”

“那不是太糟了吗？你一定要交好的朋友才行，伊格内修斯。这些黑人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孩子。他们的路也不好走。生活是很艰难的，伊格内修斯。你以后就知道了。”

“非常感谢。”伊格内修斯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说道。

“你知道那个在公墓卖果仁糖的黑人妇女吗？啊，伊格内修斯，我觉得她特别可怜。那天，我见她穿了一件很小的布大衣，上面都是洞，外面又很冷。我就问她：‘嘿，甜心，你要是只穿这么件薄布外衣，会得重感冒而死的。’她就说……”

“停！”伊格内修斯怒不可遏地吼道，“我现在可没心情听对话故事。”

“听我说，伊格内修斯。那位女士真的非常可怜。她说：‘噢，我不介意冷点，甜心。我已经很习惯了。’是不是很勇敢？”雷利夫人激动地看着伊格内修斯，想得到儿子的赞同，结果只看到他讥笑她。“那不是令人感动吗？所以，你猜我干了什么，伊格内修斯。我给了她二十五美分的硬币，说：‘拿去，亲爱的，给你的孙子孙女买点小玩意儿。’”

“什么？”伊格内修斯气炸了，“所以这就是我辛辛苦苦赚的钱的去向喽？我在大街上都快变成要饭的了，你却大把大把地把钱扔给骗子。那个女人的衣服只不过是诡计，她在公墓那边占了一个这么有利的，好赚钱的位置，赚的钱肯定是我的十倍都不止。”

“伊格内修斯！她已经那么潦倒了，”雷利夫人难过地说，“我希望你能像她一样勇敢。”

“我懂了，现在我被拿来和一个堕落的、年老的女骗子作比较。更糟的是，我还比不上她。我自己的妈妈怎么能这么侮辱我。”伊格内修斯一掌拍在油布上，“好了，我受够了。我现在要去客厅看瑜伽熊节目了。在你喝酒的间隙，给我拿点点心来。我的幽门迫不及待需要安抚。”

“对面给我闭嘴！”安妮小姐透过百叶窗尖叫道。这时候，伊格内修斯正在收拾自己的工作服，大步流星地往客厅里走去，他脑袋里想着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发起一场新的攻势，迎战玛娜那个小荡妇的无耻行径。民权运动因为工厂工人的叛变而以失败告终，在政治与性领域，肯定还有一些其他方法能发动进攻，政治优先。这项计划值得他花费全部的精神力。

拉娜·李坐在一张高脚凳上。她穿着一条棕褐色的山羊皮裤子，双腿交叉着，强健的臀部将凳子牢牢地钉在地板上，并指使它支撑着自己竖得笔直的身体。当她轻微移动的时候，屁股下方的肌肉就活动开来，防止凳子有一丝一毫的晃动和倾斜。坐垫上的肌肉也舒展开来，紧紧地抓住垫子，把后背竖起来。多年的练习与应用已经让她的臀部变得格外多功能，格外灵活。

她总是惊叹自己拥有这么曼妙的身体。她免费得到了它，而且任何买来的东西都比不上自己的身体这么有用。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拉娜也会变得多愁善感，甚至虔诚。这时候，她正感谢上帝造就她这么一个美好的身体——她忠诚的朋友。而且为了回报这一礼物，她精心地照料着它，为它提供专业的服务与维护，就像保养一台机器那样精准，分毫不差。

今天是达莲娜第一次穿上演出服彩排。几分钟前，达莲娜拎着一个巨大的衣箱进来了，然后就钻进后台准备去了。拉娜看着达莲娜放在舞台上的道具：木匠给她做了一个衣帽架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每根柱头上不是挂钩而是大大的指环，并且三个环串在一条条链子上，错落有致地从架子顶部挂下来。看到眼前的场景，娜拉并不怎么乐观，不过达莲娜说穿上演出服，这一切就都会熠熠生辉。拉娜认为自己没什么好抱怨的，她还挺高兴琼斯能说服自己给达莲娜演出的机会。她在演出上花的钱更少，而且她必须得承认那只鸟很不赖——简直就是个技艺纯熟的专业级表演者，几乎能够弥补人类搭档的缺陷与不足。这条街上其他酒吧或许要弄只老虎、猴子、蛇之类的来吸引顾客，“欢乐之夜”的“鸚鵡计划”就要呼之欲出了。拉娜对于人性某一方面的特殊知识的了解告诉她，“鸟的生意”可能会做得很大。

“行了，拉娜，我们准备好了。”达莲娜从后台喊道。

拉娜转过头去看着琼斯，他正在烟雾缭绕和尘土飞扬中扫地。她吩咐道：“去把唱片放上。”

“不好意思，周薪二十还想让人放唱片，哇哦！”

“放下扫把，去留声机那边，别等我叫警察哦。”拉娜吓唬道。

“你快点从凳子上下来，把留声机打开，别等我打电话叫警察，让

他们好好查查你那个突然消失的孤儿朋友。呼呀。”

拉娜盯着琼斯的脸，可是他的眼睛躲在烟雾和墨镜后面没法看清。

“你什么意思？”拉娜终于开口问道。

“你唯一能给那些孤儿的东西就是梅毒。哇哦！不要再跟我提什么见鬼的放唱片，要是我查明白了这起孤儿的案子，我马上会自己打电话报警。我真是厌倦了在这个妓院里工作，拿比最低工资还低的薪水，又整天要被人挟持。”

“嘿，伙计们，音乐呢？”达莲娜从后台急切地问。

“你能给条子们什么证据？”拉娜问琼斯。

“嘿！你那些孤儿确实很可疑。哇哦！我一直都这么觉得。好吧，如果你打算报警抓我，我也打算向警察举报你。哎呀，看来警局里的电话真要响个不停了。哎呀，现在让我安安静静地擦地拖地，唱片机这种玩意儿对我们黑人来说太先进了，我很可能会把你的机器弄坏了。”

“我倒是很想看看像你这么个到处惹事的流浪汉，警察会不会相信你，特别是在我告诉他们，你对我的收银机动手动脚以后。”

“出什么事了？”达莲娜在帘子后面发问。

“我唯一动手动脚的就是那个装满脏水的拖把桶。”

“如果是我和你进行比较的话，警察肯定已经盯着你了，他们只需要像我这样的老朋友说一两句话，就能把你抓起来。你和我，你觉得他们会相信谁？”拉娜看着琼斯，知道对方的沉默就是答案，“好了，现在给我把留声机打开。”

琼斯不情愿地把扫把扔到一边，放起了《天堂里的陌生人》这张唱片。

“好了，大家，我们来了。”达莲娜大叫一声，蹦上了舞台，胳膊上

站着一只美冠鸚鵡。她穿着一條橙色的低胸絲制晚禮服，亂蓬蓬的頭髮頂上別着一朵大大的假蘭花。接着她對着架子笨拙地做了幾個搔首弄姿的動作，那隻鳥就在她胳膊上搖搖晃晃。然後，她一隻手握住架子的頂端，做了一個非常可怖的動作——她用臀部蹭着架子，發出一聲嘆息：“哦。”

她把鸚鵡放在最低的那個指環上，接着它就用喙和爪子往高處爬，爬到上面一個指環上。這時，達蓮娜便蹦蹦跳跳地繞着架子瘋狂地轉起圈來，等鳥兒爬到她的腰際時，她把縫在衣服一側的指環掏出來。鸚鵡猛地用嘴銜住指環，達蓮娜的衣服撲地一聲裂開了。

“哦，”達蓮娜嘆息着，跌跌撞撞地跑到小舞台邊上，向觀眾展示那裂開的衣服裏面的內衣，“哦，哦。”

“哇哦。”

“停下，停下。”拉娜尖叫着從凳子上跳下來，一把關掉了留聲機。

“嘿，有什麼問題嗎？”達蓮娜無辜地喊道。

“表演太遜了，這就是問題。你那穿着簡直就像拉皮條的。我希望我酒吧裏的演出是優美的、高雅的，我是做正經生意的，懂嗎？白痴。”

“哇哦！”

“你穿着那條橙色的裙子就像個妓女，還有你一直發出什麼聲音哪，太淫蕩了。你活像一個喝醉酒的女色鬼醉倒在小巷子里。”

“可是，拉娜……”

“那隻鳥還不錯，你，太遜了。”拉娜抽出一根煙放在珊瑚色的唇瓣間，點燃吸了一口：“我們一定要重新構思整個演出。你那身體是不是有什麼毛病？我了解這一行，脫衣舞娘是對女性的侮辱。那些怪胎跑到這兒來，可不想看到一個妓女被侮辱。”



“嘿！”琼斯对着拉娜·李喷了口烟，“我还以为你说上这酒吧来的都是又优美又高雅的人呢。”

“闭嘴，”拉娜喝道，“听着，达莲娜，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一个妓女。这些垃圾想看到的是一个甜美的、纯洁的处女被侮辱、被脱光衣服。你一定要动脑子，看在耶稣的面子上，达莲娜，你一定要纯洁。我希望那只鸟开始脱你衣服的时候，你要表现得像一个优美的、高雅的女孩子。”

“谁说我不高雅？”达莲娜气愤地问。

“行，你高雅，那就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呀！这才是戏剧，这样才有看点，他妈的。”

“呼呀，‘欢乐之夜’肯定能凭这段表演获个奥斯卡奖。那只鸟也是。”

“你给我扫地去。”

“马上，郝思嘉小姐。”

“等一下，”拉娜尖叫一声，像个十足的音乐剧导演。她对这一行戏剧性的一面总是乐在其中：表演啦、摆造型啦、构想场景啦、指导表演啦。“有了！”

“有了什么？”达莲娜问。

“主意啊，笨蛋，”拉娜答道，把香烟叼在嘴里，就像导演对着扩音器发号施令一样，“现在看看我的构想，你就扮成南方美女的样子，一个从传统南方来的甜美少女，在庄园里养了一只鸚鵡作宠物。”

“嗯，我很喜欢这个主意。”达莲娜兴致高昂地说。

“你当然喜欢了。现在听我说，”拉娜开始动起脑筋来。这场演出将成为她的舞台杰作，那只鸚鵡也很有明星潜质。“我们会给你穿上大大

的庄园小姐裙子，加上衬裙啦、蕾丝啦，还有一顶大遮阳帽和一把阳伞，非常高雅。你的头发就打成小卷垂在肩上。你刚刚从一个舞会回来，舞会上很多南方绅士都想请你吃炸鸡呀，猪头肉呀，不过你都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位淑女，见鬼。你走上台，舞会刚结束了，不过你仍然保持着矜持。然后你带着你的小宠物，想跟它道晚安，你对它说：‘舞会上有很多美男子，甜心，不过，我仍然保持着矜持。’然后这只见鬼的鸟就开始剥你的衣服。你非常震惊，你惊讶万分，你是纯洁的，但是你太优雅，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幕，懂了吗？”

“这太棒了。”达莲娜赞叹道。

“这就是戏剧。”拉娜纠正道，“好了，让我们试一下，音乐，小伙子。”

“哇哦！现在我们真的回到了种植园时代，”琼斯把指针放在唱片的头几道槽里，“我都被弄傻了，不敢在这个可怕的妓院里开口了。”

达莲娜矫揉造作地走上舞台，故作端庄地款步前行，嘟起嘴唇做出玫瑰花苞的形状，然后说：“那儿有很多美男子，甜心，不过……”

“停下！”拉娜吼道。

“再给我一次机会，”达莲娜哀求道，“这是我第一次演出，我一直是练习做个脱衣舞娘，又不是演员。”

“你连这么简单的台词都记不住？”

“达莲娜得了‘欢乐之夜’的通病，”琼斯在舞台前制造出更多的烟雾，“薪水又低，又老是受恐吓，我觉得那只鸟很快也会得这病的，然后它就会又叫又跳，从架子上掉下来。哇哦！”

“达莲娜是你死党，不是吧？我总看见她送杂志给你，”拉娜生气地说，“这场演出不都是你的主意么，琼斯。你真的确定你想给她一次机

会上台表演？”

“当然啦。哇哦！有人需要在这个地方有点突破。不管怎么说，这个表演很有档次，一定能吸引很多生意的。而我也可以加薪了，嘿！”琼斯笑成了一轮黄灿灿的月牙，下半张脸都笑歪了，“我可是把所有希望都押在这只鸟身上了。”

拉娜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它既可以招徕生意，又能打击琼斯。她已经让这家伙逍遥太久了。

“好，”拉娜对他说道，“现在听我的，琼斯。你想帮助达莲娜，觉得这是场不错的表演，是不是？我记得你说过达莲娜和那只鸟肯定会招来大笔生意的，我需要找个保安。好吧，我的确有个保安了，那就是你。”

“嘿！我可不想拿着最低工资，晚上还来这里干活。”

“开业那晚你必须得来，”拉娜心平气和地说，“你得出去站在人行道上，我们会给你租一套服装，让你打扮成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南方门卫。你就负责吸引顾客进来，懂了没？我希望看到一屋子的客人看你朋友和那只鸟的表演。”

“去死。我不干了。可能你想要把郝思嘉和她的老鹰放到舞台上，不过你可别想让我出去站在那儿。”

“警察局肯定会收到一份报告哦。”

“那他们也会收到另一份关于孤儿的报告。”

“我可不这么认为。”

琼斯心里明白她说的是真的，最后，他终于妥协了：“好吧，开业那晚我会来的，我会带几个人，然后让你的店关门大吉，我就专门带那

个肥妈和她戴绿帽子的儿子这样的人进来。”

“我真想知道他去哪儿了。”达莲娜说道。

“闭嘴，再背一遍台词给我听，”拉娜恶狠狠地吼道，“你朋友会看着你‘有突破’的，他会帮助你，达莲娜，把你最好的地方发挥出来给你朋友看。”

达莲娜清了清嗓子，一字一顿口齿清楚地说道：“舞会上真的有不少美男子，甜心，不过我还是保持着矜持。”

拉娜一把把达莲娜和她的鸟扯下舞台，把他们推到过道上。琼斯听见过道里传来大声争吵和哀求的声音，接着是响亮的一声——一个巴掌扇在某人的脸上。

他走到吧台后面拿了一杯水，正考虑着怎样的破坏手段能把拉娜·李彻底了结。酒吧外面，鸚鵡嘎嘎地叫着，而达莲娜则嘤嘤地哭泣道：“我不是演员，拉娜，我都告诉过你了。”琼斯低头一看，发现拉娜不小心忘了关好底下小柜子的门。整个下午她都在忙着达莲娜带妆彩排的事。琼斯蹲了下来，头一次在“欢乐之夜”摘下了墨镜。虽然酒吧里光线很昏暗，但一开始他的眼睛还是有点适应不了强一点的光线，光线下他看清了吧台后面地板上的尘垢。他又看了一眼那个小柜子，里面整齐地放着十来个用牛皮纸包好的包裹。角落里，放着一个地球仪、一盒粉笔以及一本很大、看起来很贵的书。

他可不想从柜子里拿走什么东西，破坏他宝贵的发现。拉娜·李有着鹰一般的眼睛和灵敏的鼻子，一点差错她肯定一下子就能察觉到。他想了一下，从收银机里拿出一支铅笔，沿着那一叠包裹，在包裹边角处用极小的字写上了“欢乐之夜”的地址。就像瓶中信一样，这个地址可

能会给他带来什么回音，说不定就是一个专业的、出色的破坏高手。琼斯想，牛皮纸包裹上的这个地址，说不定就和枪上的指纹一样具有破坏力呢。这里面肯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他把包裹小心翼翼地放回柜子里，按原来的样子摆好，接着又把笔放回收银机里，喝光了杯子里的水。他又盯着柜门研究了一会儿，决定还是保持刚发现它时的角度，让它敞开着好了。

他从吧台后面走出来，继续懒懒散散地扫着地。这时，拉娜、达莲娜还有那只鸟——看起来像个无法无天的暴民——从过道冲了进来。达莲娜头上的兰花掉了下来，那只鸟身上稀稀拉拉的羽毛都竖起来了，不过拉娜·李竟然还是非常体面整洁，就像一场飓风横扫而过，却奇迹般地漏了她一样。

“好了，达莲娜，”拉娜一把抓住达莲娜的肩膀，“你到底准备说什么？”

“哇哦！你还真是个体贴的导演。如果你去拍电影的话，估计戏里一半的演员都死了。”

“闭嘴，给我专心扫地，”拉娜对琼斯喝道，摇了摇达莲娜，“现在快点说，蠢货。”

达莲娜绝望地叹了口气，说道：“舞会上有很多美男子，甜心，不过我仍然保持着矜持。”

曼库索巡警倚在长官的办公桌前，气喘吁吁地说道：“您、一定要把我从那间厕所里、弄出来，我、不能呼吸了。”

“什么？”长官抬起头来，看着眼前这个憔悴的小个子，看着眼镜后

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白色山羊胡子后面干裂的嘴唇。“你怎么回事啊，曼库索？为什么不能像个男人一样站直身体呢？感冒了？警队成员怎么会感冒，警队里的人都很强壮的。”

曼库索巡警咳嗽着，唾沫星子弄湿了山羊胡子。

“你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在汽车站抓到一个可疑分子。记得我说过什么吗？你得待在那儿，直到你抓到人为止。”

“我、会得、肺炎的。”

“那就吃几片感冒药。赶紧给我出去，抓到后再回来。”

“我、阿姨说、要是我继续待在厕所里，我肯定会、死的。”

“你阿姨？你这么个大男人了还要听阿姨的话？天哪！曼库索，你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啊？阿姨，那些孤零零地坐在脱衣舞夜总会里的老女人才是阿姨。你是不是参加了姐妹会还是什么的。给我直起身子来。”长官仔细看了看眼前这个可怜的人儿，他在一阵猛烈的咳嗽之后，身子还在不停地颤抖着。长官可不想弄出人命，还是给曼库索一段考察期时间，然后把这家伙踢出警队比较好。“好吧，你不用再去汽车站了。回到大街上，晒晒太阳去吧。不过你听着，我给你两周时间，如果你到时再不给我抓个人回来，你就会被开除了，懂了吗，曼库索？”

曼库索巡警一边点头一边吸着鼻子。

“我、一定、努力，我、一定、给您抓到人、回来。”

“别这么在我跟前晃了，”长官尖叫起来，“我可不想被你传染上感冒。给我直起身来，出去，吃点感冒药，喝点橙汁。天哪。”

“我、一定给您、抓到人。”曼库索巡警又呼哧呼哧地说，显然比刚才更没说服力。然后他穿着他那身新道具服，轻飘飘地走开了。这是长

官对他的最后一场恶作剧，他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身上穿着圣诞老人的服装。

伊格内修斯不理睬妈妈砰砰的敲门声，也不管她在客厅里大喊大叫——因为他今天只带回家五十美分的薪水。他把桌子上的笔记本、溜溜球以及橡胶手套往地上一扫，打开日记开始奋笔疾书：

亲爱的读者：

一本好书是大师精神的生命源泉，能在未来长远的岁月里被悉心地保存、珍藏。

——弥尔顿

克莱德畸形的（而且我怀疑具有危险性的）脑袋又想出了一项新举措，进一步侮辱我已经微不足道的存在。一开始，我以为自己找到了第二个父亲——这个香肠中的沙皇、肉饼中的大腕。不过，他对我的憎恨与嫉妒也一天天增加；我敢肯定，它们最终会完全占据他的心灵，将他彻底毁灭。我魁梧的体型、精妙的世界观、一举一动所流露出的体面与品位、我身处当今社会泥沼却依旧保持着优雅，这一切都让克莱德既困惑又惊恐。现在，他又贬我去法国居民区干活，这个藏污纳垢之所包藏了一切人类最出格、最堕落的罪恶，并且恐怕还增加了几样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罪恶变体”。在我看来，它就是索霍区<sup>[1]</sup>以及南非某些暴乱的

---

[1] 伦敦名声较差的街区。

区域，只不过又添了美国的“保持活跃精神”和“什么都知道”的特性。如今它正蓄势待发，要在多样性和想象力上，赶上和超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类堕落之极限。

所以很明显，法国居民区对于你们洁身自好的、谨慎的、易受影响的年轻上班男孩来说，是多么不适宜的工作环境啊。难道爱迪生、福特、洛克菲勒也经历过这样的厄运吗？

可是，克莱德恶魔般的脑袋还不能满足于这样轻易的侮辱。我还必须要招待克莱德口中所说的“游客”，所以我就必须穿上道具服工作。

（从我第一天在新路线上遇到的顾客来判断，他们和我在商业区做生意碰到的老流浪汉也没什么差别。这些人肯定是斯特诺<sup>[1]</sup>喝多了，迷迷糊糊地跑到了这个地方。而在克莱德陈腐的脑子里，这些人就是“游客”了。我非常怀疑克莱德有没有见过那些悲惨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从天堂卖家买过东西维持生存。我就在其他小贩——大多数都是萎靡的、病恹恹的流动小贩，名字叫什么伙计、兄弟、家伙之类的——和我的客人之间游走，明显我被一群失落的灵魂给包围了。不过，自我是我们这个世纪巨大的失败，这一简单的事实倒给他们抹上了一层精神上的光辉。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们是一群失败的可怜虫，他们同时也是我们时代的圣人：拥有一双褐色眼睛的老黑人有种残破的美；在德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荒原上任人践踏的流浪者；一无所有的佃农在老鼠泛滥的都市廉价租房中寻求容身之所……）

（不过，我真的希望，我不用靠卖热狗讨生活。我写作的稿费能给

---

[1] 明胶状甲醇。



我带来一些薄利。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展开巡回演讲，跟着那个可怕的玛娜·明科夫——此人对于品位与尊严的诋毁，我已经详细地向亲爱的读者们描述过了——来清理她在各个演讲礼堂里播下的无知、色情的种子。不过，也许在她的第一批听众中会有几个厉害的角色，把她从讲坛上扯下来，对着她的敏感部位痛打一顿。不过，不管他们具有怎样的精神品质，对于身体舒适度来说，法国区贫民窟的档次还是太低了。我严重怀疑我魁梧又优美的躯体能不能轻易塞进小巷子里睡觉。我肯定选择去公园的长凳上睡。所以，我的体型就决定我不可能在我们文明的构架中堕落得太深。[毕竟，我不相信一个人一定要沉到最底层才能客观地看待周围的社会。我们不应该追求笔直地往下走，而是可以水平地往外走，直到你获得足够的距离与客观度，同时，也不排斥获得基本的生存舒适度。我身处时代的边缘，而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母亲灾难性的酗酒恶习将我猛地推入当代生存热潮。说实话，我必须承认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情势恶化得很快。明科夫，我冷却的火焰，已经把矛头转向了我；甚至是我的妈妈，我毁灭的源泉，也开始对挣钱养她的儿子露出了尖利的牙齿。我的命运循环真是坠得越来越深了。哦，命运女神，你这个任性妄为的小妖精！]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缺乏食物与舒适不但不会使灵魂更为崇高，反而会在身体的经络血管内制造一种焦灼的冲动，让你除了买东西填饱肚子之外，什么都想不起来。所以尽管我有着丰沛的内心生活，但我也必须有足够的食物与舒适感。)

现在还是回到正题：克莱德的报复。以前在法国居民区卖热狗的那个小贩，穿的是套不怎么正宗的海盗服，这算是天堂卖家对新奥尔良的民间传说与历史的致敬，也是一次克莱德式的尝试——把热狗和克里奥

尔神话<sup>[1]</sup>联系起来。在修理厂里，克莱德强迫我穿上试试。不过很显然，这套服装是为上一个患结核病的小贩发育不完全的身形量身定做的，不管是拉也好、推也好、吸气也好、硬塞也好，反正都没办法把它套进我结实的身体。所以，我们只好寻求某种妥协。我在帽子上系上那条红棉海盗围巾，在左耳耳垂上按上一个金色的耳环，那种又大又廉价的铁环；我又用大头针把一把黑色的塑料弯刀别在我白色工作服的一侧。算不上一个成功的海盗——你可能会这么说。不过，我从镜子里看了一下，不得不承认我的扮相看起来非常戏剧化，非常吸引人。我挥动着那把弯刀冲着克莱德喊道：“走上甲板来，舰队司令！”可我应该料到，对于他那样一个缺乏想象力的、香肠一样的脑袋来说，这样的行为太过火了。他马上警觉起来，拿着剪刀一样的叉子攻击起我。好一会儿，我们就在修理厂里冲来冲去，像两个夸张的剑手，叉子和弯刀疯狂地相击。不过看着眼前这个发了疯的麦修斯拉<sup>[2]</sup>挥动着长长的大叉子，我意识到自己的塑料武器可不是对手。而且我又意识到克莱德正处于最癫狂、最糟糕的状态，于是我想尽快结束这场小决斗，我大声喊着抚慰的话，又恳求停战，最后我都投降了，可他还是穷追不舍。我想，恐怕是我的海盗打扮太成功了，以至于让克莱德误以为我们重回了旧时的新奥尔良，在那个浪漫的时期——绅士们在二十步内解决热狗的尊严问题。就在那一刹那，我精妙的脑袋灵光一闪，我知道——克莱德真的想要杀我，而且他有完美的借口：自卫。我简直是自寻死路。不过幸好这

---

[1]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人后裔。

[2] 《圣经》中著名的长寿者。

时我摔倒在地上。我退到一辆推车跟前，失去了一直岌岌可危的平衡力，一头栽倒在地。虽然我重重地撞到了头，却还是坐在地上，故作轻松地喊道：“你赢了，先生。”接着，我默默地向亲爱的命运女神致谢，感谢她将我从死亡的魔爪中救出，不让我死于一只生锈的叉子。

我迅速拉起车子，逃出了修理厂，往法国居民区进发。沿途许多行人都对我的“半套海盗装”给予了关注与喜爱。我的弯刀在身子一旁咄咄作响，我的耳环从耳垂上挂了下来，摇摇晃晃，我大红色的围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鲜艳得简直可以吸引一头公牛。我步伐坚定地穿过闹市区，心里无比感激我能够侥幸活下来，我全副武装地朝一切在法国居民区等待我的恐怖事物前进。一路上，我贞节的粉红嘴唇中溢出很多祷告，部分是感谢，部分是恳求。我向圣马图林祷告，这个癫痫与疯狂的治愈圣人能够帮助克莱德先生（马图林恰好也是小丑之守护圣人）。至于我自己，我给隐士圣马德里克斯捎去了问候，希望他可以让我免于肠道紊乱的困扰。

再想想刚刚差点被死亡所召唤去，我不禁想到了我的母亲。我经常在想，要是我为了替她的过错，为了帮她偿还赔偿金而不幸横死，她会怎么样呢？我可以想象她参加葬礼的样子，在某个可疑的殡仪馆地下室，举行了一个又简陋又低廉的仪式。她悲伤欲绝，眼泪不停地从红肿的眼睛里往下淌，说不定还会疯狂地将我的遗体从棺材里扒出来，尖叫道：“不要带走他！为什么最甜美的花朵总是这么早从枝头凋零？”而整场葬礼也会变得像马戏团一样热闹，因为我妈妈一直用手去堵我脖子上被克莱德先生用叉子戳出的两个洞，嘴里不时地念叨着没人听得懂的希腊式诅咒，发誓要报复。我想，肯定也有一些人会来参加葬礼，不过

在妈妈的导演下，这出悲剧肯定会演变成一出闹剧。她肯定会从我毫无生气的手里抓过那枝白色的百合花，将它折成两段，对着参加葬礼的哀悼者、好心人、司仪神父以及围观的人群哭喊道：“看，伊格内修斯就像这朵花一样，被摧毁了，被夺走了。”然后她再把花扔回棺材里，不过她虚弱无力的胳膊只把花扔到我惨白的脸上。

所以，为我的妈妈，我向卢卡的圣思蒂祈祷，这位圣女一生都是女仆的身份，并且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简朴生活。我希望她能够帮助母亲战胜酒精，不再半夜酗酒胡闹。

在断断续续的祈祷中，我感到自己强大了起来。我听着身旁的弯刀啪啪作响，它就像一把道德的武器，激励着我向居民区进发，每一声仿佛都在说：“要有信心，伊格内修斯，你拥有一把可怕迅疾的利剑。”我开始觉得自己就像个奔赴战场的战士。

最后，我终于穿过了运河大街，假装没看到所到之处人们注视的目光。居民区狭窄的街道在前面等待着我。路上有个流浪汉向我要热狗，我挥了挥手摆脱了他继续大步前进。不过很不幸，我的脚步没法跟上我灵魂的速度。我脚踝以下的组织都狂乱地叫着需要休息与抚慰，于是我把推车停在路边，在一座老房子面前坐了下来。我头顶上是一个破旧的阳台，如同寓言中邪恶森林里一枝黑暗的树枝在头顶摇晃。更有象征意味的是，一辆欲望之公车急匆匆地从我身边驶过，排出的尾气简直让我窒息。我闭上眼睛进入冥想，以获得力量。我肯定就这样昏昏睡过去了，因为我记得我是被粗鲁地弄醒的，我睁开眼睛发现身边有个警察正用脚尖踢我的肋骨。我怀疑我的体味一定特别能吸引当地的注意。谁会在乖乖地等自己妈妈的时候被警察缠上？谁会因为把一只无助的小猫从

阴沟里抱出来就被投诉了？看起来我似乎特别能吸引警察、卫生局人员一类的人。有一天，这个世界一定会让我遭遇更加荒唐的厄运。我就等着某天我被人拖到一个装着空调的地下监狱，让我待在那里面对着荧光灯和隔音墙度日，因为我讥讽一切在他们麻木的心灵中觉得珍贵的东西，而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我站直身子——我的高度本身就令人惊叹——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无礼的警察，扔下一句足以摧毁他的评论，不过很不幸，我的话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接着我推着车子深入这个街区。由于午饭时间刚过，并没有什么人在街上走动。我猜，这个区的居民们这会儿正躺在床上，还没从前一晚那些不体面的行为中恢复过来呢。估计很多人都需要接受医药治疗：被撕破的伤口需要缝上一两针啦，生殖器官需要疗伤啦。我只能想象有多少双无神的、惨淡的双眼正躲在百叶窗后面窥视着我。我尽量不去管它，可我已经觉得自己就像是肉市场里一块可口的肥肉——不过百叶窗后面没有人向我发出诱惑的召唤。很明显，这些在黑暗的公寓里隐隐作痛的邪恶脑袋，有更加精妙的引诱方法。我觉得至少应该有张纸条什么的会从窗子里飞下来。结果一个冰冻橙汁罐头从一扇窗里面飞出来，差点砸在我身上。我蹲下身把罐子捡起来，想研究一下这个空的锡罐头有没有传达出什么讯息，不过罐头里只有一点点喝剩的浓缩果汁从我手掌里滴下来。这传递了什么低俗下流的信息吗？我还在盯着罐头飞出的窗口，思考这事的时候，一个老流浪汉走近推车，想要一根法兰克福香肠。我嘟哝着卖了一根给他，并悲伤地得出总结：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工作总是令人分心。

当然，这会儿，飞出罐头的窗户早就关得严严实实了，我推着车沿

着街道又走了两步，回头继续盯着那扇紧闭的窗子，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迹象。我经过的很多房子里都传出了狂野的笑声；很明显，这些房子的居住者正沉溺于某些淫荡的勾当，并以此为乐。我试着让自己纯洁的耳朵不去理会这些恐怖的笑声。

一群游客正在街上闲逛，拿着相机，墨镜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们看见我之后，停了下来，操着浓重的中西部口音问我愿不愿意照张相。他们可怕的英语像打谷机一样折磨着我娇嫩的耳膜（打谷机的声音肯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难听）。我很高兴他们的态度是如此热情，就同意了。接下来几分钟，他们疯狂地按下快门，而我就照他们的要求摆出各种巧妙的姿势。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造型就是，我站在热狗车前，就像它是我的海盗船一般，我把塑料弯刀舞得气势恢宏，另一只手则抓着车子的手柄。作为高潮，我试图爬上去站在车子上拍照，不过我敦实的身躯显然让这辆脆弱的小车不堪重负，它开始在我脚下滑动起来，不过游客中几位男士好心地拉住了车子，把我扶了下来。接着他们一边继续疯狂地到处拍照，一边慢慢地走开了。我听到有位好心的女士说道：“这不是很惨吗？我们应该给他点钱。”可是很不幸，其他人（肯定都是右翼保守主义分子）没有一个响应她做善事的意图。他们铁定想着，扔给我几个钱就代表着对福利状况持肯定票，所以他们宁愿不予理睬。“他只会拿着这些钱去买酒。”一个尖嘴猴腮的女士拖着浓重的鼻音对她的朋友传达着她的真理智慧，一看她的脸，就会看出她像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成员。很明显，其他人也同意这个禁酒会婊子的谎言，一行人继续沿着街走去。

我必须承认如果他们给我钱，我是不会拒绝的。只要是这双雄心壮

志的、努力工作的双手能摸到的每一分钱，你们的上班男孩都会加以利用。况且，这些照片如果拿去参加照片竞赛，还能给这帮中西部乡巴佬赚上一大笔钱呢。所以有一刻，我想着要不要追上去，就在这时，一个难得的讽刺降临了，一个又瘦又苍白的小个子冲着我打了声招呼。他穿着一条百慕大花短裤，腰上别着一个巨大无比的仪器，从镜头可以断定是“西尼玛斯柯普宽银幕电影”相机。我走近一看才发现，他不是别人，竟然是曼库索巡警。当然，我装作别耳环的样子，没有理会那个白痴挤出的虚弱笑容。看来他已经从厕所里刑满释放了。“你好吗？”他继续愚蠢地纠缠着我。“我的书呢？”我面目狰狞地质问道。“我还在读呢，非常好的书。”他哆哆嗦嗦地回答。“你要从中获益，”我警告道，“等你读完的时候，我会让你写一篇书评给我看，分析它对于人性所传达的讯息。”我洪亮的声音还在空气中回响，我便昂首挺胸地走开了。接着，我意识到我没有拉上我的推车，我就又昂首阔步地转过身回去拿（这辆热狗车真是个大麻烦。我觉得我就像被一个弱智小孩缠上了一样，一刻都不能放松警惕。我觉得自己就像只母鸡，孵着一只特别大的锡蛋）。

时候差不多快两点了，我只卖出了一根热狗。你们的上班男孩要想实现理想，必须得加油干活了。这些法国区的居民明显没有把热狗香肠放在小吃列表的最上端；而那些游客来到风景如画、五光十色的新奥尔良老城区，明显也不会大吃特吃天堂卖家的东西。所以，显而易见，用我们当代商业术语来说，我碰到了一个“销售问题”。那个邪恶的克莱德出于报复，把我安排到一条“白象”式的新路线上来——在我们的一次商业会议上他也用过这个词来形容我——憎恨与嫉妒又一次打击到我了。

除此之外，我必须再次应对玛娜·明科夫最新一轮的挑衅。也许这个街区能给我提供一些素材：为了品位与尊严的圣战，也为了神学与几何学。

社会摘记：我最喜爱的女演员主演的一部新片就要在镇上的电影院上映了。近来，她的马戏团音乐剧让我震惊到不能言语。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一下这部被称为“成熟精致”的戏剧。我相信她在畸形与衰湮领域又取得了新高。

健康摘记：体重迅速增加，肯定是因为我亲爱的妈妈越来越讨厌的缘故。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人都会憎恨帮助自己的人。所以，我妈妈也和我对着干了。

未完待续

### 你们受困的上班男孩

一个可爱的女孩正充满期待地看着塔尔克教授，吐气如兰：“我真的很喜欢您的课，我是说，您教得棒极了。”

“哦，是吗？”塔尔克愉快地回答道，“谢谢你的赞赏，我还担心这门课太宽泛了……”

“您对于历史的看法真是非常有活力，非常现代，非常新鲜，有别于传统。”

“我的确觉得我们必须舍弃一些旧的形式和方法，”塔尔克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自命不凡，像个老学究。他应不应该邀请这个迷人的女孩子



和他去喝一杯呢？“历史嘛，毕竟是不断进步发展的。”

“我知道，”女孩说道，睁大了眼睛。有一刻，塔尔克在这一对水汪汪湛蓝的眼睛里迷失了自己。

“我只希望我的学生能对历史感兴趣。说实话，大多数学生对凯尔特人时代的英国历史都没什么兴趣。其实我也不怎么感兴趣。不过虽然我也承认这一点，但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在我的课堂上能够创造一种幽默、亲密的氛围。”

“我知道。”女孩又说，优雅地擦过塔尔克昂贵的粗呢大衣的袖口，伸手去拿她的钱包。被她这么一碰，塔尔克浑身都酥了。这种女孩子才应该来上大学嘛，不像玛娜·明科夫那种可怕的女孩。那个又粗鲁又邋遢的姑娘差点就在他办公室门外，被学院的门卫给强奸了。塔尔克教授只要一想起这位明科夫小姐就直打哆嗦。课堂上，她一有机会就侮辱他、挑衅他、中伤他，还怂恿怪胎雷利加入她的行列，一起进攻自己。他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两个人，事实上，没有一个教员会忘了他们。他们就像两个匈奴人一路扫平罗马。塔尔克闲下来的时候也会想，不知道他们两个结婚没有。这两个人真是绝配。也许他们已经被双双流放到古巴去了。“有些历史人物非常无聊的。”

“非常正确，”塔尔克赞同地说，只要是诋毁英国历史人物的言论他都乐于加入，这么多年来这些人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少鞭笞和折磨。单是追踪他们的信息就让他头痛不已了，他停了停，点燃一支“金边臣”，清了清喉咙中英国历史带来的痰液，说道：“他们犯下了那么多愚蠢的错误。”

“我知道。”女孩看了看化妆盒上的小镜子，眼光黯淡了，声音也阴

沉了下去：“嗯，我不想浪费您的时间来谈论历史，我只想知道两个月前我交的论文怎么样了。我是说，我想知道这门课我能拿什么样的成绩。”

“哦，是啊，” 塔尔克教授含混地应道。他的希望破灭了。这些学生骨子里都一样。这个可爱的女孩子已经变成了一个目光冷硬的生意人，想要试探，想要提高成绩上的利润。“你是交了篇报告吧？”

“是的，我很肯定。放在一个黄色的文件夹里。”

“我找找看在不在这儿。” 塔尔克教授站起身，开始翻书架最上面那堆陈旧的期末论文、报告书、考试卷子。正当他翻箱倒柜的时候，一架纸飞机从一个文件夹里面掉了出来，落在地上。飞机是由练习本纸叠成的，上面线与线之间空得很大。塔尔克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玩意儿，几年前的一个学期，从窗户里莫名其妙地飞进来很多这样的纸飞机。女孩见了，把它捡了起来，展开飞机，发现泛黄的纸上还写了东西。

“塔尔克：你犯有误导、引诱年轻学生之罪。我给你如下判决：用你发育未完全的睾丸上吊自尽。佐罗。”女孩又看了一遍红色蜡笔的字迹，塔尔克还在书架顶端忙着找论文，女孩趁他不注意打开了钱包，把纸飞机丢了进去，扣上了搭扣。

## 第十章

戈斯·莱维是个好脾气的人，也是个守常规的人。他交际广泛，不论是赞助商、训练员、教练还是经理，他都有朋友。在任何球场、体育馆、赛马场，戈斯·莱维都很笃定其中至少有一个熟人。他认识业主、售票员、运动员，甚至每年都能收到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寄来的圣诞卡，这个小贩在巴蒂摩尔纪念球场对面的停车场工作。戈斯·莱维非常受欢迎。

莱维之家则是他在赛季与赛季之间住的地方，那里他一个朋友也没有。圣诞节，家里唯一的标志——唯一体现圣诞精神的气压计，就是两个女儿。她们从大学回来，毫不客气地向他伸手要钱，又威胁他要是他再欺负妈妈就和他彻底断绝父女关系。莱维太太圣诞节的功课不是写礼物单子，而是一张自八月开始受到的伤害和虐待清单。女儿从袜子里拿到的就是这张清单。而莱维太太向女儿要求的唯一礼物就是：攻击她们的父亲。莱维太太简直是爱死圣诞节了。

这会儿，莱维先生正待在家里等春季比赛的开始。冈萨雷斯已经按次序预订好了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的比赛。不过在莱维之家，一切都像是圣诞节的重演。莱维先生想着，要是这一切能推迟到春季赛开

始，自己走了以后再发生那该多好。

莱维太太正让特克西小姐横躺在她最喜欢的黄色尼龙沙发上，往她的老脸上抹护肤霜。特克西小姐的舌头时不时地伸出来，舔到一点嘴唇上沾着的护肤霜。

“看着这幅场景我真的越来越想吐了。”莱维先生说道，“你就不能带她出去吗？外面天气不错。”

“她喜欢这个沙发，”莱维太太回嘴道，“让她享受一会儿吧。为什么你不出去给你的跑车打打蜡呢？”

“安静！”特克西小姐张开满口难看的假牙吼道。那是莱维太太刚刚买给她的。

“听听，”莱维先生抱怨道，“她还真把自己当成主人了。”

“她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你有意见吗？那副假牙给她一点小小的自信心。当然，你连这一点都要责备她。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她这么没有安全感。我发现冈萨雷斯整天都无视她的存在，让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所以在她的潜意识里，她恨莱维制裤厂。”

“谁不恨呢？”特克西小姐说道。

“可怜啊可怜，”莱维先生一再感叹。

特克西嘟囔着，嘴里呼出一些白气。

“好了，废话少说，”莱维先生说道，“我已经让你玩了很久这个荒唐的游戏。这完全没道理。如果你想开一家殡仪馆，我会帮你开。但就是不要在我家里，行吗？现在赶快把她脸上那玩意儿擦掉，我开车把她送回镇上。能不能让我在家的時候安静会儿。”

“哟，你怎么突然这么生气啊。至少你总算表现出了正常人的反应。

这对你来说可不寻常。”

“你做这些就是为了让我不生气吗？你不用这么做也一样可以！现在别再折腾她了，她最需要的就是退休。你这么做就像折磨一只开不了口的动物。”

“我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睡梦中，特克西小姐喃喃自语道。

“听听！”莱维太太激动地叫起来，“你就希望这么把她扔到雪地里？我才让她对我打开心扉。她就像一个标志，象征着你所没有接触过的所有事情。”

突然之间，特克西小姐跳了起来，大叫着，“我的眼罩呢？”

“真是精彩，”莱维先生挖苦道，“就等着她用那口你买给她的五百美元的假牙来咬你吧。”

“谁拿了我的眼罩？”特克西小姐愤怒地大喊大叫，“我在哪儿？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

“亲爱的，”莱维夫人正想说什么，可是特克西小姐已经翻了个身又睡着了，脸上的护肤霜蹭在沙发上。

“看看，你这个神仙教母，你在这个游戏里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我可不会付沙发换料子的钱。”

“对，把你的钱全花在赛马上吧，让这个可怜的人独自挣扎。”

“你最好赶紧把那副假牙从她嘴里弄出来，不然她肯定会把自己的舌头咬下来。那时候就真的糟糕了。”

“说起舌头，你真该听听今天早上她跟我说起格洛利亚的事。”莱维太太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接受所有的伤害和悲剧。“格洛利亚有着最善良的灵魂，这是多年来公司唯一对特克西小姐表示出关心的人。接着，

有一天你突然走进办公室，把格洛利亚一脚踢出了她的世界。我觉得这让她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我相信女儿们一定很想认识格洛利亚，她们一定会问你一些问题的。”

“我想也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真的已经精神异常了。真的没有格洛利亚这个人。如果你一直这么和你的保护人聊天，她一定会把你也拖入她的黄昏地带，然后等苏珊和桑德拉回家过复活节的时候，她们就会发现你胳膊上挽着一个大纸袋，里面装满了破布料，然后躺在按摩器上上下下震动。”

“哦，我明白了。这是你对格洛利亚事件的负罪感在作祟。又是争辩又是憎恶。这一切最终都会变得非常糟糕。戈斯，拜托你少看一场锦标赛，去看看莱尼医生吧。这位医生可以创造奇迹，相信我。”

“然后问问他怎么才能脱手莱维制裤厂。我这周已经和三个房产经纪人谈过了，每个人都说不见过这么难卖的资产。”

“戈斯，我没有听错吧？我是不是听到你说要把你的遗产卖掉？”莱维太太尖叫起来。

“安静！”特克西小姐吼道，“我一定让你们这些人尝到厉害。等着瞧吧。你一定会有报应的，我一定会报复的。”

“哦，给我闭嘴，”莱维太太朝她吼道，把特克西小姐摁回了沙发，她身子一沾到沙发就又开始打起了瞌睡。

“嗯，只有一个人，”莱维先生平静地继续说下去，“这个激进的经纪人给了我一线希望。他和别人一样，开头说：‘现在没人要买制衣厂了，没市场，没前景。你这个厂已经过时了。要维修要更新得花上一大笔钱。它附近的确有条铁路，不过像衣服这样的轻便物品一般都用卡车

运，而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又不好，不方便卡车运输。上高速公路要穿过整个镇。南方的制衣行业正渐渐萎缩，就连这块地也值不了几个钱，附近整个区都变成贫民窟了。’不过，这家伙又说，说不定他能说动哪家连锁超市，把工厂买下来开家分店。嗯，这听起来倒不错。接着，绊脚石又来了：莱维制裤厂周围没有停车场，周围居民的生活水平太低还是怎么的，去不起超市，市场做不大，又是之类之类的。他说，如今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它租出去当仓库，不过仓库的收入也不高，而且这个地方当仓库地理位置也不好，接着他又提到高速公路什么的。总而言之，不用担心，莱维制裤厂还是我们的，就像我们继承了一只马桶一样。”

“马桶？你父亲的心血和汗水就是一只马桶？我明白你的动机了。你就是要毁灭象征你父亲成就的最后一个纪念碑。”

“莱维制裤厂是一个纪念碑？”

“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那种鬼地方工作，”特克西小姐愤愤地说，莱维太太一把把她埋在一堆枕头里，“谢天谢地，可怜的格洛利亚及时离开了那里。”

“不好意思，两位女士，”莱维先生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们两位可以单独讨论格洛利亚的事情。”

他站起来，走进浴室，躺到旋转浴缸里。当水流在身边旋转冲击的时候，莱维先生思忖着怎样才能把莱维制裤厂丢到哪个可怜的买家手里。它总会有点用处吧，比如改建成溜冰场，或是体操馆，又或者是黑人天主教堂什么的。接着，他又想要是他把莱维太太的按摩板拿到海堤上，然后丢进海湾里会怎么样。他小心翼翼地擦干身体，穿上绒布睡袍，回到房间里拿报纸。

特克西小姐正坐在沙发上，脸上已经擦干净了。她的嘴上涂着橙色的口红，浓重的眼影更衬托出了她浮肿的双眼。老人稀稀疏疏的脑袋上套着一顶黑色的假发，莱维太太正在调整假发的位置。

“你到底在对我做什么呀？”特克西小姐气喘吁吁地威胁她的女恩人：“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你能相信吗？”莱维太太骄傲地问丈夫，声音里完全没有了敌意，“看看！”

莱维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特克西小姐看起来和莱维太太的母亲一模一样。

马蒂漫游者旅店里，琼斯倒了满满一杯啤酒，把嘴凑到泡沫里。

“那个姓李的老板娘的确对你太不公平了，琼斯。”华生先生正和他说着，“我不喜欢看到一个黑人自己嘲笑自己是黑人。她对你的态度简直就像把你当作种植园黑奴一样。”

“哇哦！就算没有人因为肤色嘲笑黑人，我们黑人的日子也够难过的了。狗屎，我当初真是太不小心了，告诉那个老鸨警察让我找个工作，我应该跟她说是正经工作的人让我过来的，吓吓她。”

“你最好去警察局告诉他们你要辞职，不过你会再找一个工作的。”

“嘿！我才不要进警察局，对着那帮人动嘴皮子呢。他们只要看我一眼，就会把我扔进监狱去。哇哦！黑人可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不过他们在监狱却总能找到地方。待监狱里呢，好处就是你一日三餐有饭吃。不过我宁愿在外面讨生活。我宁可给那个老鸨擦地板，也不要关在监狱里做那些车牌呀、地毯呀、皮带之类的玩意儿。我只是太笨了，被困在



‘欢乐之夜’这样一个大陷阱里。我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我还是觉得你应该跟警察说，你让他们给你点时间找工作。”

“是呀，说不定得花上五十年。我可没见到有什么人愿意找一个没有技术的黑人小伙子，呼呀。像李这样的人认识不少警察，要不然，那个糊弄人的，卖迷幻药的地方早就该关门大吉了。我才不要跑到李的警察朋友面前，说：‘嘿，伙计，我就做一会儿流浪汉。’然后警察就说：‘好吧，小伙子，你就在里面待上一段时间吧。’哇哦！”

“那么，破坏行动进行得怎么样了？”

“没什么进展。那天李让我加班给她擦地板，她看到地上的垃圾积得有点厚，担心没多久她可怜的蠢客人的脚踝就要浸在灰尘里了。狗屎，我跟你说，我在她给孤儿的包裹上写了酒吧的地址，所以如果她继续替政府基金送这些包裹，我们说不定就会得到什么回音。我特别想看看这地址会带来什么后果。说不定会把警察也招来，哇哦！”

“很明显，你要走出困境很艰难。去和警察沟通一下吧，伙计，他们会理解你的。”

“我怕死警察了，华生，呼呀。你也怕，是吧，如果你站在杂货店里，有个警察走过来把你拖走了。关键是那女人多半和警队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认识。哇哦！”琼斯吐出一团云雾，烟雾呈辐射状慢慢散开，裹挟着空气中的尘埃落在吧台上，也落在盛放腌肉的冰柜里。“嗨，那天在这儿的那个蠢东西怎么样了，就是莱维制裤厂的那个家伙？你又见过他吗？”

“那个说要去游行的家伙？”

“对啊，那蠢货竟然让那个白人胖怪胎当领导，那个怪胎竟然还告

诉这些可怜的黑人工人，说他们应该扔一颗原子弹到工厂房顶上。这不仅要送了他们的命，还让那些没送命的都被抓到监狱里去。”

“我再也没见过他了。”

“见鬼，我特别想知道那个胖怪胎到底在计划什么。说不定我可以打电话到莱维制裤厂问问他的情况。我喜欢把他带到‘欢乐之夜’来，就像给酒吧里扔一颗核弹一样。看起来他就是那种让李老鸨抓狂的人。哇哦！如果一定要我做门卫，我就要变成最有破坏力的‘保卫种植园’门卫。呼呀。我完蛋之前，这个种植园也要被烧成灰烬！”

“当心点，琼斯，不要给自己惹上麻烦。”

“哇哦！”

伊格内修斯感觉越来越糟了。他的幽门似乎已经完全粘上了，不管他跳多少次它就是打不开。他的胃里漏出巨大的嗝声，在他的消化器官内翻腾。有一些响亮地钻出来了，还有一些游离到他的胸腔，引起心脏一阵狂跳。

他知道，健康状况恶化的物理原因是吃了太多天堂卖家的产品。可是还有一些更微妙的原因。他的妈妈越来越无礼，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表示敌意，想要控制她是越来越困难了。可能她加入了一些边缘组织，比如什么极端右翼组织之类的，这让她变得又好战又凶恶。不管怎么样，她最近的的确确在昏暗的厨房里展开了一场“追捕大行动”，一直追问他各种与政治倾向有关的问题。这一点着实奇怪，一直以来，妈妈对政治明显是一窍不通，她只会投票给那些“孝顺妈妈”的候选人。雷利夫人坚定地支持了弗兰克林·罗斯福四个任期，不是因为新政，而是因为

他的妈妈——他对母亲莎拉·罗斯福夫人似乎很尊敬，很孝顺。雷利夫人还给杜鲁门夫人投了一票，倒也不是因为她是杜鲁门总统的老婆，而是因为她看了那张照片：那个女人站在家乡密苏里州独立村那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前面。对于雷利夫人来说，尼克松和肯尼迪，也和“汉娜”、“露丝”差不多；要是候选人没有母亲，雷利夫人就要犯糊涂了，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她就待在家里不去投票了。伊格内修斯不明白怎么突然之间，他妈妈开始笨拙地试图保护“美国式的政治思想”起来，针对起她儿子来了。

还有那个玛娜，这个女人最近一直出现在自己梦里，梦境很像小时候自己看过的蝙蝠侠连续剧，一集一集这么放下去。某一集特别可怕，他梦见自己化身成犹太人英雄圣詹姆斯，站在地铁站台上；而玛娜穿过旋转式栅门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大海报，上面写着“性需要人群和平集会”，并开始不断地对自己起哄。“耶稣一定会来到我们面前的，生或死。”化身成圣詹姆斯的伊格内修斯英勇地喊着预言。不过玛娜却嗤笑着，拿着海报把他推到铁轨上，疾驰的列车迎面而来。正当列车要撞到他的那一刻，伊格内修斯惊醒了。玛娜·明科夫噩梦简直比灰狗巴士噩梦还要糟糕。在灰狗巴士的梦境里，伊格内修斯威武地站在巴士上层，乘着这辆被诅咒的巴士驶过一座座大桥，桥栏在眼前掠过，然后驶进飞机场，和跑道上滑行的喷气式直升机撞在一起。

晚上，伊格内修斯被梦魇所困扰，白天又被克莱德先生分配的新工作路线困扰不已。那个区里没有一个人对他的热狗感兴趣，所以他能带回家的薪水眼看着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他妈妈的脾气也越来越坏。这个恶性循环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今早，他在《晨报》上看到一个女子艺术协会在帕罗德路开画展的消息。伊格内修斯觉得这些画肯定非常低俗，值得去看看，他想了想就推着车子往帕罗德石板路上走去。只见路两边栅栏的铁栏杆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为了招揽生意，伊格内修斯在推车手柄上贴了一张告示，上面用蜡笔写着几个大字：十二英寸的天堂。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表示过兴趣。

整条街都挤满了头戴大遮阳帽，衣着光鲜的女士。伊格内修斯把车柄对准人群，挤了进去。一位女士看到了这张笔记本纸张写的告示，尖叫起来喊她的同伴，赶紧离画展上的不速之客——这个可怕的小贩远一点。

“要热狗吗，女士们？”伊格内修斯和气地问道。

女士们眼珠子骨碌碌地转着，细细地研究着他的告示、耳环、围巾还有弯刀，然后恳求他走远一点。她们的画展碰到下雨天，已经算是比较糟糕的了，不过这个——

“热狗，卖热狗。”伊格内修斯开始有点生气了，“从干净卫生的天堂卖家厨房制作出来的美味！”

在无人响应的沉默中，伊格内修斯猛打了个嗝，而那些女士则假装抬头研究天空和教堂后面的小花园。

伊格内修斯彻底放弃了推车和这项毫无希望的销售事业，他慢慢吞吞地走到栅栏边，看着这些挂在那儿的油画、水彩画和水粉画，虽然每幅画在风格上的粗糙程度有所不同，但它们的主题却都挺相似的：盛满水的碗里漂浮着的山茶花，精心安排成某种布局的杜鹃花，长得像白色风车的木兰花等等。伊格内修斯心情激愤地研究了一会儿，周围一个人

也没有。这会儿那些女士们都离栅栏远远的，像是形成了一小队防御自卫队。而那辆热狗推车，也阴郁地独自停在石板路上，距离艺术协会这位最新成员几英尺远。

“哦，我的上帝！”伊格内修斯来来回回巡视了几趟之后大吼一声，“你们怎么敢把这么低俗的东西放在大庭广众之下展览？”

“这位先生，请你走开。”一位勇敢的女士说道。

“木兰花不是这个样子的，”伊格内修斯把弯刀刺向那幅差劲的水彩木兰花。“你们这些女士需要上一上植物学的课，或许还要学一点几何学。”

“没人硬要让你看我们的作品。”一个愤怒的声音从人群里传来，说话者就是那幅木兰花的作者。

“我就要看！”伊格内修斯尖叫道，“你们需要一个有品位有身份的评论家。老天哪，这幅山茶花是谁画的？快说！你把碗里的水画得跟机油一样。”

“请不要再骚扰我们了。”传来一个尖厉的声音。

“你们这些女人最好别再弄什么茶会、早午餐之类的玩意儿了，静下心来好好学画画。”伊格内修斯大声吼道，“首先，你们要学会怎么运用画笔。我建议你们聚到一起，照着某人的房子画起来。”

“走开。”

“要是让你们这群‘艺术家’去画一部分西斯廷教堂的壁画，画出来的东西肯定像特别粗俗的火车站。”伊格内修斯嗤笑道。

“我们可不是来受一个粗鲁的小贩羞辱的。”这群戴帽子女士的发言人站了出来，傲慢地说道。

“我懂了，”伊格内修斯厉声叫道，“就是你们这些人一直诋毁热狗小贩的名声！”

“这个人疯了。”

“这种情况很常见。”

“真粗鲁。”

“你别刺激他。”

“这儿不欢迎你！”发言人女士简单又刻薄地宣布道。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伊格内修斯重重地喘着粗气，“很明显，你们害怕有人敢于直面现实，诚实地向你们指出这些画布上的错误。”

“请赶紧离开。”发言人女士下达了命令。

“我会走的，”伊格内修斯一把抓住车子的手柄，推着车走开，“今天我在这排栅栏上看到的一切，你们都应该跪下来乞求原谅。”

“这个城市真是越来越低俗了，竟然让这样的东西在大街上乱晃。”伊格内修斯摇摇晃晃地沿着小巷走开的时候，一位女士说道。

伊格内修斯突然觉得一颗小石子碰到了自己的后脑勺，他又惊又气地推着车子沿着石板路一直走到了小巷尽头。他把推车停在人行道上，这样巷子里的人就看不到他了。他觉得脚疼得厉害，并决定在自己休息的时候，任何人想买热狗都不行，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他。虽然生意的确是差到家了，可是有时候，人也得诚实一点，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是再这么到处叫卖，他的双脚就要变成两根血淋淋的桩子了。

伊格内修斯费力地蹲在教堂侧面的台阶上。最近他体重激增，不听话的幽门又让身体浮肿起来，这一切害得他除了站和躺之外，做什么都不舒服。伊格内修斯脱下靴子，开始检查自己肥厚的脚板。

“哦，老天，”他的头顶上响起了一个声音，“我都看到什么了呀？我本想出来看看这个又无聊又低俗的画展，猜猜我发现的第一号展品是什么？见鬼了，一个海盗。不，他是大胖子阿巴克尔<sup>[1]</sup>，还是玛丽·杜斯勒<sup>[2]</sup>？快点告诉我吧，不然我就去死。”

伊格内修斯抬起头，认出那个在“欢乐之夜”酒吧里买走妈妈帽子的年轻人。

“走开，你这个废物。你把我妈妈的帽子弄哪儿去了？”

“哦，那个啊，”年轻人叹了口气，“恐怕已经在某场疯狂的派对上给弄坏了。所有人都爱死它了。”

“我知道人人都喜欢。我也不想知道它是怎么被亵渎了的。”

“反正我也记不得了，那一晚瘦小的我喝了太多马蒂尼酒了。”

“哦，上帝啊。”

“以上帝的名义，你穿着这身奇怪的衣服到底在这里干吗？你就像打扮成吉卜赛女王的查尔斯·劳顿<sup>[3]</sup>。你到底想扮演谁呀？我真的很想知道。”

“走开，你这个花花公子，”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嗝，巨大的嗝声伴随着嗝出的气体，在小巷子两侧的围墙间回荡起来。女子艺术协会的那些帽子们一齐转向了“火山”喷发地。伊格内修斯恶狠狠地瞪着年轻人黄褐色的天鹅绒夹克外套、淡紫色的羊绒衫，以及额头上垂下来的卷曲金发和金发覆盖下那张尖尖的、熠熠生辉的脸孔。“赶紧走，不然我就

---

[1] 20世纪初仅次于卓别林的喜剧明星。

[2] 第四届好莱坞影后，最有名的美国喜剧女演员之一。

[3] 英国演员，第六届奥斯卡影帝。

打得你爬不起来。”

“哦，天哪，”年轻人发出一阵短促欢快，儿童一般的笑声，羽绒夹克都颤抖起来，“你真是疯了，不是吗？”

“你，你竟敢这么大胆！”伊格内修斯尖叫一声，解开弯刀，用这把塑料武器朝年轻人的腿肚子刺去。年轻人咯咯笑着，在伊格内修斯面前跳动着躲避他的攻势，这些小动作让伊格内修斯没法对准目标。最后他蹦蹦跳跳地站到了小巷对面，朝伊格内修斯挥手。伊格内修斯捡起一只大象一般的沙漠靴，对着那个旋转的身影掷了过去。

“哦，”年轻人发出一声尖厉的叫声，接住了那只鞋，反手朝伊格内修斯扔去，不偏不倚正砸在他脸上。

“哦，上帝！我毁容了！”

“闭嘴。”

“我要以伤人罪告你，轻而易举。”

“如果我是你，我就离警察远远的。你说他们要是见你这身打扮会怎么想呢？神奇玛丽吗？还想告我伤人？现实点吧，我还奇怪他们怎么会让你穿着这身占卜者的衣服到处乱晃呢。”年轻人“咔嚓”一声打开了打火机，点燃一支沙龙香烟，又“咔嚓”一声关上打火机。“就你这双光脚丫子和这把玩具剑？开玩笑。”

“我说什么警察都会信的。”

“那你试试呀。”

“你会被关上好几年的。”

“哦，你还真是异想天开。”

“哼，我用不着坐在这儿听你胡说。”伊格内修斯边说边开始穿那



双山羊皮的沙漠靴。

“哦！”年轻人快活地尖叫一声，“看看你脸上的表情，真像愤怒的贝蒂·戴维斯<sup>[1]</sup>。”

“不要和我说话，你这个下流胚子。去找你的狐朋狗友玩吧，我相信这地方有不少呢。”

“你亲爱的妈妈怎么样啊？”

“我不想从你肮脏的嘴里听到她圣洁的名字。”

“既然听都听到了，那她到底好不好？她真是非常贴心可人，那个女人，一点也没有被宠坏。你非常走运。”

“我不想和你讨论她。”

“既然你这么想，那好吧。我只是希望她不知道你穿得像匈牙利圣女贞德一样招摇过市。瞧瞧那耳环，太像匈牙利人了。”

“要是你也想要这样一套服装，你自己买去，”伊格内修斯说道，“别来烦我。”

“我知道，像这样的东西呀，哪儿都买不到。不过要是穿成这样参加派对，大家一定会把房顶都掀翻了。”

“我怀疑你参加的所谓派对，一定是灾难和毁灭的体现。我就知道这个社会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过几年，你和你那些朋友说不定会掌握整个国家呢。”

“哦，我们就是这么打算的，”年轻人灿烂地一笑，“我们在最高机构有关系，你肯定会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

[1] 好莱坞影后，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

“我才不会，要是荷丝韦德还活着，肯定早就预言到了。”

“那又是谁啊？”

“一个中世纪的修女，女预言家，她指引着我的生活。”

“你还真是不可思议啊，”年轻人又活泼地说道，“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不过你真的又胖了。你还能胖多少呢？你的肥胖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低俗。”

伊格内修斯站起来，用塑料弯刀戳向年轻人的胸口。

“看招，你这杂碎，”他边吼边将弯刀刺进羊绒毛衫里，弯刀的尖头折断了掉在人行道的石板路上。

“哦，天哪，”年轻人厉声尖叫起来，“你会把我的毛衫扯破的，你这个没脑子的大胖子。”

巷子另一头，女子艺术协会的成员们正匆匆忙忙地从栅栏上解下自己的作品，就像一群准备逃跑的阿拉伯人。她们的年度户外展览算是被毁了。

“我是品位与尊严的复仇之剑，”伊格内修斯大吼大叫。正当他拿着断了剑尖的弯刀挥来挥去的时候，那群女士们开始朝皇家大街出口方向冲去。一些掉队的成员还在慌乱地收拾她们的木兰花和山茶花。

“为什么我要停下来和你讲话呢，你这个疯子？”年轻人恶狠狠地低声说道，“这是我最好的羊毛衫。”

“婊子！”伊格内修斯大叫着，拿着弯刀在年轻人胸口划来划去。

“哦，这可不是太糟糕了！”

他想跑，可是伊格内修斯那只空着的手紧紧地拽着他的胳膊。年轻人灵活地将手滑到伊格内修斯大耳环后面，抓着耳环往下拉，朝伊格内

修斯吐气：“把剑放下。”

“老天啊，”伊格内修斯把武器扔在石板路上，“我耳朵被拉破了。”年轻人也放开了耳环。

“瞧瞧你都干了什么！”伊格内修斯含混地说道，“你就等着下半辈子待在政府监狱里腐烂吧。”

“看看我的羊毛衫都成什么样了，你这个变装的怪物。”

“只有最无耻的下流胚子才穿得这样伤风败俗。你起码有点羞耻心好不好，或者一点点衣着品位也行啊。”

“你这个怪物，你这个大胖子！”

“我可能要花好几年时间待在眼耳鼻喉科医院看我的耳朵，”伊格内修斯边说边揉耳朵，“你可能每个月都会收到巨额医疗账单。不管你明天一早在哪儿花天酒地，我的律师机构都会找到你。我会事先警告他们可能看到或听到什么。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律师，是社会的栋梁，克里奥贵族式的学者，他们对你们那种鬼鬼祟祟的生活方式所知甚少。他们很可能连见都不想见你。说不定他们会派一个他们好心收留的、档次低很多的合伙人和你联系。”

“你这头可恶的、可恨的畜生！”

“不过，为了节省时间，你不用等待这群精英分子找到你蜘蛛网般的公寓里，我现在就同意接受和解。五六美元应该就够了。”

“我的羊毛衫值四十美元，”年轻人一边说一边摸着羊毛衫被弯刀刮坏了的地方，“你打算赔钱吗？”

“当然不行。千万别和一个穷光蛋讲价钱。”

“我很容易就能告倒你。”

“也许我们都应该放下寻求法律途径这条路。这种案子很容易就闹上法庭的，而你说不定会忘乎所以地戴着皇冠，穿着晚礼服就来了。人家老法官会摸不着头脑的。我们两个肯定都会背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你这个令人恶心的怪物。”

“为什么你走开呢，你要去参加什么感兴趣的愚蠢的娱乐活动呢？”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嗝，“瞧，沙特尔街上有个海军士兵正在那儿呢。他看起来真孤单。”

年轻人朝巷子一端的沙特尔街望去。

“哦，他呀，”他说，“那是提米。”

“提米？”伊格内修斯愤怒地问，“你认识他？”

“当然认识了，”年轻人的口气无聊至极，“他是我关系最好，认识得最早的老朋友。他不是什么海军士兵。”

“什么？”伊格内修斯大叫一声，“你是说他故意扮成国家的军队成员？”

“他也不算扮吧。”

“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伊格内修斯皱了皱眉头，红色的缎子围巾从脑袋上滑到打猎帽上，“我们看到的每一个陆军士兵和海军士兵，都有可能是某个疯狂的堕落分子伪装成的。我的上帝啊！我们很可能陷入一项天大的阴谋中。我知道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发生的。美国很可能一点抵御能力都没有了。”

年轻人和那个海军士兵熟络地相互挥了挥手，然后海军士兵拐过了天主教堂的正门，在视线里消失了。紧跟在他身后，曼库索巡警也出现在帕罗德街的一头了。这会儿他头戴一顶贝雷帽，下巴上挂着一撮山羊胡子。

“哦！”年轻人兴奋地尖叫起来，看着曼库索巡警跟踪提米，“这是那个了不得的警察。他知不知道这个区所有人都认识他？”

“你也认识他？”伊格内修斯戒备地问道，“他是个危险分子。”

“每个人都认识他。谢天谢地他又回来了。我们都纳闷他到底出什么事了。大伙儿都非常喜爱他。哦，我真是等不及看看他们给他穿的新衣服。你应该看看几个礼拜之前他穿的牛仔服，真是太滑稽了。”年轻人爆发出一阵大笑，“他穿着那双靴子走都走不动，他的膝盖一直发软。有一次他在沙特尔大街拦下我，当时我正痴迷地玩赏你妈妈那顶帽子。后来他又在杜马大街拦下我，想要和我搭讪。那天他戴了一副牛角框眼镜，穿着一件圆领上衣。他告诉我他那天的角色是来度假的普里斯顿学生，他真是太棒了。我真高兴警察局又让他回来了，不管他最近跑哪儿去了，那都是浪费他的才能。哦，还有他的口音。有人最喜欢他扮成英国游客的样子，个人口味不同嘛。不过我一直偏爱他南方陆军上校的打扮。我想，这真的是个人品位问题。我们已经害他因不雅行为被逮捕了两次，真是让那些警察摸不着头脑。不过我真的不希望给他带来太多麻烦，他是大伙儿心头的宝贝。”

“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分子，”伊格内修斯说道，接着他又说，“我真想知道我们有多少‘军官’像你朋友一样，是个伪装的杂种？”

“谁知道呢，我希望他们全都是。”

“当然，”伊格内修斯用一种严肃的、沉思的语气说道，“这说不定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瞒天过海。”他的红头巾忽上忽下，“下一场战争或许变成了一场巨大的酒会狂欢。天哪，世界上有多少军事高官是由这些堕落的淫荡分子假扮的呀？事实上，对世界来说，这是很有

益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永远与战争告别，这或许就是实现长久和平的关键。”

“当然可以，”年轻人愉快地附和，“为了和平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伊格内修斯脑袋中两根神经碰在了一起，擦出巨大的火花。说不定他已经找到了对付玛娜·明科夫攻势的方法。

“这些权欲熏心的元首可能没想到他们的军事高官和军队成员都是一群寻欢作乐的登徒子，迫不及待地想要碰上另一拨其他国家的登徒子，只是为了唱歌跳舞，学学外国的新舞步。”

“这不是很好吗？政府会花钱让我们旅游。真是太美妙了。我们会给这个世界的斗争画上句号，重新燃起人们的希望与信念。”

“也许你就是未来的希望，”伊格内修斯说着，夸张地击了一下掌，“很明显，眼前看不到任何更有希望的事物了。”

“我们还可以解决人口爆炸。”

“哦，上帝啊！”伊格内修斯蓝黄眼睛里射出一道金光，“你的方法恐怕比我一直以来倡导的严厉的节育方法更可行，更有效。我一定要在我的文章里好好地论述一番。一个对世界文化发展有着犀利的独特视角的思想家应当好好思考一番这个话题。我非常高兴你能给我提供这么宝贵的新视角。”

“哦，多么愉快的一天啊。你是个吉卜赛人，提米是个海军士兵，那个了不起的警察是位艺术家，”年轻人叹息道，“这简直就是狂欢节，而我觉得自己被遗忘了。我得赶紧回家也找点有趣的东西穿上。”

“等一等。”伊格内修斯说道，他可不能让这种天赐良机从他肿胀的手指尖溜走。

“我会穿上木屐，扮成鲁比·基勒<sup>[1]</sup>，”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对伊格内修斯说道，接着他哼了起来，“你回到家，穿上你的短裤；我回到家，穿上我的长裤，我们一起走。哦-哦-哦。我们一起走，走到水牛城，哦-哦……”

“停下你这无礼的表演，”伊格内修斯生气地命令道，“这些人真该被鞭打一番。”

年轻人在伊格内修斯身边跳了一小段踢踏舞，说道：“鲁比真是个好宝，我总是虔诚地在电视上看她演的老歌舞剧。‘就用一个银币，我们可以给门房小费，把灯光调暗，哦-哦-哦，我们一起走，走到……’”

“请你严肃一会儿行不行。不要在这里跳来跳去啦。”

“我？跳来跳去？你想干什么，吉卜赛女郎？”

“你们有没有想过成立一个政党，然后推举一位候选人？”

“政治？哦，奥尔良的圣女啊，多么无聊。”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伊格内修斯忧心忡忡地喊道。他可以向玛娜展示，如何把性与政治结合在一起。“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不过你可能掌握着未来的钥匙。”

“好吧，你准备怎么做呢，埃莉诺·罗斯福<sup>[2]</sup>？”

“你必须建立一个政党，我们得开始拟订计划。”

“哦，饶了我吧，”年轻人叹了口气，“这种政治对话让我的脑子打结了。”

“说不定我们可以拯救世界！”伊格内修斯以演说家的口吻喝道，“天哪，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想到呢？”

---

[1] 美国著名的歌舞剧女演员。

[2] 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妻子。

“这种谈话让我郁闷得要死，”年轻人告诉伊格内修斯，“你开始让我想起我父亲，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郁闷的事吗？”年轻人叹了口气。“我恐怕不得不走了，现在是奇装异服时间。”

“不行！”伊格内修斯一把抓住年轻人外套的衣领。

“哦，我的老天，”年轻人喘着气，把手放在喉咙上，“现在我肯定整夜都要吃药了。”

“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我简直没法向你形容这会儿你令我多么郁闷。”

“我们必须举办一个盛大的组织会议以作为竞选的开端。”

“是不是要举行一个类似派对的活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不过，你必须向大家阐述你的目的。”

“这么说来好像还挺有趣的。你都不知道最近的派对有多么多么无聊。”

“这不是开派对，蠢货。”

“哦，我们会很严肃的。”

“这就对了。现在听我说，我必须给你们这些人作一次演讲，好把你们领上正途。我在政治组织方面有着渊博的知识。”

“太好了，而且你一定要穿上那身无与伦比的服装，我保证每个人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你身上。”年轻人尖叫着，用手捂着嘴，“哦，我的天哪，这将会是一次多么狂野的聚会啊。”

“现在没时间浪费了，”伊格内修斯严厉地说，“世界末日已经近在眼前了。”

“我们下周举行集会，地点就在我家。”

“你必须弄一些红色、白色、蓝色的小旗子，”伊格内修斯建议道，



“政治集会一般都有这些的。”

“我会弄很多很多的，放心吧。哎呀，多么浩大的装饰工程等着我呀，我一定要请些好朋友来帮忙啦。”

“好的，就这么办，”伊格内修斯激动地说，“开始全方位的组织工作。”

“哦，我从没想过你会是这么一位有趣的人。你在那个无聊低俗的酒吧里充满着敌意。”

“我是个多面体的存在。”

“你真让我着迷，”年轻人凝视着伊格内修斯的装扮，“想想他们就那么让你在街上晃来晃去，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尊敬你。”

“非常感谢。”伊格内修斯和蔼又高兴地说道，“大多数庸人完全不能理解我的世界观。”

“我觉得他们理解不了。”

“我觉得在你无礼、粗俗又柔弱的表面下，掩饰着一个高尚的灵魂。你是不是读过很多波爱休斯的东西？”

“谁？哦，不不不。我从来连报纸都不看。”

“那你必须马上开展一个阅读计划，这样你就可能更加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伊格内修斯庄重地说，“从罗马后期开始看起，当然要包括波爱休斯，接着，你可以泛泛地看一些中世纪早期的作品。至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完全可以略过，因为大部分都是危险的言论。现在想想，你也可以不看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东西。那当代作品嘛，你可以有选择地看一些漫画作品。”

“你可真是棒极了。”

“我特别推荐蝙蝠侠，因为虽然他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黑暗的、深

不见底的社会，但他还是敢于超越它，他的道德感也非常强烈。我非常尊敬蝙蝠侠。”

“哦，看，提米又来了。”年轻人说道。那位海军士兵正从另外一头穿过夏尔特勒街。“他就不厌吗，每天这样来来回回地沿着同一条路走来走去。现在都冬天了，他还穿着夏天的白衬衫，当然他可能不知道海滩巡逻队正对他虎视眈眈呢。你都不知道那个小伙子有多么愚不可及。”

“他脸色确实不太好看，”伊格内修斯说道。那个戴着贝雷帽，挂着山羊胡子的艺术家巡警也穿过了夏尔特勒街，匆匆忙忙地跟在提米后边，保持着三四英尺的距离。“哦，上帝呀！那个荒唐的法务人员会把一切都毁了的。他真是到哪儿都是一颗老鼠屎。或许你应该跑过去把那个可怜的海军士兵弄到一边去。如果他被什么海军当局拘捕了，他们就会发现他是个冒牌货，那我们的政治大计就泡汤了。在他还没有弄砸这个西方文明史上最重大的政变以前，赶紧把他弄走。”

“哦！”年轻人快活地尖叫起来，“我要回去把这一切都告诉他。要是他听到自己差点做了什么蠢事，他肯定会大叫一声昏过去的。”

“还有准备的事也别偷懒。”伊格内修斯警告道。

“我会一直竭尽全力的，”年轻人兴奋地说道，“区域集会、选民登记，还有宣传手册、委员会之类的。我们八点左右开始集会。我住在圣彼得街，皇家大街后面黄色泥墙那幢房子就是。你肯定能找到的，这是我的名片。”

“哦，上帝啊！”伊格内修斯看着这张正经的名片喃喃自语道，“你不会真的叫多利安·格林吧<sup>[1]</sup>？”

---

[1] 与奥斯卡·王尔德小说中的主人公同名。

“是啊，是不是很疯狂？”多利安恹恹地问，“要是我一开始就告诉你我的真名，你肯定话都不想和我说了。这个名字太普通了，我想想就恨不得死了算了。我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一个小麦农场，那种地方就只会取这样的名字。”

“好吧，顺便说一句，我叫伊格内修斯·雷利。”

“你的名字不算糟糕嘛。我原来还以为你会叫赫里斯，或是汉弗莱什么的。好吧，可别让我们失望哦，好好练习一下你的演讲。我保证会有很多人来的，最近大家都快被无聊和压抑的氛围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他们肯定会争着来参加这场集会的。给我电话，我们可以商定集会的具体日期。”

“一定要强调这个历史性的秘密会议的重要性，”伊格内修斯叮嘱道，“我们可不希望有什么叛逃者出现在核心队伍里。”

“集会上可能还会有些道具服装出现。这也是新奥尔良如此迷人的原因啊。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整天都像参加化装舞会一样，整天过四旬斋狂欢节。真的，有时候法国区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化装舞会，有时候我连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分不清。不过如果你不喜欢道具服的话，我会和大伙儿说的，虽然他们会因为失望而有点小裂痕。我们一连好几个月都没有一场像样的派对了。”

“我不反对几样有品位的、体面的道具服，”伊格内修斯最后终于说道，“这会给集会添上一抹适宜的国际化色彩。政客似乎总是很热衷于和一些穿着民族特色、本土服装的白痴握手。这样想来，你倒是可以鼓励几套道具服出现在集会上。不过，我们不希望看到女性角色，我不相信政客会特别在意她们。我怀疑在乡村选民中，她们引发了极大的仇

视情绪。”

“现在，让我过去找笨蛋提米，然后把他吓个半死。”

“要留心那个警察中的马基雅维里<sup>[1]</sup>，如果被他听到了什么风声，我们就完了。”

“要不是我特别想看到他回来，我这会儿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局，让他们以行乞罪把他抓起来。你不知道，警察小分队到这儿把他抓走的时候，他脸上的那种表情真是太有趣了。还有那些逮捕他的警察，真是千金难买啊。不过我们都非常庆幸他能够回来，现在大家都不敢再欺负他了。再见啦，吉卜赛女郎。”

多利安蹦蹦跳跳地走出小巷，去找那个倒霉的海军士兵了。伊格内修斯看了看皇家大街，心里想着不知道那个女子艺术协会怎么样了。他慢吞吞地走到人行道上——他的推车还停在那儿。他烤了一根热狗，祈祷着这一天结束之前会有客人出现。他难过地意识到命运女神把自己的轮子越转越低了。他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他会祈祷，希望有人购买他的热狗。不过，至少眼前还有一个了不起的，针对玛娜·明科夫的新计划正要展开呢。想到很快就能召开集会，使得他精神为之一振。这一次，那个小荡妇一定会非常狼狈的。

这整个儿就是一个存放问题。乔治几乎是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就要被这些包裹弄得手足无措。有一天下午，他去电影院买了联票坐在黑暗中，接连看了两部殖民地色情片还是觉得很不爽。在这种剧院里，他

---

[1] 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被西方人誉为“政治学之父”。

不敢把包裹放在旁边的座位上，他只好牢牢抱着包裹放在膝盖上。尽管三个小时里，银幕上都是热辣辣的褐色胴体，可他的心思却一直在这些负担上。又有一天，他抱着它们在商业区和法国区附近转悠，下午三点的时候他已经累得连讨价还价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且包裹被捏了两个小时，连外皮都被汗浸湿了，一片片开始剥落下来。如果哪个包裹破了，东西当街掉了下来，那么接下来的几年他就可以安心地待在少年教养所里。还有在厕所里，那个便衣警察为什么要抓自己呢？他什么都没做啊。一定是那条子有侦探的直觉。

最后乔治终于想到了一个地方，在那儿至少他还能坐下来休息休息——圣路易斯大教堂。他坐在烛台旁边的长凳上，把包裹放在一旁，开始在手上画图案。手上图案画完以后，他又从前面的刑台上拿了一本弥撒书翻了起来，他研究着一幅幅名人画作，以此加深自己对弥撒活动的模糊认识。乔治想着，弥撒其实挺简单的嘛。快到时间的时候，他哗啦啦地翻完那本书，拿起包裹走出教堂，走到夏尔特勒街上。

一个海军士兵倚在灯柱上向他眨眼睛。乔治用画了色情图腾的手也向他做了个打招呼的姿势，然后慢慢地走过来。他走过帕罗德街的时候，听到从里面传出一声尖叫，一看，原来是那个卖热狗的小贩正拿着一把塑料弯刀想刺一个年轻男子。那小贩打扮得还真是诡异。那柔弱的男子也尖叫起来，乔治停了停，围观着混乱中小贩身上上下下翻动的耳环和围巾。这个小贩很可能连今天是个几号、几月份也搞不清，他肯定认为今天是四旬斋狂欢节。

正在这时，乔治看见了厕所里那个便衣警察正跟在海军士兵身后，他看起来就像个奇装异服癖。乔治赶紧跑到古老的西班牙市政厅后面，

冲过建筑的拱廊，跑到了圣彼得大街上，接着他又脚不沾地地跑到皇家大街，然后走向镇中心方向去乘公车。既然便衣警察都已经在教堂附近转悠了，那乔治就只能再次认输了。他们还真是机灵，老天哪，简直不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

于是，乔治的心思又转到了包裹的存取问题上。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在警察眼皮底下东躲西藏的犯罪分子。现在要去哪儿呢？他爬上一辆刚启动的公车，汽车一路摇摇晃晃沿着波旁大街向前驶去，乔治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经过“欢乐之夜”的时候，他看见拉娜·李站在外边的人行道上，指挥着那个黑人雇工把一张海报贴在酒吧门口的玻璃橱上。那个黑人小伙子点燃了一根烟，要是没有精准的手艺，他可能会把李小姐的头发也点着了。只见烟头在李小姐的头发上方一英寸左右的地方晃动，这个家伙真是聪明得很。乔治觉得自己必须找个晚上乘车到附近的居民区朝行人砸几个鸡蛋。他和他的朋友们很久都没这么做了——把车子开足马力，看见哪个家伙蠢到站在人行道上，就让他身上鸡蛋开花。

不过还是回到存放问题上来吧。公车开过了“极乐世界”酒吧，可是乔治还没想出什么办法。突然，他灵光一闪。其实，解决办法一直摆在他面前，只是他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而已。乔治简直想用脚下那双弗朗明戈靴子尖尖的鞋尖冲自己的胫骨踢一脚。他看见一个可爱的、宽敞的、破旧的铁盒子——一个移动自如的储物箱，就算是再机灵的便衣警察也不会想到打开它。这个保险箱由世界上愚蠢的懦夫保管着：它就是那个古怪的小贩热狗车里的面包罐头。

## 第十一章

“啊，看，”桑塔把报纸凑到鼻子底下，“这里要放一部很精彩的电影啦，小黛比·雷诺兹主演的。”

“啊，她很可爱，”雷利夫人说道，“你喜欢她吗，克劳德？”

“谁呀？”罗比乔克斯先生和蔼地问。

“就是小黛比·雷诺兹<sup>[1]</sup>。”雷利夫人回答道。

“我不太知道这个人，事实上我不经常去看电影。”

“她非常可爱，”桑塔说道，“非常娇小。你有没有看过那部可爱的电影，她在里面演塔米，艾琳？”

“她在电影里扮演一个盲人女孩子？”

“不是，姑娘！你肯定搞错了。”

“哦，我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部了，甜心。我想我说的是琼·韦曼，她也很可爱。”

“啊，她的确也很可爱，”桑塔说道，“我记得她在一部电影里扮演

---

[1] 美国 20 世纪著名女演员。

一个被人强奸的哑巴。”

“主啊，幸好我没看那部电影。”

“啊，那片子很不错，宝贝，非常有戏剧性，你懂吗？那个可怜的小哑巴被强奸以后脸上的那种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

“还有人想再喝点咖啡吗？” 罗比乔克斯先生问道。

“好，我要一点，克劳德。” 桑塔说道，把报纸折好扔到冰箱上面，“我特别遗憾安格洛没能来。这个可怜的孩子，他跟我说他要没日没夜地抓什么可疑分子，我猜他今晚又在外边工作呢。你们真该听听他老婆丽达是怎么跟我说的。安格洛好像是买了很多昂贵的衣服，他觉得只有穿上它们才有可能吸引可疑分子的注意。这是不是太糟糕了？从这儿就可以知道这个孩子有多么热爱警队，要是他们把他开除了，他一定会心碎的。我非常希望他能抓到几个流浪汉。”

“安格洛的日子真是不好过啊。” 雷利夫人心不在焉地附和道。她脑子里正想着伊格内修斯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在家门口钉了一块“还善良人士和平”的牌子。安妮小姐一看到牌子立即开始发问，她透过百叶窗，尖叫着将问题送过来。“克劳德，你觉得什么人希望和平呀？”

“我觉得听起来像反动分子。”

雷利夫人听到了自己最害怕的答案。

“谁想要和平来着？”

“伊格内修斯今天弄了块这样的牌子竖在门口。”

“我就知道，” 桑塔怒气冲冲地说道，“首先，那个男孩想要一个国王，现在他又想要和平。我告诉你，艾琳，我是为了你好，你这个儿子



就该被关起来。”

“他没戴什么耳环，我问他，他说：‘我没戴耳环，妈妈。’”

“安格洛可不会说谎。”

“可能他只是戴了很小的那种。”

“耳环就是耳环，对不对，克劳德。”

“就是。”克劳德附和说。

“桑塔，甜心，你电视机上面的那个小圣母像真可爱啊。”雷利夫人想转移这个尴尬的耳环话题。

大家的视线都转到冰箱旁边的电视机上，桑塔说道：“挺漂亮的，是不是？这是咱们的电视机女士，我还给她配了一个杯座。这样我在厨房乒乒乓乓干活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把它撞倒了。这是我在莱尼杂货店买的。”

“莱尼那儿什么都有，”雷利夫人说道，“看起来像是用很结实的塑料做的，不会碎。”

“你们俩喜欢这顿饭不？”

“非常美味。”罗比乔克斯先生赞道。

“太棒了，”雷利夫人也同意，“我很久没吃过这么美味的大餐了。”

“啊，”桑塔打了个嗝，“我觉得我好像在茄子里放了太多大蒜，不过我放起大蒜来总是下手很重，连我的孙子们都这么说。他们对我说：‘奶奶，你放大蒜时下手真狠。’”

“这不是很好吗。”雷利夫人评论美食家孙子们。

“我觉得那道茄子很好吃。”罗比乔克斯先生说道。

“我只有擦地板和做菜的时候才会觉得很快活，”桑塔告诉两位客

人，“我喜欢把肉丸子、哈喇和虾放在大锅里煮。”

“我也喜欢做饭，” 罗比乔克斯先生说道，“有时候我会帮我女儿做饭。”

“我也觉得是这样，” 桑塔说道，“家里有个会做饭的男人真是太好了，相信我。” 她在桌子底下踢了雷利夫人一脚。“要是有个会做饭的男人，那这个女人真是好运气。”

“艾琳，你喜欢做饭吗？” 罗比乔克斯先生问道。

“你在和我说话吗，克劳德？” 雷利夫人正琢磨着伊格内修斯戴副耳环会是什么样子呢。

“别迷迷糊糊的，” 桑塔命令道，“克劳德正问你喜不喜欢做饭呢。”

“哦，是的，” 雷利夫人撒了个谎，“我挺喜欢做饭的。不过有时候厨房里真是太热了，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巷子里一点风也没有。而且伊格内修斯喜欢垃圾食品，我只要给他几瓶杏仁饮料，再给他一些烤饼干他就满足了。”

“你应该买一个多炉灶，” 罗比乔克斯先生建议道，“我给我女儿就买了一个，它不像煤气炉那样热。”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克劳德？” 桑塔关切地问。

“我从铁路部门拿到一笔不错的退休金。你知道，我在那儿工作了四十五年。我退休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一个漂亮的金徽章。”

“那真是太好了，” 雷利夫人说道，“你干得不错，对不对，克劳德？”

“还有，” 罗比乔克斯先生继续说道，“我家附近我还有几套出租了的房子。我总是把工资的一部分拿出来投资不动产，不动产是一项不错的投资。”

“当然了，”桑塔说着使劲给雷利夫人使眼色，“你现在过得非常不错吧？”

“我的确过得挺舒服的，不过你知道，有时候我厌倦了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他们还很年轻，有自己的家庭。当然，他们对我都非常好，不过我还是很希望有自己的家，你懂我的意思不？”

“我要是你，”雷利夫人说道，“我就会好好地待在现在住的地方。如果你的小女儿不介意和你一起生活，你就算有个好归宿了。我就希望能有个这么好的孩子，克劳德，你要懂得感恩。”

桑塔用脚后跟狠狠地踢了雷利夫人的膝盖一脚。

“哎哟！”雷利夫人叫起来。

“主啊，真抱歉，宝贝。我的脚就是大，我都头痛死了。每次去鞋店他们都找不到适合我的鞋子。那些店员一看见我来了，就说：‘天哪，那个巴塔葛利亚小姐又来了，我该怎么办哪？’”

“你的脚不大呀。”雷利夫人低头朝桌子底下观察了一会儿。

“那是因为我穿的这双鞋子做得比较秀气，你真该看看我打赤脚的样子，姑娘。”

“我的脚不太好，”雷利夫人对两人唠叨着，桑塔递着眼色让她别再讨论自己的缺陷了，可是雷利夫人却不停嘴，“有几天我连路都走不了。可能在伊格内修斯小的时候，我的脚就落下病根了。记得那时候我得一直抱着他，因为他走得特别慢，又经常摔跤，而且还很重。可能就是因为我这样我才得了关节炎。”

“要不，”桑塔怕雷利夫人再说漏了嘴，便飞快地说道，“我们去看看小黛比·雷诺兹的电影吧？”

“那太好了，” 罗比乔克斯先生说道，“我从来没去过剧院。”

“你想去看电影？” 雷利夫人问道，“我可不确定，我的脚疼。”

“啊，别这样，姑娘，让我们一起出去吧，这屋子全是一股大蒜味儿。”

“我记得伊格内修斯好像跟我说过这个片子不好看。那孩子，每部上映的片子都看过。”

“艾琳！” 桑塔生气地说道，“他给你惹了这么多麻烦，你还是老想着他。你最好醒一醒，宝贝，如果你还有点理智，你早就应该把他送到慈善医院关起来。他们会在他身上缠一根管子，挂一个插座，他们会让你的宝贝伊格内修斯瞧瞧，让他乖乖听话。”

“真的吗？” 雷利夫人感兴趣地问道，“那要多少钱呢？”

“免费的，艾琳。”

“公费医疗，” 罗比乔克斯先生解释道，“在那工作的人很可能是那些反动分子，或是这些人的同伙。”

“那里是修女们管理的，克劳德。主啊，你那些反动分子的想法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呀？”

“那些修女很有可能是被欺骗了。” 罗比乔克斯先生说道。

“那岂不是太糟糕了？” 雷利夫人难过地说，“这些可怜的修女，竟是为一群反动分子工作。”

“我才不在乎谁管这地方呢，” 桑塔说道，“如果那里可以免费地把人关起来，伊格内修斯就应该待在那儿！”

“只要伊格内修斯一开口，这些人就会受不了，然后永远地把他关起来。” 雷利夫人说道，不过她觉得这种情形也挺吸引人的。“可能他不会听医生的。”

“他们会让他听话的。他们会打他脑袋，把他关起来、捆起来，或者往他头上浇水。”桑塔热切地说道。

“你应该为自己着想，艾琳。”罗比乔克斯先生建议道，“你那个儿子早晚会让你走进坟墓的。”

“就是，你和她好好说说，克劳德。”

“唔，”雷利夫人说道，“我们还是再给伊格内修斯一次机会吧，说不定他就变好了呢。”

“卖热狗？”桑塔问道。“主啊。”她摇了摇头，“好了，我把这些盘子放到水槽里去。来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可爱的黛比·雷诺兹吧。”

几分钟后，桑塔吻别了客厅里她妈妈的照片，然后他们向剧院出发了。天气很暖和，南风不断地从海湾吹来，即使到了夜晚风仍是暖洋洋的。拥挤的小区里，地中海烹饪的味道从每一栋公寓楼和连体住宅敞开的厨房窗户里飘出来。这乒乒乓乓的锅碗瓢盆声，吵吵嚷嚷的电视机声，叽叽喳喳的争吵声，小孩的尖叫声以及咣咣的关门声，汇成了一锅乱粥，似乎每户人家，不管它有多小，都为这嘈杂和纷扰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圣奥德区今晚真吵，”桑塔若有所思地评论道。三人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着，马路两边一排排笔直结实的连体住宅把台阶伸向人行道。路灯的光芒洒在没有树阴遮蔽的柏油路面上，洒在水泥和连片的石板屋顶上。“到了夏天就更糟了，人人都跑到街上来，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才慢慢腾腾地回去。”

“你用不着告诉我，宝贝，”雷利夫人说着，用一种夸张的姿势在两人中间一瘸一拐地往前走，“你不记得吗？我是从王妃街出来的。那时

候我们经常把吃饭的椅子放到人行道上，然后在外面待到半夜，直到房子里凉快了再进屋去。你真该听听邻居们都说些什么，主啊！”

“肯定都是些恶毒的闲话，”桑塔也附和着，“这些大嘴巴。”

“我可怜的爸爸，”雷利夫人叹道，“他很穷。他的手被风扇夹伤了以后，邻居们竟然说他肯定是因为喝醉了。我们还收到了一封匿名信特意来说这事。还有我可怜的波波阿姨，她都八十岁了。她为死去的丈夫点了一支蜡烛祈祷，结果蜡烛从床头柜上掉了下来把床垫给烧着了。然后大家就说她躺在床上抽烟。”

“在一个人被判定为有罪以前，我都相信他是清白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克劳德，”雷利夫人赞同地说，“前几天，我还和伊格内修斯说：‘伊格内修斯，在一个人被判定为有罪以前，我都相信他是清白的。’”

“艾琳！”桑塔喝止道。

三人穿过交通拥堵的圣克劳德大街，街边霓虹灯闪耀，他们沿路往前走。经过一座殡仪馆的时候，桑塔停下来和一位站在人行道上的悼念者说了几句。

“先生，躺在里面的是谁呀？”她问那位男士。

“洛佩兹老太太。”男人回答道。

“不会吧，法国大街管理小集市的那个洛佩兹先生的老婆？”

“嗯。”

“啊，真是太遗憾了，”桑塔说道，“她是怎么死的？”

“心脏病。”

“真是太糟糕了，”雷利夫人动情地说道，“可怜的姑娘。”

“要是我穿着得体的话，”桑塔对男子说道，“我一定要进去祭拜她。不过我和我朋友正要去看电影，谢谢你了。”

他们继续往前走，一路上桑塔向雷利夫人讲了洛佩兹老太太暗淡的一生中种种悲惨的经历和所受的苦难。最后桑塔说道：“我会为她的家人做一个弥撒。”

“主啊，”雷利夫人也被这位老太太的经历所感动，便说道，“那我也要为她做一个弥撒，告慰这个可怜女人的在天之灵。”

“艾琳！”桑塔尖叫一声，“你认都不认识他们。”

“嗯，那倒也是啊。”雷利夫人小声附和。

到剧院后，桑塔和罗比乔克斯先生在谁付钱的问题上起了点争执。雷利夫人表示如果这个星期不要给伊格内修斯的小号缴分期付款的钱，她也想出份力。不过罗比乔克斯先生态度很坚决，桑塔最后还是让他付了钱。

“毕竟，”他把票递给两位女士的时候，桑塔说道，“你才是有钱人嘛。”

她向雷利夫人眨眨眼，可是雷利夫人的思绪又飘到伊格内修斯张贴的那张不愿解释的和平标牌上。电影放映时，雷利夫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伊格内修斯急速缩水的工资、小号的钱、赔偿金以及耳环和标牌。只有当桑塔兴奋地大叫“她真是太可爱了！”或“看看她身上那条漂亮的裙子，艾琳！”时，雷利夫人才稍稍把注意力转回银幕上。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将她的注意力从儿子和自己的问题上——其实两者都是同一回事——扯了开去：罗比乔克斯先生的手轻轻地盖在她的手上，然后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雷利夫人怕得一动也不敢动。为什么电影总让她认

识的男人——雷利先生和罗比乔克斯先生——变得情意绵绵呢？她茫然地盯着屏幕，屏幕上没有五彩斑斓的黛比·雷诺兹欢快跳跃，只有黑白色的珍·哈罗在洗澡。

雷利夫人正想着自己是不是能轻而易举地把手从罗比乔克斯先生的手里抽出来，然后头也不回地冲出电影院，这时桑塔大喊了一声：“快看，艾琳，我打赌黛比就要生孩子了。”

“生什么？”雷利夫人突然狂乱地尖叫起来，接着开始放声大哭，大颗泪珠不断地滚落下来，直到吓坏了的罗比乔克斯先生搂住她那颗栗色头发的脑袋，把她小心地枕在自己的肩膀上。

**亲爱的读者：**

自然也许会造出一个笨蛋，但浪子却是人类自己的杰作。

——爱迪生

我穿着唯一一双沙漠靴，行走在法国居民区旧石板铺的人行道上，沙漠靴鞋底只剩一层薄薄的胶。我在这个冷漠无情的社会里苦苦挣扎着，想要谋取生计。这时，我遇到了一个亲爱的老朋友。我们交谈了几分钟，我向这个浪子展示了我优越的道德感，让他感到相形见绌。然后我再次开始思索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我的思想，一贯地如此不受束缚又放任不羁，它在我耳边悄悄描述了一个伟大而冒险的计划，只要一想起我听到的每一个字，我就忍不住颤抖。“住手！”我向自己神灵般的思想大声哀求，“这太疯狂了。”可是我仍然听从了大脑给我的建议，它给予我一个通过堕落来拯救世界的机会。就在法国区破旧的石板路



上，我向人类的这朵凋零之花寻求帮助，希望他能将和他一样的纨绔子弟，以兄弟盟友之名义聚集到一起。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从他们当中选出一个最高领导者——总统，如果命运女神的命运之轮能眷顾我们的话。接着，将他们渗透到军队中去。作为士兵，他们的职责就是不断和身边的人建立兄弟般的情谊，一起剪裁军装，让制服像香肠皮一样合身；发明并创造新的战斗舞蹈；举办鸡尾酒会等等，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去打仗了。而我们希望最后被选举为总参谋长的那位仁兄，唯一的喜好就是料理他时髦的衣柜——里面的衣服能够随他的喜好，既可以让他变成总参谋长，又可以让他打扮得如入世未深的羞涩青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浪子们看到他们的美国同伴大获成功，也会联合起来争夺军队的掌控权。如果在一些相对保守的国家，那里的浪子们不能轻易夺权的话，我们会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推翻本国政府。一旦把现有的政府都推翻之后，战争将永久性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巨大的狂欢盛宴——这场盛宴将以最规范的外交礼节和最真诚的国际精神举行，因为人们着实超越了不同国界，他们的思想朝着同一个目标，他们如同一个人一样思考。

这一群掌权的浪荡子们当然不知道还有一种叫炸弹的装置，而那些核武器也会在他们的保险箱里腐烂发霉。这些参谋长、总统等也会时不时挂上亮片，粘上羽毛，在舞会和派对上娱乐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任何争端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在装饰一新的联合国男厕所得解决。芭蕾舞剧、百老汇音乐剧或类似的娱乐活动将会遍地开花，而这一切，比之前的领导人所发表的沉重又敌对的法西斯式宣言，很可能让普通百姓更快活。

这样，几乎所有人都有领导世界的机会——我看不出为什么他们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了，如果这些人能够接触到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世界向着机会、公正、公平这一趋势前进的一部分（打个比方，你见过参议员里有哪个议员是个正派的异装癖者吗？没有！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悲惨遭遇是国家乃至国际的耻辱）。

堕落，曾经被视为社会衰退的标志，如今却是危机重重的世界的和平信号。面对新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新的解决之道。

在这项运动中，我将担任起心灵指导师和向导的角色。我对于世界历史、经济、宗教以及政治策略的丰富知识可以作为智库，让这些人从中获取管理规程的知识。波爱休斯也曾经在堕落的罗马帝国担任过类似的角色。正如切斯特顿<sup>[1]</sup>评价波爱休斯那样：“他对于众多基督徒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向导、哲学家以及挚友；不为别的，就因为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在堕落，而他所处的文明却完整了。”

这一次我肯定会让玛娜这个小荡妇瞠目结舌的。对于像她这样深陷陈腐的教条主义泥沼，以及她那自由主义者的浅薄头脑，我的计划显然会让她惊愕得话都说不出。如果不是因为先锋队的成员本质上拥有低俗的中产阶级世界观，我对时代弊端所发起的第一次猛烈攻击：“圣战——为了摩尔人的尊严”，肯定能成为一次伟大的、决定性的政变。不过这一次，我的合作伙伴将会避开中产阶级的无趣哲学，愿意承担起具有争议的使命，追寻自己的目标，不管这一目标有多么不受人欢迎，

---

[1] 英国19世纪著名作家。

不管它将对虚荣伪善的中产阶级造成怎样的威胁。

玛娜·明科夫不就是希望在政治中加入性爱吗？我就把性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她一定会对我如此创新的举动不知所措。至少，她会被嫉妒所吞噬（这个女人必须好好对付，绝对不能放任她无礼的挑衅）。

我的脑海中，一场实用主义与道德感的争论正翻腾着上演。和平，这一光荣的目标，值得通过堕落这一途径来实现吗？就像中世纪道德剧中的两个角色，实用主义与道德感在我脑海中的拳击场上搏斗。我等不及这场猛烈辩论的最终结果：对于和平我太过痴迷了（如果任何制片人想把这本日记改编成电影，在这里我对表现思想斗争的场面有个小小提议：拉锯式的音乐会精彩的背景伴奏，然后用象征手法将主人公的眼珠子叠加到辩论的场景上。我相信，在药店、汽车旅馆或其他隐秘的地方可以获得一些振奋人心的发现，找到合适的人来扮演上班男孩的角色。只要主创人员愿意，电影可以在西班牙、意大利或者其他有趣的地区拍摄，比如北美）。

抱歉，如果读者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悲惨的热狗消息，那我无可奉告。我的思绪都在这次宏伟的计划上了。现在我必须给玛娜·明科夫回信，再为我启动仪式上的演讲写一点东西。

社会摘记：我那不负责任的妈妈又出去了，这倒是件好事。她对我凶猛的抨击与激烈的攻势，对我的幽门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她说去某个教堂参加五月皇后加冕<sup>[1]</sup>活动，不过现在并不是五月，我非常怀疑它

---

[1] 英国五一节传统活动，在五一节那天某位漂亮的少女将被选为五月皇后。

的真实性。

那部由我最喜爱的女演员主演的，号称是“成熟精妙的喜剧”马上就要在镇上的电影院上映了。不管怎么样，首映那天我一定要去看。我可以想象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最新恐惧：在神学与几何学，品位与尊严面前无耻地炫耀庸俗与低劣（我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身体里会有看电影的冲动，貌似我的血液中流淌着这样的种子）。

健康摘记：我的肚子越来越大，我的小贩工作服上的针脚缝合处，正发出不祥的吱嘎声。

未完待续

### 你们和平主义者的上班男孩

莱维太太扶着“焕然一新”的特克西小姐走上台阶，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这里是莱维制裤厂！”特克西小姐咆哮起来。

“你又回到了这个需要你、离不开你的地方，亲爱的。”莱维太太用哄小孩的口吻说道，“而且大家都特别想念你，冈萨雷斯先生每天都打电话来恳求让你回去。知道公司这么需要你是不是很棒？”

“我还以为我退休了呢。”特克西小姐巨大的假牙像捕熊夹一样一开一合，“你们这些人骗我！”

“现在你高兴了？”莱维先生问妻子。他走在两人后面，手里拿着特克西小姐的布料袋子。“如果她手里有把刀，现在我就得把你送到医院了。”

“听听她声音里的激情，”莱维太太说道，“这么有活力，真是太难以置信了。”

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特克西小姐试图挣脱莱维太太的双手，不过脚上的软底舞鞋不像运动鞋抓地力那么强，所以她只是晃了一下。

“她竟然回来了？”冈萨雷斯先生心碎地大叫一声。

“你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吗？”莱维夫人问道。

冈萨雷斯先生只能定睛去看特克西小姐，只见她两只无神的眼睛周围涂满了蓝色眼影，嘴唇周围橙色的唇线几乎要碰到鼻孔。她头上盘了一副有点歪斜的黑色假发，几缕灰白的头发从发套里钻出来，在耳环旁边晃荡着。一条短裙下面露出两条干瘦弯曲的大腿，一双小脚更衬得软底舞鞋像雪地靴一样宽大。又因为特克西小姐成天在太阳灯底下打瞌睡，她的肤色变成了闪亮的棕黄色。

“当然，她看起来很健康。”冈萨雷斯说道，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不自然，他努力挤出一个别扭的笑容，“您对她真是太好了，莱维太太。”

“我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特克西小姐喃喃自语道。

冈萨雷斯先生紧张地笑了一声。

“听着，”莱维太太对他说道，“这个女人的问题有一部分是态度问题，她可不希望被人取笑。”

冈萨雷斯想亲一下莱维太太的手，可是没有成功。

“我希望你可以让她觉得自己被需要，冈萨雷斯。这个女人的脑袋还很好使，给她一些能锻炼脑子的工作，给她更大的权力，她非常需要在这个公司里担任一个积极重要的角色。”

“当然，”冈萨雷斯先生附和道，“我一直就是这么说的，是不是，特

克西小姐？”

“谁呀？”特克西小姐吼道。

“我总是希望你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权力，” 办公室经理尖叫起来，“是不是啊？”

“哦，闭嘴，冈默斯，”特克西小姐的牙齿像响板一样咔咔作响，“你有没有给我买复活节火腿？回答我呀。”

“好了，你已经玩够了吧，我们走吧，”莱维先生对妻子说，“快点，我觉得越来越压抑了。”

“等一等，”冈萨雷斯先生想起来了，“有一封你的邮件。”

经理转身走向办公桌拿信的时候，办公室后面发出了一声巨响。除了特克西小姐已经坐在办公桌前打起了瞌睡以外，每个人都转过头去，朝文档整理部门看——只见一个留着黑色长发的高个子正在捡一个掉在地上的抽屉。他将掉出来的文件粗鲁地塞回抽屉里，然后砰的一声把抽屉塞到文件柜的空当里。

“这是扎拉蒂莫先生，”冈萨雷斯先生悄悄地说，“他才刚来没几天，而且我觉得他没什么前途，不用把他包括在莱维制裤厂的人才计划里了。”

扎拉蒂莫先生一边困惑地看着档案柜，一边抓痒。然后他拉开另一只抽屉，一只手翻弄着里面的文件，另一只手从破旧的针织衫里伸出来挠着胳肢窝。

“您想要认识他一下吗？”办公室经理询问道。

“不用了，谢谢，”莱维先生说道，“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些人的，冈萨雷斯？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家伙。”

“这家伙看起来像个歹徒，”莱维太太插嘴道，“你不会把现金放在这儿吧？”

“我觉得扎拉蒂莫先生挺诚实的，”办公室经理又耳语道，“他就是不太会按字母排序。”他把一叠邮件递给莱维先生，说道：“大部分信件都是确认春季赛事的酒店预订。不过这里有一封信是阿伯门公司寄来的。因为收信人写的是您而不是公司，而且还标注了私人信件，我觉得您最好还是看一下吧。已经寄过来好几天了。”

“那个毒贩子又想怎么样？”莱维先生气冲冲地抱怨道。

“可能他想知道这个原本前途光明、茁壮成长的公司怎么了，”莱维夫人接口道，“也许他想知道里昂·莱维死后发生什么事了。也许这个阿伯门想要给某个花花公子一句忠告。打开看看吧，戈斯，你整整一周在莱维制裤厂的工作就是这一点了。”

莱维先生看了看信封，上面“私人信件”字样用红色圆珠笔写了三遍。他撕开信封后，发现里面有一封短信，信后面还钉了什么附件。

亲爱的戈斯·莱维：

我们收到附件中的信件后非常震惊，并且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三十年来，我们一直都是贵公司忠实的经销商，也因此对贵公司一直怀着最热切的情感。可能您还记得令尊过世时我们免费赠送的那个花圈。

我尽量长话短说。经过数夜的辗转难眠，我们决定将这封信的原件交给律师处理，律师说将以诽谤的罪名要求五十万赔偿金，以补偿我们的精神损失费。

找个律师吧，让我们像绅士一样在法庭上见吧。请不要再来威胁恐吓这一套了。

祝好！

### 阿伯门货物公司经理阿伯门

莱维先生把信翻过去，读了附件中那封寄给阿伯门信件的影印件，顿时如坠冰窟。真是太难以置信了，谁会费那个劲写这么个东西呢？“阿伯门先生——大白痴”、“你们对于现实情况完全缺乏了解”、“你们苍白无知的世界观”、“你可怜的肩膀很可能要遭受鞭笞之苦”……最糟糕的是，底下那个“戈斯·莱维”的签名还真挺像的。阿伯门这会儿估计在使劲地亲吻那封原件，只怕他的嘴唇都要亲烂了。对阿伯门这样的人来说，这封信简直就是一张储蓄债券，一张等着填数字的空白汇票。

“这是谁写的？”莱维先生质问道，把信递给冈萨雷斯先生。

“怎么了，戈斯？出什么问题了？你是不是碰上什么麻烦了？这就是你的毛病了，你从来不和我说你的麻烦。”

“哦，天哪！”冈萨雷斯尖叫起来，“太糟了！”

“安静！”特克西小姐大喝道。

“怎么了，戈斯？你有什么事没处理好吗？还是你把权力委派给其他什么人了吗？”

“是，大麻烦！这个麻烦会让我们连身上的衬衫都穿不上。”

“什么？”莱维夫人从冈萨雷斯先生手里抢过那封信。她读完之后，立即变得像个女巫一般，一缕缕乌黑的头发瞬间都变成了张牙舞爪的毒



蛇：“这是你做的好事，只要能报复你父亲你就什么都敢做是不是，你毁了他的事业，我知道事情总有一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哦，闭嘴，我从来没写过这样的东西。”

“苏珊和桑德拉一定会被迫从大学辍学的，她们会向水手、土匪出卖肉体的，就像那边那个人。”

“啊？”扎拉蒂莫先生感到他们在谈论自己，便问了一声。

“你这个变态！”莱维太太向丈夫吼道。

“安静！”

“我又能好到哪儿去呢？”莱维太太宝蓝色的眼皮颤抖着，“我会变成什么呢？我的生活已经被毁了。现在又会怎么样呢？在垃圾罐头中找东西吃，跟着捡垃圾的队伍走。我妈妈说的一点没错。”

“安静！”特克西小姐命令道，这次她的声音更凶狠了，“你们是我见过的最吵的人。”

莱维太太瘫倒在椅子上，啜泣着含混地说着自己只能去推销化妆品之类的话。

“你对此知道多少，冈萨雷斯？”莱维先生问办公室经理，后者的嘴唇都变白了。

“我一无所知，”冈萨雷斯先生尖叫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封信！”

“这里的信都是你写的吧。”

“可是我没有写那封信！”他的嘴唇颤抖着，“我绝对不会对莱维制裤厂做这种事。”

“我知道你不会的，”莱维先生试着思考，“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

莱维先生走到档案柜面前，把挠痒的扎拉蒂莫先生推到一边，打开

A 字母开头的文件夹，可是里面没有阿伯门文件夹，抽屉完全是空的。他又打开了另外三四个抽屉，一半都是空的。这种情形可怎么对付诽谤罪的诉讼呢？

“你们都是怎么整理文件的？”

“我也在纳闷呢。”扎拉蒂莫先生含混地说道。

“冈萨雷斯，上次在这里工作的那个高个子怪胎叫什么名字，那个戴着顶绿帽子的大胖子？”

“伊格内修斯·雷利。他负责处理发送的信件。”那封可怕的信到底是谁写的呢？

这时电话铃响了。“嘿，”琼斯的声音响起，“莱维制裤厂是不是有一个戴顶绿帽子的大胖子员工呀？一个高个子白人，留着胡子？”

“没有！”冈萨雷斯尖叫着把听筒狠狠甩了。

“是谁？”莱维先生问道。

“哦，我也不知道，找雷利先生的。”办公室经理用手绢蒙住额头，“那个疯子还想让工厂里的工人把我给干掉。”

“雷利？”特克西小姐说道，“那可不是雷利，那是……”

“那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莱维太太抽泣道，“谁找他呀？”

“我也不知道，”办公室经理回答道，“声音像个黑人。”

“好吧，我猜也是，”莱维太太说道，“他肯定在外面帮助了一些不幸的人。知道他还能坚持自己的理想真是件令人鼓舞的事。”

莱维先生想到了什么，他问冈萨雷斯：“那个高个子怪胎叫什么来着？”

“雷利，伊格内修斯·雷利。”

“是吗？”特克西小姐关切地问，“真奇怪，我一直以为……”

“特克西小姐，请住口。”莱维先生烦躁地说道，那封信是那个大胖子雷利还在公司的时候发出去的。“你觉得那个雷利有可能写这封信吗？”

“可能吧，”冈萨雷斯先生说道，“我也不清楚，我本来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直到他号令那些工人打我的头。”

“就是这样，”莱维太太呻吟道，“想把责任推到那个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身上。既然他的理想主义已经不能再打扰你了，就放过他吧。这样的年轻人是不会染指这么卑鄙的事情的。你就等着让苏珊和桑德拉知道吧。”莱维夫人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女儿听到后肯定会非常震惊。“黑人都打电话来寻求他的意见。结果你现在却要陷害他。我真的受不了了，戈斯，我受不了，受不了。”

“难道你要逼着我承认这封信是我写的吗？”

“当然不是！”莱维太太冲着丈夫尖叫，“我就要老死在救济院里了，如果那封信是那个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写的，那他就该以伪造文件罪蹲监狱。”

“嘿，发生什么事了？”扎拉蒂莫先生问道，“这个鬼地方要关门大吉了吗？如果是，你们得告诉我一声。”

“闭嘴，流氓，”莱维太太狂躁地回答道，“要不然我们就说信是你写的。”

“啊？”

“能不能请你保持安静？你不要瞎掺和。”莱维先生冲着妻子说道。接着他又问办公室经理：“把雷利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冈萨雷斯把特克西小姐弄醒，问她要电话簿。

“电话簿都是我保管的，”特克西小姐吼道，“没人能把它们拿走。”

“那你就把雷利的电话号码找出来吧，他住在君士坦丁堡大街。”

“行，那好吧，冈默斯，”特克西小姐恶狠狠地说，“等着。”她从办公桌抽屉深处拿出三摞办公室电话簿，戴上一副巨大的老花镜一页页找着，最后给了他们一个号码。

莱维先生拨通电话，电话机传来一个声音：“早上好，帝王清洁公司欢迎您。”

“把那些电话簿给我。”莱维先生大叫道。

“休想！”特克西小姐刺耳地尖叫道，用她那刚刚涂过指甲油的手指死死地摁在本子上，想要保护它们。“你们找不到的，我找得到对的号码。我不得不说你们这些人真是又没耐心，又容易冲动。待在你们家，我会减十年的寿，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放过可怜的雷利呢？他什么都没做你们就把他开除了。”

莱维先生拨通了第二个号码，一个醉醺醺的女人接了电话，告诉他雷利先生要傍晚才回来。然后这个女人就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莱维先生觉得压抑极了，说了声谢谢就挂了电话。

“唉，他不在。”莱维先生告诉办公室里的人。

“雷利先生看起来一直都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办公室经理难过地说道，“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发动那次骚乱。”

“不要忘记一点，有警察要抓他。”

“他来应聘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想过他竟是个通缉犯，”办公室经理摇摇头，“他看起来是那么有教养。”

冈萨雷斯看着扎拉蒂莫先生正把长长的食指探入鼻孔，心想这个恶心的家伙又会惹出什么事呢？这么一想，他便觉得脚都软了。

这时工厂的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一个工人冲办公室尖叫着：“嗨，冈萨雷斯先生，帕勒莫先生刚刚在火炉边把手给烧着啦。”

工厂里传来一片乱糟糟的声音，有人大声咒骂着。

“哦，天哪，”冈萨雷斯先生叫道，“先稳住工人，我马上就来。”

“走吧，”莱维先生对妻子说道，“我们走吧，我觉得烧心。”

“等一下，”莱维太太向冈萨雷斯做了个手势，“关于特克西小姐，我希望你每天早上都能对她表示欢迎，给她有意义的工作。过去，她的不安全感让她不敢承担责任重大的工作。我觉得她现在已经克服了这一点。据我分析，她之所以对莱维制裤厂心怀怨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出于恐惧。”

“当然。”办公室经理说道。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工厂那边听起来不妙啊。

“去看看工厂那边怎么样了，冈萨雷斯。”莱维先生说道，“我会找到雷利的。”

“好的，老板。”冈萨雷斯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冲出了办公室。

“好吧，”莱维先生把门打开。只要一走进莱维制裤厂，他就有数不清的烦恼和压抑，这个地方简直要捆住你，一步都走不开。要想轻轻松松、没有烦忧地过日子，就最好不要碰这个地方。冈萨雷斯甚至不知道到底是谁把信寄出去的。“走吧，弗洛伊德教授，我们走吧。”

“瞧瞧你多么平静呀。阿伯门都要把我们告得倾家荡产了你还一点都无所谓。”她宝蓝色的眼皮颤抖着，“你要去抓那个理想主义者吗？”

“改天吧，今天已经够烦了。”

“与此同时，阿伯门已经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了。”

“他做梦，”莱维先生不想再和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争辩了，“我今晚回家给他打电话，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们可不能为一封不是我写的信就要我赔五十万。”

“哦，不能吗？我敢肯定像阿伯门这样的人什么都敢做。我都能想象他的律师是什么样子，因为追救护车瘸了腿，为了骗取保险金自己放把火，结果弄得自己被截肢了。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好吧，你如果不着急的话就自己搭车回家吧，我被这个办公室弄得很倒胃口。”

“行行，从你荒废的生命里挤出一分钟时间，关心一下这个女人都行吗？”莱维太太指了指鼾声大作的特克西小姐。她摇了摇特克西小姐的肩膀：“我要走了，亲爱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已经和冈萨雷斯先生谈过了，他很高兴再见到你。”

“安静！”特克西小姐命令道，一口假牙威胁地发出碰撞声。

“你再不走就需要去打狂犬疫苗了。”莱维先生恼怒地说着，一边揪住妻子的毛皮大衣。

“看看这个地方，”一直戴着手套的玉手指着办公室里脏兮兮的家具，变形的地板，伊格内修斯·雷利还是档案管理员时挂上去的皱丝纸彩带，还有被字母顺序弄得抓狂，猛踢垃圾筒的扎拉蒂莫先生。“可悲啊可悲，一个好好的公司就这么付之东流了，伤心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只能通过伪造文件来宣泄不满。”

“滚出去，你们这群人！”特克西小姐吼道，一掌拍在桌子上。

“听听声音里的那种自信，”莱维太太骄傲地说道，毛茸茸的丰满身躯被拉出门外，“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办公室的门关上了，扎拉蒂莫先生走到特克西小姐面前，茫然地挠着痒痒。他拍拍她的肩问道：“女士，也许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威利斯’和‘威廉姆斯’哪个应该排在前面呢？”

特克西小姐怒视了他一会儿，然后一口假牙猛地咬住了他的手背，正在工厂里的冈萨雷斯突然听到扎拉蒂莫先生一声凄厉的惨叫。他不知道是该把烧伤的帕勒莫扔在一边，去办公室看看情况，还是留在这里——工厂里，工人们都随着喇叭里放的音乐一对对地跳起舞来了。莱维制裤厂对员工的要求还真多。

这时，莱维先生的跑车正穿过一片盐碱地往海边开去，莱维太太把脖子周围被吹起来的皮衣拢拢紧，说道：“我要成立一个基金会。”

“我明白了，假如阿伯门的律师从我们手里拿走钱的话。”

“他拿不到。那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逃不了，”她平静地说道，“又有前科，又是搞暴动，他的人品肯定非常差。”

“哦，怎么突然之间你也认为那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是罪犯了？”

“很明显他是一个人。”

“但你还不肯对特克西小姐放手？”

“对。”

“那就没有基金会了。”

“苏珊和桑德拉要是知道你颓废的生活态度差点毁了她们的话，一定会恨死你的。就是因为你从来不肯花时间好好打理公司，所以现在才有人起诉我们要我们赔五十万。你两个女儿肯定会憎恨这一切，你能给她们最渺小的东西就是物质享受，苏珊和桑德拉一定不愿知道她们有可能沦落为妓女，甚至更糟。”

“至少，做妓女也能赚到钱啊，还不用本钱。”

“拜托，戈斯，别再说了。就是我饱受虐待的灵魂也都还有感觉，我不能让你这么玷污我的女儿。”莱维夫人沾沾自喜地叹了口气，“这次阿伯门事件是这么多年来，你逃避责任而犯下的错误中最严重、最危险的一次，要是她们从信中读到这件事，一定吓得连头发都竖起来。当然，如果你不愿意吓着她们，我也不愿意。”

“你想要多少钱办基金会？”

“我还没决定，我还在制订条例规定呢。”

“我可以问一下这个基金会将以谁命名吗？古根海姆太太<sup>[1]</sup>？苏珊桑德拉贿赂基金？”

“为了纪念你父亲，我要叫他里昂·莱维基金会。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来纪念你父亲，以此来弥补你的疏忽怠慢。这些奖金会让人记住这个伟大的男人。”

“我明白了，换句话说，你会把花环扔向那些吝啬无比的老头子。”

“拜托，戈斯，”莱维太太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女儿知道我的特克西小姐项目后兴奋极了，这个基金会一定会令她们为自己的姓氏而骄傲。我必须做些什么来弥补你作为父亲的失败。”

“成立什么里昂·莱维基金会简直是一种公开的侮辱。到时你手里肯定会拽满了诽谤罪诉讼，那些奖金获得者还会告你诽谤。得了吧，你怎么不玩桥牌了？别人还都在玩呢。你为什么不再去莱克伍德打打高尔夫？报名参加一些舞蹈课程？你还可以把特克西小姐带去。”

---

[1] 美国工业家暨慈善家家族成员，在纽约捐助建立了古根海姆现代艺术博物馆。



“跟你说实话，最近几天特克西小姐已经让我觉得无聊了。”

“哦，这就是为什么‘重获青春’项目突然中止了。”

“我已经为那个女人做了一切我所能做的了。我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让她保持活力，这都令苏珊和桑德拉感到非常骄傲了。”

“好吧，不过里昂·莱维基金会还是免谈。”

“你恨它？你的声音里充满憎恨，我听得出来，很浓的敌意。戈斯，为了自己着想，你还是去医学艺术大厦，和那个医生聊一聊吧。他是莱尼的救星，趁现在还不迟。现在，我必须每时每刻都看着你，确保你尽快找到那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我了解你，你会把事情往后拖，直到阿伯门派一辆车到莱维之家门口来，把一切都拉走的。”

“连同你的按摩板。”

“我已经说过了！”莱维太太尖叫起来，“不要把它扯进来！”她整了整毛领子。“现在，赶在阿伯门把跑车轂盖都拿走以前，赶快去找那个疯子雷利。有了他，阿伯门就一点希望都没有。我们可以找莱尼的医生给雷利做个鉴定，然后政府就会把他关到哪个地方，让他再也不能出来害人了。谢天谢地，苏珊和桑德拉还不知道她们差点就沦落到要挨家挨户推销樟脑丸谋生。要是她们知道她们的父亲如此轻忽她们的利益，她们一定心都碎了。”

乔治来到天堂卖家修理厂对面的普瓦德拉街，待在那里盯梢。他是按着热狗车上的公司名字找到这个地址的。不过整个上午那个大个子、小贩都没有现身，可能是因为他帕罗德街袭击了那个年轻的娘娘腔而被炒了吧。中午时分，乔治离开岗哨，去了趟“欢乐之夜”，从李小姐

手里拿了包裹，然后又回了普瓦德拉街。乔治心里正估摸着那个小贩会不会来，他决定要对他和气一点，给他几个钱，热狗小贩不都很穷么。他看到这些钱一定会很感激，一定会成为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掩护人，虽然他的学历好像还挺高的。

终于，一点多的时候，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巨大身影从电车上挤下来，冲进了修理厂。几分钟后，这个怪胎小贩就推着车走到了人行道上。乔治注意到他还是那身行头，戴着耳环，围着围巾，挂着佩刀。如果他是在工厂里换上这身衣服的，那它们肯定就是销售小道具了。不过从他说话的方式可以看出他在学校里待了很长时间，这可能就是他的症结所在。乔治就够聪明，他尽早地离开了学校，他可不想变成这个小贩那样。

乔治看着他推着车子沿路走了几步，便停下来从一本笔记本上撕了一张纸贴在推车的前面。乔治决定采用心理战术，他要配合这个人的教育背景来讨他欢心，这样只要再用点钱就一定可以租到面包盒子。

这时，一位老人家从修理厂大门口探出了脑袋，然后向那个小贩追去，他拿着一把长长的大叉子打在他背上。

“快走啊，你这个怪胎，”老人家吼道，“你已经迟到了，现在都下午了。今天你一定要给我赚到钱再回来。”

小贩态度冷静心平气和地说了些什么，乔治没听明白，不过他说了很长时间。

“我才不管你妈妈是不是嗑药了，”老人家答道，“我也不想再听你那些狗屁，什么车祸呀，做了什么噩梦呀，还有你见鬼的女朋友。赶紧给我滚远点，你这个死胖子，今天你最少得给我挣五美元再回来。”

只见老人家狠狠一推，小贩跌跌撞撞地转了个弯，消失在圣查尔斯街上。乔治等老人家走回修理厂后，慢吞吞地往小贩消失的方向走去。

伊格内修斯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被跟踪了，他继续推着车逆着人流，沿着圣查尔斯街向法国居民区走去。昨天晚上，他为了写集会开场演讲稿熬到很晚，所以直到中午他才勉强从发黄的床单上挣扎起来，而且还是因为妈妈在外面狠狠地敲他的房门，不停地大喊大叫才把他吵醒的。既然他现在已经走到街上了，问题就来了，今天雷电华<sup>[1]</sup>奥芬剧院会上映那部“成熟精妙”的喜剧电影。他好不容易从妈妈手里榨了十美分车费，不过就这么点小钱，她还是抱怨了很久。所以不管怎么样，他必须尽快卖出五六个热狗，然后把车停到某个地方，赶紧冲到剧院，这样这不可置信的双眼就能将每一分钟都充满亵渎的彩色电影尽收眼底了。

伊格内修斯沉浸在沉思中，盘算着怎样才能筹到足够的钱，这时他都没有注意到热狗车已经在某条直线上走了很久了。等他想把车子往路边推时，才发现车子竟然丝毫转不了方向。于是他停了下来，这才发现车子的一个轮胎卡在了电车槽里。他试着想把车子推出沟槽，无奈车身太重，他推也推不动。正当伊格内修斯把手伸向巨大的锡制面包下方时，薄雾中传来电车的吱嘎吱嘎声。顿时他手上起满了密密的鸡皮疙瘩，他的幽门在短暂的挣扎后，毅然决然地紧紧闭上了。慌乱之中，伊格内修斯将车把手往上一推，刹那间轮胎从沟槽里飞了出去，扶摇直上，在空中稍作停留，便华丽地横躺在地上了，热狗车也轰地一声倒在一边。热狗车一个盖子摔开了，好几个冒着热气的热狗滚到了街面上。

---

[1] 好莱坞电影制作工作室。

“哦，上帝啊！”伊格内修斯喃喃自语道，看着电车的身影已出现在半条街外了。“命运女神在我身上开了一个多么恶毒的玩笑啊。”

伊格内修斯先不去管地上那堆破烂，他跌跌撞撞地沿着轨道冲向电车，白色长袍制服在脚踝处摆动，铜黄橄榄绿相间的电车慢慢地逼近，懒洋洋地摇晃颠簸着。驾驶员看到这个圆球状的巨型白色身影气喘吁吁地拦在路中央，赶紧拉下刹车，拉开前面的车窗。

“不好意思，先生，”戴着耳环的大个子冲他喊道，“如果你愿意等上几分钟，我一定能想办法把我倒下的车子弄好。”

这下子乔治瞅准了机会，他跑到伊格内修斯面前，轻快地说道：“来吧，伙计，我们把这玩意儿扶到旁边。”

“哦，上帝啊！”伊格内修斯怒吼道，“你这个发育未完全的复仇女神。这可真是不错的一天啊，我差点就要被电车碾过去，接着还要遭遇抢劫，这可真是创下了“天堂卖家”的纪录了。给我走开，你这个可恶的捣蛋鬼。”

“你抓那一头，我抓这一头。”

电车开始冲他们警示。

“哦，好吧，”伊格内修斯终于同意了，“不过事实上，我宁可把这堆荒唐的东西留在这儿。”

乔治抓住车一头，说道：“你最好把这扇小门关上，不然会有更多热狗滚出来的。”

伊格内修斯一脚把门给踢上，就像是参加专业足球比赛一样，利落地将钻出来的热狗紧紧地关在两个六英寸大的空间里。

“轻一点，伙计，你会把车子也踢坏的。”

“闭嘴，你这逃课的家伙，我可没要你和我说话。”

“好吧，”乔治无所谓地耸耸肩，“我是说，我只是想帮帮忙而已。”

“你怎么帮我？”伊格内修斯吼道，露出一两颗黄褐色的大牙，“有人很可能被你头上的发蜡熏得喘不过气来。你从哪儿来？为什么跟着我？”

“瞧，你到底想不想我帮你把这堆垃圾弄起来？”

“一堆垃圾？你把‘天堂卖家’的车子叫做一堆垃圾？”

电车又开始冲他们鸣叫起来。

“来，”乔治说道，“起来。”

“我希望你了解，”伊格内修斯一边气喘吁吁地抬着车子一边告诫道，“我们的联系仅仅出于紧急状况的需要。”

推车一蹦又一蹦地回到两个轮子都着地的状态，锡罐里的面包发出了乒乒乓乓的碰撞声。

“好吧，教授，可以了，很高兴能帮到你。”

“你是不是没留神，小乞儿，你就要被电车钩住了。”

电车慢慢地从他俩身边晃过，这下，售票员和司机可以更近距离地研究伊格内修斯的道具服了。

乔治一把抓住伊格内修斯的双手，往他手里塞了两美元。“钱？”伊格内修斯高兴地问道。“感谢上帝。”他赶紧把钱塞进口袋里。“至于你这番举动是出于什么样下流的理由，我还是不问的好。我想，是不是因为我推着这辆可笑的车子出来工作的第一天，你中伤了我，而向我道歉的吧。”

“就是这样，教授，你说得真好，我就说不出来。你真不愧是受过

高等教育的人。”

“哦？”伊格内修斯非常高兴，“看来你还不算无可救药嘛。来个热狗？”

“不用了，谢啦。”

“那不介意我自己吃一个吧。我的身体正迫切地需要得到安抚。”伊格内修斯看了一下车子里的面包桶，“噢，上帝啊，里面的热狗真是一片狼藉啊。”

乔治看着伊格内修斯“砰”的一声拉开锡罐盖子，将一张大掌伸了进去。于是，他借机说道：“既然我帮了你一把，教授，你能不能也帮我一把？”

“也许吧。”伊格内修斯专注于咬热狗，不太热心地回答道。

“看到这些东西了吗？”乔治指指胳膊底下夹着的那些牛皮纸包裹，“这是学校的教学用品。可我有麻烦，我中午就从供应商那里领了这些包裹，可是我要等到放学时才能给学校送过去。所以我必须把这些东西拿在手里等两个钟头。你明白了吗？我得找个地方寄存这些东西，就下午两个小时而已。现在呢，我可以在一点钟时和你找个地方碰头，然后我把东西放在你的车子里，三点之前再来拿走。”

“太假了，”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囁，“你真以为我会相信你吗？学校关门了再送教学用品？”

“我每天都会付给你几美元的佣金。”

“真的？”伊格内修斯这下有了兴趣，“那好，你先预支我一个礼拜的薪水，我可不接受小笔生意。”

乔治打开钱包，取了八美元递给伊格内修斯。

“拿着，算上先前的两美元，这个星期你就赚到十美元了。”

伊格内修斯开心地将新赚来的钞票装进口袋，然后从乔治的胳膊底下撕开了一个包裹，说道：“我一定要先看看你存的是什么东西，说不定你要把镇静剂卖给婴儿呢。”

“嘿！”乔治喊道，“要是这东西破了我就没法送出去了。”

“那可太糟了，”伊格内修斯推开男孩，一把将牛皮纸撕开，接着他看到一叠叠像明信片一样的东西。“这是什么玩意儿？公民学的图片辅助道具，还是为其他无聊的科目准备的？”

“还给我，你这疯子。”

“哦，上帝啊！”伊格内修斯盯着眼前的景象。高中的时候，一次有人给他看了一张色情照片，结果他一屁股坐到了水冷器上面把耳朵给弄伤了。而眼前的这张照片则高级得多。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坐在一张书桌的边缘，旁边是一个地球仪。她手里拿着一根粉笔，仿佛暗示着自慰，这很大大地激发了伊格内修斯的兴趣。伊格内修斯空闲的大掌懒懒地挥动着，这让乔治忙于躲避，同时他又仔细地研究着书桌边上那本书的封面：安尼修斯·曼留斯·希弗利纳斯·波爱休斯，《哲学的慰藉》。“我能相信我看到的一切吗？多么聪明，多么有品位，天哪！”

“还给我吧。”乔治恳求道。

“这一张是我的了。”伊格内修斯沾沾自喜地说道，把最上面那张卡片装进口袋里。他把撕破了的包裹还给乔治，看着手里拽着的破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他把纸片也装进口袋。“你到底是从哪儿弄来这些东西的？那个美妙的女子是谁呀？”

“不关你的事。”

“我知道了，秘密活动嘛。”伊格内修斯想着纸片上的地址。他想自己去调查。有些穷困的女知识分子可以为了钱出卖一切。如果她阅读了这么有指导意义的图书，那她的世界观一定非常犀利。可能她也和“上班男孩”处于相同的困境中，一位预言家、哲学家，被命运无情地投到这个充满敌意的时代。伊格内修斯心想自己一定要和她见上一面。她也许还能给自己提供不少新颖的、有价值的见解呢。“好吧，虽然我很有顾虑，但我还是会把车子留给你，不过，你下午必须帮我看好车子，我有个非常紧急的约会。”

“嘿，这算什么？你要去多久？”

“两个小时。”

“我三点前可要回镇上的。”

“那你今天下午可要迟一点了，”伊格内修斯恼怒地说道，“和你这种人扯上关系，我已经是降低身份，你还要把我的车子也拖下水。你应该庆幸我没去告发你。我在警队里有个非常聪明的朋友，一个机灵的便衣警察，曼库索巡警，他正等着抓你这样的可疑分子呢。你应该跪下来感激我的仁慈。”

曼库索？他不就是那个在厕所里想抓自己的便衣吗？乔治立刻紧张起来。

“你那个警察朋友长什么样？”乔治努力嗤笑一声，想要装出一副很有勇气的样子。

“他个子很小，很难捉摸。”伊格内修斯狡猾地说道，“他会乔装打扮成很多样子，真正是行踪难定，神秘莫测，一会到这儿，一会跑那儿，一刻不停地追捕犯罪分子。有时候他会埋伏在厕所里，不过现在他



正在街上巡逻，只要我出个声打个手势随叫随到。”

乔治的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呛得他说不出话来。

“你这是陷害。”他咽了口口水。

“对付你足够了，你这个流浪儿，你竟然鼓励这个高贵的女学者从事这样堕落的勾当，”伊格内修斯恶狠狠地吼道，“你应该吻我制服的衣角，感激我没有向夏洛克·曼库索告发你的下流玩意儿！记住，两小时后在雷电华奥芬影院等我。”

伊格内修斯得意地大步沿康门街走去。乔治把两个包裹放进面包桶里，在路边坐了下来。他的运气真是太糟了，竟然找上了曼库索的朋友，那个大胖子小贩真是抓到了自己的软肋。他愤恨地瞪着推车。这下他不仅拿那些包裹没办法，还被这辆大大的热狗车缠上了。

伊格内修斯将钱扔给收银员，飞快地冲进剧院，摇摇晃晃地沿着脚灯摸索前进。他到的时间刚好，第二场正要开始。碰到这个窝藏了那么多精彩的色情照片的男孩子真是捡到宝了，伊格内修斯想着是否能威胁他每天下午都替自己看车子，那小崽子一定是被他那套警队里有朋友的说辞给吓到了。

伊格内修斯对于影评的溢美之词嗤之以鼻。影片里出现的每个人物都是这么让人无法接受，特别是场景设计者，伊格内修斯已经多次表示过他差劲得难以置信。而女主角的表现，更是比以往任何一部马戏团音乐剧都要令人发指。在这部影片里，她扮演一位年轻聪明的秘书，有一个世故老成的男人想要引诱她。他开着私人直升机把她载到百慕大，将她安置在一间套房里。他们共处的第一夜，那个登徒子打开她的房门时，她顿时起了一片皮疹。

“垃圾！”伊格内修斯大声喊道，将沾满口水的爆米花喷出了三四排开外。“她怎么还能假装是个处女，光看她那张堕落的脸，强奸她吧！”

“日常放映的场次果然会混进一些奇怪的人，”一位拿着购物袋的女士对她的同伴说道，“快看那个人，他还戴着耳环呢。”

当银幕上出现柔光处理的亲密镜头时，伊格内修斯开始失去控制了。他觉得自己就快要歇斯底里了，他想保持安静可是做不到。

“他们拍的时候不知道隔了几层粗棉布呢，”他狂乱地自语着，“哦，上帝啊，谁能想象这两个人实际上已满是皱纹，又老又丑。我觉得我都快吐了，放映室里有没有人赶紧关掉电源啊，拜托！”

他的弯刀拍着椅子的一侧嘭嘭作响，一个年迈的引座员走过来想从他手里夺过那把弯刀，可是伊格内修斯死不放手，拉扯中，她滑倒在地毯上。老女人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开了。

影片中女主角相信自己的名誉受到了质疑，她引发了一系列狂乱的幻想，幻想她和那个登徒子一起躺在床上。那张床被拖过一条条大街，飞过一个个度假酒店的游泳池。

“天哪！这种色情片难道就是所谓的喜剧吗？”伊格内修斯在黑暗中发出质问。“我到现在为止一次都没笑过。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双眼看到的这些污秽垃圾。这个女人应该被鞭答，直到她跪下来，她正在摧毁我们的文明。她肯定是什么国家派来毁灭我们的间谍，拜托！有没有人还有点羞耻感，去把电闸拉断吧！在这个剧院里有成千上百人的道德感都在被磨灭！如果我们运气够好，就祈祷奥芬影院忘了付电费吧。”

影片结束后，伊格内修斯大喊一声：“她那张美国人的脸孔下是个

不折不扣的东京玫瑰<sup>[1]</sup>！”

伊格内修斯本想再看一场电影，不过他记起了那个流浪儿，他可不想把这件宝贝给弄坏了，这个男孩还有用处呢。他从四个空荡荡的爆米花桶上慢慢站起身，这是他在影片放映期间的战果。他真是彻底没有力气了，情绪都释放完了。他喘着粗气，蹒跚地从通道走出去，外面的街道上阳光依旧普照。罗斯福酒店计程车车位上，乔治正一脸阴郁地看着推车。

“耶稣啊，”他哼了一声，“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出来了呢。你这算哪门子约会？不过就是去看了场电影。”

“拜托，”伊格内修斯叹了口气，“我刚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情绪波动。你走吧，我明天一点钟在运河街和皇家大街交叉口等你。”

“遵命，教授。”乔治拿了包裹，慢吞吞地走开了，“记得管好你的嘴巴，懂了没？”

“这可要看情况。”伊格内修斯严厉地说道。

他颤抖着双手拿起一根热狗放进嘴里，又从口袋上方偷看了照片一眼。从俯视的角度看，照片上的女子显得更加妖娆诱人。她是某个堕落的罗马历史教授？还是一个被摧残的中古史学家？要是她能把脸露出来就更好了。她浑身散发着一股孤独、疏离的气息，这种孤独的性感与学者气质让伊格内修斯非常满意。他看着那张破纸片，上面字迹极小而潦草地写了一个地址：波旁街。这么说，这个被摧残的女人落在了这些金钱榨取者的手里。这对于自己的上班日记来说是多么富有挑战性的新角

---

[1] 二战期间日本东京组建一座专门用于瓦解美军士气的电台，女播音员嗓音甜美迷人，充满柔情蜜意，人称“东京玫瑰”。

色呀。那本作品，正缺少性感的因素，需要一剂令人咋舌的暗讽来做强心针，或许这个女人的忏悔能在这方面有所补益。

伊格内修斯又推着车走进法国居民区，一瞬间他思绪翻涌，思索着这件事。玛娜会怎样妒火中烧地咬着浓缩咖啡杯的边缘，他可以尽情描写和这位女学者在一起的每一个美妙时刻。从她自身的背景再加上波爱休斯的世界观可以推测，她一定会以一种禁欲的、宿命论的眼光看待他在性方面所有笨拙愚蠢的错误。她一定会理解自己。“仁慈些吧。”伊格内修斯会叹息着对她说。当伊格内修斯细致地描绘自己所有温柔愉悦的感受时，玛娜说不定会拿出社会抗议时采用的猛烈、严肃态度来攻击他的行为，她该有多么痛苦难耐啊。

“我敢吗？”伊格内修斯心不在焉地推着车子自问道，结果撞上了停在路边的汽车，车把手陷进了他的肚皮里，让他打了个嗝。他不会告诉那名女子自己是怎么知道她的。首先，他会与她谈论波爱休斯，她一定会情难自禁的。

伊格内修斯顺着地址找到了那个地方，说道：“哦，上帝啊！这个可怜的女子落入了恶魔的手中。”他仔细研究了一下“欢乐之夜”的前门，慢吞吞地走近玻璃橱窗看到上面的海报。他念道：

罗伯塔·李  
为您奉献  
哈莱特·奥哈拉  
处女般的美人  
(连同宠物)

谁是哈莱特·奥哈拉？更重要的是，什么宠物？伊格内修斯有了莫大的兴趣。不过为了不引起那个恐怖的纳粹老板娘的注意，他别扭地在路边坐了下来，决定等一等。

拉娜·李正看着达莲娜和那只鸟。她们马上就要上场了，只要达莲娜再把台词背得顺畅一点就好了。她从舞台边上走开，又跟琼斯强调了几句，让他把高脚凳底下也打扫干净，然后从软垫门的玻璃向外望，今天她已经看够了排演。其实演出挺有特色，挺不错了。而且乔治开发的这项新生意还真是赚了不少钱。之外，琼斯也好像终于低头了，情势看起来一片大好。

突然，拉娜猛地推开门，对着街上大吼道：“嘿！就是你，快点从我门口滚开，你这个小贼。”

“拜托，”一个富有感情的声音从街上传来，那声音顿了顿，仿佛在找什么借口，“我只想让我磨破了的双脚休息一下。”

“去别的地方休息去，把那辆恶心的车子从我店门口挪开。”

“我向您保证，我真的没有想要倒在你这个毒气室一样的巢穴面前。我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才到这里的。是我的脚不听使唤，我动弹不得。”

“要瘫也去别的地方瘫，我才不想让你在这儿转悠，然后把我的生意搞砸了。你戴着那个耳环看起来诡异极了。客人们还会以为这是家同性恋酒吧呢。走开！”

“人们决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毫无疑问，你开的这家酒吧是全城最惨淡的。我能问问你有兴趣买个热狗吗？”

达莲娜从门内走出来问道：“啊，看看这是谁啊。你可怜的妈妈怎么样了？”

“哦，上帝啊，”伊格内修斯吼道，“为什么命运女神要将我领到这个地方啊？”

“嘿，琼斯，”拉娜·李叫唤道，“别再乱挥扫把了，快点过来把这个可疑分子赶走。”

“不好意思，保安起薪五十美元一周。”

“你对你可怜的母亲真是太坏了。”达莲娜站在门外大声指责。

“我可不奢望你们两位女士读过波爱休斯。”伊格内修斯叹息道。

“不用理他，”拉娜对达莲娜喝道，“他妈的，他就是个自作聪明的家伙。琼斯，我给你两秒钟时间跑到这里来，要不然我就把你和这个人一起当流浪汉送进警察局。我真是受够了你们这群自以为是的家伙。”

“天知道我会碰到怎样的纳粹党人，把我打得不知人事，”伊格内修斯冷静地说道，“你吓不倒我的，我今天已经受够折磨了。”

“呼呀！”琼斯往门外一望，大叫起来，“绿帽子怪人，活生生的，真人。”

“我懂了，你很聪明，雇了这么一个吓人的黑人来对付上了当又气愤的客人。”只见绿帽子怪人对拉娜·李说道。

“把他赶走。”拉娜对琼斯命令道。

“哇哦！你怎么赶得走一头大象呀？”

“瞧瞧这副墨镜，我打赌他的身体一定沉浸在毒品里。”

“见鬼，给我滚回去，”拉娜冲着一直瞪着伊格内修斯的达莲娜吼道，一边推达莲娜进酒吧，一边命令琼斯，“好了，现在解决他。”

“拿出你的剃刀啊！来砍我呀，”伊格内修斯看见拉娜和达莲娜走了进去，便说道，“往我脸上泼碱液呀，来刺我呀。你当然不会意识

到，我会变成一个瘸腿的热狗小贩完全是出于对人权的热情。我丢弃了一份特别成功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在人种问题上的立场，我跛了的双腿就是我敏感的社会良心的间接证据。”

“哇哦！这么说莱维制裤厂是因为你鼓动那些黑人工人才把你踢出来的，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伊格内修斯警觉地问，“你是不是也参与了那次夭折的政变？”

“没有，我听人说的。”

“真的？”伊格内修斯关切地问道，“他们会提起我的风度举止这没什么奇怪的。这么说，我还是很有知名度的。我一点也不怀疑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传奇。可能在那项运动中，我放弃得太匆促了。”伊格内修斯非常高兴。今天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却意外地变成了光明的一日。“我很有可能已变成了烈士。”他打了个嗝，“你要来一个热狗吗？对于各种肤色的人种，我都一视同仁地服务周到。天堂卖家在公共服务方面一直都是先锋模范。”

“为什么你这样的白人，谈吐又这么好，怎么会在大街上卖热狗呢？”

“能不能请你把烟往别处吐啊，我的呼吸系统很不幸地比一般人虚弱。我怀疑是因为我成型的时候我爸爸特别虚弱。他的精子很有可能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释放出来的。”

真是走运，琼斯心里暗喜。这个大胖子来得正是时候，他这会儿正需要这个人呢。

“你肯定是疯了吧，兄弟，你应该找一份好工作，开好车之类的。”

哇哦！还有空调啦，彩电啦……”

“我有一份非常愉快的工作，”伊格内修斯冷冷地回答道，“户外工作，没有管束，就是双脚比较有压力。”

“要是我也念过大学，我才不会拖着热狗车子到处跑，卖这些垃圾呢。”

“拜托！‘天堂卖家’出售的可都是高品质食物。”伊格内修斯的弯刀敲在人行道的护栏上啪啪作响。“任何在这家可疑的酒吧里干活的人都没有资格质疑别人的工作。”

“狗屎，你以为我喜欢在‘欢乐之夜’工作呀？呼呀，我巴不得换个地方，我喜欢待遇比较好的地方，赚到足够的生活费。”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伊格内修斯愤怒地说道，“换句话说，你就是想变成彻底的中产阶级喽。你们这些人都会被洗脑了，我想你是不是也想获得成功，或是其他什么恶劣的念头？”

“嘿，这下你可惹到我了，哇哦！”

“我真没有时间讨论你错误的价值观，不过我想向你打探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位很爱读书的女子？”

“有啊，她一直都塞给我东西让我看，说是这样会提升自我。她非常有体面的。”

“哦，上帝啊。”蓝黄色的眼睛放出光彩，“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和这位模范女士见上一面？”

琼斯有点搞不懂眼前的一切，他说道：“哇哦！你想见她，就找个晚上来这儿看她的舞蹈表演，和她的宠物一起合作的。”

“天哪！别告诉我她就是那个哈莱特·奥哈拉！”



“对啊，就是哈莱特·奥哈拉，没错。”

“波爱休斯再加上一只宠物，”伊格内修斯喃喃自语道，“多么惊人的发现啊。”

“她会身穿戏服表演三天，伙计。你应该来这儿看看，这是我见过的最美妙的表演。哇哦！”

“我能想象。”伊格内修斯语气敬仰地说道。要在“欢乐之夜”这一群无知无觉蠢猪一般的客人面前演出一场精彩的讥讽衰败旧南方的舞台剧，可怜的哈莱特。“告诉我，她的宠物是什么呀？”

“嘿！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伙计。你得自己去看才行，不过这场演出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的。哈莱特还会说一些台词哦，这可不是一般的脱衣舞表演，还有台词的。”

天哪，面对观众任凭再犀利的评论却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一定要见见这个哈莱特，他们一定要好好交流交流。

“还有一件事我想问，先生，”伊格内修斯说道，“这个化粪池的纳粹女老板每天晚上都在吗？”

“谁？李女士？才不是。”他暗自偷笑。这次故意破坏进展得意外地顺利，看来这个胖子晚上还真想来酒吧呢。“她说哈莱特这么完美，这么出色，她晚上就不必来亲自指导了。她还说只要哈莱特一上台，她就去加利福尼亚度假。哇哦！”

“运气真好，”伊格内修斯含混地说道，“好吧，我今晚就来看奥哈拉小姐的演出。你能否预留一个靠近舞台的位子给我？她的一举一动、每句台词我都要弄得清清楚楚。”

“呼呀，真诚地欢迎你，伙计。这两天都要来哦。我们会为您提供

优质服务的。”

“琼斯，你是不是在和那个怪胎说话？”拉娜从门口探出头来质问道。

“不用担心，”伊格内修斯告诉她，“我这就走。你的同党真是把我彻底吓坏了，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靠近这个肮脏的猪圈一步。”

“很好。”拉娜说完“砰”的关上了门。

伊格内修斯得意地冲琼斯露出沾沾自喜的神情。

“嘿，听着，”琼斯又说道，“你走之前能不能告诉我，一个黑人怎样才能不变成流浪汉，或者不用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下工作呢？”

“拜托，”伊格内修斯从工作服中伸出手来，摸到人行道栏杆，扶着站起身来，“你真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搞不清状况，你的价值观念真是错得离谱。当你走到了顶峰，或是达成了你的心愿——不管你的愿望是什么，你都会精神崩溃甚至更糟糕。你听说过生疮的黑人吗？当然没有。所以就安心地住在小茅屋里吧，感谢命运女神没让你们有个整天烦着你的白人母亲。读读波爱休斯。”

“谁？读什么？”

“波爱休斯会让你知道挣扎只是徒劳，我们必须学会接受。你可以向奥哈拉小姐咨询波爱休斯。”

“听着，要是你生命的一半时间都是流浪汉处境，你觉得怎么样？”

“好极了，以前我就是个流浪汉，我觉得比现在快活多了。要是你啊，我就每个月从房间里出来一次，到邮箱里领一下救济金。你要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

这个胖子真是怪胎，幸好莱维制裤厂那些可怜的工人们没有听他的唆使，要不然肯定都被关到非洲安哥拉去了。

“那你这两天一定要来哦。”琼斯对着耳环吐了口烟，“哈莱特会有很精彩的表演。”

“到点了我一定来，”伊格内修斯快活地说道，心想这下玛娜一定会嫉妒得把牙都咬碎了。

“哇哦！”琼斯走到推车跟前，研究着贴在上面的活页纸，“看起来有人在捉弄你嘛。”

“这只不过是推销技巧而已。”

“呼呀，你最好再检查一下。”

伊格内修斯慢吞吞地走到车头，看到那个流浪儿竟然在“十二英寸的天堂”周围画满了形状各异的生殖器做装饰。

“哦，上帝啊！”他一把撕掉那张满是圆珠笔涂鸦的广告纸。“我一直推着这玩意儿？”

“我在门口等你的，”琼斯说道，“嘿！”

伊格内修斯欢快地挥舞着一只大掌，一摇一晃地走开了。他把剥去广告的车头对准了阿尔及尔码头舷梯，下午很多装卸工人都聚在那里。他一边叫唤一边询问，推着车子走进人群，成功地把热狗都卖光了，并且以消防员的劲头往卖出去的热狗上猛洒番茄酱和芥末酱。

多么光明的一天啊。命运女神给自己的征兆真是太好了。克莱德先生又惊又喜地看到雷利小贩欢快地和自己打招呼，并上交了十美元的营业额。而伊格内修斯，工作服的口袋里装满了那个流浪儿和热狗大亨给自己的工钱，欢快雀跃地冲进了回家的电车。

他踏进家门，母亲正悄悄地和谁讲着电话。

“我一直在想你的话，”雷利夫人对着电话小声说道，“这可能是个

不错的主意，宝贝，你懂我意思不？”

“当然错不了，”桑塔回答道，“这些慈善医院的医护人员会让伊格内修斯好好休息一下。克劳德也不会希望伊格内修斯在身边的，甜心。”

“他喜欢我吗？”

“喜欢？他今天早上还打电话来问我你有没有再婚的念头呢。主啊，我说：‘嗯，克劳德，这个问题你应该亲自问她。’呼，要是有求爱锦标赛，你们两个一定是世界冠军。那个可怜的男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孤寂。”

“他的确非常体贴，”雷利夫人对着听筒吹气，“不过，有时候他让我觉得很紧张。”

“你到底在嘀咕什么呢？”伊格内修斯在客厅里吼道。

“主啊，”桑塔说道，“听起来像伊格内修斯回来了。”

“嘘。”雷利夫人对着电话说道。

“那你听着，甜心。一旦克劳德结了婚，他就不会再想这回事了。他不对劲是因为他没什么事做，你多多给他点爱就行了。”

“桑塔！”

“天哪！”伊格内修斯嘟囔着，“你不会是在和那个叫巴塔葛利亚的荡妇说话吧？”

“闭嘴，孩子。”

“你最好对准伊格内修斯的脑袋揍一拳。”

“我真希望我能强壮一点，甜心。”雷利夫人答道。

“哦，艾琳，我差点忘了告诉你，安格洛今天早晨来转了一下喝了杯咖啡。我都认不出他来了。你真该看看他穿着那套羊毛西装的样子，

看起来活像阿斯特夫人<sup>[1]</sup>的坐骑。他真的很拼命，现在他每天都出入高级酒吧，他对我说。他最好能抓到什么可疑分子。”

“那可不是太糟了，”雷利夫人伤心地说道，“如果他被开除出警队了，那安格洛打算怎么办呢？他可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呢。”

“天堂卖家针对有主动性、有品位的人提供富有挑战性的空缺职位。”

“听听他都说些什么疯话，”桑塔说道，“啊，艾琳，你最好还是给慈善医院打个电话吧，甜心。”

“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说不定就中头彩了呢。”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和你费这些口舌，”桑塔粗哑地叹了口气，“今晚七点左右再见吧，克劳德说他也会来，人来齐了以后，我们就一起开车去湖边兜兜风，据说那里的螃蟹可好吃了。呼！有我这么个伴，真是你们俩运气好，特别是在克劳德身边。”

桑塔用沙哑得出奇的声音大笑一声，挂上了电话。

“你到底在干什么，那个老太婆在嘟囔什么呢？”

“闭嘴！”

“多谢，我看到这里的摆设和以前一样令人振奋。”

“你今天赚了多少钱？二十五美分？”雷利夫人尖叫道。她一下子跳起来，把手伸进了伊格内修斯工作服的口袋里，把那张美妙的照片也顺便带了出来。“伊格内修斯！”

“还给我！”伊格内修斯怒吼道，“你竟敢用这双酒鬼的脏手玷污这样美好的形象。”

---

[1] 英国第一位女国会议员。

雷利夫人又瞥了照片一眼，闭上了眼睛。一滴眼泪从她紧闭的眼皮下滚了出来。“你开始卖热狗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你肯定会和这样的人来往的。”

“什么叫‘这样的人’？”伊格内修斯生气地质问，一边将照片放入口袋里，“这是一个聪明的、被侮辱的女人，说她的时候请用尊敬、尊重的态度。”

“我什么都不想说，”雷利夫人吸着鼻子，仍然紧紧地闭着双眼，“回你的房间去吧，继续写你那些胡言乱语。”这时电话铃响了。“肯定又是那个莱维先生。他今天已经打了两次电话了。”

“莱维先生？那个怪物又想怎样？”

“他没跟我说。快去，接电话，把听筒拿起来。”

“哦，我可不想和他说话。”伊格内修斯叫道。他拿起电话，模仿伦敦上流社会的口音说道：“哪位？”

“雷利先生？”一个男人问道。

“雷利先生不在。”

“我是戈斯·莱维。”听筒那边远远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正说：“看看你接下来要怎么说。又浪费一次机会，让这个精神病给跑了。”

“我感到非常抱歉，”伊格内修斯一字一顿地说道，“雷利先生今天下午因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出城了。事实上，他如今正在曼德维尔医院。因为被贵公司恶意地开除了，他一直就在医院和家之间进进出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你应该不久后就会收到他心理医生开的医疗费账单，价格非常昂贵。”

“他精神出问题了？”

“非常严重，彻底混乱了。他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他第一次去曼德维尔医院的时候，大家不得不把他绑在装甲车上送过去。你也知道，他的体型非常魁梧。不过今天下午他是坐巡逻救护车去的。”

“那他在曼德维尔能接受探访吗？”

“当然，你们可以开车过去，带点饼干给他。”

伊格内修斯把听筒咣当一声摔下，塞了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在他仍然双目紧闭、抽抽搭搭的母亲手里，然后慢慢吞吞地回了房间。开门以前，他在脱了皮的木门前停了下来，把那张“还善良人士和平”的标牌扶正。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出向上的趋势，他的命运之轮正迅速冲向天堂。

## 第十二章

周围陷入一阵忙乱。邮递员尖锐的哨子、邮政卡车驶入君士坦丁堡大街时的轰鸣声，他母亲激动的尖叫声，安妮小姐大叫着说邮递员的哨子声吓着她了……一切都妨碍了伊格内修斯好好构思集会开场演讲。他签了字收了信，冲回房间，把门锁上。

“是什么呀，孩子？”雷利夫人在客厅里问道。

伊格内修斯看着马尼拉信封上“航空特别投递”的邮戳，又看了看上面“紧急”、“请加快速的”等字迹，高兴地想着：“哦，天哪，这个小荡妇明科夫已经快疯啦。”

他撕开信封，抽出信纸。

先生：

你真的发了下面这封电报给我吗，伊格内修斯？

“玛娜立即组成东北地区的和平党中央委员会。在一切层面开始组织。只招募同性恋变态者。政治中加入性话题。细节随后详谈。伊格内修斯国家主席。”



什么意思，伊格内修斯？你真的希望我招募同性恋者吗？那种变态会希望变成注册的变态？伊格内修斯，我真的很担心，你是不是和什么怪人混在一起啦？我早该猜到这种事迟早会发生的。那些关于警察追捕、撞车事故什么的妄想就是头一个征兆。现在整个情况都非常明朗了。你平常的性宣泄渠道被封闭了那么久，现在这种欲望正通过错误的渠道渗透出来。自从你得了妄想症后，你就一发不可收拾，经历了一系列精神危机，并以公开表现出性方面的精神变态为高潮。我就知道你迟早会失控的，现在成真了吧。我的治疗小组要是知道你的病情竟越来越恶化，一定会非常失望的。请尽快离开那座堕落的城市，到北方来吧。如果你有这个意愿就打电话联系我吧，我们可以在电话里好好讨论一下你现在的性取向问题。你应该尽早接受治疗，要不然你一定会变成尖叫女王<sup>[1]</sup>的。

“她怎么敢如此无理！”伊格内修斯怒吼道。

你那个“天授神权党”怎么样？我认识的几个人很想加入。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同性恋变态”的条件，不过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利用这个“同性恋”党将边缘法西斯分子彻底清理出去。或许我们可以将右翼分成两部分，但我仍然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假设有非同性恋变态者也想加入而我们拒绝了，我们就会背上偏执的罪名，整个事情就不好办了。至于我的演讲，恐怕不能说非常成功。演讲还算比

---

[1] 指代美国恐怖片里出现的扮演受害者的女演员。

较顺利，不过就是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观众里有几个中年人发表了一些非常不友好的评论，想诘问吓唬我，最后我治疗小组里的几个朋友以牙还牙把这些保守分子轰出了礼堂。对于这些小区里的听众来说，我的观点有点太超前了。那个混球盎格没有来，要我说，他们就该把他遣送回非洲。我在聚会上还真觉得这个人有点本事。不过很明显他对政治非常冷淡。但这个讨厌鬼还承诺说一定会来。伊格内修斯，你这个“同性恋变态联盟”的计划看来不是很可行，另外，我觉得这只不过是恶化的一种精神状态的一种表现罢了。我真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件诡异的事与我的治疗小组说——虽然它早在我的预料之中。这个治疗小组真的对你非常有兴趣，有几个人甚至还非常认同你。如果你去的话，他们可能也会愿意去的。我需要马上和你交流一下，请在晚上六点后打我电话吧，我非常、非常担心。

玛娜·明科夫

“她彻底摸不着头脑了，”伊格内修斯得意地说道，“她就等着看我和奥哈拉小姐宿命的相遇吧。”

“伊格内修斯，你收到了什么东西？”

“玛娜·明科夫的信。”

“那姑娘又想干什么呀？”

“她威胁说要是我不发誓我的心只属于她，她就要自杀。”

“那可不是太糟了吗。我打赌你一定跟这个可怜的女孩子说了很多谎，我了解你，伊格内修斯。”

门后传来穿衣服的声音，还有金属落地的声响。

“你去哪儿啊？”雷利夫人对着掉了漆的门问道。

“拜托，妈妈，”一个庄严的男低音回答道，“我赶时间，请不要打扰我。”

“你每天就带这点钱回来，不如整天待在家里算了，”雷利夫人冲着房门尖叫道，“你让我怎么付赔偿金给那个男人哪！”

“我希望你能让我清静一下，我正要去一个政治集会作演讲，我必须理清思绪。”

“政治集会？伊格内修斯！这可太棒啦！或许你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呢，孩子。你天生一副好嗓子，你去哪个俱乐部，宝贝？新月城市民主会？老年积极分子协会？”

“现在还是秘密，恕我不便透露。”

“哪个政党还是秘密？”雷利夫人狐疑地问，“你是不是要给一群反动分子作演讲？”

“哦，唔。”

“我最近接到几本关于反动的宣传手册，我仔细看了看，所以别想在这件事上糊弄我，伊格内修斯。”

“哦，我下午的确在客厅里见到几本小册子。你要是故意丢在那儿好让我从中受益，就是你下午喝得烂醉，以为它们是大幅彩条随手乱扔的。我知道你的眼睛总在下午两点会看不清东西，存在聚焦问题。好吧，我通读了一下，简直就是不知所云。天知道你从哪儿弄来这些垃圾？说不定是那个在墓地卖果仁糖的女人给你的。反正我不是反动分子，所以请不要烦我了。”

“伊格内修斯，你不觉得如果去慈善医院放松一下，你会快活一些吗？”

“难道你指的是精神病院吗？”伊格内修斯火冒三丈地质问道，“你觉得我疯了？你认为我会让某个愚不可及的心理医生刺探我智慧的深渊？”

“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宝贝。在那儿你还可以随便在笔记本上写点东西什么的。”

“他们会把我变成只喜欢电视、车子和速冻食品的傻子。你到底不明白，心理医生比反动分子更可怕。我才不要被洗脑，我不要变成个机器人！”

“但是，伊格内修斯，他们会帮助有问题的人走出困境的。”

“你觉得我像是有问题的人吗？”伊格内修斯恶狠狠地吼道，“关在里面的人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不喜欢新车子和发胶。这样他们就被关起来了！因为他们让社会其他成员感到害怕，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精神病院里都挤满了可怜的灵魂，只是因为他们受不了羊脂、玻璃纸、塑料以及电视！”

“伊格内修斯，你这么说可不对。你记得我们这个区的老贝克纳尔先生吗？他被关起来是因为他没穿衣服就在大街上乱跑。”

“他当然要光着身子在大街上跑了。他的皮肤受不了涤纶或尼龙衣服，那会堵塞所有的毛孔。我总认为贝克纳尔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英雄，这位老人家成了可怜牺牲品。现在你去前门看看我叫的出租车来了没有。”

“你哪来的钱坐出租车？”

“我在坐垫里塞了几毛钱，”伊格内修斯回答道。他又从流浪儿那里敲诈了十美元，并强迫那孩子看了一下午的车，自己则去罗伊电影院看了一部关于一群男扮女装的年轻人的影片。那个贫民窟的小孩真是之宝，是命运女神送给自己的礼物，以补偿前面所有的厄运。“你去百叶窗那里看看。”

这时门吱嘎一声开了，伊格内修斯一身海盗打扮走了出来。

“伊格内修斯！”

“我还以为你会喜欢呢，我特意把海盗服的全套装备都穿戴上了，上面都标着‘天堂卖家’公司。”

“安格洛说对了，”雷利夫人叫道，“你穿得就像四旬斋狂欢节一样在大街上叫卖。”

“你看，这里是一块围巾，这里是一把弯刀，两样巧妙又有品位的装饰。就这样，整体效果非常迷人。”

“你绝对不能穿成这样出去！”雷利夫人吼道。

“拜托，我不想再看闹剧了。你把我脑子里和演讲有关的思路都打乱了。”

“回你的房间去，孩子，”雷利夫人抓住伊格内修斯的胳膊一顿乱打，“听话回去，伊格内修斯，我这次是认真的，孩子，你不能这样让我蒙羞。”

“天哪！妈妈，别这么闹，不然我没法进入演讲状态。”

“你要讲什么？你要去哪儿，伊格内修斯？”雷利夫人一巴掌打在儿子脸上，“你不准跨出这个家门一步，疯子！”

“哦，上帝啊。你疯了吗？立刻给我走开。我希望你看到我制服上

挂着一把弯刀。”

又一巴掌正中伊格内修斯的鼻梁，打在他右眼上。他摇摇晃晃地退到客厅里，一把推开长长的百叶窗门，冲到了院子里。

“你给我回来！”雷利夫人跑到前门尖叫道，“你哪儿也不准去，伊格内修斯。”

“我看你敢不敢穿着这身睡衣跑到院子里来抓我！”伊格内修斯挑衅地回答道，吐出巨大的粉红色舌头。

“你给我回来，伊格内修斯！”

“嘿，你们两个都给我停下来，”安妮小姐从百叶窗后面叫道，“我的神经受不了了！”

“看看伊格内修斯，”雷利夫人向她喊道，“这不是太糟了吗？”

伊格内修斯正从砖面人行道上冲妈妈挥手，耳环折射着路灯光闪闪发亮。

“伊格内修斯，快点回来，做个好孩子。”雷利夫人恳求道。

“那个见鬼的邮递员哨子吹得我都头疼了，”安妮小姐大声威胁道，“下一分钟我就打电话叫警察。”

“伊格内修斯，”雷利夫人大叫一声，不过为时已晚。一辆出租车驶进了小区，正当他妈妈不顾羞愧，穿着破破烂烂的睡衣冲到人行道上时，伊格内修斯已经挥手把车子拦了下来。他当着母亲的面砰地关上了后车门，冲着司机吼出了一个地址。他又挥着弯刀刺他妈妈的手，命令司机马上开车。车子疾驰而去，阴沟里飞溅起几块碎石，打在了他妈妈穿着破烂人造纤维睡衣的腿上。她朝着红色的后车灯看了一会儿，接着冲回屋子里给桑塔打电话。

“伙计，你这是要去参加化装舞会？”司机问伊格内修斯，车子转了个弯行驶在圣查尔斯大街上。

“看好你的路，我没问你话就别说话。”伊格内修斯吼道。

一路上，那个司机再也没开过口。不过伊格内修斯在后座上大声地朗诵了一遍演讲稿，说到重要处，还挥舞着弯刀拍打着前面的座位。

圣彼得大街上，伊格内修斯走了出来。一下车他就听到吵嚷声，一幢三层楼的黄泥墙房子里传出隐隐约约的大笑声和唱歌声。十八世纪后期，一些有钱的法国人建了这些房子，好让老婆、孩子以及老处女姑姑有个安身之所。那些“姑姑”就待在阁楼里，周围是一些多余的、难看的家具。她们从屋顶小小的天窗望出去，以为自己所看到的就是外面的世界了，而她们小小的世界里就只有流言蜚语、针线活计以及喋喋不休的念诵祷告声。不过，装修人员的一双巧手，已彻底将法国中产阶级的阴魂从厚厚的围墙里赶了出去。房子的外墙被漆成了淡黄色；过道两侧挂着一盏盏仿制的黄铜灯笼，灯笼里面煤气喷嘴温柔地闪烁着火光，高高的火焰影子在黑色珐琅大门与百叶窗上跃动。灯笼下面的石板上放着一个老式种植园用的壶，里面种着凤尾兰，露出锋利的尖头。

伊格内修斯站在房子跟前，带着嫌恶的目光看了几眼。他黄蓝色的眼睛谴责地注视着流光溢彩的大门。他的鼻子闻到新刷的珐琅所散发出的味道，他觉得反感极了；他的双耳一听到紧闭的黑色皮革百叶窗内传出来的闹哄哄的歌声和笑声，就禁不住想躲开。

他试着清了清喉咙，看到三个铜黄色的门铃，上面有三张小白卡，分别写着：

比里·楚哈德

拉乌尔·弗赖莱 三楼

弗莱达俱乐部

贝蒂·邦博

莉兹·斯蒂尔 二楼

多利安·格林 一楼

他伸出一根手指戳了一下最底下的门铃，静静地等着。百叶窗后的骚动稍稍地停了一下，通道某处的一扇门开了，多利安·格林向大门走来。

“哦，天哪，”他一看清楚来人是谁便叫了起来，“你去哪儿啦？我都担心今晚的启动集会开不了了。我两三次都试图让他们保持秩序，可是没用，他们的情绪实在太高涨了。”

“我希望你没做什么消磨他们斗志的蠢事。”伊格内修斯沉重地说道，不耐烦地拿着弯刀敲打铁门。他注意到多利安走过来的时候身子有些摇摇晃晃，这让他有些气愤，这可是他没有意料到的。

“哦，多么棒的集会啊，”多利安边说边打开门，“每个人都披头散发地疯着呢。”

“哦，上帝啊！”伊格内修斯叫道，“快让这猥琐衰淡的一幕停下来。”

“过了今晚一定又有几个人要被彻底毁了，会有大批人集体出走到墨西哥城的。不过墨西哥城可真是又美妙又疯狂啊。”

“我非常不希望有人在这场集会上给大家灌输好战思想。”

“哦，天哪，当然没有。”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天知道我们一开头就会遇上什么样的阻



力。而且我们内部也可能藏匿着敌人。若是走漏了风声，被国家的军队组织知道了这事，那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是，来吧，吉卜赛女王，我们进去吧。”

他们沿着过道往里面走，伊格内修斯说道：“这栋房子真是浮夸到令人生厌，”他又看了看墙两边棕榈树后面若隐若现的彩灯，“这种堕落的玩意儿是谁挂在这儿的？”

“当然是我啦，匈牙利女郎。这栋房子是我的。”

“我早该猜到了。我能否问一下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供你这种堕落的消遣？”

“从我亲爱的家里呀，他们住在麦田里。”多利安叹了口气道，“他们每个月都会寄给我大笔钱，作为报答，我只要保证自己不在拉斯加州出现就行了。我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里离开了那儿，你知道，那里就只有麦田和看不到头的原野，你真是想象不到那儿有多么无聊。格兰特·伍德<sup>[1]</sup>美化了它。我去了东部上大学，然后到了这儿。哦，新奥尔良真是片自由的天地。”

“至少我们还能找得到地方策划我们的政变行动。不过在我看见这个地方之后，我希望你能够租一个和我们的集会更相称的地方，比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什么的。这个地方看起来更适合那些堕落的活动，比如舞会呀，游园会呀。”

“你知不知道有本全国家庭装潢杂志要花四个彩色版面介绍这栋房子呢？”多利安问道。

---

[1] 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的风景画画家。

“如果你还有点常识，你就应该意识到这是一种最过分的侮辱。”伊格内修斯嗤笑一声。

“哦，戴金耳环的女郎啊，你可把我弄糊涂啦。看，门在这儿呢。”

“等等，”伊格内修斯谨慎地说道，“这可怕的噪音是从哪儿来的？听起来有人正被屠杀一样。”

他俩站在彩灯照耀的走廊里静静地听着，露台某处有人正伤心地放声大哭。

“哦，天哪，他们在捣什么鬼呢？”多利安不耐烦地说道，“这些个小傻子，他们从来都不懂规矩。”

“我建议我们应该调查一下，”伊格内修斯密谋般地耳语道，“可能哪个着魔的军官会隐姓埋名潜入我们之中，然后不择手段地想从那些忠诚的成员口中榨取我们的秘密。这些疯狂的军官可是什么都敢做的，里头可能还混有外国间谍呢。”

“哦，多么有意思啊！”多利安兴奋地尖叫起来。

他和伊格内修斯踮着脚尖一步一摇地走到露台。在奴隶住所里<sup>[1]</sup>有人正大声喊救命，那儿的门开了一条缝，但伊格内修斯不顾一切地用身体狠狠撞去，几块玻璃被震碎了。

“哦，上帝啊！”他看到眼前的景象尖叫了起来，“敌人进攻了！”

他看到那个小个子海军士兵被锁了起来绑在墙上，那正是提米。

“你看看你都把我的门弄成什么样了！”多利安跟在伊格内修斯身后质问道。

---

[1] 美国大的府邸里供奴隶住的地方。

“敌人已经混入我们中间了，”伊格内修斯狂乱地喊道，“是谁泄的密？告诉我，谁混入了我们之中？”

“哦，把我放下来吧，”小个子士兵哀求道，“这里太黑了。”

“你这个小傻子，”多利安朝他吐了口唾沫，“是谁把你绑在这儿的？”

“比里和拉乌尔那两个混蛋。他们太坏了，这两个家伙。他们把我带到这儿来说让我看看你把奴隶住所怎样重新装潢了一番，接着他们就用这肮脏的链子把我捆了起来，然后跑回派对里了。”

小个子士兵在链子里挣扎着。

“我刚刚把这地方重新装修了一下，”多利安对伊格内修斯介绍道，“哦，我的门啊！”

“这些间谍在哪儿？”伊格内修斯质问道，解下弯刀狂乱地挥舞着，“在他们还没离开以前，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求求你们放我出去吧，我受不了这么黑的地方。”

“都是你把我的门弄坏了，”多利安冲着可怜的海军士兵威吓道，“谁叫你和楼上那两个混蛋玩游戏。”

“门是他弄坏的。”

“你还想把他怎么样呢？看看他那样子。”

“你们这两个背叛者是在说我吗？”伊格内修斯愤怒地问道，“如果坏了一扇门你就这么激动，我非常怀疑在腥风血雨的政坛中你能支撑多久。”

“哦，把我放下来吧，再用这破烂链子捆着我，我就要大叫了！”

“哼，闭嘴，你这娘儿们，”多利安骂道，一巴掌打在提米粉红的脸颊上，“快滚出我的房子，滚回你的大街上去。”

“哦！”海军士兵哀号起来，“多么伤人的话呀！”

“拜托，”伊格内修斯提醒道，“这种时候，别起内讧坏事了。”

“我以前总以为，我至少还有一个朋友，”海军士兵哀伤地对多利安说，“现在我明白我错了，来啊，再来打我呀，如果你觉得这么做很有意思的话。”

“我碰都不想碰你，你这人渣。”

“我真怀疑哪个酸文人在重压之下，也能写出这么恶心的传奇剧来，”伊格内修斯评论道，“好了，你们两个不争气的东西给我停止这出闹剧。能不能表现出一点品位和体面！”

“打我呀！”海军士兵尖叫道，“我知道你手痒了，你就喜欢伤害我，是不是？”

“很明显，要是你不给他一点小小的身体上的伤害，他是不会甘心的。”伊格内修斯对多利安说道。

“我才不会用我的手指去碰他那愚蠢又肮脏的身体呢。”

“嗯，我们必须让他安静下来。他再这么发疯下去，我的幽门可就受不了啦。我们暂时友好地把他放下来吧。他一点也不合群，谁都能闻到他身上弥散在这间屋子里的受虐狂气味。而且，他似乎已经醉得厉害了。”

“你也恨我，你这个大怪物！”海军士兵冲伊格内修斯嚷起来。

伊格内修斯拿弯刀在提米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可怜的海员呻吟了一声。

“天知道他脑袋里的想法有多么龌龊。”伊格内修斯评论道。

“哦，再打再打，”多利安快活地笑起来，“多有趣啊！”

“拜托，帮我解开这可恶的链子吧，”海军士兵哀求道，“我的水手

服都沾满锈迹了。”

正当多利安从房门上取下钥匙开锁的时候，伊格内修斯在一旁说道：“你知道吗，这些手铐链条狂热的发明者在他们那个又原始又单纯的年代，肯定想不到这些东西在现代生活中的用处。如果我是郊区房地产开发商，我就在每栋平房和错层科德角式住宅<sup>[1]</sup>的黄砖墙上都挂上这样一副手铐。当郊区的居民看够了电视，玩够了乒乓球或是厌烦了待在家里玩，他们就可以互相把对方铐在墙上一会儿。大家都会喜欢这种新奇玩法的。妻子会说：‘昨晚我老公把我铐在墙上了，是不是很棒啊？最近你老公有没有这么做呀？’然后，孩子们一放学就急着回家让妈妈把他们铐起来，这样能够培养他们的想象力，而看电视则会剥夺这种能力，这还能非常有效地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率。父亲下班回家后，全家人就会把他抓起来铐住，惩罚他竟然蠢到在外面工作一整天来养家糊口。要是有讨人嫌的旧亲戚，可以把他们铐在车棚里，一个月只放他们下来一次，让他们去签字领失业救济金。手铐和铁链能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我一定要在我的笔记和随感里把这个想法好好阐述一番。”

“哦，老天，”多利安叹道，“能不能请你闭嘴啊？”

“我的胳膊都染上锈迹了，”提米哀叫道，“等着瞧，我一定让比里和拉乌尔那两个家伙尝尝厉害。”

“我们的小集会是不是有点控制不住了，”伊格内修斯听着多利安公寓传来的疯狂喧闹声，“很明显，激烈的情绪正冲击着不止一个神经元。”

“哦，老天，我真不情愿看到这一幕。”多利安边说边推开了一扇纤

---

[1] 美国住宅常见的样式之一，科德角式住宅通常面积小，房顶斜度大。

细的法国乡村风格的小门。

伊格内修斯看到里面挤满了沸腾的人群，香烟和鸡尾酒杯像指挥棒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指挥着一场由谈天、尖叫、唱歌、大笑组成的交响乐。一个硕大的立体声留声机里飘出了朱迪·加兰<sup>[1]</sup>的歌声，歌声艰难地挣扎着从房间里传过来。一小群年轻男子是整个屋子里唯一还算干净整洁的成员，他们站在留声机前面仿佛那儿是圣坛一般。“天籁！”“妙极了！”“如此扣人心弦！”他们这样评论着从“圣体龕”里传来的歌声。

伊格内修斯的蓝黄双眼从这群人身上转向屋子里的其他地方，所有客人都在大声喧哗着，和别人说着话，随着他们的胳膊和双手，缎带、头巾、羊毛围巾、开司米在空中划出各种优雅的姿势，狂乱地飞舞着。指甲、链扣、戒指、牙齿、眼睛——一切都闪动着光彩。一群衣着优雅的宾客中央站着个牛仔打扮的人，他挥舞着马鞭向他的粉丝打去，激起了一阵夸张的尖叫和欢快的笑声。而另一群宾客中间则是一个身穿黑色皮夹克的傻大个，正对着一群兴致勃勃分不清男女的学生演示柔道姿势。一位衣着优雅的客人被扭成某种恶心的姿势，再被狠狠摔到地板上，他身上的链扣和其他珠宝发出一阵声响。“哦，您一定要教我这个！”看到此时，靠近这位摔跤手的某个学生尖叫道。

“我只邀请比较有层次的人来了。”多利安对伊格内修斯说道。

“我的天哪！”伊格内修斯语无伦次地说道，“我觉得我们要想获得那些保守的乡巴佬加尔文教徒的投票非常困难。我们必须重新塑造我

---

[1]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兼歌手。

们的形象，眼前这幅景象可不行。”

这时，提米正看着那个身穿黑夹克的大个子将一个个热切的对手扭住然后摔到地上，他叹息道：“多有意思啊！”

这间屋子的装潢还算“俭朴”。白色墙面和高高的天花板，屋里零星地散落着几件古董家具。整个大房间唯一堕落的元素就是那用白色缎带系起来的香槟色天鹅绒帘子。屋里还放着两三把形状奇特的古董椅子，尽管它勉强算是家具，上面还放着垫子，却并不是给人坐的，因为连个小孩子也很难坐下。一个人要是待在这个屋子里，别说是坐下休息，就连放松一下也很艰难。唯有摆出合宜的姿势，把自己也变成家具的一部分，将自己和屋里装饰互为映衬，最大限度地融为一体。

伊格内修斯扫视了一遍房间的布局，对多利安说道：“这里唯一有用的物品就是那台留声机了，很显然它还没有用对地方。这个地方没有灵魂。”他大声地哼了一声，部分是因为这间屋子的装饰，部分是因为整个屋子里竟然没有人注意到他，虽然他像一盏霓虹灯一样，和这间屋子的整体装潢相得益彰。但是这些与会者似乎更关心他们今晚的个人命运，而不是世界今后的命运。“这个白色坟墓一样的屋子里竟然没有人正眼瞧我们一眼。他们看到房子的主人甚至连头都不点一下，他们喝的酒是哪来的，是谁给他们吹空调驱散他们身上刺鼻的香水味。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旁观者冷眼看着一场激烈的争吵。”

“不用管他们，他们就是好几个月都没有参加过有意思的派对了。来，你一定要来看这间房子的新装潢。”他把伊格内修斯带到壁炉前，指给他看一个小花瓶，里面插着一朵红玫瑰、一朵白玫瑰和一朵蓝玫瑰。“是不是非常新奇？这比那些破破烂烂的皱丝纸好多了，皱丝我倒

也买了一些，不过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人不满意。”

“这是对花朵的亵渎，”伊格内修斯烦躁地指责道，又用弯刀敲着花瓶，“我觉得，染色的花非常不自然，非常别扭，而且还很下流。有你们这些人我两只手都要忙不过来了。”

“哦，说吧说吧说吧，”多利安呻吟道，“我们再去厨房看看，我想向你介绍介绍附属的妇女组织。”

“真的吗？还有附属组织？”伊格内修斯两眼放光地发问道，“嗯，我必须夸奖一下你的前瞻性。”

他们走进了厨房，两个年轻男子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激动地争论着什么，除此之外别无噪音。餐桌旁坐着三位女士正喝着罐装啤酒。她们直勾勾地看着伊格内修斯，其中一位把手中的啤酒罐头捏扁了，然后一抬手把罐子扔进了水槽。

“姑娘们，”多利安招呼道。三个啤酒女孩都发出一阵沙哑的布朗克斯式的哄笑。“这位是伊格内修斯·雷利，新来的。”

“把手放到这儿来，胖子。”那位捏啤酒罐的姑娘说着一把抓住伊格内修斯的大掌晃来晃去，仿佛他的手掌也是一件可以捏碎的玩意儿。

“哦，上帝啊！”伊格内修斯尖叫起来。

“这位是弗莱达，”多利安解释道，“这两位是贝蒂和莉兹。”

“你们好，”伊格内修斯招呼道，赶紧把手缩回口袋里，避免再跟人握手，“我相信你们对我们的大业会有着不可估量的帮助。”

“你在哪儿找到他的？”弗莱达问多利安，她的两个同伴便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伊格内修斯，互相推搡着，挤眉弄眼。

“格林先生和我是通过我母亲认识的。”伊格内修斯郑重地替格林



回答道。

“不是开玩笑吧，”弗莱达说道，“你妈妈一定是个有意思的人。”

“绝对不是。”伊格内修斯答道。

“好吧，矮胖子，这罐啤酒给你喝吧，”弗莱达说道，“我希望我们可以对着酒瓶子喝。这位贝蒂可以用牙齿开酒瓶呢，她的牙齿简直就像撬棍一样坚硬。”贝蒂冲弗莱达做了一个下流的动作。“不过总有一天这些铁齿都会被敲碎，再统统灌进她喉咙里去。”

贝蒂抡起一个空罐子砸在弗莱达头上。

“你这是自寻死路。”弗莱达边说边举起一张餐椅。

“住手，”多利安啐了一口，“如果你们不能安安分分的，你们现在就给我走。”

“我个人觉得，”莉兹说道，“光坐在厨房里是非常无聊的。”

“就是！”贝蒂大叫一声，抓住弗莱达脑袋上方凳子的一条横撑，开始和弗莱达角力起来，看看到底谁能抢到那把凳子。“你说为什么我们要干坐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马上给我把椅子放下。”多利安命令道。

“是的，拜托，”伊格内修斯也附和道，他已经退到了墙角边，“会弄伤人的。”

“就像你！”莉兹边说边拿起一罐没开封的啤酒罐头朝伊格内修斯扔去，伊格内修斯很幸运地躲开了。

“天哪！”他嚷道，“我想我还是到别的屋子去吧。”

“快滚，大胖子，”莉兹说道，“你把这里的氧气都消耗光了。”

“姑娘们！”多利安冲着扭绞在一起的弗莱达和贝蒂喊道。她俩的丁

恤衫都被汗水浸透了。她们挥舞着凳子满屋子乱跑，把对方推到墙上和水槽边上缠打在一起。

“好了，省点力气吧，”莉兹也冲两人喊道，“这会让人觉得你们太没教养了。”

她也举起一把椅子加入战争之中，然后将手里的椅子狠狠砸向弗莱达和贝蒂拽着的那只，把两人撞开了，两只凳子撞在一起，“咣当”一声摔在地板上。

“谁要你插手的？”弗莱达一把抓住莉兹的短发质问她。

多利安被凳子绊了个趔趄，他使劲想让这些姑娘们重回餐桌旁，他开口吼道：“现在都给我坐下，安分一点。”

“这个派对太糟糕了，”贝蒂说道，“政变呢，行动呢？”

“如果你邀请我们来就是让我们坐在这该死的厨房里，那有什么意思？”弗莱达质问道。

“你们就会在这里吵闹。你们自己也清楚，要不是我是你们的邻居，出于礼貌才邀请你们来的，不然我还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呢。而且这是几个月以来，我们最有意思的派对了。”

“好吧，”弗莱达压低了声音，恶声恶气地说道，“我们会像个淑女一样乖乖坐在这里的。”三个女孩子互相推着同伴的胳膊表示同意，“毕竟，我们只是房客而已。去吧，去好好招待一下那个伪牛仔，那个人简直就是麦当劳叔叔，而且就是那天在酒吧里想骚扰我们的家伙。”

“他是个又和气又亲切的人，”多利安说道，“我肯定他没见过你们这几个女孩子。”

“他可看得清楚着呢，”贝蒂说道，“我们在他脑袋上狠狠地打了一顿。”

“我还想把他的命根子给踢断。”莉兹威吓道。

“拜托，”伊格内修斯煞有介事地命令道，“你们必须弥合这些分歧，形成团结的统一战线。”

“他有什么毛病？”莉兹问道，随手打开了那罐扔向伊格内修斯的罐装啤酒，泡沫一下子喷了出来，把伊格内修斯因为吃了太多天堂卖家食品而膨胀起来的肚子给弄湿了。

“哼，我受够这一切了。”伊格内修斯生气地说道。

“那好啊，”弗莱达说道，“滚开。”

“今晚厨房是我们的地盘，”贝蒂说道，“我们决定谁可以待在这里。”

“我真是非常期待看到我们附属队伍组织的第一场雪利酒会。”伊格内修斯嗤笑一声，慢吞吞地走向厨房门口。正当他要跨出厨房房门的时候，一只空酒罐子擦过他的耳环飞了出去，砸在门框上。接着，多利安也跟着他走了出来，把厨房门关上了。“我没想到原来你竟邀请了这么多暴民来，你这是执意要破坏我们的行动！”

“我也是没办法，”多利安解释道，“要是不请他们来，他们自己也会想办法进来的，到时候更没法收拾。其实这些姑娘心情好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只不过最近她们惹到了警察，有些麻烦，现在她们正对身边所有的人撒气呢。”

“必须马上从这项行动中除掉她们的名字！”

“您说什么都行，女王殿下，”多利安叹了口气，“我就是有点为这些女孩子可惜了，她们本来都住在加利福尼亚，日子过得非常不错。不

过在一次‘肌肉海滩’<sup>[1]</sup>中她们袭击了一位健身教练，才逃到这里来的。据她们说，她们只不过和那个男孩子扳手腕而已，结果到后面事情却有点一发不可收拾。她们只好逃到南加利福尼亚，然后开着那辆神奇的德国小轿车穿过了沙漠。我就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容身之处。从很多方面来说，她们都是很不错的租客，她们看门时，比任何看门狗都尽忠职守。她们还从某个过气的电影女王那里弄到了一大笔钞票。”

“真的吗？”伊格内修斯两眼放光，“或许我不该这么急着把她们除名，政治运动就必须用尽一切手段弄到足够的资金。或许在这些姑娘的牛仔裤和长统靴之下，掩盖着某种特殊的魅力。”他又看了看沸腾的人群，严肃地说道：“你必须让这些入安静下来，让他们有点秩序，眼下我们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个装腔作势的娘娘腔——牛仔先生，正用马鞭逗弄一位衣着优雅的客人；那位黑夹克野蛮人则正把一位兴奋不已的客人摔在地板上。到处都充斥着尖叫声、吵嚷声和唉声叹气声。现在，留声机里飘出了莲娜·赫恩<sup>[2]</sup>的歌曲。“漂亮！”“悦耳！”“特别有感召力！”留声机周围的人群正憧憬地赞叹道。这时，牛仔先生从兴奋的粉丝中突出重围，随着音乐的节奏在地板上滑行起来，就像一个穿着长靴、戴着毡帽的女歌手。随着一连串激动的尖叫声，客人们在他周围围起了一个圈，这下可害得黑夹克野蛮人无人可摔，没有大展手脚的机会了。

“你必须制止这一切，”伊格内修斯冲多利安吼道，后者正向牛仔

---

[1] 美国著名的健身场所。

[2] 美国著名电影女演员。

先生眨眼睛，“第一，我正在目睹一场对于品位与尊严最最严重的侮辱；第二，我快要被这儿的汗水味和古龙香水味熏死了。”

“别这么死板嘛，他们不过是找找乐子罢了。”

“我非常抱歉，”伊格内修斯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道，“我今晚到这儿来是怀着非常严肃的重要使命。眼下我必须得对付一个女孩，这是个又粗鲁又激进的小荡妇。现在，马上给我关掉这靡靡之音，让这些浪荡子安静下来，我们现在要进入重要议题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扫兴呢，要是你只会这么使性子这么无聊，你还是趁早走吧。”

“我不走！没有人能阻止我，安静！安静！安静！”

“哦，天哪，你是认真的，是不是？”

伊格内修斯挣开多利安，冲进人群，一把推开那些衣着优雅的客人，把留声机的插头拔了下来。等他转过头来，迎接他的是客人们阿帕切战争似的叫喊声，只不过这声音柔弱了一点。

“野兽！”“疯子！”“这就是多利安承诺的好戏吗？”“我喜欢莲娜！”“看看那身打扮——真够恐怖，还有那只耳环！哦，老天哪！”“那可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太可怕了！”“真是粗俗得难以置信！”“哪里蹦出来的这么个大个子呀，真是怪物！”“噩梦，真是噩梦！”

“安静！”伊格内修斯吼道，他的声音盖过了那片愤怒的呢喃声，“今晚我来到这儿，我的朋友，是为了告诉你们，你们如何才能够拯救世界，为世界带来和平。”

“他真是彻底疯了！”“多利安，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他到

底是从哪里来的？”“真是一点吸引人的地方也没有。”“恶心。”“让人郁闷。”“谁能打开那个美妙的唱片机？”

“而挑战，”伊格内修斯继续用高声吼着演讲，“就摆在你们面前。你们是愿意发挥你们唯一的才能来拯救这个世界，还是对你们的同胞们见死不救呢？”

“哦，太糟糕了！”“一点都不好玩。”“如果这个可笑的疯子再不停下来我就走了。”“品位太差了！”“快来人把唱片放上去。亲爱的，亲爱的莲娜。”“我的外套呢？”“我们找个有意思的酒吧继续玩去吧。”“看，我把马蒂尼洒在了我最昂贵的夹克衫上啦。”“我们找个有意思的酒吧接着玩去。”

“如今世界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伊格内修斯迎着一片叽叽喳喳的抱怨声继续尖叫。他顿了一下往口袋里掏，想看看自己写在笔记本纸上的内容，结果却掏出一张扯得破破烂烂又折了角的奥哈莱小姐的玉照。几个客人见了尖叫了起来。“我们必须阻止世界末日的到来，我们必须以毒攻毒，因此，我要寻求你们的帮助。”

“哦，以上帝的名义，他到底在说什么呀？”“这一切太让人郁闷了。”“瞧瞧那双眼睛，多么可怕呀。”“我们找个有意思的酒吧玩去吧。”“我们去旧金山吧。”

“安静！你们这群怪胎！”伊格内修斯叫道，“听我说！”

“多利安，”牛仔先生以吟诵般的女高音恳求道，“让他安静一点。我们正玩得非常非常开心呢，哦，他真不够识大体。”

“就是，”一个衣着特别优雅的客人，洁净的脸孔上画着褐色的晒伤妆，也附和道，“他真的太糟糕，太令人郁闷了。”

“我们一定要听这种废话么？”另一位客人问道，他晃动着手中的香烟，仿佛那是根能瞬间让伊格内修斯消失的魔杖。“这是某种把戏么，多利安？你知道我们非常喜欢主题派对，不过，这个，我是说我甚至都不看电视新闻。我整天在店里工作，我可不想兴致勃勃地来参加一个派对是为了听这些废话。要是他一定要讲让他晚点讲吧，他的话真是太没有品位了。”

“太不合时宜了。”那个黑夹克野蛮人也叹息道，突然之间他变得非常激动。

“好吧，”多利安妥协地说道，“把留声机打开吧，我还以为这会很有趣呢。”他看了看伊格内修斯，后者正大声地哼哼道：“亲爱的朋友们，恐怕这一切都变成了一个特别特别糟糕的炸弹。”

“太好啦！”“多利安太棒啦！”“插头在这儿呢。”“我最爱莲娜呢。”“我觉得这是她最棒的唱片。”“这些歌词实在是太迷人了。”“有一次我在纽约看到了她，太棒了。”“下一张放《吉卜赛人》吧，我特别崇拜艾瑟尔。”“哦，太棒了，放出来了。”

这一边伊格内修斯就像是个孤独的孩子站在熊熊燃烧的甲板上，那一边音乐又从圣体龕中响了起来。多利安飞快地跑到一边和他的客人们说话去了，故意无视伊格内修斯，当然屋子里所有人也都这么做。伊格内修斯觉得特别孤单，他想起高中时那黑暗的一天：那天他在化学课实验室里，把实验弄炸了，火苗把他的眉毛烧焦了，他被吓坏了。震惊和恐惧让他尿湿了裤子，可是实验室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连老师也没有，因为伊格内修斯以前也弄出过这样的事故，老师已经恨透他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他湿淋淋地走在校园里，可每一个人都把他当成隐

形人。现在，他站在多利安的客厅里，突然他又觉得自己就好像隐形人一样，他只好靠着幻想，假想出几个敌人，挥动着弯刀来纾解这种强烈的孤独。

这会儿客人们都跟着唱片唱起歌来，甚至还有两个人围着留声机跳起舞来，这舞蹈就像森林大火似的瞬间蔓延开来，不一会儿，屋子里充满了一对对摇摆跺脚的舞者，他们围着屋子里唯一的壁花小姐——伊格内修斯，旋转着、舞蹈着。当多利安在牛仔先生的臂弯里转过他身边时，伊格内修斯徒劳地想唤起他的注意。他甚至还挥舞着弯刀去打牛仔先生，可是这两人的舞步太狡猾太灵巧了。正当他觉得自己就要彻底消失的时候，弗莱达、贝蒂和莉兹从厨房里冲了出来。

“我们再也受不了那个厨房了，”弗莱达对伊格内修斯说道，“毕竟我们也是人嘛。”她在伊格内修斯的肚子上轻轻地捶了一拳。“看起来你落单了嘛，胖子。”

“你什么意思？”伊格内修斯高傲地问道。

“看起来你的服装并不怎么受欢迎啊。”莉兹说道。

“不好意思，女士们，我必须走了。”

“嘿，别急着走啊，胖墩，”贝蒂说道，“有人会请你跳舞的，他们就是想耍耍你罢了，别放弃啊，有时候他们还会耍自己妈妈呢。”

这时，提米从奴隶住所里溜了出来想找找丢失的手铐，他心里还暗暗希望能够在客厅里继续玩锁链游戏。他晃到伊格内修斯面前，满怀期望地问道：“你想跳舞吗？”

“瞧瞧，看见了没？”弗莱达问伊格内修斯。

“我想看你们跳舞，我想看，”莉兹喊道，“让我们瞧瞧你们俩的林



波舞<sup>[1]</sup>吧。来呀，我们可以为你们找一把扫把当杆子。”

“哦，上帝啊！”伊格内修斯惨叫道，“求求你们，我不跳舞的。”

“哦，来嘛，”提米鼓励道，“我可以教你，我最喜欢跳舞了，我带你。”

“快跳给我看，你这个大胖子。”贝蒂威胁道。

“不，不可能，你看这弯刀，还有我这工作服。这肯定会伤到人的。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演讲，不是为了跳舞。我不会跳，我从来不跳，我活这么久从来没跳过。”

“这样啊，那你现在就更该跳了，”弗莱达说道，“你不想伤害这位可怜水手的感情，是吧？”

“我、不、跳！”伊格内修斯狂吼道，“我从来不跳，我也不想和这个醉醺醺的怪胎跳舞。”

“哦，别这么严肃嘛。”提米叹了口气。

“我的平衡感一向都很差，”伊格内修斯解释道，“我们会一起狠狠地摔在地板上，跌成一团的。这位可怜的海军士兵一定会摔成瘸子或者更糟。”

“看样子，这个胖子很会找麻烦嘛，”弗莱达对她的朋友们说道，“是不是啊？”

只见弗莱达一个眼神，三个姑娘就朝伊格内修斯扑了上去。一个用腿勾住伊格内修斯的腿，另一个在他膝盖后面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一个则把他往后面一推，推向正在附近转圈的牛仔先生。伊格内修斯一把抓

---

[1] 一种西印度群岛的舞蹈，舞者须向后仰并穿过一根水平杆，每次都要比前一次仰得更低。

住牛仔先生稳住了自己，而后者则在多利安的尖叫声中狠狠地跌倒在地。随着牛仔先生的倒地，唱片上的指针也应声弹了起来，音乐声戛然而止。不过屋子里的客人们却不约而同地尖叫着、嘶喊着唱起了大合唱。

“哦，多利安，把他轰出去！”一位衣着优雅的客人惊恐地叫喊道。

角落里几位客人互相推搡，戒指、镯子、链扣碰在一起，激起了一片金属撞击音。

“嘿，那个狗娘养的牛仔像保龄球一样，被你撞了个四脚朝天。”弗莱达崇拜地向伊格内修斯叫道，只见他还挥动着胳膊极力想保持平衡。

“干得漂亮，胖子。”莉兹也说道。

“我们把他瞄准别的人吧。”贝蒂向她的同伴建议道。

“瞧瞧你都做了什么呀，你这个大个头怪物！”多利安冲伊格内修斯喊道。

“太过分了！”伊格内修斯吼道，“我来参加这个集会，不但被人忽视，还被人侮辱；还在你这个像蜘蛛网一样的屋子里被人攻击。我希望你买了责任保险，要是没有，等我的律师咨询者联系你的时候，你这栋浮夸的房子很可能就要落在我手里了！”

多利安正跪在地上给那个牛仔先生扇风呢，他的眼睛开始有点湿濡。

“快让他走，多利安，”牛仔先生哀叹一声，“他差一点就把我杀了。”

“我本来以为你可能会与众不同，可能会很有意思，”多利安咬着牙对伊格内修斯说道，“可是事实证明，你是这间屋子里最讨人厌的东西。从你弄破那扇门开始我就该知道，事情肯定会弄成现在这个惨样。看看你都对这个可怜的孩子做了什么呀？”

“我的裤子被弄脏啦！”牛仔先生尖叫道。

“我受到了野蛮的攻击，还被人推到那个下流的牛仔身上。”伊格内修斯申辩道。

“可别想撒谎，胖子，”弗莱达说道，“我们可什么都看见了。你就是嫉妒，你就是想和他跳舞。”

“太糟糕了。”“快赶他走。”“好好的派对全都被他毁了。”“太无赖了。”“危险分子。”“完全搞砸了。”

“滚、出、去！”多利安吼道。

“我们来处置他。”弗莱达说道。

“好吧，”伊格内修斯庄严地说道，三个姑娘粗短的手指已经伸进他的工作服，把他架了起来抬向门口，“你已经做了选择，选择继续待在这个充满战争与血腥的世界里，当炸弹落到你头上的时候别来求我，我会安然地待在我的庇护所里。”

“抬走！”贝蒂命令道。

三个女孩扛着伊格内修斯出了门，沿着通道往外走去。

“感谢命运女神，我终于从这场可怕的运动中抽身啦！”伊格内修斯大吼一声。三个女孩把伊格内修斯的头巾撞了下来，将他一只眼睛蒙住了，他看不清自己正被抬往哪儿。“你们这群疯子丝毫没有争取选票的价值。”

她们把伊格内修斯推出大门推到人行道上，凤尾兰的尖刺刺痛了他的小腿肚，伊格内修斯跌跌撞撞地往外走去。

“好了，老兄，”弗莱达边关门边冲伊格内修斯喊道，“给你十分钟，赶紧滚开，十分钟后我们会把这个区好好搜查一遍。”

“到时候我们可不想再看到你这个胖子。”莉兹说道。

“快滚吧，死胖子，”贝蒂附和道，“我们很久都没好好打过一架啦，我们的手都痒了。”

“你们的行动肯定会失败的，”伊格内修斯在她们身后嚷道，她们正推推搡搡地往通道里走去，“听见了没，必、败、无、疑！你们对政治和拉选票一窍不通，你们一个区也赢不了，甚至连这个区也赢不了！”

大门被重重地关上了，三个女孩子又回到了派对上，房间里似乎重新恢复了活力。音乐又响了起来，伊格内修斯听见里面传来更大的尖叫和吵嚷声。他用弯刀狠狠地敲着黑色的百叶窗尖叫着：“你们输定了！”可是回应他的只有舞池里跺脚和滑步的脚步声。

一个身穿丝织西装、头戴小礼帽的男人从旁边房屋的阴影中快步走了出来，看看那些女孩子走了没有，然后又溜回黑暗中，继续看着伊格内修斯怒气冲冲地在房子前面摇摇晃晃地踱来踱去。

伊格内修斯的幽门也随着他激烈的情绪波动而“扑”的一声关上了。与此同时，他的双手也冒出了一个个小白疙瘩，痒得他直跺脚。这下让他怎么和玛娜描述这次的和平运动呢？现在就和上次捍卫摩尔人尊严的圣战一样，他发痒的手心里又多了一次惨败经历。命运女神啊，这个狠心的小荡妇。夜晚还没真正开始呢，他又不能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到君士坦丁堡大街，忍受他妈妈各种各样的侮辱攻击。他的情绪原本被调至兴奋的高潮，结果一下子又跌回了谷底。一星期以来，他一直都在准备这次集会，可是现在呢，就这么被三个疯疯癫癫的女孩子扛出了政坛。伊格内修斯又是生气又是沮丧地徘徊在圣彼得大街湿漉漉的石板路上。

他低头看了一下米老鼠手表，可手表指针同往常一样一动也不动。

他想着不知道现在几点了，说不定他还赶得及去“欢乐之夜”酒吧，看看奥哈拉小姐的开场秀。要是他注定不能在政治行动中和玛娜一较高下，那么他只有在“性”这件事上分出胜负了。奥哈拉小姐，在玛娜那讨人厌的双眼中，该是多么尖锐的一根刺啊。伊格内修斯又看了一眼照片，吞了口口水。还有，那只宠物到底是什么呢？说不定，他还能把这个晚上从惨痛的失败中扳回来。

伊格内修斯双手挠着痒痒，出于安全考虑，他最好得走快点。那三个野蛮的姑娘说要搜查，没准不是说着玩玩的。他大踏步沿着圣彼得大街向波旁区走去。那个身穿丝织西装的男子也从阴影里走了出来跟在他身后。到了波旁区，伊格内修斯转了个弯，开始往运河方向走去。途中他遇到一队游客，里面的人看着还挺面熟的。他在人行道上和这些人擦肩而过，由于屁股摆得太肆无忌惮，他把游人都撞向了两边。他心想着，要是玛娜读到奥哈拉小姐这一段，她一定惊诧得将浓缩咖啡喷得满纸都是。

当他走到“欢乐之夜”所在的街区时，只听得那个吃了药的黑人小伙子正在叫唤：“哇哦！来呀，来看奥哈拉小姐和她的宠物翩翩起舞呀，原汁原味的南方种植园舞蹈，就连酒水饮料都百分之百放了迷幻药哦。哇哦！大家都会从杯子里染上淋病的哟。嘿！谁没见过奥哈拉小姐和她的宠物合作的老式南方舞蹈？今晚开演，也许这是你唯一能够一饱眼福的机会哦！呼呀。”

伊格内修斯看见和自己擦身而过的那群游客急匆匆地走过了“欢乐之夜”，一点也没理睬推销员的华丽言辞。黑人小伙子叫唤了一会儿，又停下来吐了一口烟圈。今晚他穿着燕尾服，戴了一顶大礼帽，礼帽斜

斜地歪在他的墨镜上方。他隔着烟雾冲着不理不睬的人群咧嘴一笑。

“嘿，你们要在这儿逗留一会儿吗？停下脚步，进‘欢乐之夜’来坐一坐吧，”他又开始招揽起生意来，“‘欢乐之夜’雇用纯正黑人，工资水平低于最低标准。哇哦！原汁原味的种植园氛围：在舞台上，就在您的眼皮底下，种满了棉花；还有一个为表演累得要死的、没有民权的工人！嘿！”

“奥哈拉小姐的表演开始了吗？”伊格内修斯走到叫卖黑人跟前问道。

“呼呀！”这个胖子果然来了，亲自到场。“嘿，兄弟，你怎么还戴着这个耳环和头巾呀？你是要扮成谁呀？”

“拜托，”伊格内修斯把弯刀弄得哗哗作响，“我没空跟你聊天，奥哈拉小姐的表演开始了吗？”

“几分钟后就开始，你最好赶紧进去，找个靠舞台的位子。我和领班已经说过了，他说会给你留张桌子的。”

“真的吗？”伊格内修斯急切地问，“我希望那个纳粹老板娘不在吧？”

“她今天下午去了加利福尼亚，她说奥哈拉小姐简直太棒了，她就放心地乘船旅游去，不管酒吧的事了。”

“太棒了，太棒了！”

“快来吧，兄弟，趁演出还没开始快进去吧。哇哦！一分钟都别错过。见鬼，奥哈拉小姐马上就要开始表演了，快给我找个靠近舞台的位子坐下，你可以看清楚奥哈拉小姐身上的鸡皮疙瘩。”

琼斯急匆匆地把伊格内修斯推进了软垫门。

伊格内修斯磕磕绊绊地被塞进了“欢乐之夜”酒吧，他的工作服在膝盖周围直打转。即使在一片昏暗里，他还是能察觉到这里比之前来的

那次更脏了。地上积满了厚厚一层灰，哪里有地方种棉花？而且他一朵棉花也没看到。这肯定又是恶劣的广告手段。他向四周望了一望，没看到哪个领班的服务生，桌子旁零零星星地坐着几个老男人，他摸索着走过人群，找到一张正对着舞台的小桌子坐了下来。他的绿帽子看起来就像一盏孤零零的脚灯。他的座位靠舞台这么近，说不定他还能向奥哈拉小姐做些动作呢，或者悄悄背诵一些波爱休斯的文章段落，或许能引起她的注意。如果她意识到在这群麻木的观众里面竟然还有如此志同道合的灵魂，她一定会激动得不能自己。伊格内修斯扫了一眼那几个眼神空洞的观众，心想奥哈拉小姐真是明珠暗投，这些人看起来就像一群暧昧的、扭曲的老男人，说不定还是那种会在电影院日场场次里骚扰孩童的老男人。

舞台一旁，一个三人组合的乐队开始闹哄哄地奏起了《你是我的幸运星》。这时，这个小小的、脏兮兮的舞台仿佛成了一个神秘的祭台，只是没有祭祀者。伊格内修斯向吧台望去想招呼个服务生来，结果他一眼竟看到了那个曾为他和他妈妈服务过的酒保，而对方也正好瞧见了。酒保假装没看见他，于是伊格内修斯只好拼命向倚在吧台旁的一位女子使眼色。那拉丁女子四十岁上下，咧开嘴露出一两颗金牙，向伊格内修斯抛了一个可怕的媚眼。酒保还没来得及制止，她便从吧台上起身走向伊格内修斯。伊格内修斯紧紧地缩在舞台一角，就像身后靠着个暖炉一样。

“你想要喝点什么，小伙子？”

一股浓厚的口臭直冲鼻孔，伊格内修斯赶紧解下帽子上的头巾，捂住鼻子。

“谢谢，”他含混不清地说道，“一杯杏仁饮料，一定要非常冰的。”

“我去看看有没有。”女人故作神秘地说道，踢踢踏踏地踩着草鞋走回吧台。

伊格内修斯看着她跟酒保说话，因为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他就像在看一出哑剧。他们做了很多手势，而且大部分都是对着自己指指点点。伊格内修斯心想，要是那三个健硕的姑娘扫荡这个街区的时候，至少自己待在这个小巢穴里还是安全的。酒保和那女人又做了几个动作，接着女人啪嗒啪嗒地走了回来，手里拿着两瓶香槟，两个玻璃杯。

“我们没有杏仁饮料，”她把托盘往桌子上一摔，“帅哥，两瓶香槟，请付二十四美元。”

“这太过分了！”他冲着女人挥舞了几下弯刀，“那给我一杯可乐。”

“没有可乐，除了香槟什么都没啦。”女人也在桌旁坐下，“快点，甜心，快开香槟吧，我都渴死了。”

那股口臭再次袭击了伊格内修斯，他只好用头巾紧紧地捂住鼻子，觉得自己就快窒息了。这个女人肯定会把什么病菌传染给他，等病菌蔓延到大脑以后自己就会像她一样呆头呆脑。可怜的奥哈拉小姐，竟然沦落到和这种恶俗的女人一起工作。也正是由于这样，奥哈拉小姐才必须拥有波爱休斯那样超然高贵的精神。拉丁女人把账单扔在伊格内修斯膝盖上。

“你竟敢碰我！”他隔着头巾怒吼道。

“圣母玛利亚！这个疯子！”女人自言自语道。接着她又说：“你必须现在就付钱，你这个娘娘腔！要不然我们就把你扔出去，扔你个四脚朝天！”



“多么无礼，”伊格内修斯嘟哝道，“哼，我到这儿来又不是为了要和你喝酒的。现在，离我的桌子远一点。”他张大嘴深吸了一口气，“把你的香槟也拿走。”

“哦，神经病，你真是……”

女人威胁的话语被乐队的乐声所淹没，他们正有气无力地吹起了小号。拉娜·李出现在舞台中央，全身上下金光闪闪。

“哦，我的天哪！”伊格内修斯语无伦次地喊道。那个嗑了药的黑人竟然骗了他。他真想一头冲出酒吧，可是他细细一想，这会儿还是等这女人讲完后退下舞台再行动比较好。于是他立刻蹲下来紧贴着舞台一侧。他脑袋上方，纳粹老板娘张口说道：“欢迎你们，女士们，先生们。”这样令人生厌的开场白差点让伊格内修斯撞翻了桌子。

“你现在就给我付钱！”拉丁女人命令道，她把脑袋伸到桌子底下去找她客人的脸。

“给我闭嘴，你这荡妇。”伊格内修斯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

乐队荒腔走板地奏起了歌曲《完美女人》，纳粹老板娘嘶吼道：“现在，我们欢迎纯洁的处女美人——哈莱特·奥哈拉小姐。”一张桌子旁的一个老男人有气无力地鼓了几下掌，伊格内修斯从舞台边缘偷望过去，只见老板娘已经走了，她原先站的地方摆着一根挂满了小圆环的架子。奥哈拉小姐到底想干什么呢？

“小子，快给我付钱！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绿乌龟！”

“舞会上的确有许多美男子，可是我仍然保持着我的矜持。”达莲娜认真地对着鸟儿倾诉。

“哦，上帝啊！”伊格内修斯大吼一声，再也无法保持沉默，“这

个白痴就是哈莱特·奥哈拉小姐？”

那只鸟比达莲娜更早发觉了伊格内修斯的存在，伊格内修斯一进来，就吸引了那鸟儿的眼珠子，它一直都盯着他的耳环。伊格内修斯大声一叫，它便迫不及待地 from 达莲娜的胳膊上飞了下来，鸣叫着、扑腾着向他的脑袋冲去。

“嘿，”达莲娜叫起来，“这不是那个疯子吗？”

伊格内修斯正要冲出去的时候，那只鸟已经从舞台上俯冲下来飞到了他肩膀上，鸟儿一双爪子紧紧扣住伊格内修斯的工作服，它的喙衔住了伊格内修斯的耳环，又拽又拉。

“我的天哪！”伊格内修斯吃惊地跳起来，挥着发痒的大掌去打鸟儿。可恶的命运女神竟然将他推向鸟类的威胁攻击之中！他这一跳把香槟与酒杯都摔落在地板上，玻璃碎片飞溅开来，他顾不了这么多，摇摇晃晃地朝门口走去。

“回来，把我的鸚鵡还给我！”达莲娜大喊道。

这时，拉娜·李也重新回到舞台上，尖叫起来。乐队已经停止了演奏。那些年老的客人们纷纷给伊格内修斯让出一条道，他笨拙地在桌子之间摇摆着，嗷嗷直叫，他挥舞着拳头，耳边和肩膀上沾满了粉红色的羽毛。

“这个破坏分子是怎么进来的？”拉娜·李气急败坏地冲着一群摸不着头脑的老男人嚷道，“琼斯呢？来人，快点把琼斯给我找来！”

“给我回来，你这个疯子！”达莲娜叫喊着，“我的开场秀呀！为什么你要在我的开场秀上出现呢？”

“天哪，”伊格内修斯喘着粗气，摸索着往门口冲去，身后留下一连

串翻倒的桌子，“你们这群恶棍怎么敢让这只该死的鸟攻击你们手无寸铁的客人呢？等着瞧，明天一早你们就会收到律师信的。”

“你给我回来！你还欠我二十四美元，马上给我付钱。”

伊格内修斯又打翻了一张桌子，他的身子和鸚鵡一起往前倒了下去。突然，他觉得耳朵一松，耳环掉了下来，紧紧衔着耳环的鸟儿也从他肩膀上摔了下去。伊格内修斯被吓坏了，他跌跌撞撞地抢先那拉丁女人一步冲出了酒吧门，女人追在他身后锲而不舍地挥舞着账单。

“哇哦！嘿！”

伊格内修斯磕磕绊绊冲过琼斯身边。琼斯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破坏”计划竟也有如此戏剧化的一幕。伊格内修斯喘着气，一边捂住严重闭合的幽门，一边继续往街上冲去，他一路冲到了公共汽车车道上，这时一辆巴士迎面而来。他先听到人行道上行人们的尖叫声，接着听到了尖锐的刹车声和轮胎摩擦马路的声音，等他反应过来，抬头一看时，只看到一圈强烈的车灯，他被刺得睁不开眼睛。紧接着，灯光飘散了，消逝在视野中，他晕了过去。

要不是琼斯在最后关头跳出来，用两只大手拽住了他的工作服，伊格内修斯很可能就径直躺在车轮底下了。琼斯这么一拽，伊格内修斯反倒往后仰倒下去。喷出浓浓柴油废气的大巴，轰鸣着在离他沙漠靴一两英寸的地方碾了过去。

“他死了吗？”拉娜·李看着街道上一堆白色的庞然大物，期盼地问道。

“我可不希望他就这么死了，他还欠我二十四美元呢，这只绿乌龟。”

“嘿，醒醒，兄弟。”琼斯说着冲眼前这个一动不动的身影喷了些烟雾。

一位穿着丝织西装，戴着礼帽的男子从巷子中走了出来，他看着伊格内修斯走进了“欢乐之夜”，不过伊格内修斯冲出来的时候太快太猛烈，男子一下子惊讶得不知所措，直到这时他才敢现身。

“让我看看，”戴着礼帽的男子说着弯下身来听伊格内修斯的心跳，一记定音鼓般的心跳声告诉他，这堆白色工作服下面的东西还有生命。他抬起伊格内修斯的手腕，发现米老鼠手表已经摔了个粉碎。“他没事，只是晕过去了而已。”男子清了清喉咙，用微弱的声音命令道：“大家退开一点，给他点新鲜空气。”

大街上站满了围观的人群，大巴也在几码外的路边停了下来，堵住了来往的车辆。突然之间，整条波旁街看起来就像是四旬斋狂欢节。

透过黑黝黝的墨镜，琼斯打量着眼前的陌生人。他看起来很面熟，像是某个穿上了高雅服装的老相识。这双浮肿的小眼睛也像在哪里见过一样，琼斯记得在一撮红胡子上面曾经看到过这双眼睛。接着，他又想起那次因为腰果事件被抓到警察局里，在一顶蓝帽子下面也看见过同样的眼睛。不过他什么也没说，警察毕竟是警察，要是没事最好别招惹他们。

“他从哪儿来的？”达莲娜站在人群中问道。这会儿粉红色的凤尾鸮又停在了她的胳膊上，鸟儿嘴里还衔着那只耳环晃来晃去。“这是怎样的开场秀啊，我们该怎么办，拉娜？”

“什么都不干，”拉娜愤恨地说道，“就让这家伙躺在这儿，等着扫大街的把他扫走。然后我要好好修理一下琼斯。”

“哇哦！嘿！这家伙是自己硬闯进去的。我们还扭打在一起呢，他偏要进来，我又担心把这身你租来的衣服给扯坏了，要是坏了衣服，你还得赔钱，酒吧就要破产了，哇哦！”

“闭上你的臭嘴，我在想是不是要给警队里所有的朋友都打一遍电话啊。你被开除了，琼斯，达莲娜也一样。我就知道不该让你上舞台，把这只死鸟从我眼前拿开。”拉娜转向围观的人群，“好吧，大伙儿既然都在这儿，不如进‘欢乐之夜’来喝一杯，我们有非常精彩的表演。”

“喂，李，”拉丁女人喷着口气，对着拉娜·李问道，“谁来付香槟的二十四美元呢？”

“你也被开除了，傻子，”拉娜微笑着，“来吧，大伙儿，进来尝一杯我们专业调酒员调制的好酒吧，不管什么口味保您满意。”

不过，人们都伸长了脖子看着那堆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白色物体，对于优雅的邀请充耳不闻。

正当拉娜·李想要过去踢醒这个家伙，彻底把他赶走的时候，礼帽男子很有礼貌地问道：“我想借用一下您的电话，也许我应该叫辆救护车。”

拉娜看着丝织西装、礼帽以及那双微弱的、游移的双眼，她发现了一个无害的对象，一个有利可图之人，太好了，他是个富有的医生，还是个有钱的律师？也许她能趁此机会把这出闹剧变得有利可乘。

“当然可以，”她在他耳边悄悄地说，“瞧，你也不想整晚都浪费在这个晕死的家伙身上吧。他只是个流浪汉，你应该给自己找点乐子。”她绕着白色小土丘转了一圈，这家伙正像火山喷发似的打着鼾。此时在伊格内修斯的梦境里，他看见了惊恐不已的玛娜·明科夫站在“品位与尊严”的法庭上接受审判。一项可怕的惩罚就要宣布了，她将要为无数冒犯人的罪行接受肉体的刑罚。拉娜·李向男子又走近了几步，把手伸进了金光闪闪的衣服里。她在男子身边蹲下，鬼鬼祟祟地晃了晃捏在手心里的波爱休斯艳照。“看看这个，宝贝，想不想和这位尤物共度良宵啊？”

礼帽男子把视线从伊格内修斯惨败的脸孔上转向了照片上的女人，还有上面的书本、地球仪和粉笔。他又一次清了清喉咙，说道：“我是曼库索巡警，我以拉客和持有淫秽照片的罪名逮捕你。”

正在这时，只见已废止的女士附属组织三位成员，弗莱达、贝蒂以及莉兹也踏入了围观伊格内修斯的人群中。

## 第十三章

伊格内修斯睁开眼睛，只见眼前一片浮动的白色。他头痛欲裂，耳边嗡嗡作响。渐渐地，他蓝黄色的眼睛终于看得清东西了，虽然头很疼，他仍然意识到自己正在仰望天花板。

“你终于醒了，孩子，”妈妈的声音在他身旁响起，“看看这个，我们真是彻底毁了。”

“我在哪儿？”

“别给我耍花样，孩子，别和我来这一套，伊格内修斯。我警告你，我受够了，我说真的。出了这样的事你要我今后怎么有脸见人？”

伊格内修斯转了转脑袋向四周看去，他躺在一间小房间里，四周放着屏风。这时，一个护士从床边走过。

“天哪！我在医院里，我的医生是谁？我希望你好心地请了专家给我看病，还有神父，叫个神父过来，我要看看是不是能够接受。”伊格内修斯唾沫飞溅到盖在身上的白色床单上。他摸了摸脑袋，一块绷带缠在他隐隐作痛的部位。“哦，上帝啊！妈妈，别怕告诉我实话，从疼痛的程度上看，我是不是伤得不轻？”

“闭嘴，看看这个！”雷利夫人差点叫喊起来，她把一张报纸甩在伊格内修斯的绷带上。

“护士，快来啊！”

雷利夫人一把将报纸从他脸上扯下来，一掌打在他嘴上。

“闭嘴，疯子，看看这报纸，”他妈妈声音有些哽咽，“我们算是完了。”

《波旁街离奇事件》的标题之下并排放着三张照片。右边一张是达莲娜穿着演出服，抱着鹦鹉，露出明星般的笑容。左边一张是拉娜·李用手蒙着脸正要爬进警车后座，车里已经坐着那三个和平聚会女子附属组织的成员，露出了剪得参差不齐的脑袋。而曼库索巡警，身上的西装被扯得破破烂烂的，帽檐也被翻了个个，他有意站在车前拉门。中间那一张照片上，那个嗑了药的黑人小伙子正冲着地上那堆看起来像死了的白色奶牛一样的东西咧嘴大笑。伊格内修斯眯起眼睛仔细地研究了中间那张照片。

“看看，”他怒吼道，“这家报社都雇了什么人当摄影师呀？完全没有拍出我的轮廓。”

“念念照片下面的内容，孩子。”雷利夫人用手指戳着报纸，仿佛要把照片刺穿一样，“念念，伊格内修斯。你觉得君士坦丁堡街的邻居们会怎么说？念呀，念出声来，孩子。街头斗殴、色情照片、夜间女郎，什么都有了，你念呀，孩子。”

“我还是不念的好，这里面很可能是满纸扭曲事实，诽谤诬蔑的东西。这些无聊的记者肯定说了许多令人咋舌、无中生有的话。”话虽这么说，伊格内修斯还是草草地扫了一遍这篇报道。

“他们竟然敢说那辆该死的大巴没有撞到我？”他气愤地质问道，



“这第一句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赶紧联系公共服务部门。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

“闭嘴！把整篇念完。”

一位脱衣舞娘的宠物鸚鵡攻击了一位身穿道具服的热狗小贩。便衣警察安格洛·曼库索以拉客及拥有色情照片的罪名逮捕了拉娜·李。波马·琼斯，那位勤杂工交给曼库索警官藏在吧台下面的箱子，里面放着色情物品。曼库索警官告诉记者，他之前就已经在这个案件上下了不少功夫，并和这位李女士的一个代理商有过接触。警方怀疑逮捕李女士也标志着向全城高中生传播色情组织犯罪案的成功破获。警方在酒吧内缴获一张学校清单，曼库索警官表示将全力追捕该代理商。当曼库索警官正在执行逮捕行动时，三名女子：克莱伯、邦博及斯蒂尔从酒吧门口的人群中冲了出来，袭击了曼库索警官，她们也因此被捕了。伊格内修斯·雅克·雷利，三十岁，因休克被送往医院救治。

“我们真是太倒霉了，附近正好有个摄影师拍不到什么好照片就把你躺在街上、醉汉一样的丑态给拍下来了。”雷利夫人抽泣起来，“我早该料到，你那张色情照片，还穿得跟四旬斋狂欢节一样，我就应该想到的。”

“我离家出走以后竟然碰到一生中最阴暗的一晚，”伊格内修斯叹了口气道，“命运女神昨晚真是昏了头。我很怀疑我还能这么下去多久。”他打了个嗝，说道：“我能不能问一下那个白痴警察在现场做什么呢？”

“昨晚你逃走以后我给桑塔打了电话，叫她让安格洛赶紧去圣彼得大街看看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听见你跟出租车司机说的地址。”

“真聪明。”

“我以为你要去对一群反动分子演讲，我错了吗？安格洛说你和一帮可疑分子混在一起。”

“换句话说，你派人跟踪我了，”伊格内修斯尖叫道，“我的亲妈妈！”

“竟被一只鸟攻击，”雷利夫人哭着说道，“你到底出什么问题了，伊格内修斯。从来没有人会被一只鸟欺负的。”

“那个大巴司机在哪里？我一定要马上告他。”

“你只是昏过去了而已，笨蛋。”

“那为什么给我绑这么厚的绷带？我感觉糟透了，我肯定是摔在街上的时候，摔伤了什么重要器官。”

“你就是脑袋擦伤了一点而已，其他都没事，他们给你做过X光检查了。”

“什么？那些人趁我晕过去的时候随意摆弄我的身体？你应该有点常识制止他们呀。天知道这些好色的医生到底看了我哪些地方。”伊格内修斯终于反应过来，除了头痛耳鸣，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那就是他下面起反应了——这得好好处理一下。“能不能请你暂时离开一下我的病房，我要检查一下哪些部位被侵犯了。五分钟就足够了。”

“瞧，伊格内修斯，”雷利夫人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抓住伊格内修斯小丑似的斑点睡衣衣领，“别跟我玩花样，不然我把你的脸皮都扯下来。安格洛都告诉我了，像你这样受过教育的男孩子竟然和一群可疑分子鬼混，还跑到酒吧里找妓女，”雷利夫人又哭了起来，“这些事情没有登在报纸上就算我们走运了，要不然我们只有搬家了。”

“你才是那个把纯洁的我拖进妓院酒吧的人吧。事实上，这一切都怪那个可恶的玛娜·明科夫，她一定要为她的行为付出代价。”

“玛娜？”雷利夫人啜泣着说，“她人都不在这儿，而且我听够了你那些疯话，说什么是她害得我被莱维制裤厂开除。你别想再和我来这一套，你疯了，伊格内修斯。即使是我，我也会说，我的孩子神经不正常了。”

“你看起来非常憔悴，我建议你还是别管这么多，随便挑一张床，好好睡一觉吧，你看这里到处都是床。一个小时以后再来和我说话。”

“我一晚上都没睡着，安格洛打电话告诉我你进了医院时，我差点就中风了。我几乎要一头摔倒在厨房的地板上，把脑袋撞碎了。然后我跑回屋子里穿衣服时，又扭伤了脚踝。开车到这儿来的路上，我又差点撞了车。”

“别再来一次撞车，”伊格内修斯倒抽了一口冷气，“那我这次说不定就要下盐矿干活了。”

“这个给你，笨蛋，安格洛说要把这个给你。”

雷利夫人从椅子下面的地板上拿起一本《哲学的慰藉》，朝伊格内修斯的小肚子扔了过去。

“哎哟！”伊格内修斯叫唤起来。

“安格洛昨晚在那个酒吧发现的，”雷利夫人恨恨地说道，“有人在车站厕所，从他手里抢走了这本书。”

“哦，上帝啊！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的，”伊格内修斯尖叫起来，把手里的那本大书弄得哗哗直响，“我现在都明白了。我早就和你说过那个白痴曼库索就是我们的复仇女神。现在他终于狠狠出击了。我是多么天真呀，借给他这本书，我被设计啦！”伊格内修斯闭上了布满血丝

的双眼，断断续续地想了一阵。“这个德国妓女把脸藏在我的书后面，我竟然就上当了，因为这本书代表了我的世界观。哦，妈妈，要是你知道我被这些低等人种骗得有多惨就好了。哦，命运女神，你这个堕落的荡妇！”

“闭嘴，”雷利夫人大吼一声，敷满白粉的脸愤怒得扭曲了，“你希望整个病房的人都进来吗？你想想安妮小姐会怎么说？我该怎么见人哪，你这个愚蠢的，神经病伊格内修斯！现在这家医院要我付二十美元，才让你出院。救护车司机要是绅士一点就会把你送到慈善医院，而不是这个要钱的地方。你觉得我从哪儿去弄这二十美元呢？我明天还要给你的小号付钱，我还要给那个男人赔偿金。”

“这实在太过分了，你当然不用付二十美元。这简直就是公然抢劫。现在你赶紧回家，留我一人在这儿吧。这里挺安静的，我可能真的就养好了。目前，我最需要这样的安静。要是有机会，你就给我带几支铅笔，再到我的桌子上找找有没有活页文件夹给我带来。我必须趁着记忆还鲜明，把这场劫难记下来，所以我允许你进入我的房间。好了，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休息了。”

“休息？再花二十美元在这儿住上一天？快给我下床，我给克劳德打过电话，他正在来的路上，他会给你付医药费的。”

“克劳德，谁是见鬼的克劳德？”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你是怎么了？”伊格内修斯倒吸了一口冷气，“现在你要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不准什么陌生男人付我的医药费。除非你用来路光明的钱赎回我的自由，否则我就待在这儿不走了。”

“给我起来！”雷利夫人怒吼道，她一把抓住伊格内修斯身上的病号服，可是那庞大的身躯却像流星一般坠入床单里。“快起来，要不然我就把你这张肥脸打下来。”

雷利夫人威胁着在伊格内修斯的脑袋上方挥动着钱包，伊格内修斯只好坐了起来。

“哦，上帝啊！你还穿着保龄球鞋。”伊格内修斯又红又蓝又黄的眼睛扫过床沿，扫过他妈妈下垂的衬裙和松松垮垮的棉袜，“只有你这样的母亲才会穿着一双保龄球鞋站在你儿子的病床边。”

不过他妈妈并没有理睬他。她意志坚定、高高在上，并且怒气冲冲。她眼神严厉，把薄薄的嘴唇抿得紧紧的。

一切都乱套了。

克莱德先生早上看到报纸后，便把雷利给开除了。这只胖猴子的小贩生涯就此打住了。这只大猩猩究竟为什么要在下班时间还穿着那身道具服呢？自己花了十年时间兢兢业业想要树立起一个公司的好名声，而雷利这样的蠢蛋瞬间就会把你的心血毁于一旦。热狗小贩的名声已经够坏了，他现在还公然在大街上和某个妓院纠缠不清，真是火上浇油。

克莱德先生气得像油锅的热油一样沸腾冒泡。要是雷利这家伙还有脸出现在天堂卖家的话，他一定把那把叉子戳进他的喉咙里。不过那身工作服和海盗装备，肯定是前天下午他偷拿出去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得给那只蠢猴子打个电话，告诉他不用来上班了，至于如何从这个蠢蛋手里拿回工作服，不想也罢。

克莱德先生拨了几次君士坦丁堡大街的号码可是都没有人接。可能

他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吧。那只大猩猩的妈妈肯定躺在地板上醉得不省人事。上帝才知道她都成什么样了。真是荒唐的一家子。

这一周，塔尔克教授的日子很不好过。不知怎么的，学生们发现了几年前那个研究生写给他的一封威胁信。他也弄不清这封信是怎么落到学生手中的，不过后果却尴尬极了。这封信上的流言蜚语悄悄在校园中散播开来，现在他成了整个学校的笑柄。一次鸡尾酒会上，有位好心的同事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他这才明白为什么以前受人尊敬的课堂现在却充斥着窃笑与耳语。

信上“误导、引诱年轻学生”的言辞被严重扭曲、误解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必要向教导行政处解释一下。还有什么“发育未完全的睾丸”，塔尔克教授想想就直打冷战。现在最好的打算可能就是把整件事开诚布公地交代清楚，不过那样的话就意味着要找到那个写信的学生，而且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或许，他只要描述一下这位写信的雷利先生是怎么一个人就行了。塔尔克教授仿佛又一次看见雷利先生围着那条巨大的围巾，身边是那个可怕的无政府主义女生，她拖着个大箱子在校园里到处分发宣传手册。幸好那个女孩没在学校里待多久，不过那个雷利最后几乎就和棕榈树和沙滩一样，成了校园里永恒的风景线了。

有那么一个学期，塔尔克教授非常不幸地分别给这两位同学上过课。课上，他们总是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打断他的讲授，还用一些恶毒又不着边际，只有上帝才能回答了的问题让他难堪。他又打了个哆嗦，不管怎么说，他必须找到这个雷利，然后让他解释清楚这一切，向自己

公开道歉。学生们只要一看到这位雷利先生，就该知道信上的话只是一个神经病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罢了，他甚至可以让学校的管理层也看看这个疯子的模样。不管怎么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有一个：把这个雷利先生活生生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塔尔克教授啜了一口伏特加混合果汁，每次晚上聚会喝多了，他都会来上一杯。他又翻开报纸，至少这些法国居民区的人还挺热闹的。他又喝了一口饮料，想起有一次雷利竟然在教学楼里把所有的试卷都从窗口倒出去，倒在那些示威游行的新生头上。学校的管理层肯定也还记得这件事。他得意地笑了起来，继续看报纸，有三张照片格外引人注目。这些低俗的、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小人物却总是能给他带来不少乐趣。他接着看下去，突然一口饮料呛在喉咙里，喷在自己的夹克衫上。

那个雷利怎么沉沦到这种地步啦？他的确是个奇怪的学生，不过现在……要是大家发现这封信竟然是一个热狗小贩写的，谣言肯定会传得更加厉害啦。雷利竟然是那种推着车子跑到学校社会研究院门口推销热狗的小贩，他肯定会把这事儿变成一出热闹的马戏团表演，而在这出丢人的闹剧中，自己就是当中那个小丑。

塔尔克放下报纸，摘下眼镜，双手掩面长叹。看来那封信他还是忍着吧，来个死不承认。

安妮小姐看着手中的《晨报》，脸涨得通红。她正在奇怪呢，怎么雷利家今天早上这么安静。行，这是最后一根稻草了，这个小区名声都臭了。她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些人一定得搬走，她要找邻居们写

请愿书。

曼库索巡警又看了看报纸，把它摞在胸口，然后闪光灯一闪。今天他来警局上班的时候把他的布朗尼照相机也带了过来，并且要求警长以警局为背景帮他照相：一会儿是警长的办公桌，一会儿站在警局门口的台阶上，一会儿靠着巡警车，一会儿又拉着一个专管学校门口超速行驶的女交警。

最后只剩一张底片的时候，曼库索巡警决定把两样道具合二为一，来一个戏剧性的收尾。他让那位女交警扮成拉娜·李，神情狰狞地正要跨进巡逻车里，并挥动着拳头发誓报复；而曼库索巡警则手握报纸面对镜头，严厉地皱着眉头。

“行了，安格洛，完了没？”女交警焦急地问，她一心想赶到附近学校免得错过早上的限速时间。

“非常感谢，格拉迪斯。”曼库索巡警说道，“我家那几个小鬼想多拿些照片给他们朋友看。”

“行呀，没问题。”格拉迪斯边喊边匆匆忙忙地跑出了警局，“我觉得他们的确很有理由为有你这样的爸爸而感到骄傲。很高兴能帮上忙，甜心。要是你什么时候还想多拍点照片，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警长将最后一个闪光灯抛进垃圾桶内，一手拍在曼库索巡警瘦弱的肩膀上。

“你单枪匹马就侦破了本市最大的高中学校色情诈骗集团。”他一掌拍在曼库索巡警佝偻的肩背上。“曼库索，这么多人中，只有曼库索，把这个连我们最厉害的便衣都搞不定的女人给抓来了。我发现曼库索还



一直花时间在法国居民区跟进这个案子，还能够认出她的一个代理商。还有谁，能够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追踪像那三个女孩子那样的可疑分子上，然后把她们抓进来？曼库索，只有你。”

曼库索巡警黄褐色的皮肤上泛起了一层浅浅的红潮，除了被“和平党附属组织”成员抓到的地方还是鲜红鲜红的。

“我运气好罢了，”曼库索巡警谦虚道，清了清喉咙，虽然也没什么痰，“就是有人给了我那地方的线索，然后那个琼斯就让我去看看吧台柜子里面的盒子。”

“你还安插了卧底啊，安格洛。”

安格洛？他的脸色从橙黄色一跃成了猪肝色。

“如果你因此而升职我一点都不奇怪，”警长说道，“你做巡警已经很久了，就在几天前我还觉得你是草包一个，你怎么说，曼库索？”

曼库索巡警猛烈地清了清嗓子。

“我能把相机拿回来吗？”他终于清好喉咙，几乎是断断续续地问道。

桑塔·巴塔葛里亚把报纸举到母亲的照片跟前，说道：“宝贝，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你的孙子安格洛干得不错吧？亲爱的，你喜欢吗？”她又指着报纸上的另一张照片：“看看可怜的艾琳那个疯儿子像搁浅的鲸鱼一样躺在地上，你觉得怎么样？真是太惨啦！那姑娘这次肯定要把她儿子送到别的地方关起来。你觉得拖着这么个傻大个还会有人想和她结婚么？想都别想。”

桑塔一把抓起母亲的照片，在上面印了一个湿湿的吻：“别急，宝

贝，我会为你祈祷的。”

克劳德·罗比乔克斯在赶去医院的路上，他心情沉重地看了报纸一眼。这个大男孩怎么能给艾琳这样文雅、善良的女子蒙羞呢？她日夜为这个儿子操劳担心，把自己弄得又苍白又憔悴。桑塔说得对，一定要在他给这位伟大的母亲惹上更多麻烦以前想个办法对付。这次是二十美元，下次不知道还要花多少钱呢。就算他有一笔丰厚的养老金还有些产业，也养不起这么个继子啊。

最糟糕的是还要蒙羞。

乔治正把那篇报道贴到三年级剪贴簿上，这本剪贴簿是他在学校最后一个学期的纪念品。他找了一处空白页把剪报贴了上去，前面一页是生物课上画的鸭子的主动脉，后一页是公民课上做的宪法历史研究。他真是服了那个曼库索警官，这人还真是不可小觑啊。乔治猜着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吧台柜子里的名单上。如果真在上面，或许他还是先去沿海叔叔家里避避风头比较好。可是他又没钱出远门，所以最稳妥的做法还是躲在家里观望一阵子再说，要是再去镇上，说不定那位曼库索警官会认出他来。

乔治的妈妈正在客厅一头拿着吸尘器打扫，她抬头满心期望地望着儿子伏在学校剪贴簿上的身影。或许他对上学又有兴趣了吧。她和他爸爸真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如今这世道，除了上高中还有什么出路啊？他能做什么呢？

这时门铃响了，她关上了吸尘器去开门。乔治则仔细研究着这些照

片，心想那个热狗小贩在“欢乐之夜”到底做了什么呢？那个大个子应该不会是什么便衣警察吧，而且自己也没向他透露这些照片是从哪儿来的。整件事真是太诡异了。

“警察？”乔治听见妈妈在门口说道，“你一定是找错地方了吧。”

乔治跳起来往厨房跑去，接着他意识到其实自己无路可逃，因为廉价住房公寓只有一个出口。

拉娜·李把手中的报纸撕成了一条一条，又把这一条一条纸片撕得更小更碎，直到女狱警视察牢房时，命令她把房间打扫干净。女子附属组织的成员和她同住一间牢房，她们中的一位对狱警说道：“得了吧，这个地方就我们几个人，而且我们喜欢地板上有纸片。”

“快滚。”莉兹附和道。

“赶紧消失。”贝蒂也说。

“我得好好照管这个地方，”女狱警回答道，“从昨晚进来以后，你们四人就一直吵个不停。”

“放我出去，我不要待在这个见鬼的洞穴里，”拉娜·李冲着女狱警尖叫，“我一分钟也不想跟这三个疯婆子待在一起。”

“嘿，”弗莱达对另两位说道，“洋娃娃不喜欢我们哦。”

“就是你们这些人把居民区搞得乌烟瘴气。”拉娜·李对弗莱达说道。

“闭嘴！”莉兹对拉娜命令道。

“省省吧，甜心。”贝蒂附和道。

“放我出去，”拉娜·李抓着铁栏杆吼道，“我和这三个变态关在这个鬼地方，都他妈的关了整晚了，我有人权的，你们不能一直把我锁在这儿。”

女狱警冲她笑了笑，自顾自走开了。

“嘿！”拉娜·李对着走廊尖叫道，“给我回来。”

“别动气么，宝贝，”弗莱达建议道，“别闹了，现在给我们看看你藏在内衣里的艳照吧。”

“就是嘛。”莉兹说道。

“快点把照片拿出来，洋娃娃，”贝蒂命令道，“我们厌倦了一直盯着无聊的白墙。”

三个女孩一齐向拉娜·李冲去。

多利安·格林将自己简单的名片翻了过来，在名片背面写上：“绝好公寓出租，有意请联系 1A。”写完，他走上石板人行道，将名片钉在黑漆皮百叶窗底下。这些女孩子肯定好久都不会再住那儿了。警察对于这些无伤大雅的罪名总是紧咬不放。很可惜，这些女孩子没有和居民区的人混熟，没人给她们指出那个非同凡响的巡警，以至于她们会笨到攻击警务人员。

不过这些姑娘们是多么冲动好斗啊，没有她们，多利安觉得这整栋大楼都失去了保护。他仔细检查了一番，以确保铁栅栏大门锁好了，然后转身回了公寓，继续清扫“启动集会”留下来的垃圾。这真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派对了。在集会的高潮，提米从吊灯上摔了下来，扭伤了脚踝。

多利安拾起一双断了后跟的牛仔靴扔进垃圾筒里，一边想着不知道那个特立独行的伊格内修斯·雷利现在怎么样了。有些人就是这么不可忍受，吉卜赛女王善良的母亲要是看到报纸以后，一定心都碎了。

达莲娜将自己的照片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厨房桌子上。这是怎样一场开场秀啊，至少自己还收获了一点小小的曝光度。

她从沙发上拿起那套哈莱特·奥哈拉的演出服挂在柜子里。那只凤尾鸚鵡站在木条上看着她，嘴里呱呱地叫唤了几声。很明显，琼斯一看到那家伙是警察就昏了头了，立马将他带到酒吧柜台那儿。这下可好了，她和琼斯都失业了，“欢乐之夜”也没生意了，拉娜·李艳照也禁止流通了。那个拉娜，竟然愿意拍那种东西，真是为了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达莲娜看着鸚鵡衔回来的那枚金色的耳环，心想拉娜的确说得很对，那个疯狂的胖子简直是死神之吻，他肯定还虐待自己的母亲，那个可怜的老妇人。

达莲娜坐下来，思索着再就业的可能性。鸚鵡拍着翅膀呱呱地叫唤着，直到她把这枚奇怪的金耳环——它最心爱的玩具——塞进它喙里。接着电话铃响了，等她拿起听筒，只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听着，如今你知名度挺高的，我在波旁街五百号街区经营一家酒吧……”

马蒂流浪者旅店里，琼斯正把报纸铺在吧台上，对着它吐了几口烟。

“哇哦！”他对华生先生说道，“你教我的暗中破坏招数可真是太管用了。现在我把自己又破坏成流浪汉了。嘿！”

“看起来这次破坏行动变成核炸弹啦！”

“那个胖子疯人真是百分之百的核炸弹。见鬼，随便把他放在哪儿，那儿的人就会遭殃、倒大霉。呼呀。‘欢乐之夜’昨天晚上还真成动物园了。我们先有了一只鸟，然后这只肥猪闯了进来，又有三只精力过剩的野猫像从健身房里逃出来一样。见鬼，所有的人又打又抓又叫。然后

那个胖子怪胎就死一般地躺在大街上，在这头死猪身边大家都在乱打乱骂扭打在一起，简直就像西部片里才有的场景，就像暴动一样。我们在波旁大街上吸引了一大堆人，多得就像在看足球赛一样。后来警察开着车来把那个李老鸨给拖走了。嘿！事实证明她在警队里也没什么朋友嘛。说不定他们正在抓那些她资助的孤儿呢。哇哦！那份报纸的确挺有销量的，现在好多人都要给我照相，问我事情的经过。谁说黑人照片就不能上头版头条。呼呀！哇哦！我会变成这个市里最有名的流浪汉。我告诉那个曼库索巡警，我说：“嘿，既然这个妓院被查封了，能否跟你警队里的同事说一声我也出力了，就别把我当成流浪汉抓起来了吧？”谁希望和拉娜·李扯上关系呀，一看就知道她不是好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工作呀，琼斯？”

琼斯吐出一口暗黑的烟雾，如同暴风雨前的警告，说道：“我上一份工作连最低薪水标准都没达到，现在我真的觉得我应该享受带薪假期。呼呀。我该怎么再找份工作呢？现在大街上找不到工作的黑人多了去了。哇哦！找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又不是这么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样的麻烦也不止我一个人，达莲娜和她那只大鸟也找不到工作了。要是人们看到她第一次登台的样子，一定会拿水泼她一身，赶她走。你懂我的意思么？都是你鼓动我暗中破坏，结果那个胖子一出现，像达莲娜这种无辜的人都没饭吃了。就像那个拉娜·李经常说的那样，那个胖子怪胎真的会把所有人的活计全毁了。达莲娜和那只秃鸟没准儿正大眼瞪小眼呢，他们说：“哇哦！我们还真是有了一个精彩时髦的开场秀。嘿！我们可真是大明星呀。”我对达莲娜觉得特别抱歉，把她也牵扯进这场破坏中来，不过我一看到那个胖子我就控制不住诱惑，我知道他肯

定会在‘欢乐之夜’大闹一场的。呼呀，他真的闹了起来，嘿！”

“你还算走运，警察没有因为你在那家酒吧工作就把你抓进去。”

“那个曼库索巡警说他很感谢我帮他找到盒子。他说：‘我们警察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市民协助我们。’他还说：‘像你这样的热心人能够帮我展开工作。’我就说：‘哇哦！记得和你警队的同事说一声，让他们别再把我把流浪汉抓进去了。’他回答说：‘当然，警局里所有的人都会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伙计。’现在，这群警察还要感谢我！嘿！没准儿我还能得到些奖赏呢。哇哦！”琼斯对着华生先生黝黑的脑门吐了口烟圈，又说道：“那个可恶的拉娜·李在盒子里藏了好些自己的裸照，曼库索巡警盯着那些艳照好久，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他激动地说：‘哇哦！嘿！噢！’接着又说：‘天哪，这次我可真要升职啦。’我自言自语道：‘也许有些人是要升职了，有些人则又要变回流浪汉了。今晚以后，有人再也不能在比最低薪水标准线还低的地方工作了，我再也没法给自己买彩电、空调了。’见鬼，前一刻我还是个光荣的扫地专家，下一刻，我又变成流浪汉了。”

“情况总有可能变坏的。”

“就是，你可以这么说，伙计。你有这么一份产业，你还有个在学校里教书的儿子，说不定他已经买了烤肉架、小轿车、空调、电视机，哇哦！我呢，连个收音机都买不起。‘欢乐之夜’酒吧的薪水低得连员工要买台空调都买不起。”琼斯沉思着吐出一口烟圈，接着说道：“不过华生，你现在可能走在倒霉的路上，情况总是可能变得更糟，不是吗？我可能就是下一个胖子破坏者。哇哦！那样的人会有什么事降临到头上呢？嘿！”

莱维先生坐在黄色尼龙沙发里，看着报纸——每天清晨，这些报纸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海边公寓来。能够再次独享这张沙发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光是不用再看到特克西小姐就足够让他精神为之一振。莱维太太为了减肥则一大早就在按摩板上震来震去。她沉默不语，按摩板起伏不平的前端放着一张纸，纸上写了一些纲要，此刻莱维太太正构思着接下来的计划。她把铅笔暂时搁在一旁，从地板上的盒子里拿了一块饼干。这些饼干正是莱维先生昨晚一整夜失眠的原因。他和莱维太太驾着车穿过了大片松林前往曼德维尔医院看望雷利先生，结果不但没找到人，还被医院领导误以为是恶作剧，因此被粗鲁地教训了一顿。不过，莱维太太那金白混杂的头发、墨镜、蓝色隐形眼镜以及隐形眼镜周围那一圈海蓝色的睫毛膏，还真挺像是来捣乱的。莱维先生想，莱维太太这样的打扮，再抱一桶荷兰饼干坐在跑车里，医院领导的确有理由怀疑莱维太太动机不纯。不过莱维太太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看起来找不着雷利先生她似乎也不怎么关心了。他隐隐觉得妻子并不是特别希望自己真的能找到雷利先生，在她心底某个地方，她甚至希望阿伯门能够赢了这场官司。这样她就好在苏珊和桑德拉面前，展示随之而来的赤贫生活，以此证明她们的父亲彻底失败了。这个女人在嗅到自己能彻底战胜丈夫的几率之后，开始有了小心思。现在莱维先生开始怀疑，妻子到底是站在自己这边，还是阿伯门那边。

他已经吩咐冈萨雷斯取消了春季比赛的酒店预订，阿伯门案子一定要有有个了结。莱维先生抖了抖报纸，他意识到，要是他的消化系统能够忍受这一切，他就必须得花时间好好看着莱维制裤厂。这样的事情可不能再发生了，他要让生活重归平静。不过光听名字——“莱维制裤厂”



这几个字，他的胸口就会升腾起一股莫名的、尖锐的不适感，或许他该为公司改个名字，或许他应该辞退冈萨雷斯，不过这个办公室经理还真是非常忠诚。冈萨雷斯真诚地热爱着这份又没有成就感薪水又低的工作，你可不能随便就把他炒了，你让他去哪儿再找一份工作呢？更重要的是，谁愿意接手这份工作呢？公司之所以迟迟没有倒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不让冈萨雷斯失业。莱维先生使劲思索了一会儿，可还是想不出任何让公司生存下去的理由。要是工厂关门了，冈萨雷斯说不定会想不开自寻短见呢，这可是一条人命哪。还有，没人愿意买下那个地方。

里昂·莱维本可以将公司命名为“莱维裤业”，这名字多好听。不过终其一生，戈斯·莱维只能说“莱维制裤厂”，特别是他还小的时候，而且他得到的答案总是千篇一律。“他干什么了？”大概在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向父亲提起给公司换个名字的想法，说不定这能帮助业务提升。父亲呻吟着说道：“突然之间，你觉得‘莱维制裤厂’就不够好啦？你吃的东西都是‘莱维制裤厂’给的，你的车子也是‘莱维制裤厂’买的，我就是‘莱维制裤厂’，这就是你感激的方式？这就是你作为子女的态度？下一步是不是你父亲我也要改改名字？给我闭嘴，蠢蛋。继续玩你的车泡你的妞去吧。大萧条这个大麻烦已经够我折腾了，不再需要你的英明建议。你还是把这样的好建议留给胡佛总统吧，你告诉他应该改名叫‘蠢蛋’。现在，给我闭嘴！滚出我的办公室！”

戈斯·莱维看着报纸头条报道和照片，咬牙切齿地说道：“天哪。”

“怎么啦，戈斯，出什么问题啦？是不是又有什么事？你整晚都没睡。浴室按摩浴缸的水声响了一晚上。你会精神崩溃的，在你还没有暴力倾向以前，赶快去找莱尼的医生看看。”

“我只是找到了那个雷利先生。”

“我猜这下你可高兴了。”

“你不高兴吗？看，他在报纸上呢。”

“真的？快拿过来，我一直都想知道那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长什么样子，我猜他是在接受什么公民奖吧？”

“前两天你还说他是神经病呢。”

“要是他能聪明得让我们两个像小丑一样去曼德维尔医院找人，那他就不是神经病。即使像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会拿我们寻开心。”

莱维太太看到两个女人、一只大鸟以及一位咧嘴大笑的管理员。

“他在哪儿？我没见哪有什么理想主义者啊？”莱维太太指着地上那头母牛一样的东西问道，“就是他吗？躺在大街上？真是悲剧啊。寻欢作乐、烂醉如泥、无可救药，简直是个十足的被社会遗弃的人。你可以在特克西小姐和我的名字之后也把他的名字加上，又是一条被你摧毁的生命。”

“一只鸟咬了他的耳朵还是怎么的。看，这张照片上有这么多警察呢。我跟你说过他有前科，这些人都是他的同伙，脱衣舞娘啦、皮条客啦，还有色情狂。”

“曾几何时，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了理想事业。可你瞧瞧他现在这副样子。不用担心，总有一天你会付出代价的。几个月以后，等阿伯门告倒了你，你也会像你父亲以前一样推着车子在大街上叫卖。你就会尝到和阿伯门这样的人对着干的厉害，谁让你用花花公子一样的态度来对待生意。要是苏珊和桑德拉听到她们的父亲没有一分钱留给她们，她们一定会震惊到休克。然后她们再也不会理你了，对她们而言你就是‘以前

的父亲’，戈斯·莱维。”

“行了，我这就去镇上找那个雷利谈谈，解决这桩麻烦的回信事件。”

“哟，大侦探戈斯·莱维，别叫我笑话了。说不定那封信是哪天你赢了赛车一时高兴忘形写的，我早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的。”

“你知道么，我觉得你打心底特别希望阿伯门能赢这场官司，其实你特别希望我完蛋，就算你自己也会跟着一起完蛋。”

莱维太太打了个哈欠，说道：“是你自取灭亡，我又有什么办法抗争呢？这件事恰恰证明了一直以来我对女儿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越是考虑阿伯门事件，越是觉得这种事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戈斯。谢天谢地我母亲还有点钱，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再回去求她的。虽然她可能再也不能去圣胡安度假了，不过我们总不能让苏珊和桑德拉只吃花生过活吧。”

“哦，闭嘴。”

“你竟然让我闭嘴？”莱维太太在按摩板上一起一伏，“我难道就该一言不发地看着你自我毁灭么？我必须为我自己和女儿们作打算。我的意思是，生活还要继续，戈斯。我不能跟着你一起堕落。现在我们只能庆幸你父亲先走一步了，不用看着自己毕生的心血因为一个恶作剧而毁于一旦。你会付出代价的，相信我。里昂·莱维要是还在世，一定不会放过你。这个伟大的男人拥有勇气和决心，不论发生什么，莱维制裤厂都会挺过去的。就算我和我妈妈两个人以后要节衣缩食，我也会牢记他的全部优点，我会奖励、鼓励像你父亲一样拥有他那种可贵品质的人。我不会让你在堕落之路连带搭上你父亲的好名声。等阿伯门的案子结束后，要是你运气好，说不定你还能在你喜欢的车队里当个送水工什么

的。天哪，你到时难道会拿着一个水桶和一块海绵，像个傻瓜一样跑来跑去吗？不过别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这是你自找的。”

现在莱维先生终于知道了妻子奇怪的逻辑，在她看来，自己是非死不可。她希望阿伯门大获全胜，她会将这种胜利视为某种奇特的公平。当她看过那封信以后，她必然已经从各个角度考虑过这件事。当她踩着电动自行车，或是躺在按摩板上震来震去的时候，她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和比较，并且越来越肯定地说服自己阿伯门非赢不可。因为这不仅阿伯门的胜利，也是她的胜利。她和女儿们的每一次谈话、每一封书信里，都充斥着路标与导向，处处暗示她们的父亲最终会有一个悲惨的结局。莱维太太不能输掉这一点，她需要那个价值五十万美元的诽谤诉讼。她甚至对丈夫要找到雷利这件事都不怎么在意。这桩阿伯门事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质、生理层面，进入了一个更高意识形态、精神层面，宇宙间所有的力量都要求戈斯·莱维必须失败，必将成为一个孤独终老、一无所有的戈斯·莱维，拿着水桶和海绵漫无目的地随处流浪。

“算了，我这就去找雷利。”莱维先生终于开了口。

“你怎么这么固执，我真是觉得难以置信。不过不用担心，你从那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身上什么便宜都占不到。他太聪明了，他还会再捉弄你一次，等着瞧，另一场一无所获的追踪。再到曼德维尔找他？这次他们会把你关在那儿，一个中年男子开着一辆大学生开的跑车，哈哈。”

“这次我直接去他家。”

莱维太太把计划纲要合上，关掉按摩板，说道：“要是你去镇上的话，我和你一起去。自从冈萨雷斯报告说特克西小姐咬了那个流氓的手以后，我就一直很担心。我一定要见到她，她对于莱维制裤厂的宿怨又

重新浮现了。”

“你还想摆弄那个老太婆？你还没把她折磨够么？”

“这么小小的善举你都不让我做。你这种类型的人连心理学书上都没有记载，至少你也该看在莱尼的面上，去看看他的医生。如果你的案例上了心理学杂志，他们一定会邀请莱尼的医生去维也纳作演讲。你会让他闻名于世，就像那个让弗洛伊德一举成名的跛脚女孩一样。”

当莱维夫人正为这次善行之旅精心打扮，往眼睛上涂抹厚厚的宝蓝色眼影时，莱维先生已从壮观的三车车库中把跑车开出来了。这间车库如同一座巨大的、锈迹斑斑的马车车库，面朝着微澜阵阵的宁静海湾。此时，莱维先生觉得仿佛有烧心的飞镖插在自己的胸口上。一定要让雷利坦白这一切，阿伯门的这些讼棍们肯定会让他一无所有，他可不能让他的老婆称心如意。要是这个雷利能承认他写了那封信，要是他能够安然挺过这道难关，他一定会改。他发誓会洗心革面，他甚至愿意给这个公司一点小小的监督管理。没人监管的莱维制裤厂就像一个无人照看的小孩一样，很可能会变成少年犯的。一切问题只要一点点关爱和关注就能够阻止。离莱维制裤厂越远，它就越会给你惹麻烦。莱维制裤厂简直就像一个先天不足的怪胎，一个与生俱来的诅咒。

“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开着又漂亮又宽敞的轿车，”莱维太太边说边上车了，“只有你，只有你花了比凯迪拉克更贵的钱，去买了一辆小孩子玩的跑车，坐在这辆车里，我的头发总是会被吹乱。”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当他们在马达轰鸣中快速驶向沿岸高速公路的途中，莱维太太一缕涂着发胶的头发在风中僵硬地摆动着。车子开过沼泽区，两人一路上都沉默着。莱维先生紧张地考虑着自己的将来，

而莱维太太则心满意足地考虑着她的将来，宝蓝色的睫毛平静地在风里扑闪着。最后，他们终于驶进了城里，莱维先生一边提速一边觉得自己离这个雷利疯子越来越近了。这个家伙竟然跟法国居民区的人混在一起，天知道雷利的私生活糟糕成什么样，祸事一桩接着一桩，疯疯癫癫没完没了。

“我终于知道你的问题所在了，”当车子在市区的车流中放慢速度时，莱维太太开口说道，“你疯狂的飙车就是线索之一。灵光一闪，现在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如此飘忽不定，为什么你没有一点事业心，为什么你让大好的生意付之东流。”莱维太太停顿了一下，制造悬念般的效果，“因为你有死亡冲动。”

“这是今天最后一次了——给我闭嘴！”

“斗争、敌意、憎恨，”莱维太太快活地断言道，“一切最终会惨淡收场的，戈斯。”

今天是星期天，为了不再辱没自由企业之名，莱维制裤厂周末停工休息。莱维夫妇的车子开过工厂，这个地方不管开不开工，看起来都一样死气沉沉。一些稀薄的白烟正从一根烟囱里冒出来，像是有人在烧树叶。莱维先生若有所思地看着烟雾，心想肯定是哪个工人不小心把剪裁机挨着火炉了，要不就是真的有人在里面烧树叶。怪事真是一桩接一桩。有段时间，莱维太太本人爱上了制陶业，她就把火炉当窑来使。

他们经过工厂的时候，莱维太太注视着眼前的建筑物，叹息道：“悲哀啊，悲哀。”他们沿着运河拐了个弯，在德塞尔街码头对面一栋黑糊糊的木头公寓楼前停下了。一路上撒着零零碎碎的破布片，召唤着过路的人爬上没有刷漆的台阶，走进这栋住宅楼的深处找寻某个目标。

“别花太久时间哦，”莱维太太抱着原本要给曼德维尔病人的荷兰饼干盒，起身钻出跑车时转头对丈夫说道，“我正好要把这个东西用在特克西小姐的项目上。或许她忙于饼干，我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她讲话了。”她冲丈夫笑笑：“祝你好运，不要再被那个理想主义者耍一次哦。”

莱维先生加速向镇上的住宅区驶去。那张《晨报》卷了起来夹在座位中间，莱维先生在红绿灯前停了下来，看了看《晨报》上雷利的住址，在普里塔奇街上沿着运河一直开，然后拐进君士坦丁堡大街，一路坑坑洼洼地颠簸着到了一所迷你住宅前。那个大个子怪胎就住在这所玩具屋里吗？他是怎么进进出出的呀？

莱维先生爬上台阶，看了看柱子上钉着的那张“和平——不惜一切代价”以及“还善良人士和平”的标牌，心想没错，就是这儿了。这时，房子里传来电话铃声。

“他们不在家，”邻家百叶窗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电话都响了一早上了。”

隔壁屋子里的百叶窗打开了，一个神情憔悴的女人走到门廊上，把手肘支在门廊扶手上。

“你知道雷利先生在哪儿吗？”莱维先生问她。

“我只知道他上了《晨报》的头版头条。我觉得他应该去精神病院，我的神经快要彻底崩溃了。我搬到这儿和这家人做了邻居，才发现我简直是给自己开了一张死亡保证书。”

“他就一个人住在这儿？上次我打电话来的时候是个女人接的电话。”

“那肯定是他妈妈。她妈妈的神经也快崩溃了。她肯定会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什么的。”

“你和雷利先生熟吗？”

“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非常以他为骄傲，学校里所有的修女老师也都非常喜欢他，那时候他是那么可爱。可是看看他现在的样子，竟然躺在大街上。行了，他们应该考虑下从这个地方搬走，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们现在肯定在吵这事呢。”

“我想问一下啊，既然你跟雷利先生挺熟的，他是不是非常没有责任感，而且经常做一些危险的事？”

“你想干什么？”安妮小姐眯起了朦胧的双眼，“他是不是又惹什么麻烦了？”

“我是戈斯·莱维，他以前在我的公司上班。”

“是吗？你没开玩笑吧。那个疯疯癫癫的伊格内修斯很为这份工作骄傲呢。我经常听见他和他妈妈说他非常非常受器重。就是，真是被器重，几个礼拜以后就被炒了。好吧，如果他以前在你单位工作过，你肯定也挺了解他的吧。”

那个可怜的雷利怪胎还很为这份莱维制裤厂的工作感到骄傲？那可就是他脑子有病的另一有力证据。

“请问他有没有惹警察麻烦？他是不是有什么犯罪前科呀？”

“倒是有个警察很注意他妈妈，是个便衣吧。不过伊格内修斯不是他的目标。因为他妈妈有些酗酒，虽然最近我没怎么看见她喝醉，不过前阵子她的情况真是非常糟糕。有一天我看见她在院子里，身子被晾衣绳上的湿被单缠得乱七八糟。先生，和他们这些人做邻居起码让我减寿十年。那些噪音！又是班卓琴又是小号，又是尖叫又是吵闹，还有电视。这个雷利一家应该搬走，搬到什么乡下农场去住。我每天起码要吃



六七片阿司匹林。”安妮小姐把手从领口伸进去，把肩膀上滑下去的衣带扯了回来。“我跟你说，凭良心讲，在伊格内修斯那条宠物狗没死之前，他还算可以忍受。以前他养的大狗常常跑到我窗户底下乱吠。从那时开始我的神经就出问题了。然后那条狗死了，好吧，我以为我终于能得到一点安静和平了。可是那是我做梦。伊格内修斯往那条狗的爪子里塞了点鲜花，然后把它埋在了他妈妈的前庭里。这是他们母子俩第一次吵架。说实话，我觉得从那时候起他妈妈就开始沾上了酗酒的毛病。然后伊格内修斯跑去向神父咨询那只狗的事情，他想给它举行一个葬礼什么的。你知道么？神父当然说不行啦。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伊格内修斯脱离了教会。接着，胖子伊格内修斯自己为那只狗举行了一个葬礼。这个大个子高中男生应该做得更好一点吧。看见那个十字架没有？”莱维先生绝望地看着前庭那个生锈的凯尔特十字架。“一切都从那里开始。大约二十来个小孩子，站在院子里看着他。伊格内修斯披了一件大斗篷，打扮得跟超人一样，到处都点了蜡烛。然后他妈妈一直站在前门，尖叫着让他把死狗丢到垃圾筒里回屋去。这就是麻烦的开端。之后伊格内修斯在大学里待了整整十年，差点没让他妈妈破产。她最后甚至还卖了家里的钢琴。唔，我倒是不介意这个。你真该看看他在大学里交的女朋友。我对自己说：‘说不定伊格内修斯会娶妻生子，然后搬走呢。’结果我大错特错了。他们俩只会坐在客厅里，每天晚上都上演一场民歌会。我在窗户边听到的那些东西哟！什么‘脱下你的裙子’、‘从我的床上滚下去’、‘你怎么敢这么做，我还是处女’。真是太可怕了。我每天二十四小时都需要吃阿司匹林。哼，最后那个女的走了。我一点也不怪她。但她愿意和伊格内修斯在一起还是说明她本身就怪怪的。”安妮

小姐又把手伸进衣领去够另一根带子。“这城里这么多房子，为什么我偏偏就搬到了这儿？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呀。”

莱维先生也想不出为什么她会搬到这个地方，不过那个伊格内修斯·雷利的故事让他郁闷极了，他特别希望快点离君士坦丁堡大街远远的。

“还有，”那个女人继续自顾自说下去，似乎迫切地需要人聆听自己的悲惨遭遇，“报纸上这篇新闻是最后一根稻草了。看看，这个区的名声都被整臭了。要是他们再出什么事，我马上叫警察以违反治安保证书的罪名把他抓起来。我真的再也受不了了。我的神经已经快崩溃了。就连伊格内修斯洗个澡，我都觉得洗澡水快要流进我家门了。我觉得我家的水管要爆裂了。我已经上岁数了，我已经受够了这群人。”安妮小姐越过莱维先生的肩膀向街上扫了一眼，然后说道：“能和你聊天我很高兴，先生，再见。”

她冲回房里，“砰”的一声关上了百叶窗门。她的突然消失让莱维先生觉得和那个奇怪的“雷利传”一样摸不着头脑。这是什么样的邻居呀。莱维之家总是让他们和这些人隔得远远的。接着，莱维先生就看到一辆老普利茅斯挣扎着想要停靠在路边，汽车后盖擦着停车处的柱子咣咣作响，最后车子终于停了下来。车后座上，他看到了那个大个子怪胎的身影。一个长着栗色头发的妇女从驾驶员座位上爬了出来，大吼一声：“好了，你给我下来！”

“不行！除非你说清楚你和那个恶心的老男人是什么关系。”大个子回答道，“我还以为我们已经逃出了那个堕落的老法西斯主义者的魔掌。很明显我大错特错。一直以来，你都背着我偷偷跟他发展关系。说不定你在赫尔墨斯商店那里，就是故意算计他的，现在想想，你说不定

还把那个白痴曼库索也算计了呢，这就是我恶性循环的开始。我是多么天真，多么无知啊。这么多日子以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全都是算计好的！”

“给我从车里下来！”

“看到了吧？”安妮小姐在百叶窗后喊道，“又来了。”

车后座生锈了的车门“吱嘎”一声开了，一只裂了口子的沙漠靴先踩到了踏板上。那个怪胎头上缠着纱布，看起来又苍白又疲倦。

“我拒绝和一个这么随便的女人共处一室。我既震惊又受伤。我的亲生母亲啊，怪不得你对我的态度变得这么粗鲁。我怀疑你把我当作你内心负罪感的发泄对象。”

多么奇异的一家啊。莱维先生想着。这个妈妈看起来的确挺没修养的，他很奇怪怎么还有便衣警察看上她。

“闭上你的臭嘴，”妇女开始大吼大叫起来，“你竟然把这么肮脏的字眼用在一个像克劳德这样诚实、体面的人身上。”

“体面人？”伊格内修斯嗤笑一声，“从你开始和那些无耻之徒混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沿街两旁的一些居民纷纷走到台阶上来观看。真是多么荒唐的一天呀，莱维先生心想，和这些疯狂的人搅在一起指不定要把自己也弄得灰头土脸。他觉得胸口烧心的感觉已经快要超出他忍耐的极限了。

那一头栗色头发的女人跪在了地上，诘问苍天：“上帝呀，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告诉我，主啊，我一直非常虔诚。”

“你跪在雷克斯的墓上啦！”伊格内修斯吼道，“现在告诉我，你和那个淫棍麦卡锡主义者到底干什么了？你是不是加入了什么秘密的政治

组织？难怪家里这么多宣传小册子，难怪昨晚我还被跟踪了。那个媒婆巴塔葛里亚在哪儿？在哪儿？她一定要受鞭笞之刑！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是早有预谋地针对我的，一场居心叵测的计划想要除掉我。上帝啊！那只鸟肯定被一群法西斯主义者训练过的。他们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克劳德是在追求我！”雷利夫人挑衅地说道。

“什么？”伊格内修斯怒吼一声，“你是说你竟然让这种老男人对你动手动脚？”

“克劳德是个好男人，他只和我牵过几次手。”

伊格内修斯那双黄蓝眼睛气得火星直冒，两只大掌紧紧地捂住耳朵，不想再听一个字。

“天知道那个男人私下里有多少齷齪的欲望。请不要对我全盘托出。我的精神一定会彻底崩溃的。”

“闭嘴！”安妮小姐从百叶窗后大叫道，“你们这些人已经时日无多啦，你们迟早要搬离这里的！”

“克劳德是不怎么聪明，但他是个好人，最重要的是，他对家人非常好。桑塔说他喜欢讲那些反动主义的话，是因为他很寂寞，他没什么事可以做。如果他这一分钟开口要我嫁给他，我立刻会对他说：‘我愿意，克劳德。’我会的，伊格内修斯。我考虑都不用考虑。我有权利在有生之年找一个爱护我的人，我有权利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愁着不知道该怎么弄到钱。我和克劳德去护士长那里取你的衣服时，她把你的钱包给了我们，我发现里面竟然有将近三十美元。这是最后一根稻草了。你已经够疯疯癫癫的了，竟然还背着你可怜的妈妈偷偷藏私房钱……”

“我留着这些钱有用。”

“有什么用？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雷利夫人吃力地从雷克斯的墓上站起身子，“你不仅疯疯癫癫，伊格内修斯，你还卑鄙小气。”

“你真以为那个花心克劳德真心想和你结婚？”伊格内修斯恶狠狠地说道，转换了一个话题，“你会被他拽着在廉价旅馆中徘徊，最后以自杀收场的。”

“我会以结婚收场的，孩子，只要我愿意。你阻止不了我的，想都别想。”

“那个男人是个危险的极端分子，”伊格内修斯阴沉沉地说道，“天知道他脑袋里藏了多少恐怖的政治意识形态念头。他说不定还会折磨你，甚至更糟。”

“伊格内修斯，你到底觉得自己是什么人，竟敢来告诉我该怎么做。”雷利夫人瞪着气呼呼的儿子。她觉得又疲倦又厌烦，再也没有耐心听伊格内修斯的唠唠叨叨了。“克劳德是很木讷，行，我承认这点。我也一直担心他太热衷反动主义，行，或许他根本不懂政治，但政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怕的是没有一个体面的死法。克劳德懂得如何对一个人好，这是你所有的政治知识和硕士头衔都无法给予的。不管我如何爱护你，你都会把我推到一边。我只希望在死之前有个人能对我好一点。你学到了一切，伊格内修斯，除了怎么做人。”

“你的命运不是接受别人的好！”伊格内修斯大叫道，“你是个明显的受虐狂，别人对你好会让你困惑，会毁了你的。”

“见鬼去吧，伊格内修斯，你一次又一次伤透了我的心，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只要我在这儿一天，就不准那个男人踏进这栋屋子半步。等他对

你厌倦了以后，说不定他还会把这种畸形的兴趣转移到我身上来。”

“你说的都是什么胡话，疯子？闭上你肮脏的臭嘴。我受够了，我会照顾好你的，你不是想休息吗？好，我马上就帮你安排，让你好好休息。”

“只要想到我可怜的父亲躺在坟墓里尸骨未寒，我就心痛。”伊格内修斯喃喃说道，假装用手去抹泪珠子。

“你父亲都死了二十年了。”

“二十一年，”伊格内修斯得意洋洋地纠正道，“看来，你已经把你亲爱的丈夫忘得一干二净了！”

“打扰一下，”莱维先生微弱地插话道，“我能跟你谈谈吗，雷利先生？”

“什么？”伊格内修斯吓了一跳，这才注意到有个男人站在自家门廊上。

“你找伊格内修斯有什么事？”雷利夫人警觉地问陌生男子。莱维先生自我介绍了一番。“好吧，这就是他本人。我希望那天你没有把他在电话里讲的那个可笑的故事当真吧。我当时太累了，没力气跟他抢话筒。”

“我们能不能进屋说话？”莱维先生问道，“我希望私下里和他谈谈。”

“我没什么意见，”雷利夫人冷淡地回答道，她看了看，发现两旁的邻居都在看着他们，“现在好了，弄得所有邻居都知道了。”

她打开了前门，三个人一起走进了小小的过道。雷利夫人把装着儿子头巾和弯刀的纸包放下，问道：“莱维先生，您有什么事？伊格内修斯，快进来和这位先生谈谈。”

“妈妈，我必须先照顾一下我的肠子。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发生了太

多事，它的抵触情绪非常严重。”

“快给我出来，不懂事的孩子，到这儿来。现在你瞧见了，你对这个疯子还有什么可说的，莱维先生？”

“雷利先生，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莱维先生从外套里拿出两封信，伊格内修斯看了一眼，说道：“当然不知道，这不是你的签名吗。请你立即从这间屋子里出去。妈妈，这就是那个二话不说就把我开除了的魔鬼！”

“这不是你写的？”

“冈萨雷斯先生是个非常严重的独裁分子，他碰都不让我碰打字机。事实上，有一次，我无意间瞄到了他正在起草的一封非常无聊的信函，他就恶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要是他能让我给他擦鞋，我都得对他感恩戴德了。你也知道他对你那个死气沉沉的公司有多么强的占有欲。”

“我知道，不过他说他没写过那封信。”

“彻头彻尾的谎言。他说的每个字都不可信，他简直是大言不惭。”

“而这个人想要告我们，让我们赔偿一大笔钱。”

“就是伊格内修斯干的，”雷利夫人有点粗鲁地插嘴道，“只要是出了什么岔子，那一定是伊格内修斯干的。他不管到哪里都会惹出一堆麻烦，说呀，伊格内修斯，和这位先生说实话，快点儿，孩子，要不然看我不打爆你的头。”

“妈妈，快让这个人走！”伊格内修斯大喊大叫着，一边把他妈妈往莱维先生身上推。

“雷利先生，这个人要求我们赔偿五十万美元，这个官司会让我彻底完蛋的。”

“这可太糟啦！”雷利夫人惊叫起来，“伊格内修斯，你对这位可怜先生做了什么呀！”

正当伊格内修斯想要开口辩解自己在莱维制裤厂的行为无懈可击时，电话响了。

“你好？”雷利夫人接起电话，“我是他妈妈。我当然很清醒。”她责备地瞪了儿子一眼，此时她儿子正紧张地搓着两只手，“好的，先生，我会把您的东西还给您，除了那只耳环，那只鸟把它叼走啦。我当然记得清你对我说的话。我没醉，我清醒得很！”雷利夫人狠狠地摔了电话听筒，转身对儿子说道，“那个卖热狗的男人打来的，你被开除了。”

“谢天谢地，”伊格内修斯叹了口气，“我也觉得我再也受不了那个热狗推车了。”

“你跟他说了什么，孩子？你说我是个酒鬼？”

“当然没有，太荒唐了，我从不跟别人谈论你，肯定是以前你喝醉酒的时候他和你讲过电话。据我猜测，你很有可能还和他约会过，热狗与酒精的狂欢。”

“你连在大街上卖热狗这种活都做不好，难怪你老板生气，他说你给他找的麻烦比任何小贩都多。”

“他对我的世界观非常憎恨。”

“哦，闭嘴吧，省得我再扇你一巴掌。”雷利夫人尖叫道，“现在快跟莱维先生说实话！”

这是个多么肮脏悲惨的家庭啊，莱维先生想，这个女人对待儿子多么蛮横啊。

“干什么，我说的就是实话。”伊格内修斯坚持道。



“让我看看那封信，莱维先生。”

“别这么做，要是她读了，她会好几天都搞不清状况的。”

雷利夫人拿钱包打在儿子脑袋上。

“又打我！”伊格内修斯吃痛地叫起来。

“请别打他，”莱维先生请求道。这个怪胎的脑袋上已经缠了一圈纱布。除拳击比赛之外，任何暴力都会让莱维先生觉得非常难受。这个妈妈不仅和某个老男人鬼混，还酗酒，还想把儿子赶出去，更别提她已经被警察盯上了。那只狗很可能是这个大个子怪人一生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有时候，你得亲身接触了一个人的生存环境才能了解他。这个雷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莱维制裤厂还是非常热衷的。现在莱维先生都有点后悔就这么把雷利开除了。这个怪胎还真的对这份工作引以为豪呢。“让他好好休息吧，雷利夫人。我们会把这事儿弄清楚的。”

“帮帮我吧，好心的先生，”伊格内修斯戏剧性地抓住了莱维先生运动衫的衣角，可怜地恳求道，“只有命运女神才知道她让我遭受了怎样悲惨的命运。我太了解她肮脏的手段，她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的。您有没有和特克西小姐谈过？她知道的可比您想象的多得多。”

“我夫人也是这么说，不过我从来都不相信那个女人的话。毕竟，特克西小姐上了年纪，我觉得她连个购物清单都写不好。”

“上了年纪？”雷利夫人问道，“伊格内修斯！你还跟我说这个特克西是公司办公室里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你说你们互相喜欢。现在我才知她居然是个连笔都拿不动的老奶奶，伊格内修斯！”

这真是比莱维先生预料的还要悲惨，这个怪胎竟然用这种方式让

他妈妈相信他交了个女朋友。

“拜托，”伊格内修斯小声地对莱维先生耳语道，“请到我房间来一趟，我有东西一定要给您看看。”

“别相信伊格内修斯说的任何东西。”雷利夫人看着儿子拽着莱维先生走进那间发霉的屋子里，追在后面喊道。

“请别打扰他吧。”莱维先生语气坚定地说道。这位雷利女士竟然不愿给她自己的孩子一个机会。难怪这个雷利沦落成这副德性。

房门在两人身后被关上了，莱维先生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残留的茶叶味道，这让他想起父亲里昂·莱维那个片刻不离身的陶瓷茶壶，那个茶壶底部裂了一道小小的口子，里面总是积着一些残留的茶叶渣。他赶紧走到窗边把百叶窗打开，结果一抬头就撞上了安妮小姐的目光，她正从百叶窗的叶片后面恶狠狠地瞪着这边。他转过身去，雷利正在翻一堆活页夹。

“在这儿！”伊格内修斯欢喜地说道，“这些是我在贵公司工作时记下的日记。这些文字可以证明我热爱莱维制裤厂胜过我的生命。我在那儿工作的每一分钟都在思索如何帮助您企业更好地运作起来。而且夜里我还经常会看到幻象，当我睡意朦胧的时候，莱维制裤厂的影子就会飘过脑海。我绝对不会写那样一封信的，我是那样热爱这家公司。请看这儿，先生。”

莱维先生拿过活页夹，看着雷利胖胖的食指指着的一行字，上面写着：“今天，我们办公室终于有幸得到我们的上司兼主子——戈斯·莱维先生大驾光临。说实话，我觉得他举止非常随便，态度也很冷淡。”食指跳过一两行，接着写道：“不过总有一天，他会看到我对这家公司

的付出，我的奉献与牺牲。而我的例子，反过来也会让他对莱维制裤厂重拾信心的。”食指又引导着莱维先生往下一段看：“特克西小姐还是保持着她一贯的作风，这一点表明，她甚至比我想的还要睿智。我猜这位女士知道很多内情，她冷淡的态度只不过是掩饰她对莱维制裤厂显而易见的憎恶而已。只要一提到退休，她便说得更多、更流畅了。”

“这就是证据，先生，”伊格内修斯说着从莱维先生手里抢过活页夹，“去盘问特克西那个老婆子吧，老态龙钟只是她的伪装。这是她抵抗工作和公司的武器。事实上，她因为莱维制裤厂没有让她退休而怀恨在心。可是谁又能责怪她呢？很多次我们独处时，她都会一连几个小时地嘟囔着怎样让莱维制裤厂尝尝苦头。她的这种憎恨化成了对您公司的恶意攻击。”

莱维先生试图掂量这份“证据”的可信度。他知道这个雷利真的很热爱自己的公司，这一点他自己去公司的时候也看到了，雷利的隔壁邻居也是这么说的，他刚刚还亲眼看到了他记录下来的文字。而另一方面，特克西则非常憎恶公司。虽然他妻子和这个怪胎都称年老昏聩只不过是一种假象，他还是很怀疑特克西小姐能写出这样一封信来。不过现在，他在这个幽闭的卧室里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地板上到处都是纸片，这也让他感到一阵阵恶心。当雷利站在一旁指给他看笔记本上的文字时，那种隔夜茶叶的味道让他头晕目眩。他伸手去够门把手，可是雷利怪胎冲上前去用身躯挡住了去路。

“您一定要相信我，”他叹息道，“特克西这个邋遢女人一直因为火腿或者火鸡的事，怀恨在心，还是烤肉？我有点搞不清楚，不过她的态度非常严厉。而且她又经常把这事儿和不能按时退休放在一起抱怨。她

真是充满了怨气和敌意。”

莱维先生把他推到一旁，冲到客厅里，那个栗色头发的女人正像门卫一样把守在那儿。

“谢谢你，雷利先生，”莱维先生说道，他必须赶紧离开这个狭窄的、令人揪心的迷你住宅，“如果再有什么需要，我会打电话联系你的。”

“你肯定还会再来找他的，”当他跑过雷利夫人身边，跑向大门台阶的时候，她大声叫喊道，“不管出了什么事，都是伊格内修斯干的。”

她又追着喊了些话，可是莱维先生的引擎声淹没了她的叫喊声，蓝色的尾气缓缓落在破旧的老普利茅斯车身上，转眼人和车都不见了踪影。

“你现在可惹祸了，”雷利夫人对伊格内修斯说道，双手紧紧拽住那套白色工作服，“现在我们可真有大麻烦啦，孩子。你知道伪造签名会受到多大的惩罚吗？他们会把你关进联邦监狱。那个男人的案子价值五十万，现在你可有麻烦啦，伊格内修斯，真的大麻烦啦！”

“拜托，”伊格内修斯小声地恳求道，他苍白的肌肤褪去了颜色，变成了一片死灰。现在他真的觉得非常不舒服。经过好几次折腾，他的幽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反抗得更加凶猛。“我跟你说过，要我出去工作就会变成这个下场。”

莱维先生抄了一条最近的路，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德塞尔街码头，他飞快地驶过拿破仑大街，冲上布罗德天桥，径直上了高速公路。他的胸口隐隐燃烧着一种遥远却又明确的决心。如果是憎恨驱使特克西小姐写了那封信，那么莱维太太就是唯一一个应该对阿伯门案子负责的人。不过特克西小姐能写出那样清楚的东西吗？莱维先生心底希望她能这么做。他飞快地开进特克西小姐所在的小区，一路上酒吧以及随处可见的

“熟食小龙虾及半开牡蛎”广告在车窗外一闪而过。在公寓门口，他顺着那些破碎布走到一扇褐色的大门前。他敲了敲门，开门的是莱维夫人。莱维夫人一见他便说道：“看看谁回来了，理想主义者的克星。你的案子解决了没？”

“可能吧。”

“现在你说话的口气真像加里·库伯<sup>[1]</sup>，回答都用一个词。加里·莱维长官。”她用手拔下一根凸出来的宝蓝色睫毛，“好吧，那我们走吧。特克西正狼吞虎咽地吃那些饼干呢，看得我都恶心。”

莱维先生把妻子推到一边走进客厅，他做梦也想不到会看到眼前这幅情景。莱维之家让他对君士坦丁堡街以及这儿的室内装潢有点措手不及。特克西小姐的住所到处都是碎布片、垃圾、金属块以及硬纸板，家具就掩盖在这些垃圾下面。而目之所及，到处是旧衣服、纸箱子以及旧报纸。一条窄窄的通道把这些小山般的杂物隔在两边，一直通向一扇窗户，而特克西小姐正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品尝着荷兰饼干。莱维先生走过过道，踩过一只挂着黑色假发的纸箱子，穿过几个躺在报纸堆上的打气筒，走向特克西小姐。看起来特克西小姐唯一“重获年轻”的地方就是那副假牙，那副假牙在她薄薄的两片嘴唇中间闪闪发亮，利落地切割着饼干。

“你怎么一下子这么安静，”莱维太太问道，“戈斯，怎么了？又一次无疾而终的尝试？”

“特克西小姐，”莱维先生冲着老人的耳朵大喊道，“你有没有给阿

---

[1]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伯门货物公司写过一封信？”

“现在你又在无理取闹了，”莱维太太说道，“我猜，那个理想主义者又一次耍了你，你又上了那个雷利的当啦。”

“特克西小姐！”

“什么？”特克西小姐怒吼道，“我不得不说你们这些人还真懂得怎么让一个老人退休啊。”

莱维先生把信递给她，她从地上拾起一个放大镜看了起来。那绿色的遮阳帽在她脸上镀上了一层惨淡的颜色，她的嘴唇两边沾满了饼干屑。等她放下放大镜，特克西小姐快活地说道：“你们这些人可有麻烦啦！”

“那你写过这封信吗？雷利先生说是你写的。”

“雷利先生，那个戴着绿帽子的大个子，以前在莱维制裤厂工作过一段时间。”莱维先生把报纸上的照片指给特克西小姐看，“就是他。”

特克西小姐又拿起放大镜放在报纸上，惊叹道：“哦，老天哪，原来他出事啦。”可怜的格洛里亚，他好像还受伤了。“那是雷利，对不对？”

“对，你记得他吧，他说那封信是你写的。”

“他这么说？”好吧，格洛里亚·雷利是不会说谎的，绝对不会。他是个品性高贵的人。格洛里亚一直都是自己的朋友。特克西小姐费力地思索着，或许那信确实是自己写的，她一直记不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唔，我猜可能就是我写的吧。对了，你这么一说，我还觉得真就是我写的。而且你们这些人也是活该。过去几年你们都快要把我逼疯了，死活不让我退休，还不给我火腿，什么都不给我。我不得不说我特别希望你们最后一无所剩。”

“那是你写的？”莱维太太难以置信地问道，“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事，可你却写了那样的东西？你真是一条阴险的毒蛇！你可以对莱维制裤厂说再见了，叛徒！你想要退休？好的，你被辞退了！”

特克西小姐笑了。这个讨厌的女人终于生气了。格洛里亚一直是自己的朋友。现在这个讨厌的女人可要进救济院了，也许吧。不过她正向自己走过来，伸出了她那利爪一样的宝蓝色指甲。特克西小姐尖叫起来。

“放过她吧，”莱维先生对妻子说道，“好吧好吧，苏珊和桑德拉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高兴呢？因为她们的妈妈无休止地折磨一个老妇人，致使两个女儿就要身无分文了。”

“好啊，怪我是不是，”莱维太太狂乱地嚷道，“是我把那封信塞进打字机里的，是我帮她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就因为莱维制裤厂没让你退休，你就写那样一封信来报复我们？”

“就是，就是。”特克西小姐含混地嘟囔着。

“想想我是多么信任你，”莱维太太冲特克西小姐唾沫乱飞，“把那副假牙还给我。”

她丈夫挡住了她的去路，不让她去掰特克西小姐的嘴巴。

“安静！”特克西小姐吼道，露出一口闪亮的白色利齿，“难道在我自己家里都不能得到片刻安静么！”

“要不是因为你愚蠢糊涂的‘实验’，这个女人早就退休安享晚年啦，”莱维先生对妻子说道，“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预测这个、预测那个，可最后你竟然是那个亲手将莱维制裤厂毁于一旦的刽子手。”

“我明白了，你不怪她，你怪我，怪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的女人。要是有贼闯进莱维制裤厂，你也怪我。你需要帮助，戈斯，非常需要。”

“对，需要，这么多人里面我最需要莱尼那个医生的帮助。”

“不错，戈斯。”

“安静！”

“但是那个该打电话的人是你，”莱维先生对妻子说道，“我要你给他打电话，让他证明特克西小姐又老又糊涂，并且为她写这封信的动机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是你的问题，”莱维太太生气地说道，“你给他打。”

“苏珊和桑德拉听到她们母亲犯下的小小错误会怎么想呢？”

“你威胁我。”

“我从你身上也学了几招。毕竟，我们结婚也好些年了。”莱维先生看着愤怒与焦虑在妻子脸上交替。她也有哑口无言的时候啊。“女儿们可不想知道原来她们的母亲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现在你要把特克西小姐弄到莱尼那个医生的诊室里。有了特克西的供词以及医生的证明，阿伯门赢的几率简直微乎其微。你要做的就是把她弄到法庭上。让法官看她一眼就行了。”

“我是个有魅力的女人。”特克西小姐无意识地喃喃自语道。

“你当然是啦，”莱维先生弯下身子温和地说道，“我们会让你退休的，特克西小姐，还会给你加工资哦，你走运啦。”

“退休？”特克西小姐喘着气，激动地说道，“我不得不说这真没想到啊，谢天谢地。”

“不过你需要写一份声明，承认那封信是你写的，行不行？”

“当然行！”特克西小姐喊道。格洛里亚是个多么忠诚的朋友啊！格洛里亚知道怎么帮助自己。格洛里亚真是太聪明了。谢天谢地，格洛里亚还记得这封神奇的信。“你让我说什么都行。”



“突然之间，一切我都明白了，”莱维太太尖酸苦涩的声音从一堆报纸后面传来，“你竟然用最爱的两个女儿来要挟我。你把我这个碍眼的障碍清除了，就能更加肆无忌惮地做你的花花公子，对不对！现在莱维制裤厂是真的毁了，你觉得自己抓住了我的把柄。”

“哦，是呀，莱维制裤厂是会付之东流，不过那是因为你无聊的游戏毁了它，”莱维先生看着两封信，“这次阿伯门事件让我想了很多事。为什么没人买我们的裤子？因为它们太逊了，因为这些裤子是照着二十年前父亲还在时的版式、面料做的，因为那个老暴君不肯做出任何一点改变，因为他一手摧毁了我最初的热情。”

“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男人，我不想从你口中听到一句对他不敬的话。”

“闭嘴，特克西这个老家伙的信倒是给了我启示，从现在开始，我们只做百慕大短裤，不要做长裤，节省成本，提高利润。我要进一套新的生产线，专门生产免熨短裤，把莱维制裤厂改成莱维短裤厂。”

“莱维短裤厂？太荒谬了，别让我笑话了，不出一年你肯定倾家荡产。任何磨灭你父亲记忆的举动都不会持久的。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花花公子、赛车分子！”

“安静！我不得不说你们这些人真是太讨厌了，要是退休是这个样子，我还不如回莱维制裤厂呢。”特克西小姐把饼干盒子瞄准了他们，“现在快滚出我家，把支票给我寄过来。”

“我管理不了莱维制裤厂？那倒是真的，不过，我可管得了莱维短裤厂。”

“你突然变得挺自命不凡的，”莱维太太的声音已经接近崩溃了。戈斯·莱维管理一家企业？戈斯·莱维掌权了？这让她怎么和苏珊、桑德拉

说？这让她又怎么和戈斯·莱维说？她自己又何去何从呢？“我猜，你连公司的基石都要毁啦。”

“当然不会，”莱维先生隐秘地微笑着，终于他的妻子也找不着方向了，她就好像在一片混沌的海域上试图寻找航向一样，开始寻求他的指导，“我们可以设一个奖项，奖励什么呢？奖励勤奋和勇敢，如何？”

“好的。”莱维太太卑微地附和道。

“这儿，这就是勇敢。”他拾起报纸，指着那个站在死猪一样的理想主义者旁边的黑人说道，“第一个奖励就给他。”

“什么？一个戴着墨镜的犯罪分子？波旁大街的小混混？拜托，戈斯，不能这样做。里昂·莱维尸骨未寒，不要让他在地下也不得安生吧。”

“这是很实用的方法，老里昂要是在世也会这么做的。我们大部分工人都是黑人，这是种很有效的公关手段。而且过不了多久我很可能会需要更多更熟练的工人，到时候招聘氛围会对我们非常有利。”

“可是不能给那样的人吧，”莱维太太的声音听起来像要恶心呕吐一样，“奖励是要给那些好人的。”

“你一直宣扬的理想主义到哪儿去了？我以为你对弱势群体还有点兴趣呢。至少，你不是一直都这么说的嘛。不管怎么样，这个雷利还是值得拯救的，毕竟，他帮助我找到了罪魁祸首。”

“可是你不能把余生都沉浸在怨恨中度过。”

“谁沉浸在怨恨中度过了？我终于做了一些有意义有建设性的事情。特克西小姐，你的电话在哪儿？”

“谁？”特克西小姐正看着码头上一艘从门罗来的货船，装着一甲板“国际收获者”牌拖拉机缓缓驶出港湾。“我没有电话，街角的杂货店有。”

“好的，夫人，你赶快去杂货店，打电话给莱尼的医生，然后打电话给报社，让他们看看怎么联系上这个琼斯。不过这些黑人通常是没有电话的。你可以试试和警局联系一下。他们可能知道怎么找到琼斯。找到以后把电话号码给我，我要亲自给他打电话。”

莱维太太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丈夫，彩色的睫毛一动不动。

“要是你去杂货店的话，把欠我的复活节火腿也给我买了，”特克西小姐用粗哑的声音兴奋地说道，“我现在就要看到它出现在我家里！这次别再拖拖拉拉的了。要是你们这些人想要让我承认信是我写的，你们必须要给我点好处。”

她冲着莱维太太威胁地龇牙咧嘴，露出一口闪亮的假牙，仿佛是一种符号，一种挑衅的姿态。

“去吧，”莱维先生对妻子说道，“现在你有三个理由去杂货店了，”他塞给她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我在这儿等你。”

莱维太太接过钱，开口对丈夫说道：“我猜你现在满意了，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女仆了。你就像在我脑袋上悬了一把剑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失误，我就落得如此下场。”

“小小的失误？你惹的官司可值五十万美元！还有你怎么受苦了？不过就是让你去趟杂货店而已。”

莱维太太转过身，磕磕绊绊地走出了客厅，大门被重重地碰上了。就像卸下了心头重担一般，特克西小姐重新进入了香甜的安眠。在她的鼾声中，莱维先生看着门罗货船驶出港湾，向着海湾顺流而去。

他这几天一直纷乱的思绪此刻终于平静下来了，围绕着这封信的一些事情也渐渐在脑海中浮现。他想到了那封写给阿伯门的信，里面有些

字句好像在哪儿看到过。对了，就在一个小时前，在那个雷利的房间里，什么“必须受到鞭答”、“白痴”等等。这么说，那封信确实是雷利写的。莱维先生温柔地看着捧着饼干盒子呼呼大睡的“罪魁祸首”，心想，为了大家，你一定要承认自己写了这封信，并且证明自己是多么的年老昏聩。唉，特克西小姐，你被设计了。莱维先生放声大笑。为什么你要承认得如此干脆呢？

“安静！”特克西小姐被惊醒了，大吼了一声。

那个怪胎雷利也的确值得拯救，他不仅救了自己，也救了特克西小姐，救了莱维一家，以他诡异的方式。不管那个博马·琼斯是谁，他也应该得到一份丰厚的奖励，或者说回报。让他在莱维短裤厂上班应该会是一项非常巧妙的公关手段。奖励加工作，再加上报纸的曝光率，莱维短裤厂的开业一定会非常轰动。真是一个绝妙的点子，不是吗？

莱维先生看着货船穿越工业运河的河口。莱维太太不久也会搭上那艘船，目的地是圣胡安。她可以去海滩看望她母亲嘛，又笑又唱又跳。莱维太太可不包括在他的莱维短裤厂大计中。

## 第十四章

伊格内修斯一整天都待在他的小房间里断断续续地打着瞌睡。醒着的时候，他就焦躁地不断摆弄那双橡胶手套。整个下午，客厅里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而每个电话都让他平添焦虑与紧张。他一把抓过手套，又扭又戳又拉。就像名人一样，现在伊格内修斯的粉丝群正在不停地壮大：他妈妈那些被诅咒过的穷亲戚、邻居、雷利夫人几年都没见过的朋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进来。每个电话一响，伊格内修斯都以为是莱维先生打来的，不过他听到的却总是妈妈程式化的悲叹：“这可真是太糟糕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们的名声这下全毁啦！”如果伊格内修斯实在受不了，他就跌跌撞撞地冲出屋子找杏仁饮料。要是在客厅里碰巧遇上妈妈，她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她宁愿盯着挂在儿子身后毛茸茸的绷带。他真的想不到还能再对她说什么。

莱维先生会怎么做呢？很不幸，那个阿伯门明显就是个小肚鸡肠的小气鬼，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批评都接受不了，真是个超级敏感的家伙。他把信寄给了错误的对象，这一腔勇气、一腔激情却原来是表错了情。在这个时刻，他的神经系统绝对承受不了法庭宣判的刺激。他一定会在

法官面前彻底崩溃的。他算着莱维先生过多久会再来找他，也不知道特克西那个老家伙跟他说了什么。火冒三丈又摸不着头脑的莱维先生肯定会回来找他算账，然后二话不说把他立即抓起来。这会儿，坐等被抓就像等着上刑场一样，头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就连杏仁饮料也味同嚼蜡。这个阿伯门显然想要一大笔赔偿金；因为他脆弱敏感的工厂被极大地侮辱了。要是这封信真正的作者被揪出来，赔不起那五十万美元该怎么办呢？拿命去抵么？

喝下去的杏仁饮料就像酸水一样灌到肠子里。他整个人都灌满了气，而紧闭的幽门又像个气球窄窄的封口一样。暖气从喉咙里往上涌，喷向了污浊的奶白色玻璃吊灯。一旦跨入这个野蛮的世纪，什么都有可能碰上，到处都暗藏危机，充满陷阱：阿伯门、无疾而终的“摩尔人圣战”、白痴曼库索、多利安·格林、报纸记者、脱衣舞娘、鸟、照片、少年犯、纳粹色情照，还有各种消费品，还有可恶的玛娜·明科夫。总有一天，她会以某种形式付出代价的。不管怎样，他都要好好对付她，哪怕这样的复仇要花上几年、几十年时间跟着她从一场民歌会跑到另一场，从地铁游行到棉花田游行。伊格内修斯脑袋里祈求让一个古老的诅咒降临到玛娜头上，这么想着，他翻过身去，又一次狠狠地拿着手套发泄了一通。

他妈妈怎能如此无耻地想要再嫁？只有像她这样没有大脑没有道德的女人才会做出如此不贞的行为。而那个法西斯老头子一定会发起一场又一场大扫荡，直到彻彻底底地把伊格内修斯·雷利折磨得支离破碎，精神错乱。那个法西斯老头子一定还会为莱维先生作证，这样他未来的继子就会被关起来，这样他就能肆无忌惮地在无知的艾琳·雷利身上满

足他那肮脏的、畸形的欲望，并且毫无顾忌地往他妈妈脑子里灌输极端保守的思想。妓女是没法享受社保福利以及失业救济金的，难怪那个下流的罗比乔克斯特别有吸引力。只有命运女神才知道他从她们那儿学到了多少。

雷利夫人听着儿子房间里传来的吱吱声和打嗝的声音，心想最坏的可能就是儿子晕厥了。不过她不想看到伊格内修斯，只要一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她就想逃回自己的房间。五十万美元是怎样一个天文数字，她做梦都不敢想，她难以想象什么人做了怎样的坏事才会遭到这样的惩罚。如果说莱维先生那还有什么疑虑的话，她可是心如明镜。不管那信的内容是什么，都是伊格内修斯写的。伊格内修斯要进监狱，这样不好么？这说不定是拯救他的唯一的方法了。她拿着电话，走到客厅一角，拨了桑塔·巴塔葛里亚的号码——今天已经是第四次了。

“天哪，甜心，你是不是真的很焦虑，”桑塔说道，“又怎么了？”

“我担心伊格内修斯惹上比上报纸更大的麻烦啦，”雷利夫人小声地说道，“电话里说不清楚，不过桑塔，你说得太有道理了，伊格内修斯就该进慈善医院。”

“就是，你总算明白了，我说得嘴皮子都破了。克劳德刚刚来过电话。他说他在医院见到伊格内修斯的时候，你儿子大闹了一场。他说他有点害怕，你儿子太壮了。”

“这可太糟啦，在医院里真是丢人现眼。我告诉过你伊格内修斯在医院里是怎么尖叫吵闹的。在这么多护士和病人跟前，我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克劳德没有很生气吧，啊？”

“他倒不是很生气，不过他很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里。他问我要不

要一起过去陪陪你。”

“不用不用，宝贝。”雷利夫人赶紧制止。

“伊格内修斯如今又惹了什么麻烦？”

“我晚点再告诉你。我想告诉你，慈善医院的事我想了一整天，现在我终于下定决心了，眼下正是时候。他是我的儿子，为了他好我们也得送他去治疗，”雷利夫人想着电视剧中法庭上经常说的一句台词，“我们必须帮助他从暂时的精神失常中恢复过来。”

“暂时的？”桑塔责备地说道。

“我们必须赶在那些人把他拖走前帮助伊格内修斯。”

“谁会拖走他？”

“他好像在莱维制裤厂上班的时候捅了个大娄子。”

“哦，主啊！又来了，艾琳！赶紧挂电话，然后给慈善医院打电话，宝贝。”

“不，听着，我不希望当场看到他们把伊格内修斯抓走，你知道伊格内修斯块头很大，他说不定会大闹一场的，我受不了这个。我的神经已经受尽摧残了。”

“块头大倒是真的，肯定就像抓一头野生大象一样。那些人最好准备一张大网。”桑塔急切地说道，“艾琳，这是你做过的最重大的决定，我告诉你，现在我马上就给慈善医院打电话，你到这儿来，我把克劳德也叫来。他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很高兴。呼！你不出一周就能发结婚请帖啦。不用等到年底你就会有笔小小的财产啦，甜心，你就要得到一份铁路部门的退休金啦。”

雷利夫人听着也觉得很不错，不过她有点迟疑地问道：“那些言论



怎么办？”

“不用担心这些啦，亲爱的。我们一定有办法摆脱这些论调的。克劳德到时候一定会忙于装修你们的爱巢，他可以把伊格内修斯的房间改成密室。”

桑塔爆出一阵粗哑的笑声。

“安妮小姐看到这个地方焕然一新，肯定脸都变绿了。”

“那你就告诉她：‘你只要走出去，晃晃身子，你家也会焕然一新的。’”桑塔大笑着，“现在挂电话了，宝贝，过来这里，我这就给慈善医院打电话，快离开你那间屋子。”

雷利夫人的耳畔听到了重重的摔电话声。

雷利夫人从前门的百叶窗向外望去。很好，外面很黑，邻居们应该看不到伊格内修斯被拖走的样子。她跑进浴室，往脸上、裙子前襟扑上白粉，鼻子下面描了一条超现实的唇线，然后她冲进房间套上件大衣。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下了脚步。她不能一声再见都不说就走啊，毕竟伊格内修斯是自己的孩子。

她走到他房门口，听着房里床垫上发出砰砰砰的声音，声响越来越大，就像是格里格<sup>[1]</sup>的《在山林之王的客厅里》。她敲了敲门，不过没人应答。

“伊格内修斯。”她难过地喊道。

“干什么？”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个气喘吁吁的声音应道。

“我要出去一下，伊格内修斯，我想跟你道个别。”

---

[1] 挪威的民族乐派作家。

伊格内修斯没有说话。

“伊格内修斯，开开门，”雷利夫人恳求道，“跟我吻别一下吧，宝贝。”

“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动都动不了。”

“快点，孩子。”

房门慢慢地开了，伊格内修斯灰白的肥脸出现在门口。他妈妈看到他头上的绷带，眼睛一下湿润了。

“吻吻我吧，甜心，我很抱歉一切会变得这么糟糕。”

“你怎么突然这么煽情？怎么回事？”伊格内修斯狐疑地问道，“你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和气了？你是不是要去见那个老男人？”

“你说得对，伊格内修斯。你不应该出去工作。我早就该知道这点。我应该自己想办法还清那笔赔偿金的。”雷利夫人的眼角滚下了一滴眼泪，在涂满白粉的脸庞上划出了一道痕迹，“要是莱维先生打电话来的话，千万不要接。我会照顾好你的。”

“哦，天哪！”伊格内修斯大吼一声，“现在我真有麻烦了。天知道你要使什么可怕的诡计。你要去哪儿？”

“好好待在家里，不要接电话。”

“为什么？这算是什么？”伊格内修斯充血的双眼里闪过一丝恐惧，“你刚刚和谁在那儿小声打电话？”

“你不用担心莱维先生，孩子，我一定会帮你的。只要记住你可怜的妈妈一心都是为了你好。”

“我开始觉得害怕了。”

“千万别生我的气，甜心，”雷利夫人说着，脚下的保龄球鞋往上一

探——自从接到安格洛的电话以来她就没脱下过——她紧紧地拥抱了伊格内修斯，吻在他的胡须上。

然后她放开手，冲到大门口，转身喊道：“我很抱歉撞上了那幢房子，伊格内修斯，我爱你，孩子！”

百叶窗“砰”的一声关上了，她不见了身影。

“回来！”伊格内修斯怒吼一声，冲过去撕开百叶窗，只见那辆没有保险杠、看起来像赛车一样的老普利茅斯，已经吼叫着发动了。“回来，求你了，妈妈！”

“啊，闭嘴！”黑暗中传来安妮小姐的尖叫。

妈妈肯定有事瞒着自己，一定又是什么拙劣的诡计，想要彻底地毁了他。为什么她坚持要自己待在屋子里？她明知道自己现在这个情况哪儿也去不了。伊格内修斯找到了桑塔·巴塔葛里亚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他一定要让妈妈说个清楚。

“我是伊格内修斯·雷利，”桑塔一接起电话，他就说道，“我妈妈今晚和你通过电话吗？”

“没，”桑塔冷淡地回答道，“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和你妈妈打过电话。”

伊格内修斯挂上了电话。一定有事要发生。今天，他明明听见妈妈对着电话喊了好几次“桑塔”这个名字。还有最后那个电话，就在妈妈离开之前的那次秘密谈话。她只有和桑塔那个老鸨讲悄悄话的时候才会这么轻声低语。伊格内修斯马上想到了妈妈那样情绪化的告别，那是在和自己永别。他曾对自己提过那个媒婆巴塔葛里亚建议自己去慈善医院“休假一段时间”。一切都说得通了。在精神病院的病房里，不管是阿伯

门还是莱维，这个案子都伤害不了自己——说不定这两个人都要告他呢。阿伯门告他破坏名誉，莱维则告他伪造签名。就他母亲那有限的智慧来说，精神病院的确是个挺有诱惑力的选择。真是太像她的作风了——她做什么都是出于最好的意图，包括让她的孩子被绑着接受电击治疗。当然，他妈妈也可能压根儿就没想过这回事。不过和母亲这样的女人打交道，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而且，巴斯·巴塔葛里亚老媒婆的谎话也显得非常可疑。

在美国，除非你已被证实有罪，不然在此之前你都是清白的。或许特克西小姐什么都招了，可是为什么莱维先生还不打电话来呢？伊格内修斯可不愿把自己关到精神病院里，尤其是自己在法律上还是清白之身。很明显，莱维先生的来访激起了妈妈最情绪化、最不理智的应对方法。“我会照顾好你的”、“我会帮你的”。没错，她是会帮他，帮他接上电棒，让某些白痴精神科专家试图理解自己卓越独特的世界观。电棒治疗失败之后，他们会出于沮丧，而把他塞进一间不出三平方英尺的病房里。不行，这绝对不行。这还不如蹲监狱呢。监狱里，禁锢的只是肉身；而精神病院里，他们会折磨你的灵魂、你的世界观以及精神世界——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妈妈虽然口口声声说要保护自己，却表现得这么抱歉，这太诡异了，种种迹象的矛头都直指慈善医院！

哦，命运女神，你这个荡妇！

现在，他只能在这个小屋子里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像只待宰的羊羔。精神病院强壮的医护人员正对着自己虎视眈眈。而他——伊格内修斯·雷利则像剪断了双翅的鸽子。他妈妈这会儿说不定正在去打保龄球狂欢作乐的路上；另一边，某辆全副武装的卡车正向君士坦丁堡大街疾

速驶来。

快逃，快逃。

伊格内修斯把钱包翻出来，里面的三十美元已经不翼而飞了。肯定是在医院里的时候被妈妈没收了。他抬头看了看钟，已经快八点了。整个下午就在他打瞌睡和虐待手套中飞快地过去了。伊格内修斯回到房间找钱，把笔记本弄得到处都是，也不管鞋子会把它们踩烂。他从床底下拖出一堆笔记本，终于在里面找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硬币，他又冲到书桌那儿，又找到了几个。这些硬币加起来有六十美分吧，这么点钱简直让他无处可逃。不过至少今晚还能有个安全的地方可去——普利塔尼亚电影院。等影院关门以后他可以偷偷溜回君士坦丁堡大街看看妈妈回来没。

屋子里一片狼藉，伊格内修斯疯狂地开始换衣服穿衣服。红色的法兰绒高高飞起，挂在了吊灯上。他把脚趾头使劲塞到沙漠靴里，努力一蹦一跳地穿上方格子呢裤，虽然肚子那儿的扣子差点没扣上。接着衬衫、帽子、大衣，伊格内修斯胡乱地把它们套在身上，冲到客厅里，侧着身子挤进窄窄的玄关。正当他伸手去够门把手的时候，百叶窗上传来三声响亮的敲门声。

是莱维先生？他的幽门顿时释放出郁闷的信号，手掌也跟着起了一片疹子。他边挠着掌心的小疙瘩边从百叶窗缝里向外望去，料想外面肯定是医院派来的浑身長毛的彪形大汉。

结果他看见门廊前站着的是玛娜！她穿着件破破烂烂的橄榄绿灯芯绒风衣，黑色的长发编成一根长辫子，沿着耳朵一侧垂在胸前，肩背上还背着一把吉他。

伊格内修斯正想撕破百叶窗，把门锁撕裂，然后一把抓住那根长辫

子绕过她的喉咙，勒到她脸色发青。不过理智还是占了上风，他看到的不是玛娜本人，而是逃生路线。命运女神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她没有狠毒到把他扔进枷锁里，以终结他厄运的循环；没有把他关在不见天日的，只有一点微弱的荧光灯的水泥暗室里。命运女神想要做出点弥补。于是她奇迹般地，从地铁里、游行队伍里，或是某个欧亚存在主义者还是某个疯疯癫癫的黑人佛教徒肮脏的床上，又或是某个治疗小组冗长的集会中，召唤了玛娜这个小蹄子，并将她带到了自己面前。

“伊格内修斯，你在那个垃圾场一样的房间里吗？”玛娜用一贯平淡、直接又带点敌意的声音质问道，然后她又敲了敲百叶窗，眼神斜斜地透过那双黑框眼镜射进来。玛娜没有散光或近视，她的晶状体性能非常良好，这副眼镜不过是为了证明她对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的热诚与深度。一双晃动的耳环如玻璃制品般折射出街灯的光芒。“听着，我能分辨得出里面有没有人。我听见你在客厅里跑来跑去的声音，赶紧把这恶心的百叶窗打开。”

“是，是，我在呢！”伊格内修斯喊道，一边飞快地打开百叶窗，“感谢命运女神，你来了！”

“天哪，你看起来怎么这么糟糕啊，你是精神崩溃了还是怎么的？干吗戴着绷带啊，伊格内修斯，出什么事了？看看你又胖了多少。我光是站在门廊上就能发觉这些可怜的变化。天哪，你真的非常糟糕。”

“我刚从地狱里回来，”伊格内修斯含混地应着，一把抓住玛娜风衣的袖子把她拖进了客厅，“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生活，你这个小荡妇？你的新发型真是又迷人又充满大都市的气息。”他抓住玛娜的长辫子，把它按在湿漉漉的胡子上吻个不停，嘴里说道：“你头发上油烟和

焦炭的味道让我想起了五光十色的纽约，这让我兴奋不已。我们马上就走吧，我必须要去曼哈顿生根开花。”

“我知道你有些不对劲，不过你这副样子，真是糟糕透了，伊格。”

“快走，我们上旅馆去。我的生理需求正急需得到释放。你身上有钱么？”

“别给我装模作样，”玛娜愤怒地从伊格内修斯手中抢过湿透了的辫子，一把甩到肩膀后面，打在吉他上发出“咚”的一声。“瞧，伊格内修斯，我累坏了，我从昨天早上九点开始就一直在路上跑。我给你的那封关于和平党的信一寄出，我就对自己说：‘听着，玛娜，那个人需要的远远不是一封信这么简单，他需要你的帮助。他正在迅速沉沦，你难道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灵魂在你眼前腐朽么？你有没有奉献一切的精神来拯救这个破败不堪的灵魂呢？’于是我从邮局出来，开上汽车就来了，我开了整整一晚上，一刻都没停过。那封不知所为的和平党电报让我越想越难过。”

很明显，玛娜对于她在曼哈顿的事业非常坚定。

“我不怪你，”伊格内修斯大喊道，“那封电报是不是很可怕？一派胡言乱语。我已经连续几个星期都陷在这种郁闷的状态中了。这么多年来，我一刻都不离地待在我母亲的身边，可是她现在决定要再婚了，她想要除掉我。我们必须离开，我一刻也忍受不了这个家了。”

“什么？谁想娶她啊？”

“谢天谢地，我终于碰上个知音。你也能看出一切都变得又荒唐又无理，对不对？”

“她在哪儿？我想要搞清楚那个女人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她这会儿不知道在哪儿寻欢作乐呢，而且我再也不想看到她了。”

“我也这么认为，可怜的孩子。你都做了什么呀，伊格内修斯？是不是躺在房间里昏昏欲睡？”

“就是的，都好几个星期了，我因为精神问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你记不记得那封关于逮捕和车祸的信？那是我妈妈第一次碰到这个可恶的男人之后写的。从那时候起，我精神上的均衡就被打破了，从那时候起，我的命运就一直转向厄运，并在写那封和平党电报时达到高潮。外在的改变不过是精神折磨的生理体现罢了。我对于和平的精神渴望，不过是一点小小的希望，希望能够摆脱这栋狭隘的屋子里充斥的敌意。你能够分辨得出我信中所写不过是幻想而已，这一点就让我深深感激。谢天谢地，你能破译这些用忧郁的密码书写的信号。”

“从你的体重上看，我就能想象出你过得有多么闭塞。”

“我重了很多磅，就因为一直躺在床上，光从食物中寻求安慰和解脱。现在我们必须走了，我必须离开这儿，这里有太多可怕的回忆。”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离开这个地方。来吧，我们赶紧一起收拾收拾。”玛娜淡而无味的声音变得热情起来，“这简直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迟早会为了维护健全的精神而挣脱这些枷锁的。”

“要是我早点听你的话，就不用承受这些痛苦了，”伊格内修斯紧紧地拥抱着玛娜，把她和吉他都挤到了墙面上。他看得出来现在她已经欣喜若狂了，因为她终于发掘了一份光辉的事业，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一项新的运动。“天堂会为你保留一个位置的，我的小荡妇。现在我们必须快点走。”

他拽着她就往大门口走去，玛娜问道：“你不用收拾下东西吗？”



“哦，当然，我那些笔记和随笔，绝对不能落到我妈妈手上，要是她靠这些珍贵的笔记发了财，那才叫讽刺呢。”他们走进了伊格内修斯的房间，“对了，我跟你讲，我妈妈的对象正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法西斯主义者呢。”

“哦，不。”

“就是的，看这儿，你就能想象他们是怎么折磨我的。”

他从房间地板上捡起一本她妈妈塞进去的小册子递给玛娜，上面写着《你的邻居真的是美国人吗？》，玛娜看了封皮边角那一行小字：读读这个，艾琳，非常有用。这本小册子最后几个问题，你可以问问你儿子。

“哦，伊格内修斯！”玛娜呻吟了一声，“你都遭了什么罪呀？”

“非常惨痛、非常可怕。我想，这会儿他们肯定在某处折磨某个温和派的人，我妈妈早上在杂货店无意中听到他在说美国的好话，她整个上午都在念叨这件事。”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嗝，说道，“我好几个礼拜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

“你妈妈竟然不在这儿，我就觉得太奇怪了。她以前可是时时刻刻都在这儿转悠。”玛娜把吉他挂在一根床柱子上，人躺倒在床上。“这间屋子呀，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总在这儿，袒露我们的灵魂与思想，想各种‘反对塔尔克’标语？我猜那个骗子还在那个学校里晃呢。”

“我也这么想。”伊格内修斯心不在焉地应道。他希望玛娜能快点从那张床上起来，因为不要躺多久，她脑袋里就会想“袒露”点别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先出去再说。他这会儿正在柜子里找一个十一岁的时候妈妈买给他的旅行包——他背着它在男孩训练营里度过了灾难性的一天。他又拉开一排抽屉，伸手进去翻来翻去，就像小狗在扒拉肉骨头一

般，然后把抽屉往后一扔，抽屉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我的小百合，也许你最好起来一下。我还有很多笔记本、纸条没有收拾，你最好看看床底下。”

玛娜从潮湿的床单上一跃而起，说道：“我试着向治疗小组里的朋友描述你关在小房间里奋笔疾书、与现实社会脱节、还有你那奇怪的修道院里的中世纪思想。”

“他们当然会感兴趣，”伊格内修斯喃喃自语道。他已经找到了那个袋子，正往里面塞散落在地板上的袜子，“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能见到我本人了。”

“想想他们马上就要见识到从你脑袋里喷涌而出的原创思维啦。”

“嗯，唔，”伊格内修斯打了个哈欠，“也许我妈妈想要再婚还帮了我一个大忙呢。我的恋母情结已经开始让我受不了了，”他说着把溜溜球也甩进袋子里，“你从南边来一路上都挺顺利的吧。”

“我在路上一刻都没有停留，连续开了将近三十六个小时的车，就是开、开、开，”玛娜正把笔记本堆起来，“昨天晚上我倒是在一家黑人餐馆停了下来，不过他们不肯招待我，可能是被我的吉他吓到了。”

“肯定是这样，他们肯定把你当成某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歌手了。我和这些人也打过点交道，他们心胸非常狭隘。”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真的把你从这间地下室里拯救出来了，这个阴森的巢穴。”

“难以置信，是不是？想想这么多年我竟然都想要抗拒你的睿智。”

“老实告诉你，我们会在纽约过得非常非常快活的。”

“我简直迫不及待了，”伊格内修斯说着塞好他的围巾和弯刀，

“自由女神、帝国大厦、去百老汇看我最爱的音乐剧明星的开场秀，在沙龙上喝浓咖啡，和最桀骜不驯、最前卫的学者高谈阔论。”

“你终于想清楚了，真的。我真不敢相信今晚我在这个牢笼里听到的每个字。我们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会走进一个全新的、活力四射的阶段。你的闭塞、消极已经终结了，我能确信，我听得出来。想想我们把这一切陈旧的、禁忌的垃圾彻底清理完后，有多少新鲜的思想会从你脑中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啊。”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伊格内修斯心不在焉地说道，“好了，我们该走了。我必须警告你，我妈妈随时都可能回来。要是我见到她，我的状况会急剧恶化。我们必须快跑。”

“伊格内修斯，你简直要把地板都踩穿了。放轻松，最坏的已经过去了。”

“不，还没有，”伊格内修斯飞快地说道，“我妈妈很可能带她那群暴民朋友回来，你真该见见他们，白人至上主义者、清教徒，还有更糟的。等等，我要把琉特琴和小号也带上。笔记都收拾得差不多了吗？”

“你写的东西还真不错，”玛娜边翻那些笔记边称赞道，“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言论中的钻石啊！”

“这只不过是一鳞半爪而已。”

“你不用给你母亲留一张言辞激烈的告别信么，一些鲜明的抗议话么？”

“用不着费这个力气。她理解起来估计要几个礼拜呢。”伊格内修斯一只胳膊夹着琉特琴和小号，另一只胳膊夹着旅行包。“那本活页文件夹可别丢了，里面可有我的日记呢。我正在写一出社会学狂想曲。这

是我创作的最商业化的作品。它很有可能被迪士尼或乔治·巴尔<sup>[1]</sup>改编成电影。”

“伊格内修斯，”玛娜在门口停了一下，怀里堆满了笔记本，她翕动着没有血色的嘴唇，仿佛在酝酿一场演讲。那双因为长时间开车而疲惫不堪的眼睛，正神采奕奕地在伊格内修斯的脸上巡视着。她说道：“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我觉得我正在拯救一个人。”

“当然，当然，我们快逃吧，拜托，我们稍后再详谈。”伊格内修斯一把推开她，摇摇晃晃地走到车子旁，拉开小雷诺的后车门，只见后座上堆满了标语牌和宣传册，车子里面简直像个书报摊。“快点，我们没时间在这儿演舞台剧了。”

“我说，你真打算坐在后面？”玛娜将一堆笔记本扔在后座上。

“当然了，”伊格内修斯吼道，“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我说什么也不会坐在那个致命的位置上。你赶紧上来，我们快点离开这儿。”

“等等，屋子里还有些笔记呢。”玛娜说着又跑了回去，吉他打在背上砰砰作响。等她再次跑下台阶的时候手里又多了一堆本子。然后她在砖头人行道上停了下来，转过头注视着身后的房子。伊格内修斯知道她这会儿正想将这一幕牢牢地印在脑海里：美丽的少女抱着大颗钻石穿过冰山雪地——不管何时何地，玛娜还是这么令人生气。终于，经不住伊格内修斯的嚎叫，她走到车子旁，将第二堆笔记本抛到伊格内修斯的膝盖上。“我感觉床底下还有一些。”

“不用管那些了！”伊格内修斯尖叫道，“快点上来，把这玩意儿

---

[1] 好莱坞著名电影导演。

开起来。哦，天哪，别用那把吉他刺我的脸。你为什么就不能像个体面的年轻淑女一样拿个钱包呢？”

“见鬼去吧。”玛娜生气地说道，钻进前座发动了车子。“你想在哪儿过夜？”

“过夜？”伊格内修斯怒吼一声，“我们不过夜，直接开回去。”

“伊格内修斯，我都快累死了，从昨天早晨到现在我一直在开车。”

“那至少先穿过庞恰特雷恩湖<sup>[1]</sup>吧。”

“好吧，我们可以经过湖堤，在曼德维尔医院停一晚。”

“不行！”玛娜很有可能把他送到一群精神科医生警觉的魔爪中。“我们不能停在那里，那儿的水已经被污染了，正在闹瘟疫呢。”

“真的吗？那我们就走那座旧桥，通往斯莱德尔。”

“好的，那样比较安全，那段桥堤经常发生驳船撞船事故。我们会一头栽在水里淹死的。”小雷诺正慢悠悠地挪动着，慢悠悠地加速。“这辆车对我的体型来说也太小了。你确定你知道去纽约的路该怎么走吗？我严重怀疑如果我一直保持这种胎儿的姿势，我能不能撑过两天。”

“嘿，你们这两个怪胎要去哪儿？”安妮小姐模糊的声音从百叶窗内传出来，这时小雷诺已经开到了街中央。

“那个老女人还住在这儿？”玛娜问道。

“闭嘴！快点给我离开这儿。”

“你非得这样惹我生气吗？”玛娜从后视镜中瞪着那顶绿色的帽子，“我是说，我就想知道一下。”

---

[1]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盐水湖。

“哦，我的幽门！”伊格内修斯倒抽了一口冷气，“别闹了，最近遭遇的一切快把我的神经系统折磨得濒临崩溃了。”

“不好意思，有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又回到了从前：我是司机，你坐在后座上不停地烦我。”

“我非常希望北方没有下雪吧，我的生理系统在那种情况下绝对没法正常运作的。还有路上一定要注意灰狗巴士，不要让它们碾着我们了，你这辆车在灰狗巴士跟前简直就像玩具车一样。”

“伊格内修斯，突然之间你怎么又换上了以前那副可恶的嘴脸？我突然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错误？当然不是，”伊格内修斯温柔地说道，“不过还是要注意救护车什么的，我们总不要一踏上旅程就出事故，是吧。”

这时，一辆救护车正好经过他们身边。伊格内修斯弓下身子，瞧见车身上印着“慈善医院”几个大字。在两车交会的短短一瞬，救护车顶端转动的红灯照亮了小雷诺的车身。伊格内修斯顿时觉得被侮辱了。他原本以为会有一辆巨大的卡车来对付他，结果呢，他们就派了这么一辆又破又旧的老凯迪拉克救护车过来。他很容易就能破窗而逃嘛。正想着，闪亮的凯迪拉克已经离他们远去了，而玛娜也将小雷诺拐进了圣查尔斯大街。

如今，命运女神已经将他从一个恶性循环中解救出来了，然后她又将把自己带到哪儿去呢？这个新的循环一定会不同于之前所有的经历。

玛娜娴熟地驾驭着小雷诺穿行在城市的车流中，在看似狭窄无缝的小道中穿进穿出，这个泥沼般的郊区最后一点明明灭灭的路灯灯光也渐渐地离他们远去了。接着，他们在幽暗中穿行在那片盐碱地上。伊格内

修斯看向外面，头顶高速公路的标志上写着“U.S. 11”字样的标牌一闪而过。他将车窗摇下一两英寸，从海湾吹过沼泽地的风夹杂着一丝咸味。

风仿佛能净化身心，他的幽门开启了。他又深深地吸了口气，那隐隐作痛的头疼也化为乌有。

他满怀感激地凝视着玛娜的背影，看着那垂在自己膝盖上的长长的辫子，心怀感激。多么讽刺啊，伊格内修斯想。他把那条长长的辫子小心地放进手掌里，充满感情地按在湿漉漉的胡须上。